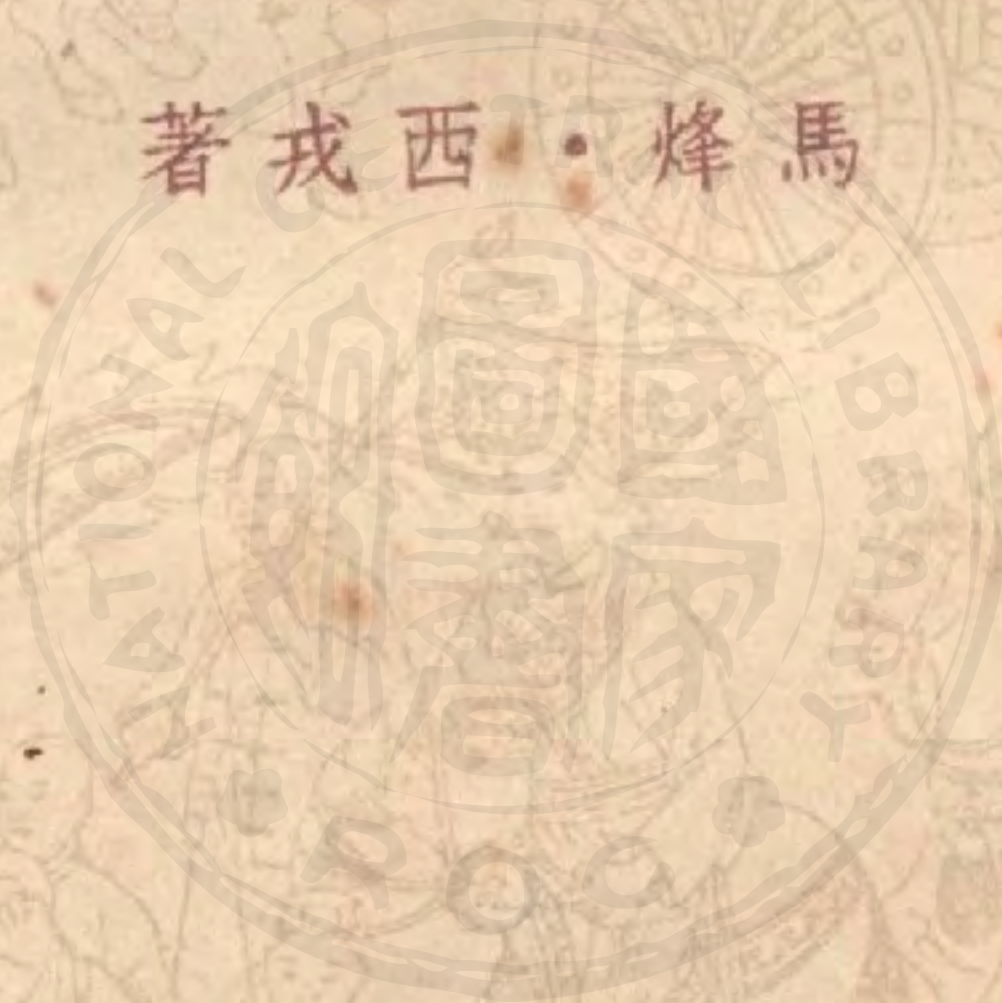


中國人虎文藝叢書

呂梁山英雄傳

下冊

馬烽·西戎著



新華書店發行



由國家圖書館數位化、典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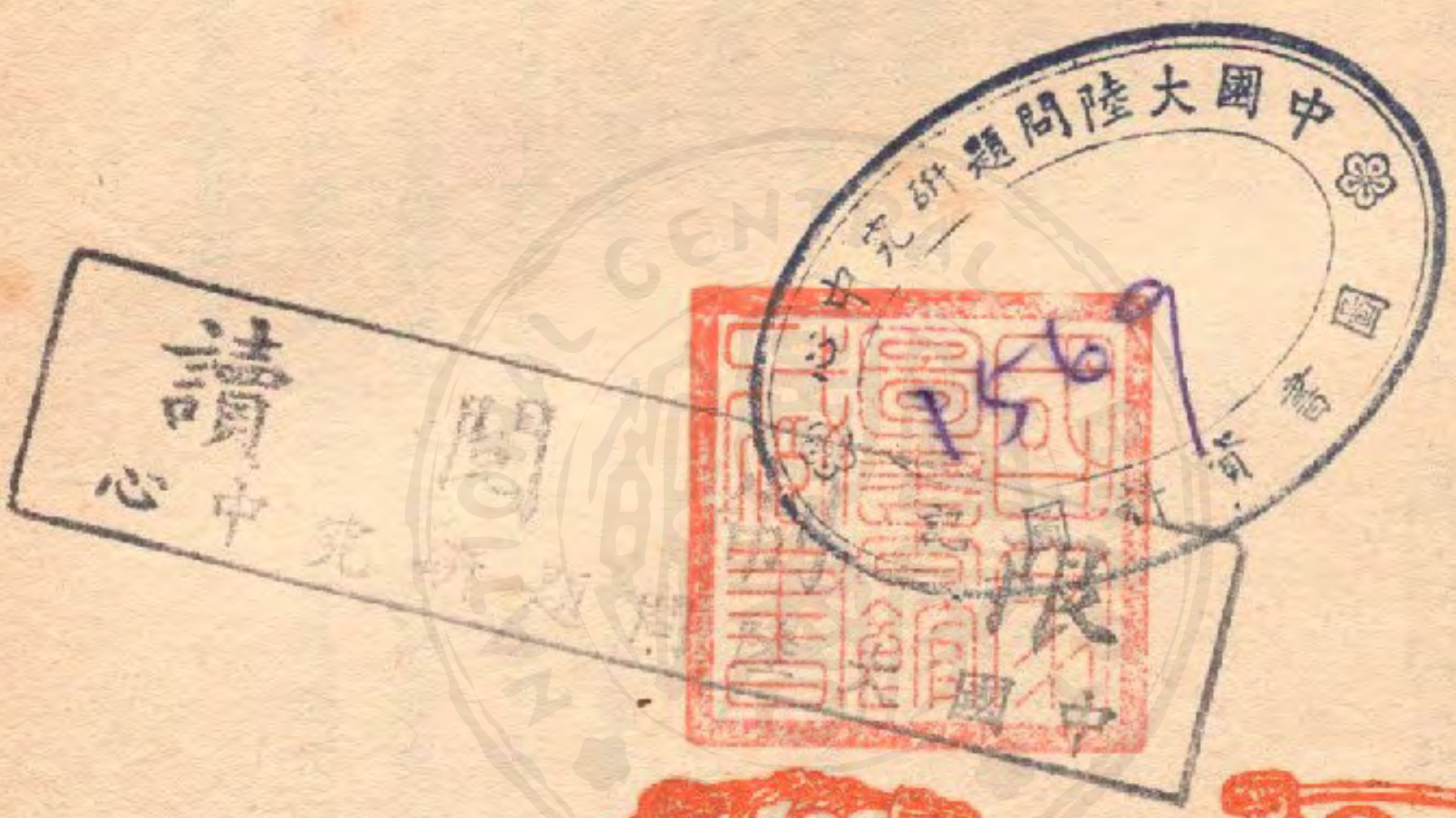
697
7197
v.2

中國人氏文化藝術

呂梁英雄傳

下冊

馬烽·西戎著



華書書店發行



呂梁英雄傳

下冊

一九四九年九月出版

編輯者

著者 馬烽·西戎

出版者 新華書店

發行者 新華書店

中國人民文化出版社

版權·版·有

0001—5,000(粵)

中國人民文藝叢書 編輯例言

- 一 本叢書定名為『中國人民文藝叢書』，暫先選編解放區歷年來，特別是一九四二年延安文藝座談會以來各種優秀的與較好的文藝作品，給廣大讀者與一切關心新中國文藝前途的人們以閱讀和研究的方便。
- 二 編輯標準，以每篇作品政治性與藝術性結合，內容與形式統一的程度來決定，特別重視被廣大群眾歡迎並對他們起了重大教育作用的作品。
- 三 作者包括文藝工作者及一部分工農兵群眾與一般幹部，作品的體裁包括戲劇、通訊、小說、詩歌、說書詞及其他一切文藝創作。
- 四 作品按體裁分編。同一體裁的短篇，大致按作品的主題和它所表現的革命時期的先後，分別排列，有時也照顧到地方的特點。同一作者同一體裁的作品達到一定數量時，則編成專集，長篇作品均單獨印行。
- 五 本叢書以後擬繼續編選出版。

國家圖書館



002329583



目錄

第四十一回	智勇發展暗民兵	奇謀營救眾伙伴	(二四五)
第四十二回	康有富感動坦白	樺林霸畏罪潛逃	(二五一)
第四十三回	康順風當場被扣	樺林霸中途就擒	(二五六)
第四十四回	公審大會群眾訴苦	漢奸惡霸當場伏法	(二五六)
第四十五回	指導員當眾檢討	大漢奸財產沒收	(二七三)
第四十六回	開會檢討得教訓	反省糾正壞作風	(二八〇)
第四十七回	住醫院有義戀愛	全村人幫助成親	(二八七)
第四十八回	趙得勝單身救民伙	康家寨大擺地雷陣	(二九四)
第四十九回	地雷聲震天動地	日偽軍粉身碎骨	(三〇三)
第五十回	暗民兵送出情報	鑽地道去抓漢奸	(三〇八)
第五十一回	抓漢奸目的未達	炸汽車繳獲軍火	(三一四)

第五十二回	敵據點民兵囑話	武得民舌戰偽軍	……	(三二一)
第五十三回	足智多謀訂計劃	裝敵騙敵抓偽軍	……	(三二六)
第五十四回	衆僞軍紛起訴苦	邱得世逃跑喪命	……	(三三三)
第五十五回	出火炕重歸祖國	聽講話傷心悲痛	……	(三三八)
第五十六回	『掃蕩』敵被殲殆盡	康有富發奮立功	……	(三四三)
第五十七回	借屍首狠心敲詐	受欺騙無處伸冤	……	(三五〇)
第五十八回	暗民兵開會談玉貴	散傳單公所遇秀鳳	……	(三五六)
第五十九回	吃敗仗吹噓勝利	看傳單揭破陰謀	……	(三六一)
第六十回	拉關係定出捉龍計	巧安排暗中佈羅網	……	(三六七)
第六十一回	入虎穴活捉日寇	得勝利未打一槍	……	(三七五)
第六十二回	敵人胆寒假增援	百姓流淚過除夕	……	(三八二)
第六十三回	民兵槍雷大鬧碉堡	抗屬過年全村賀節	……	(三八八)
第六十四回	僞軍官兵起矛盾	『曲線救國』當漢奸	……	(三九四)
第六十五回	圖報復敵寇吃敗仗	防反正漢奸耍陰謀	……	(四〇一)

第六十六回	月黑夜偽軍反正	清明節公祭烈士	……	(四〇六)
第六十七回	暗民兵機智捉密謀	紅黑賬警告偽人員	……	(四一五)
第六十八回	催糧款激起衆人怒	拉閒話組織大搬家	……	(四二二)
第六十九回	遷租地洩露搬家事	巧說道遮掩不透風	……	(四二九)
第七十回	破壞圍牆打通出路	挖敵耳目奸偽落網	……	(四三四)
第七十一回	積極協助大搬家	熱情招待移來戶	……	(四四〇)
第七十二回	村子空空敵偽喪氣	逼上孤山困守砲台	……	(四四五)
第七十三回	詳細討論準備戰鬥	具體組織圍困據點	……	(四五二)
第七十四回	戰鬥隊進駐漢家山	日偽軍搶水遭痛炸	……	(四五七)
第七十五回	工事內觀察挖地道	碉堡中敵入受煎熬	……	(四六三)
第七十六回	爭水喝敵偽起矛盾	施毒手日寇大屠殺	……	(四七〇)
第七十七回	費心機發明自發雷	受挫折討論改河道	……	(四七六)
第七十八回	大爆炸碉堡飛上天	緊圍困敵偽坐禁閉	……	(四八二)
第七十九回	宣傳爭取偽軍瓦解	合力圍困敵人竄逃	……	(四八八)

第八十回 漢家山解放慶祝勝利 日本鬼投降民兵參軍……………(四九四)

後記……………(一〇一)



第四十一回

智勇發展暗民兵
奇謀營救衆伙伴

第二天，辛在漢早早起來，假裝散步遊逛，把院內院外，牆高牆低，從那兒跳，從那兒跑，看了個一清二楚，牢牢記住。吃罷飯，去告訴了康明理們四個，他便到孫志强老漢家來，打算叫他們給康家寨捎道信，派人來接。

老武那天接到雷石柱的信，知道李有紅探消息，遇見了辛在漢，探回很多情況，於是當天就趕來康家寨，和雷石柱商量辦法。討論了一下，決定乘這機會，在漢家山建立秘密民兵，將來好裏應外合，擠掉這個據點。這工作要完成，老武意見是要雷石柱親自進據點走一趟。雷石柱沒有推辭，就答應了。

第二天，正是漢家山逢集。雷石柱打扮了一下：頭上戴了一頂瓜壳帽，身上穿了套黑色褲褂，戴了個假『良民証』，裝成個商人模樣兒，褲帶上別了顆小手榴彈，相隨李有紅，一直進了漢家山據點；李有紅帶路，到街東，進了衚衕，就向孫老漢家走來。

孫老漢和兒子孫生旺，坐在家裏正吃午飯，一見門外進來兩個生人，都楞起來。究竟孫生旺

是個年青人，眼明，記性也好，看了兩眼，便認出是那天糶米來的李有紅，高興的說：『啊，原來是有紅哥！』孫老漢聽說，也想起了那天糶米的就是他，以爲他是要米錢來了，忙招呼上炕吃飯，非常親熱。

孫生旺已從鍋裏舀來兩碗飯，放在雷石柱李有紅的面前，嚷着叫吃。雷石柱往碗裏一看：只看兩碗水米湯，裏邊滾着幾顆山藥蛋。端起喝了一口，感嘆的道：『唉！咱們這裏老百姓的活，可是不頂西山裏的！』孫老漢一聽這話，心上生疑，便扭過身去問李有紅道：『他是……』不等他說完，李有紅忙答道：『他也是我們村的，我的舅舅，做生意的！』孫老漢恍然醒悟似的，一邊『啊啊』應着，一邊驚奇的問雷石柱說：『西山裏，不是說叫八路軍糟蹋得人都餓死啦？』雷石柱說：『可沒的事。我前半個月，還到興縣大川裏賣了一回貨，見人家那裏，軍民鬧生產，生活可好啦！』孫生旺聽得上了癡，忙插過來問道：『聽說西山裏有民兵，地雷挖蛋到處炸，人就不能進去，你見過地雷沒有？是什麼樣子？』雷石柱見他問民兵的事情，正好合了自己的心意，恨不得一口氣把民兵的事情說完，振了振精神，咳嗽一聲，便講故事似的，把民兵是甚，地雷怎樣厲害，一五一十的講了下去。

這時，孫家父子，眼睜的挺大，頸子伸的老長，坐在雷石柱身旁，聽得飯也忘記吃了。等雷

石柱講完，孫老漢才驚奇的說：『哎呀！真好！咱們到了西山可享福啦。這日本人那一天才能打走呢？』李有紅插上說道：『快！只要咱們老百姓齊心，他狗日的活不久！』雷石柱也說：『要是咱中國老百姓，都能像西山上的八路軍老百姓一樣打日本，不用多時就把日本打跑了！現在咱們全中國八路軍的力量可大啦，光正式隊伍够一百萬人，民兵有二百多萬。八路軍佔的地方可大啦，十九個省份都有八路軍的地方，看這够多厲害！』孫家父子，從來沒有聽說過這些新鮮的事。聽了八路軍有怎麼大的力量，日本人快打跑呀，喜得渾身都有了勁，還要雷石柱再往下講！雷石柱講起了勁，天氣正是中午，家裏又沒風，悶熱的好似在蒸籠裏，剎時出了一身大汗。他不小心的把鈕扣解開，又去鬆褲帶，誰知一不小心，『通』的一聲響，插在褲帶上的那顆手榴彈，突然掉在地上！孫老漢和孫生旺一見手榴彈，馬上嚇得面無血色，問道：『你們是什麼人呀？』雷石柱忙從地上揀起手榴彈，心中自忖道：『這可糟了！』看看無法避諱，便直言說道：『老人家，不瞞你說，我們就是康家寨的民兵，我叫雷石柱，他叫李有紅。你們要是忘了日本人糟蹋咱們的仇恨，就拿繩子來，把我們捆起，送到敵人那兒領賞去！要是你還知道咱們是中國人，打日本，就請不要走漏了消息，日後有你家的好處！』孫老漢聽着雷石柱說話，先是吃驚，後來突然哈哈大笑起來，說道：『我孫志强活了五十三，你到方圓村裏問一問，甚時做過缺德賣良心的』

事？我雖窮，窮得有鋼骨志氣！日本人殺了我老婆，把我苦害到這種田地；我也有四兩重的顆人心啦！」這時孫生旺過來，一把握住雷石柱的手，驚奇的偏着頭，左看右看，看了一會說道：「原來你們就是民兵呀！這樣說來，老百姓都能當民兵嘛！我不挖煤啦，受不下敵人這口氣，我也跟你們當民兵去吧！」孫老漢從旁說：「對！你去吧，反正家裏有我這條老命頂着！」雷石柱遲疑了一下，說道：「參加民兵很好，但是不要急。不一定要跟我們走。將來咱們要擠掉你們村這個據點，現在就要在這村裏組織暗民兵，你看這村那些青年人可靠，你就給咱組織起來搞。」孫生旺說：「這不難！光咱炭窰上就有三個。」隨即伸開手壓着指頭說道：「郝明珠：今年十九歲，那人可性子強啦，因為領工錢，常和窰主吵架。他早就和我說過，受不下這口氣，要到西山上參加八路軍去，要不是家裏媽媽和婆姨沒人養活，早已走啦！再一個是辛有根：今年二十六歲，過去當過農會幹事。家裏沒一犁地，一家五口子人，全憑他挖炭養活。這人可忠厚啦！再一個是劉三丑這人……」孫生旺正指手劃腳，給雷石柱介紹炭工，突然，劈門進來個穿草綠色軍衣的人，孫生旺大吃一驚，把下半句話嚥回去了；雷石柱嚇了一跳，定睛一看，原來是辛在漢，於是跑上去一把抓住，親熱的叫：「哎呀在漢，今天可是見上你啦！明理他們怎麼樣？」辛在漢忙說道：「你們來了正好，我和明理他們已經計劃好了，今晚上越獄逃跑！」雷石柱一聽驚訝的

問：「他們幾個不是說傷很重，還能跑動嗎？」辛在漢說：「能行！」雷石柱低頭沉思了一下，又對辛在漢說道：「越獄不行！我們在家和老武同志討論過了：想辦法把明理幾個鬧出來，但是你還不能回去，咱們將來要擠掉這個據點，非有內線工作不行！剛才我和孫生旺已談好啦，你們倆就給咱負責搞這工作！」辛在漢着急的說：「要是今天不跑，可就壞了！水峪鎮「紅部」來了命令，叫把這裏的俘虜趕明天送去，要往關外送哩！」雷石柱聽說，驚得「呵」了一聲，說：「明天就要走啦？」用手抓着頭皮，眉毛又皺成一線，滿地兜圈子。

過了一刻，他忽然過去把辛在漢的手一抓，扯到門外，對住耳朵低聲講了一陣，辛在漢臉上立刻有了笑紋，說：「這辦法好是好：你們明天可千萬趕早，不要誤了時間呀！」雷石柱點點頭回答道：「記下了！」辛在漢便轉身回關帝廟去了。這邊雷石柱李有紅兩個，也匆匆辭了孫家父子，出的門來，一陣風似的回康家寨來。

老武早等急了，一見雷石柱回來，馬上就問情形，雷石柱高興的說：「一切都辦妥了，就等明天下手幹！」隨即把見辛在漢的情形講了一遍。老武立刻就寫信派人，通知桃花莊望春崖的民兵分隊長來，開會佈置救應康明理他們。

到第二日，漢家山據點內，把所有的俘虜網到一起，一共六七個，駕了兩匹洋馬，套了一輛

大車，派了十幾個僞軍，和兩個日本人押着，順汽車路，往水峪鎮送去。

一路，太陽很毒，熱得就像在頭上點了一堆火。走了不到五里路，使人困馬乏，拉車的牲口背上已經滲出了汗水，又走了幾里，約摸離村十里路光景，忽見南面山坡上，有七八個人，舞着鐮頭在掏荒地。向前走不到幾步，又見北山上，也有十幾個老百姓，彎着腰鋤草。僞軍們看見，以爲是老百姓生產，並不介意，只顧往前進。這時，押解俘虜的兩個日本人，走得又熱又困，索性跳上大車，閉住眼睛，被車子一陣搖幌，便呼呼的睡着了。跟在後面的僞軍，也是熱得用帽沿遮住額頭，只顧吆喊車夫：『快點趕路，熱死人了！』

坐在馬車上的康明理孟二楞，想着昨天辛在漢回去說的話，看看兩面山上，只有些開荒鋤地的人，並沒有隊伍的影子，心裏正在暗暗焦急。猛聽的南山梁上，『叭』的一聲清脆的槍響，兩面山上開荒鋤地的人，一個影子也不見了，登時心中大喜！孟二楞猛力想掙脫網繩，怎奈渾身傷痛，掙不開。這時，睡在馬車上的日本人，昏昏迷迷聽見槍響，慌忙就往車下跳，十幾個僞軍，更像是林子裏的野兔聽見槍聲，早丟了馬車，沒命逃竄。

這時，兩面山上，一陣『殺呀！』『衝呀』的喊聲，排子槍手榴彈，一聲不斷一聲響起來。僞軍中早有的中了子彈，直直的倒在路上；沒有打中的，兩條腿不知該怎樣快跑，恨不得一步飛

出這險地！六七個嚇得面無人色的偽軍，剛跑到一株柳樹跟前，忽聽前面有人大聲喊道：『跑來了！大家不要打，捉活的！』偽軍們扭轉身子，慌忙又往回跑。可是前邊是一片開闊地，後邊槍打得很急，子彈『嗤嗤嗤』的在頭上亂飛，忽見側面有一條小溝，一擁便全往裏鑽，誰知剛進溝口，脚下『轟隆隆』接連幾聲巨響，震得周圍的樹木都在搖擺，直直沖起濃濃一道黑煙，這六七個偽軍，全炸死在溝裏了。

原來這是民兵們設下的『逼敵踏雷計』，溝裏埋的是連環雷，只要踏響一顆，其餘的就都炸了。

第四十二回

康有富感動坦白
樺林霸畏罪潛逃

兩面山上的民兵，聽見地雷響聲，飛也似的跑下溝來，正好老武和雷石柱從小溝裏出來，揸着三四支炸壞的步槍，連聲說：『可炸美啦！一個都沒剩下！』說着，一齊都跑到馬車跟前。

被網在馬車上的康明理們，一見民兵們過來，頓時眼睛都明亮了，高興得亂叫喊，孟二楞『呼』的跳下車來，雷石柱連忙給地解開繩子，二楞一把抓住了雷石柱的手，握的雷石柱的手都

有點發麻。他大聲說道：『呵呀！石柱哥！二楞又見到你啦！』笑着，笑着，眼裏都滾出了淚珠。其餘的民兵們已把康明理、武二娃、康有富都解開了，圍成一堆，這個握住那個的手，那個抓住這個的臂，像有千言萬語，不知該說甚麼；眼裏都閃射着興奮的淚珠。亂笑、亂喊、亂跳、像一羣天真的小娃娃一樣。

忽然老武提醒大家道：『咱們快收拾回吧，這裏離據點很近，說不定敵人要出來追擊。』大家聽了，這才想起事情還沒有完！於是馬上動手打掃戰場，用石頭把大車砸壞，牽着兩匹牲口，一齊往康家寨回來。

康明理們四個民兵，因為被敵人拷打得傷很重，被大家攙着；扶着往回走。路上，他們雖然渾身疼痛，但仍不住的給大家講述敵人的殘暴罪行。正講的起勁，忽聽後邊有『嗚嗚』的哭聲，老武回頭一看，原來是康有富；兩個民兵架着他的胳膊，邊哭邊走。老武覺得奇怪，在路旁站住，等他們過來時，親切的問道：『有富，你哭甚哩？』康有富抬起頭望了老武一眼，沒說一句話，哭得更兇了，老武楞怔了一刻，猛然想起一件事來：

原來老虎山事件發生後，老武回靠山堡區上開會，區委會的同志和馬區區長分析了一下當時的情況，說：『可能是特務搞鬼！』老武不信，回到康家寨又仔細打聽當天出事的情況，李有紅便

告他：『那天黑夜，是康有富放槍，半夜三更，他說桃花莊有兩個人送來一封情報，說漢家山的敵人要來包圍村子；情報也沒看清，我們就往老虎山上跑，剛上了山頂，敵人已經四面圍住了。』李有紅講完，老武正搔着頭皮沉思，雷石柱忽然說道：『對啦，我也想起一件事：年時過年，咱村受損失，也是康有富給民兵們送的酒。這件事後來也沒追底子。我看真是要好好研究一下哩！』老武一聽此事，便聯想起康有富平日的各種情形，這才肯定的說：『不成問題，保險有特務！恐怕樺林霸就……』雷石柱突然打斷他的說話道：『我們趕快往出搞吧！』老武說：『這問題離了康有富怕鬧不清。等我們把據點裏那些民兵都救出來再搞也未遲。』

此刻，老武見康有富越哭越兇，暗暗尋思這件事，覺得大有蹊蹺，便走到雷石柱身邊，低低講了幾句話，然後回轉身來說道：『有富，不要哭了，有甚難受處，你齊說。』雷石柱也說道：『有富，咱們都是從小耍大的，誰還不知道誰的脾性！你有甚心事，有甚委屈，講出來咱們大家商議。不要悶在肚裏嘍！』康有富仍然沒開口，只是個哭。老武雷石柱死勸活勸，才勸的他不哭了。一路上，雷石柱慢慢開導，康有富只是低着頭不言語，一陣唉聲嘆氣，一陣又咬牙切齒，像瘋了一樣。

回到康家寨的時候，晌午過了。村裏的人，聽說把抓去的人救回來了，一個個喜眉笑臉，跑

來村口迎接；各家見了各家的人，不免落淚難受，親熱的問着說着，各自引回家去了。康有富是個獨身漢，沒有家小，樺林霸家他又不願回去，雷石柱便把他引回自己家裏。望春崖，桃花莊的民兵，也都由李村長按置到村公所院裏，由張勤孝招呼休息吃飯。

這天，樺林霸正在上窩裏午睡，猛聽街上的人一疊聲亂嚷，掀開被子仔細一聽，有人喊道：『抓去的民兵，都救回來啦！』樺林霸慌忙跑到大門上，從門縫裏往外瞧，見街上人亂跑，被抓去的康明理、孟二楞、武二娃都回來了，却不見康有富在那裏。心中暗想：『是不是死了？要死了可就息心啦！』正想中間，忽見雷石柱後面，有兩個人扶着一個人過來，那人低着頭，走到他家大門口時，朝門上狠狠盯了一眼。樺林霸定神一看，正是康有富，只見他滿臉怒氣，兩眼紅紅的，立時嚇得心上像敲開了鼓。轉身回到院裏，用手摸着光溜光的腦門心，想道：『壞了！壞了！事情一定讓人家知道了，不然雷石柱爲甚跟着他？……康有富胆小，也許不敢說……』忽又想道：『不對！不對！康有富受了這麼大害，就是今天不說，以後也會說的。雪地裏埋不住死人呀！』越想越怕，好像腳底下踩着釘子一般，連跳帶跑回到西窩裏，一把拍醒康家敗，又把老婆和媳婦吼來，把剛才的事，氣慌結嘴的長一句，短一句，講了一遍。小算盤嚇得渾身像發瘧子一樣抖，一疊連聲叫着：『媽媽呀，這可怎呀！』樺林霸摸了下頭上嚇出來的汗水，說道：『事到』

如今，只有丟下你婆媳，我父子們逃條活命！有一天皇軍打來，再團圓吧！」婆姨們聽了，嚇得大哭，小算盤拉住樺林霸的褲腿，邊哭邊說道：「你不能走呀！丟下我婆媳們可怎活呀？嗚……」樺林霸用力掙，小算盤死抱住不放，樺林霸火透了，轉身準備狠狠踢她幾腳；一看，扯着褲腿的，不是老婆一個，兩個媳婦也插上了手，也是不停的哭喊，流淚。

樺林霸一時沒了主意，全身一倒，坐在太師椅子上，急得光溜光的腦門心上，汗珠子好像雨點往下滾，眉頭湧起高高一塊。

康家敗嚇得臉成了鐵青色，一聲不響，摸着別在腰裏的手槍，軟癱在地上。滿屋裏，只有小算盤的粗嗓，和着兩個媳婦的細嗓，高一聲，低一聲，「咿兒哇兒」的哭嚷。

……

雷石柱帶着康有富回到家裏，他婆姨吳秀英見康有富回來了，親熱的一邊招呼上炕，一邊忙生火做飯，順便問候了幾句。康有富也沒答理，跳上炕，迷迷糊糊翻了兩下眼皮，便又抱住頭放聲大哭起來。雷石柱有點急了，蹲到康有富身邊，扳着他的肩膀問道：「你老哭甚哩？心裏有甚麼不舒服，齊說出來！我剛才路上不是說了，給你想辦法麼！你從前，也是個窮人，共產黨來了，實行減租減息，幫助你贖回三畝地，你沒吃的，農會借給你，新政權對你這麼好，你還有甚

話不該講呢？這陣新政權就是咱們自己的呀！」雷石柱婆姨燒起火，也急得皺起眉頭過來說：「講吧，有富，你真把啞巴也能急得說了話！」康有富轉了個身，仍是個哭。

兩個人正急得沒辦法，門外老武進來了，見康有富仍舊在哭，便把雷石柱叫出門外，小聲問道：「問出了甚麼沒有？」雷石柱皺着眉頭，焦急的說：「沒有！他老是哭，甚也不說！」老武接着又進了家裏，跳上炕，和藹的向康有富道：「有富，你老是哭，到底爲了個甚？是我們對不住你，還是你做下對不住我們的事啦？是小事還是小事？你總得講呀！」康有富突然不哭了，把頭抬起看衆人，眼睛紅腫得像兩顆胡桃，老武以爲他是要講了！盯住等了半天，見他仍然不講，吳秀英急得搖康有富的身子，也不抵事。老武突然臉色一變，厲聲說道：「康有富，你的問題，我們早就知道了！今天就看你說不說。你要是真正把心裏的事都講出來，還是好同志！你要不講，有富，你白己盤算吧！」這麼一說，康有富一下便跪起來，戰戰兢兢的說道：「指導員，我說了你們不會殺我吧？」老武笑道：「不怕！有甚話齊說，說出來只要決心改正，政府就能寬大你。」康有富這才把牙一咬，邊哭邊罵，把樺林霸康順風的特務活動，從頭講了一遍，老武們三個聽着，驚得臉色都變白了。聽得康有富講完，老武從炕上猛跳起來，把雷石柱拍了一把，說道：「你快去，把村公所院裏吃飯的民兵，都集合起帶來！」雷石柱走後，老武把揩着的連槍一

抽，『卡嚓』壓上子彈，提在手裏，匆匆出來，站在街門上。不多一陣，雷石柱把民兵們都帶來了，老武走過來，壓低嗓子說道：『同志們，我們發現了敵人的特務，現在就去抓！』這一說，民兵們的眼睛，都驚得睜了銅鈴大，誰也沒說話，跟着老武，很快就到了樺林霸家門口，把院子層層疊疊，包圍了個水洩不通。但見那兩扇大門緊緊關着，民兵們都跑過去。用腳踢，用棍、用石頭砸，鬧的『唵隆』『冬隆』的聲音，好像開山塌崖一般的響。

樺林霸全家正在哭鬧，猛聽見大門擂鼓似的響起來，全家人的心，馬上都嚇飛了。樺林霸就像中了電，軟軟的從椅子上掉下來，小算盤和兩個兒媳，嚇得身子縮成一團，直往桌子下面鑽，康家敗兩手在屁股上亂搓亂轉，直叫：『來了，來了，人家抓來了，這，這……』這時，樺林霸勉強掙扎着從地上站起來，在窰裏東一摸西一摸，把契約、賬簿、和敵偽來往的信件，揣了一懷，好像個大肚女人似的，也顧不得婆姨媳婦哭嚎，拉了康家敗，拔腿就跑。

他知道大門上一定被民兵圍住了，出不去，走後門，後門鎖着，向小算盤要鑰匙，小算盤嚇昏了，一會說鑰匙在身上，一會又說在躺櫃裏，一會又說在抽屜裏，樺林霸看看鑰匙一時也難找到，便和康家敗，架起梯子，從牆上往出爬。樺林霸上了年紀，正爬上牆頭，大門又『冬隆』一響，心一着怕，腿一軟，身子往前一傾，一個狗吃屎便栽到牆外一塊麻地裏，嘴也跌破了，膝蓋

上也擦了一層皮，他咬着牙，忍着痛，康家敗跳下來扶着，藉着蔭長得密，從蔭林裏鑽出去，一拐一拐的向漢家山據點逃走了。

第四十三回

康順風當場被扣
樺林霸中途就擒

民兵們在大門上搗了一陣，兩扇大門關得緊，任你怎搗也搗不開。雷石柱大聲喊道：『走後門！走後門！』人羣馬上便移到後門上：後門也關得緊礮礮。民兵們火透了，幾個青年後生，用肩膀扛住門扇，一聲齊喊，『嘩啦啦』的連門柱都推垮了。從飛揚的塵土中，民兵們擁了進去，一直沖到前院裏，跑進樺林霸住的正室一看：空空的沒有一個人，炕上，樺林霸剛睡罷午覺的紅緞被子，綉花滾枕，還都原封擺着。老武見沒人，急得說道：『糟糕！恐怕是聽到風聲藏了，趕快分頭找！』民兵們馬上散成幾夥，前院後院，東室西室，廚房茅房……滿院亂找。

樺林霸家老婆媳婦們，當聽見後門上『嘩啦啦』一響時，嚇得都收住淚，趕快跑出院裏藏了，小算盤鑽在柴堆裏，兩隻小脚却露在外面，望春崖分隊長趙得勝走來，抓住小脚，一把便扯了出來，喝道：『你老漢那裏走了？』小算盤心慌腿抖，急得不知該說什麼好。趙得勝見她咕咕哼哼

佯裝，伸手就給了個耳光，小算盤兩手按住臉，『嗚嗚呀呀』的直嚷。其他民兵，東尋西找，也把那兩個媳婦都找出來了，兩個媳婦，又是鼻涕又是眼淚，跪到院中求告。趙得勝生氣的說道：『你們這是幹甚？老子又不是日本人！我們要的是你公公，快說！那裏去了？』兩個媳婦磕頭如搗蒜，只是說不知道。趙得勝火透了，拿了根棍子就要打，大媳婦嚇得忙回道：『我公公剛才叫上他兒走啦！』老武忙問道：『是真是假？』大媳婦指了指院牆根前的梯子說：『從牆上跑了！』老武在梯子眼前察看了一下，對雷石柱說：『一定是逃到漢家山去了，我去追。你快去抓康順風！』說完，帶了三四個民兵，急急忙忙開了大門走了。

這裏，雷石柱留下李有紅和另外兩個民兵看守，並囑咐要詳細檢查他家。自己帶領着其餘的民兵，飛跑到康順風家大門上，四面把院子包圍起你，雷石柱領着兩個民兵沖進家裏。

康順風正蹲在椅子上吃飯，見民兵們進來，忙站起來，笑着說：『快坐下，吃飯！』雷石柱見了仇人，恨得眼裏都冒出火來了，撲上去狠狠一脚，把康順風的飯碗踢得飛開去，熱騰騰的白麵條濺下滿懷滿臉；康順風還蒙在鼓裏，不知出了甚事情，忙說道：『石柱，有話好說好道，噫！爲甚來不來就動武！』雷石柱豎起濃眉吼道：『你作的事你知道。細起來！』從旁上來兩個民兵，腰裏抽出繩子，就把康順風五花大綁起來。

這時，康順風心裏已經清楚是怎回事了，但還假裝鎮定的說道：『爲人不作虧心事，半夜敲門心不驚。不怕，新政權是講道理的，只要咱行的正走的端，見了毛主席也不怕。』民兵們沒理睬他，分頭在家裏到處檢查；康順風的老婆慌忙坐到箱子上，哭哭啼啼不起來，雷石柱猛的一把她拉開，從箱子底上翻出一個紅油匣。康順風一見，臉色嚇得灰白了，雷石柱打開匣子，見裏邊都是和敵僞來往的書信，還有一本準備呈給敵人的花名冊，上邊寫着附近各村民兵、幹部的名字。雷石柱見了這些東西，真是火冒三尺，一下撲到康順風面前，『劈劈拍拍』一連打了十幾個耳光，然後對民兵們說：『走！拉上走！』康順風一屁股坐到地下，死也不動。他老婆跪下，哭哭啼啼求告。雷石柱便叫一個民兵看守他老婆，其餘民兵，上來往起扯康順風，可是康順風突然把眼珠子翻得白白的，嘴唇上用唾沫吹起許多白沫沫，東面扯起來，又往西面倒下去，婆姨哭喊着過來說：『他有個沒氣病哩，怕是病又犯了！』雷石柱喊道：『崔興智，到茅房裏舀一勺子大糞來！』康順風一聽了，猛一下就坐起來，但仍是賴着不走，雷石柱說道：『不走就抬上！』民兵們上來，兩個扯手，兩個拉腳，像拖死豬似的，一直拉到村公所，禁閉在後院大廳裏，門上站了個哨。

這時，張勤孝、周毛且幾個村幹部，聽到消息都跑來了，還跟來了一先生，都圍住雷石柱問長問短。雷石柱把大概情形講了一遍。周毛且說：『怪不得咱村工作攪不好，原來是特務搗鬼』

呀！一齊都槍斃了。』二先生却摸着鬍子，搖搖頭說道：『不會是真的吧！康錫雪先生那是幾輩子的財主了，門第人家，還能作那樣的壞事？』周毛且生氣道：『門第人家？毬！當漢奸的盡是財主！』二先生不由得臉一紅，還想開口分辯幾句，見門外進來個攆掛包的大個子，便住了嘴，雷石柱一眼看出了是馬區長，高興得搶上前去，拉住馬區長的手說：『噯呀！你來的正好，我們村被抓去的民兵，今天都救回來啦！』馬區長一面坐下喝水，一面說道：『我一進村就聽說了。今天跑了五十里地趕來，我一路上很就心救民兵們這事，不想你們進行的倒滿順利！』說罷用探詢的眼色向周圍看看，問道：『老武呢？』李村長忙搶着說：『指導員追特務去了！馬區長，你可不知道，今天康家寨可是破獲了大案子！』馬區長忙問怎回事，雷石柱就把今天救民兵、康有富坦白、抓特務的前後情形，詳細講了一遍。老馬是個急性子，剛聽完話，就用力在桌子上搗了一拳，震得水碗都跳了一下，站起來說道：『老虎山事件發生以後，我才想到內部可能有特務搗鬼，果然是這樣，可見以前我們的工作太不深入了！讓特務活動了好幾年，給了我們工作上這樣大的危害！……』話還沒說完，院裏響起一片雜亂的脚步聲，大家都爬到窻子上看：原來是追樺林霸的民兵們回來了，雖然一個個跑得滿頭大汗，但都格外神氣。又見樺林霸夾在民兵們中間，渾身是土，兩個民兵架着他兩條胳膊，一蹣一拐的被拉扯到禁閉室去了。其餘的民兵就坐在

院裏大樹上休息。最後進來的是老武，他腰裏插着兩支手槍，一手提個紅包袱，一手拿草帽搨着冒熱氣的臉。馬區長叫了他一聲，老武便跑回審裏來，把包袱往炕上一扔，說道：『老馬你剛來吧？嗨！剛才差點又出下亂子！』馬區長急問是怎回事，老武喝了一口水說道：『我們一氣追了三里路才追上，樺林霸大概跑得把腿跌壞了，正被康家敗扶着走。看見我們快追上了，康家敗掙脫他爹就跑，我帶了兩個民兵就追，嘿！不想那傢伙還帶着手槍哩，扭轉頭朝我們打了一排子彈，差點中了那傢伙的毒手！你們看，把我這草帽邊打了個窟窿。我們三個人爬下就開槍，把狗日的打死了！』說着解開那個紅布包袱，裏邊包着一紙契約、一張敵人的委任狀、幾封和敵偽往來的書信。

大家看了這些東西，一個個氣忿得大叫大罵，周毛且老漢，看了二先生一眼說：『人證物證都有了。這些狗日的們，千刀萬剮了也不受屈！』二先生不由得臉上又一紅，自言自語的說道：『真是畫龍畫虎難畫骨，知人知面不知心。快都送到政府吧！』周毛且說：『送到那裏也行。反正我們是要死的不要活的，不能像上次那樣輕輕地寬大了！』

馬區長向全審的人掃了一眼說：『幹部差不多都到齊了。現在大家可以討論一下處理的辦法；上次政府對康順風處理得不妥的地方，大家也可提出來批評。』於是大家便七嘴八舌的吵

開了，討論了半天，最後決定第二天上午開羣衆大會，先讓康有富坦白了，再讓受過害的人家伸冤訴苦，然後根據羣衆要求處理。商量完畢，村幹部們就忙着去佈置會場，通知桃花莊，望春崖羣衆。馬區長和老武，相隨着到了雷石柱家裏，去動員康有富在大會上坦白。

路上，馬區長拉着老武的手說道，『老武同志，我們上次處理康順風的問題，是犯了嚴重錯誤的！』老武瞪着吃驚的眼光，望了馬區長一眼道：『甚麼嚴重錯誤？』馬區長道『首先是執行寬大政策的偏差。像康順風這樣罪大惡極的漢奸，當時就應當讓羣衆嚴格的審判，不應該輕輕寬大了。其次是受了康順風花言巧語的迷惑，沒從反動分子的階級實質上看，沒找着根子，所以造成了後來的惡果。這說明我們對人民負責的精神，還不澈底！』老武聽了，低着頭沉思了一會，說道：『你講的第二點我很同意，確實是我當時沒有認清他的本質。第一點我却不能接受，鬥爭康順風的時候，羣衆情緒很激烈，如果會繼續開上去，康順風會被打死的，那不是破壞了我們的寬大政策嗎？我當時提議把康順風送到縣上，讓他悔過自新，我這是執行了寬大政策的原則；誰知……』馬區長打斷他的話說道：『這就是你的嚴重錯誤！你沒有真正了解到寬大政策的意義、只片面的執行了寬大的一面，而忘了鎮壓的一面。寬大是有原則的。我們寬大政策的原則是這樣：有些人只是受了敵人的欺騙，被強迫當了漢奸，但沒有作過多大壞事；或者過去反動，以後動

搖，對商人准極應付，對羣衆罪惡不大，對這樣的人，才可按脅從分子辦理，只要他悔過自新，就實行寬大。實行這樣的政策，是爲了瓦解敵人。但是對那些本質很壞，死心敵，積極替敵人破壞我們，危害人民，罪惡重大，爲羣衆所痛恨，這種首惡分子，那就應當堅決鎮壓！康順風就是屬於後一種的。』

老武聽了，還有點心服口不服，繼續分辯道：『你講的原則是對的，就說遇上康順風這樣的人，你說在當時是該寬大呢？還是該鎮壓呢？』馬區長毫不猶豫的說道：『這很簡單，從兩方面看：一方面看這種人的作惡事實。像康順風，在舊政權時候就不幹正事，日本人來了，積極維持，貪污、敲詐，圖財害命，你算算在他手上光人命也有好幾件；你讓他悔過自新，但他回來仍給敵人幹事，這還不叫死心塌地嗎？另一方面，看羣衆態度。這個村的羣衆，沒一個人不痛恨他，今天我一進村口，就見井邊上有夥人在那裏議論，都說頭一回寬大就鬧錯了，政府沒有認清人；要依咱羣衆的意見辦的話，以後就出不了這麼多亂子。聽聽這些反映，這還不是羣衆給我們批評嗎？假如我們當時根據他的罪狀和羣衆的要求辦事，報告縣上批准，鎮壓了康順風，那就對了，我們沒有這樣作，就脫離了羣衆，錯了！』

馬區長耐心的滔滔不絕的講述，有嚴厲的批評，也有細密的分析。老武在起先還沒認識到自

己的錯誤，聽完這一篇話，馬上就承認了自己的錯誤，心服口服了。馬區長又說道：『這些錯誤也不能單責備你，首先是我要負責任，我也沒有正確的掌握住黨的政策，就最近我也才弄清楚。這些錯誤，應該在羣衆面前公開承認！』馬區長隨即看了老武一眼，見他臉上有難色，便繼續說道：『同志，我們共產黨是對人民負責的，犯了錯誤，就應該向人民誠懇承認，錯就是錯，對就是對，絲毫不應該原諒自己！人民是最公道的，不會因爲你犯過錯誤，就忘了你這幾年的汗馬功勞；同樣也不會因爲你有這些汗馬功勞，就看不出你的缺點！』老武默默的點了點頭，說道：『老馬同志，我誠懇接收你這些意見！』

兩個說着到了雷石柱家，吳秀英忙着招呼喝水吃飯。康有富見馬區長來了，羞得臉一直紅到耳跟後，連正眼都不敢看一看。馬區長知道他心裏很難受，便也沒責備他。一面坐下吃飯，一面勸說他向衆羣坦白。

第四十四回

公審大會群眾訴苦
漢奸惡霸當場伏法

第二天上午，村裏響起一片鐘聲。村裏人早知道是要公審漢奸特務，都急忙鎖了門跑來開會。滿街是人，連常不出門的老婆婆老漢漢也挂着拐杖，一搖一擺的向村公所走來。剛救回來的那幾個民兵，也被衆人扶着來了。桃花莊和望春崖的羣衆也趕來了。街道上一羣一夥的人，向村公所方向匯集。

村公所院裏的台階上。擺着一排桌椅。樺林霸和康順風，背綁在院當中的兩棵柏樹上。人越來越多了，不大一陣功夫，滿院子擠滿了密密蔬蔬的人頭，每個房子的窻台上也都坐滿了人；後來的站在外邊乾急看不見，只顧叫嚷着用肩膀往前擠，往前鑽。負責維持會場秩序的民兵們，盡着嗓子叫喊：『不要擠！男人在東半邊！女人在西半邊！』有的民兵拿着槍站在房上和大門前警戒，生怕漢奸飛了。

忽然外面有人高喊道：『讓一讓！咱們進去！』人羣裂開了一條縫，閃進幾個人來，馬上又合攏了。進來的是馬區長和老武。馬區長走到桌子跟前，向幹部們說了幾句話，便坐到了一邊；

老武好像有什麼事壓在心裏，從臉上看起來挺不舒服，一進來便坐在最後一條空板櫈上，兩肘擱在大腿上，兩手托住臉，一句話也沒說。

李村長站起來，向衆人擺着手說：『喂！大家啞靜吧！今天開的是公審大會，大家選些人當主席團，幹部羣衆都可以提！』李村長講完，便有人提馬區長和老武，又有人提李村長和雷石柱，……連幹部連羣衆共選了九個人當主席團。李村長又提出要選記錄，大家提康明理，周毛且說：『明理叫敵人打成那樣了……』康明理搶着說：『不要緊，寫字還可以！』邊說邊扶着拐杖，走上了主席台。

主席團商議了一下，讓李村長主持開會，李村長沒有推辭，上前一步，狠狠盯了樺林霸和康順風一眼，激怒的說：『鄉親們，過去咱村工作搞不好，被敵人燒殺死了好多人，這是因爲甚？原來是漢奸特務在暗中破壞！』院裏的人，都睜大眼睛靜聽。憤怒使李村長臉變成了青色，聲音短促而有力的繼續說道：『這件事大得很！我不多講，讓康有富給大家坦白吧！』說完，便把康有富叫到了主席台前。

康有富兩眼通紅，嘴唇顫動着，還沒開口，眼裏就閃着淚花花，他不安的掃了衆人一眼，見所有的人都怒目盯着他，心裏說不出的難受。停了一下，他用袖子拭了拭眼淚，用手指住樺林霸

和康順風，咬牙切齒的說道：『是他們狗日的，破壞民兵！破壞村裏的工作！年時過年時候，樺林霸叫我給放哨的民兵送酒喝，我只當是好意，不想那是狗日們定下的鬼計，讓民兵們喝醉了，被日本人包圍村子，殺了多少人！今年，樺林霸又定下美人計，勾引上我，叫我破壞三村聯防，破壞了放火記號。後來就叫我破壞民兵的武器：把地雷裏的火藥倒了，裝上煙煤，往槍筒裏尿尿……』剛說到這裏，人羣馬上騷動了起來，吶喊着，叫罵着。李有紅一隻猛虎似的撲到了樺林霸跟前，脫下鞋子照着頭上身上『劈劈拍拍』就打，一面說道：『怪不得我們的地雷不響！狗日的！』許多的青年人，也撲上去打，樺林霸和康順風掙扎着，好似狂風掀起海浪一般。鬧了有幾袋烟工夫，維持秩序的民兵們叫喊了一氣，人羣才靜下來，康有富又接着說道：

『這回老虎山民兵受害，也是他們和敵人佈置好的圈套。他們造了個假情報，說桃花莊送來的，叫我吧民兵騙到那條溝裏，要一網打盡；後來民兵們發覺得早，都爬上老虎山，才沒都……』說到這裏，壓在人民心頭的憤怒，再也忍不住了，不等康有富講完，喊聲又從四面八方起來了，人羣裏亂紛紛的揮着拳頭，無數憤怒的面孔，無數雙憤怒的眼睛，都盯住這兩個漢奸，人羣吶喊着：

『打！打死漢奸特務！』齊向樺林霸、康順風撲去。李村長揚起兩手，高聲喊道：『大家靜一下！大家靜一下！』喊了半天，人羣才又安靜了一些。

這時，一個披頭散髮的女人，擠到場子當中，大家定睛一看：原來是張有義家媽。她牛似的一頭撞向樺林霸，連哭帶罵道：『好你龜孫子，你把我老漢害死又把我有才叫敵人打死，把我有義打傷！你們這些不得好死的，到底我張家和你們有甚仇？你說呀！你……』她的話還沒說完，老虎山犧牲民兵康三保的父親擠進來了，他氣呼呼地用拐棍指着樺林霸，帶着哭音說道：『你這狼心狗肺的惡霸！我在你腳底下活了五十年！你逼死我爹，打拐我的腿，害了我兒，你欺壓了我家三輩子！我心上長了顆濃癩子，出不了這股花紅濃血好不了！』康老漢站在那裏，像大風地裏一顆高粱一樣，身子一搖一晃的，雷石柱忙搬來個橛子說：『康大叔，你坐下慢慢講。』康老漢坐在橛子上，嘆了一口氣說：『唉！我這話不說出來使不得，說出來了不得，』他怒眼盯着樺林霸說：『民國元年，我家欠下你兩石租子，臘月二十五你把我爹細綁到你家，吊在你家牲口圈裏：口裏塞上牛糞。我全家托人求情說好話，把二畝墳地頂了租子才把我爹救出來，我爹一氣跳崖尋死了。這是頭一宗。民國二十一年三月初六，我在樺林山上剝了些榆樹皮，第二天你引了三個狗腿，一人手裏提着胳膊粗的根棍子，撲進我家，二話沒說，把我拉到地下就打：我全家人跪下磕頭求情，你背着手連睬也不睬，你還說：『打吧！打死一個拉出去，打死兩個担出去！』生硬把我的腿打拐，打得我鼻口出血，在炕上整整騎了七十天。這回你又把我兒害了。你長的是

人心還是狗心？」康老漢頭上暴起青筋，棍子在地下搗的『通通』地響。忽然他站了起來，撲到樺林霸跟前，掄開棍子沒頭沒腦的就打。

接着，好多人都訴起苦來了。三四個人齊聲講話，聽不清在說甚，但從他們那憤怒的眼睛裏，可以看出是在傾吐壓制在心中多年的仇恨。

院子東邊的炭堆上，站起一個三十多歲的農民，身子比別人高半截，這人叫劉貴元，是個中農。他揮着兩手大聲喊道：『主席，我發表點意見！』他的聲音，把所有人的說話都壓下去了。

他說道：『樺林霸，你是方圓幾十里的瘟神！你把公村的樺林山，硬霸成你家的，村裏人因爲砍柴刨藥，那一個沒受過你的打罵？你過去催租要款逼死過多少人命！我心裏給你留着本賬哩！連上這次老虎山的，總共七條人命！七條人命吶！』他的嗓子都快喊破了。接着又說道：『康順風過去也是個窮漢閻王。當閻長欺壓了多少人？民國二十三年，我爹死了埋，得和他家的神墳打對面，他說沖走他家的風水啦！對我說：『快把你家的狗骨搬走，要不，我挖的扔到河灘裏！』逼着我挖出來又重埋了個地方！我實在傷了心啦！我實在傷了心啦！』他吐了一口痰，接着又說：『以後日本反來了，我們把千年的冤仇嚥到肚裏，爲的是團結你的抗日：誰知你們却是狼心狗肺，當了漢奸特務，害死了這許多人！我們的血汗眼淚積起來能流成一條河！』劉貴元越說越上

勁，幾次想撲過去飽打一頓，但面前人擠得層層疊疊，只急得在炭堆上亂跳。

人羣中發出一片憤怒叫喊：『打死漢奸！』『槍斃了！槍斃了！』……

樺林霸低垂着頭，緊閉着眼，連氣都不吭。康順風却哭喪着臉，哀求道：『叔叔大爺們，可憐可憐我吧！都是我的錯！都是我的錯！寬大了我吧！我一定改……』人羣中亂吼道：『狗改不了吃屎』『上回要不是寬大了你，也出不下這樣大的亂子！』

坐在一邊的老武，聽了這幾句話，再也抑止不住自己的懊悔和難受。他回想起去年反維持的時候，羣衆情緒也是這樣高漲，要求鎮壓漢奸；但自己却錯誤的片面執行了寬大政策，使康家寨人民又受了許多磨難！這是由於自己思想不高，不能正確的分析認識問題，給予羣衆的損失。想到這裏，心裏說道：『我要向羣衆公開承認自己的錯誤。堅決鎮壓這些死心場地的漢奸，補償羣衆的損失！』他正準備起來說兩句話，李村長已站在台前大聲說道：『馬區長說啦，今天這事大家可以提出意見處理，大家決議下甚，政府一定考慮批准。我現在把樺林霸和康順風當漢奸的證據，給大家看一看。』說着解開紅布包袱，把敵人的委任狀，來往的書信，手槍……一件一件舉在手裏給大家看，一面唸，一面解釋。這下，羣衆情緒更激怒了。滿院子的人，個個心裏像着了火，黑壓壓的人羣亂喊，亂擁，樺林霸和康順風被捲在了人海裏，東推西擠，把網在樹上的繩子

也拉斷了，兩個漢奸被踩在了腳底下，棍子，炭塊，瓦片……雨點般打在他們兩個的身上。婆姨們想打，擠不過去，只急得站在高處亂叫喊，有的嗓子都嘶啞了。一陣功夫，把兩個漢奸打得爬在地上直哼哼。維持秩序的民兵們過去扶了起來，只見衣服扯成了條條絮絮，臉上，身上糊滿了血和泥土。

主席李村長，對兩個漢奸嚴正的說：『如今人證物証都有了，你們還有甚話說？』樺林霸搖了搖頭。李村長說：『好，押手印吧！』雷石柱從康明理面前把記下的罪狀和墨盒，拿着走到兩個漢奸跟前，樺林霸翻起眼皮，狠狠的盯了雷石柱一眼，隨手指頭在墨盒裏蘸了一下，在他名字下戮了一下，把紙都扯破了。康順風一面顫抖着押指印，一面不住的求告。

押了指印，李村長大聲說：『這兩個漢奸該怎樣處理？大家提意見吧！』滿場子人齊聲吼道：『一齊槍斃了！』主席團商議了一下，馬區長估計請示縣上來不及了，想道：『按今天這情形看來，如果推遲執行，會引起羣衆懷疑；要脫離羣衆。看來不能不作緊急處置，事後還可再報告縣政府追認。』他這麼想了之後，便代表政府，站在當場，鄭重宣佈道：『我代表抗日政府，完全接受大家的意見。樺林霸和康順風的罪惡太大了，根據政府懲治漢奸辦法第二條，應處死刑，兩家的財產，除留一部分維持他們家屬的生活外，其餘全部沒收，分配給全村烈屬抗屬和貧苦農

民。』

馬區長講完，全場子人拍手歡呼；『擁護抗日政府！』『槍斃罪大惡極的漢奸！』『沒收漢奸財產！』在震天的口號聲中，民兵排成兩隊，端着槍，推擁着兩個漢奸，出了村公所向村西走去，院子裏的人都湧出來了，跑着跟在隊伍後邊。樺林霸睜着惡毒的眼朝衆人掃射，嘴裏咕嚕着些什麼，康順風嚇得軟癱了一般，兩個民兵在兩邊架着，他的頭東倒西歪，不住口的『爺爺奶奶』求告。民兵們用槍托在他背上打，催趕着快走，一直走到村外河灘裏。看熱鬧的人都站在村外山坡上，遠遠看着民兵們把兩個漢奸按着跪在地上，只聽『叭、叭』兩聲，兩個漢奸像死狗一樣栽倒在地上了。

第四十五回

指導員當衆檢討
大漢奸財產沒收

太陽已快正午了，李村長看看雞吃午飯還有一會，便站在高土台上向四處招喚道：『回村公所院裏繼續開會吧！還有大事要討論咧！』人們聽了，都說着笑着往回走；路上二先生低着頭，自言自語的說道：『唉！又垮了兩家！』這話正好被走在他後邊的周毛且聽見了，反問道：『你不知道他們過去搞垮過多少人家！按罪過，千刀萬剮了都應當！』二先生忙改口道：『我不是說不

應當。罪所應得！罪所應得！」

人們又都陸續回到了村公所院裏；但不像剛才那樣激怒了，都安靜的坐在院子裏，有的抽煙，有的議論今天這事。

老武沒去看槍斃漢奸，一直坐在桌後的櫈子上，兩手支着頭沉思；今天的大會，給了他很大的教育，他聽了羣衆的訴苦，聽了揭露樺林霸，康順風的罪惡事實；想到自己過去工作不深入，羣衆觀點不够，在執行寬大政策上犯了錯誤，給羣衆帶來了這樣大的禍害，幾乎傷心的流下淚來。

他抬起頭，見羣衆差不多都到齊了。便站起來，上前幾步，很沉痛的說道：「老鄉們：大家還記得去年開的反維持大會吧？在那個會上，我自己犯了很大錯誤：根據康順風的罪狀看，當時就應當槍斃；可是我却主張寬大他，把他送到政府去教育，並且沒有追根到底，沒有把樺林霸這個老漢奸根子挖出來，結果使咱們康家寨的工作受了很大損失！這都是我執行寬大政策上有偏差，犯了錯誤。其實寬大政策不是不分罪惡輕重一律寬大，從今天的事實中，就可以看到這一點：對罪大惡極死心塌地的特務漢奸，一定要堅決鎮壓！」停了一下，他用袖子揩了揩濕潤的眼睛，繼續說道：「在這件事上我犯了大錯誤，給康家寨人民造下罪惡，我請求全康家寨羣衆處分

我！對我過去工作裏有甚缺點，也希望大家提出來！我一定誠懇接受。」

老武講完，全院子裏的人都議論開了，有的說：「這事不能怪咱老武同志，是那些狗日的們心太毒了！」有的說：「新政權的幹部，可真正是爲咱老百姓辦事的；辦下一點不對都向老百姓認錯，還要老百姓處罰，這真是沒經見過的事！」有幾個老漢，被老武的反省感動的哭起來了，他們活了一輩子，還沒見過這樣奇怪的事……劉貴貴站起來說：「我來說上兩句，大家看在理不在理。要說這是個錯誤麼，也是個錯誤。我看主要是老武同志心太善了，對敵人心善；可是敵人對咱們不心善呀！依我說，這錯誤也不能單怪老武同志一個人，那次開會，如果咱們全體老百姓，都要求槍斃康順風，政府也不會寬大了他。再有一說，老武同志領導咱們反掉維持，打日本，風裏來雨裏去，受了多少辛苦，爲了個甚？還不是爲了咱老百姓！要不是老武同志領導反掉維持，咱康家寨要多死多少人？依我看，處分是不要處分了，只要老武同志以後辦事和咱們老百姓多商量商量，就好啦！」全院子的人齊聲說道：「這可是幾句公道話，替我們把心裏的話都說了。」

主席李村長說道：「大家還有甚意見沒？齊提吧！」衆人說：「沒有了。」主席又說：「政府根據大家的意見，決定沒收這兩家漢奸的財產，分散給村裏的烈屬抗屬和貧苦羣衆。馬區長提議咱們大家推選些人，成立上個「漢奸財產處理委員會」，來負責辦這件事。大家看這個意見

區長補充道：『要選公道的，能替窮苦老百姓辦事的人，不管幹部羣衆，都可以』

人羣中吵了一陣，有人說：『村幹部都是咱們大家選舉的，依我看，幹部們都算上，再添選上些人就行了。』大家都說：『這辦法就挺好！』當場選出了劉貴貴，康七十一，二先生等七個，劉貴貴說：『我提議把康有富也選上，他從小在樺林霸家當長工，東西在甚地方寄放着，他總能摸着點。康有富雖說跟上樺林霸作了好多惡，不過他已經坦白了；不是他坦白，這案子還破不了，這回咱們再看看他能不能替大家辦事？』羣衆說：『貴貴這是個好意見，把康有富也選上！』

散會以後，選出來的人又議論了一下，大家公推李村長當『漢奸財產處理委員會』的主任，劉貴貴當副主任。當天晚上就去把兩家漢奸的門封了，派了民兵看守。

第二天，分頭去檢點財物，劉貴貴領着四五個人到了康順風家；李村長帶着其餘的六七個人來到樺林霸家，一進院，就聽得小算盤正在窸裏『咿咿唔唔』的哭，口裏數唸着聽不清的話句；院裏有兩個看守的民兵，一個坐在台階上抽烟，一個背靠着柱子打瞌睡，見李村長們進來，忙過來說：『小算盤聽說樺林霸叫槍斃了，尋死上吊哭鬧了一黑夜！』周毛旦說：『要是依我的主

張，就一齊都搶砸了！草鋤不淨，終究是莊稼的害！」李村長說了句：『不能那樣辦。』便一直走進了正窰裏，其餘的人也跟了進去。二先生走到門跟前，忽然想道：『康錫雪和自己都是一流的人物，這陣跟上衆人來抄他的家私，見了錫雪嫂該說是甚？多不好意思！』一隻腳已經踏到門裏了，又連忙退了出來，把拿來登記財物的賬本筆硯，放在院中的花欄牆上，假裝解手，悄悄地溜到了茅房裏。

李村長們進了窰裏，只見小算盤和兩個媳婦都是披頭散髮；家裏沒打掃，紅油箱櫃上蓋滿了塵土，炕上被子沒疊，吃罷飯的碗筷亂擺着，……一切都是紊亂的。她們見進來這麼一夥人，以爲是要抓去槍斃她們，兩個媳婦嚇得臉色慘白，縮在牆角裏顫抖。二媳婦嘴唇顫動着說：『叔叔大爺們：他們男人們辦的事，我不知道……男人不喜愛，不和我說……』小算盤却坐在炕上大聲哭鬧起來了，兩隻小腳亂蹬，邊哭，邊數唸：『槍斃吧……唔唔……天爺呀！我可不能活啦……唔唔……』

李村長不耐煩的說：『聽着！不是來抓你們的。你男人父子倆當漢奸，害了村裏多少人，你們也清楚，按政府法令已經槍斃了，財產沒收！你們雖說沒直接當漢奸，可是也幫助作了不少壞事情！』李村長盯了大媳婦一眼，大媳婦羞得低下了頭。小算盤也不哭了，瞪着兩隻無神的紅

眼，靜聽着。李村長繼續說道：『按說也應當治你們的罪，不過政府因爲你們都是婦道人家，見識淺，寬大了你們。只要你們好好改過，以後不再作破壞事情，還讓你們好好過日子！』大媳婦和二媳婦齊聲說：『好村長哩，我們跟上他父子們受了害，我們再也不敢了！』李村長說：『好吧。大家決定下，後院三間西窰劃給你們，再給你們三十垧地，三石口糧，其餘的都沒收！零碎的傢具衣裳，也給你們一份。這陣就搬吧！』兩個媳婦胆怯的問道：『我們娘家陪送來的東西……』李村長擺了擺手說：『不沒收！』

小算盤與兩個媳婦，無可奈何地捲着鋪蓋，整理着家具……小算盤一眼看見了康有富，狠狠的瞪了一眼，咬着牙說：『把你個沒良心的……』康有富本來不想說話，他一進樺林霸的門，就感到極大的羞愧與傷心。這時忽聽得小算盤罵他，怒悻悻的兩手卡着腰說：『狗日的們，跟上你們沒把老子害死！你們這些害人精！』小算盤沒敢回嘴，大媳婦紅着臉，匆匆搬上走了。

蹲在茅房裏的二先生，伸出半個頭來瞭了一下，看着小算盤們搬到後院了，這才裝着緊褲帶，走了出來，拿上賬本筆硯，幫着登記財物。

窰裏亂紛紛地。康七十一老漢，一陣在竹椅上躺一躺，一陣在太師椅上坐一坐，看到甚東西也覺得新奇，摸一摸這，揣一揣那，他給樺林霸當了三十年佃戶，每年來交租，可是這家裏一次

也沒進來過！有一回在玻璃窗上看了看，還給小算盤罵了一頓。他想起這些，氣恨恨罵道：「狗日的，這可由了老子們啦！」

人們忙着查點東西：箱子櫃子都開了，但裏邊却是空的，有的放着些棉花套子，零零碎碎的東西；人們亂紛紛的嚷着說：「樺林霸剝削了我們幾輩子，還能沒東西！」「一定是埋藏了！」康有富說：「我記的事變那一年，康家敗和他爹每天黑夜在西房裏拾翻，怕是埋在那裏了！」李村長說：「走！刨去！」留了兩個人在這裏登記，其餘人都到了西房裏，用腳在地下蹬，聽到有「空空」的響聲，便拿鐵鏟往下刨，一陣，刨的露出了一塊石板，揭開來，是一個地窖口。人們都高興的叫喊開了，周毛旦點了個燈，和康七十一跳下去，上邊的人，只聽他倆悶聲悶氣的驚叫道：「噯呀，這可尋見老窩子了，兩車也拉不完！」

東西一件接一件的往上轉遞：大大小小的包袱，皮箱；打開來，包着各色各樣的衣服，綢緞料子，布匹……

二先生一句話也不說，只是低着頭在登記，李村長報着數目：「漚壞的洋細布六匹！」「白洋二千五百元」……」

院裏像開了洋貨舖，五光十色的東西擺了半院，衣服堆的像個小山。村裏人們都跑來看熱

鬧，男男女女高興的談着，說笑着，亂罵着……有幾個女人傷心的說：『狗日的們心真狠，以前少交一顆租子也不行，看漚壞多少東西！』

第四十六回

開會檢討得教訓
反省糾正壞作風

小算盤和兩個媳婦，出來取留給他們的東西。一到前院，看見刨開了她家藏東西窖子，小算盤覺得就好像刨出了她的心一樣，撲在衣服堆上，『哇』地一聲大哭開了：『不能活啦！我的寶貝呀……殺了我吧，殺了我吧……噫噫……啊啊』哭了一陣，她忽然爬了起來，朝着查點東西的人們，把褲子脫下來了；男人們都背轉了身子，往地上吐着唾沫，罵着：『老不要臉，甚的事也能辦出來！』『呸呸！冲倒運了！』看熱鬧的人們也大聲罵着，有些小孩們拿破爛東西打了過去……

李村長氣得皺着眉頭，對兩個媳婦命令道：『拉回去！不要在這裏丟人敗興！』兩個媳婦把小算盤拉到後院去了。一陣，她又跑了出來，要她們的東西，周毛且從地窖裏跳了出來，喝道：

『不給！甚是你們的東西？都是剝削下我們的！你們當漢奸當的有理啦，是不是？』人羣中有人嚷着說：『你家當漢奸害了多少人！村裏人跟上你家，被敵人搶了多少東西！』李村長說：『咱

們根據法令，把她們娘家陪來的東西，還是給她們！」二先生這時也露了頭，忙接着說：「娘家的東西不能沒收！」他看到小算盤在看他，於是自言自語道：「我只是幫助記賬，沒收不沒收我也管不了！」

處理委員會的人討論了一下，把她們私人的四包袱衣物，和一些銀器手飾，給了她們。周毛且看着她們回去後，馬上跑去把通後院的門關了，憤恨的說道：「看你們再來攪！」

這裏繼續登記着財物，從草房裏，又找出了一包契約和二十甕糧，有四甕麥子已經被蟲吃成空壳壳了！倒在院裏，風吹的滿院飛，人們都痛恨的咒罵。

半前晌，劉貴貴領着那一夥人也來了，對李村長說：「那面已經完了。」李村長說：「幫助這裏搞吧！唔，給留了多少東西？」劉貴貴說：「足夠一個中農。」

十幾個人一直忙到天黑，才清理登記完畢。晚上，「漢奸財產處理委員會」的委員們，在一塊把賬目核算了一下，兩家漢奸，除了給家屬留下够一個中農的生活費用外，被沒收的共有：三百多垧土地，十三孔窖，五十多石糧食，八百多件衣服，和三千多元白洋，七個元寶。

爲了分配這些財物，村裏連着開了三天會；決定把白洋元寶交給政府，充作抗日經費；給民兵們撥了六石糧食，作爲出外活動時的口糧。其餘的土地財物，分給了三個村的貧苦烈抗屬，犧

牲民兵家屬，和無房無地的貧苦農民。

在分配果實後的第二天，三個村的民兵開了個大會，把老虎山受損失的事，作了一番檢討。這天早飯後，老武和雷石柱，正坐在中隊部台階上商議開會的事，望春崖和桃花莊的民兵都來了，雷石柱忙對村公所通訊員說：『快吼人去，每次開會總是本村的人來的遲。』

天氣很熱，民兵們都坐在院當中的柏樹蔭涼下，有的脫光了上衣，露出赤紅的臂膀，有的拿着草帽當扇子搧，有的在唱小調，有的在抽煙……院子裏一下又熱鬧起來了。

一陣，康家寨的民兵們陸續來了，桃花莊望春崖的民兵們，見康明理和孟二楞拄着棍子，都湧過來問候，趙德勝親熱的捉住康明理的手臂說：『好些啦？』康明理笑了笑說：『好些了。』公家醫生來給看了兩回，傷口都長住了。』說着解開了上衣，讓衆人看：只見他背上那被敵人燙過的地方，都脫了一層皮，已經長出紅紅的新肉來了。民兵們氣憤的罵着敵人的殘暴。另一夥民兵圍着孟二楞，孟二楞大聲罵着：『老子好了，非捉住搗了狗日的們的皮不行！』圍着他的民兵們握着拳頭說：『我們總要替你們出這口氣！』正說間，張有義和李有紅兩個進來了，都是土眉土眼，雷石柱說：『怎你們才來？』李有紅說：『給張有義搬家去了；這下張有義可翻了身啦！』原來這次分配果實時，村裏羣衆因爲張忠老漢和張有才，都是爲羣衆抗日犧牲了的，家裏很窮

苦，特意給他家分了樺林霸的兩眼窩，又給分了些糧食和衣物。他今天正是往新房子搬家。

老武見人都來齊了，便張羅開會，人們都安靜的坐下來。老武說『同志們！今天咱們開會，有兩件大事：第一件，咱們把老虎山受損失的事檢討一下；再一件，區上傳令表揚康明理、孟二楞，武二娃三位同志，他們在敵人監獄裏，受了很多刑法，始終不屈，表現了咱民兵的英勇精神！』這時，民兵們互相低聲議論着說：『這真够咱們的模範！』『死也不投降敵人，有骨氣！』老武接着說：『還有，在老虎山戰鬥中犧牲了的同志，都值得我們學習。再一件是康有富坦白了，願意和我們成了一心，也值得我們歡迎！』老武一氣講完，民兵們都靜靜的聽着，有的偷眼看康有富，康有富臉一紅，低下了頭。

孟二楞說：『老虎山這教訓，我有錯誤。那天半夜接到假情報，明理不讓去，我不聽分隊長指揮，非去不行，結果吃了虧。』張有義說：『那天我也是積極主張去打的，要聽上明理的話，也出不下這亂子！那時我覺得咱們從沒打過敗仗，有點驕傲。』民兵們都說：『一驕傲就要吃虧！這回受到教訓了。過去咱們都有點驕傲，打了幾回勝仗，不知頭有多大了，小看敵人。』

趙德勝舉了一下手說：『報告主席，我發表上一點。我覺着這事明理也有責任，石柱哥不在，你就是康家寨民兵的首長，你就要掌握隊伍！你知過咱民兵打仗不會利用地形，不懂戰術，

就不應當叫民兵們去。民兵們也應當服從紀律。我這說的不知對不對，完了。」康明理說：「關於老趙這批評，我很同意。我思想上有個不正確的想法，我本來不想讓他去打，怕出亂子；但又怕別人說自己胆小怕死。這主要是愛面子思想。」周丑孩結結巴巴的說：「我……我們，放了火……」張有義搶着說：「我們在老虎山上放了聯絡火，桃花莊、望春崖民兵不來救，也是個缺點。你是說這吧？」周丑孩不高興的點了點頭。崔興智說：「今春天我們來救了一回，把我們李三保打傷了！這回你們事前也沒通知，我們當然就不來了。」康家寨民兵馬保兒周丑孩站起來了，齊聲說：「你們不來救還有理啦？那次是特務搗鬼，這次也是嗎？」桃花莊幾個民兵也站起來說：「我們沒那本事，怎能知道那堆火是特務放的，那堆火是你們放的？」兩村民兵亂吵開了，幾十張嘴一齊說話，聽不清在說甚。

雷石柱大聲說：「大家不要吵，聽我說！」叫了半天，民兵們才又都坐下，但有的仍在低聲的互相抱怨。雷石柱說：「這事主要是我的責任。那次特務放火，使咱們兩村民兵鬧了誤會，破壞了咱們的聯絡記號；我是中隊長，當時就應當把記號重規定一下，可是我沒有作。另外就是對民兵教育不够，沒紀律，這些主要是我沒負到責任！」崔興智聽到中隊長反省，也站起來說：「這回不救應，我們也有責任。那天黑夜，聽見打槍打砲，我們已經把民兵集合起來了；如果去

打上幾槍，擾亂一下敵人，也不會受這麼大的損失！」

這時門口來了個賣西瓜的，張有義說：「我提個意見，咱們「打平和」吃西瓜吧！吃了再開會！」民兵們在一塊最愛「打平和」吃東西，一聽張有義的意見齊說：「張有義就會提好意見！」都亂紛紛的站起來了。張有義幾個張羅着集錢，賣西瓜的已經担着進來了，大家集錢買了七八個瓜，也不用刀切，就地摔碎，一人搶起一塊來吃，互相搶着說着笑着，院子裏亂成了一片。

賣西瓜的走了以後，老武說：「錢也花了，瓜也吃了，還是開咱的會吧！」停了一下接着說：「大家剛才檢討得都很好！今天咱們大家都洗個臉，誰有缺點都應該講出來，看到別人有甚缺點，也應當批評；只有改正缺點，才能進步！有缺點不怕，只怕不知道缺點在甚麼地方，或是知道了不改正！」接着把他自己在處理康順風問題時犯的錯誤也反省了一遍，並說：「大家看到我還有甚缺點，希望坦白的提出來，我一定接受！」

民兵們也都反省開了，有的講自己對羣衆態度不好，有的說自己不聽指揮，……康有富說：「我吃虧就吃在女人身上了！」說了一句，便蹲在牆角裏哭了起來，幾個民兵過來勸道：「只要知道自己的缺點，以後改正就好了！」康明理說：「壞人們就是專門找咱們的毛病，來鑽空子。你愛甚他就從甚上破壞你；你愛串門子，他就給你個媳婦；咱們民兵裏愛串門子的可不少！這上

頭羣衆對咱們反映最不好！這害處可大啦；又惹是非，又容易惹病！」李有紅叫道：「誰串過門子？坦白吧！」民兵們大笑着，有的便圍住了張有義說：「後生，說吧！搞過幾個女人？怎麼搞上的？」「不說飾了灰」張有義被拉倒了，過來四個人抓住了腿和胳膊。老武知道民兵們最愛聽這些事；講出來對大家也沒有好處，於是制止道：「我看大家不要追問這些事吧！咱們是檢討壞作風，以後要改正，大家不要來鬧紅火！」民兵們這才放開手，張有義拍打着身上的土，站起來說：「我張有義以前名譽不好，愛串門子。自這回帶了彩回來，比誰不規矩？不是和你們在一塊活動，就是在地裏受苦，誰碰見過我閒遊串？在八路軍醫院裏住了幾天，可比你們進步啦！」康家寨的民兵們齊聲說：「真的，張有義自從醫院回來，可改好了。」張有義得意的說：「我有毛病說改就改，咱是實際改，不愛嘴上說漂亮話！」人羣中有人說：「看把你張有義得勁的，你就不要讓老子們抓住！」張有義說：「抓住打折老子的腿！」衆人都說：「有這決心就不壞！」

接着又有好多人檢討，和給別人提意見。康明理說：「咱們最大的缺點就是不學習，看不清時局，不知道咱們共產黨和人民的勢力有多大，這就容易出毛病！這事老武同志和石柱哥抓的不緊，這可是個缺點。」老武和雷石柱齊聲說：「這批評對！」望春崖民兵批評趙德勝態度不好，愛訓人，趙德勝也虛心的接受了。最後有人提議：以後這樣的批評檢討會多開，大家隨時有意見

就講，又有的提議民兵要有請假制度，還有的提議經常讀報……大家都很同意，老武把這些意見，也都記在本子上。臨散會時說：『咱們會上決議了，下去就要執行！自己的缺點，趕快改正，不要當成耳邊風！』

民兵們都答應着走了。

第四十七回

住醫院有義戀愛
全村人幫助成親

張有義以前愛串門子，不愛生產；如今這毛病確實改了，這邊裏有個緣故。

老虎山戰鬥，張有義帶了彩，村裏人救回來以後，便把他送到靠山堡醫院裏。醫院佔的是民房，張有義這間病房，可巧是他姨姨家的院子；他姨夫在村裏當農會幹事，也是減租減息翻了身的，沒有兒，只有個女子，名字叫巧巧，十八歲了，身材長的很壯實：黑紅的圓臉，大大的眼睛，一口整整齊齊的白牙，又勤儉，又樸實，會紡花織布，又能場裏地裏帮他爹勞動，並且還參加婦女工作。在靠山堡全村，也算有數的好女子。

拾來張有義的那天，他姨姨全家熱情的接待，幫助安頓好住處以後，姨姨拍着他的頭說：『俺娃好好養病，住到姨姨院裏，就和住到你家裏一樣。』巧巧也說：『義哥你打日本帶了花，

這是光榮的！不要說是親戚，就是外人，也總得好好侍奉你！」張有義說：「打日本，鬧革命，就得有犧牲精神，受了點傷沒關係！」巧巧聽了，很贊成他的話。

第二天，巧巧拿來他爹的一套衣裳，把張有義的血衣裳替換下來，洗的乾乾淨淨，縫補好，又給了他。那時張有義還不能動彈，巧巧一天六七次的來看他，給餵飯，餵水……

過了兩天，他娘來看了一次，娘見了他，很傷心的哭，並對他的姨姨說：「我真是個苦命人，一家三口都死在日本鬼子手裏了！留下這條根，還給打成這樣！」姨姨和姨夫勸解說：「大姐，心寬點，他姨夫和有才死得很有骨氣。有義在這裏，也不用你操心！」巧巧也說：「義哥這樣英勇，真是够個英雄！」張有義聽了這幾句話，傷口好大一陣沒痛。以後他娘又和他姨姨談了好些閒話，他娘說：「巧巧越長越有出息了，問下婆婆家了沒？」他姨姨說：「有兩三家說媒的，巧巧不願意。這陣的青年人心野了，要鬧自由結婚哩！就這麼個閨女，由她去吧，她想挑個拐的，瞎的那是她心愛！」他娘也說：「有義還不是！我早就說給他問個媳婦就把心收住啦，人家硬不，兒大不由母，我也管不了！我要有巧巧這樣個媳婦！真是前世修下的福！」張有義和巧巧聽着這些話，都不由的紅着臉，低下了頭。

自這以後，巧巧見了張有義，很有點不好意思。她很愛張有義，愛他打仗勇敢，但覺得他有

很多毛病。張有義心裏印了個巧巧的影子，巧巧一到跟前，傷口好像就不痛了。

過了十幾天，張有義的傷口慢慢好起來了，他常讓巧巧扶着他在院裏轉，給巧巧講他們打仗的故事，巧巧聽得很興奮，說：『我要是個男的，一定也參加民兵！』兩個人在一塊，感情越來越深了；張有義雖說在村裏有幾個『夥計』，那到底差得多，比方這次張有義帶了花，就沒一個來看一眼。

張有義臨要出醫院的那一天，跑到巧巧住的窰裏，恰好他姨姨串門子去了，姨夫村裏工作忙，一天常不在家，家裏只有巧巧一個人。張有義很想把他的心事講一講，可是怕講出來巧巧不願意；巧巧也想說什麼，嘴動了動，沒有說話，就拿條帚掃了掃炕，用手攏了攏頭髮，坐在炕上，只拿眼盯着張有義。兩個人靜了半天，還是張有義本事大，笑了笑說：『我明天回去啦！這回帶花，多虧你治好！』巧巧笑了笑說：『我又不是醫生，也不會看病。』張有義又挑逗說：『你猜我心裏想甚？』巧巧又笑了笑說：『我又沒鑽到你肚裏。』張有義說：『你覺得我怎說？』這回巧巧沒笑，很正經的說：『你打仗很英勇，我很……就是聽說你在村裏，愛串門子，不愛生產，這可是個大缺點！』張有義發誓似的說：『我有這毛病。我能改，一定能改！改不了是王八旦！這你該答應啦吧！』巧巧笑了笑，把頭扭了扭說：『誰聽你這空話？我以後要查訪哩！』張

有義說：『對！你查訪吧！……』正說到這裏，他姨姨回來了，張有義忙改口說：『可想多吃飯啦！』他姨姨接上說：『那就好，病起來的人就是想吃飯。』

第二天，張有義起身回康家寨，巧巧送到大門口，張有義左右看了看沒有人，急忙把一塊手巾和一雙洋襪子遞給了巧巧說：『這是縣上慰勞我的，送你吧！』巧巧沒吭氣，收下了，四隻眼睛對看了一下。

當天回來，下午，張有義就要扛上鋤去鋤地，他娘說：『剛好了，又跑了路，息着吧！地，村裏人早給鋤過了。』張有義放下鋤就去掃院，掃完院就去担水，回來六七天，沒閒串過一回。有一次，在街上碰上了幾個年青媳婦，笑嘻嘻的想和他說話，但張有義低着頭過去了；康老大家媳婦給他做了個煙口袋，他也沒要，他心裏只記着巧巧的話。

村裏人都說：『張有義一下變規矩了！』他娘也高興的對人說：『可手勤哩，家裏營生甚也作，有時還幫助我洗鍋哩！』好幾次，他娘要給他問個媳婦，張有義只是笑笑說『不着急，慢慢來！』鬧的他娘也摸不住他的心事。

開完民兵檢討會，張有義急急忙忙回到家裏，那破塌的窖洞已經空了，他又轉身到了新分到的家裏，只見他娘在正窖裏揩洗玻璃，院裏另外兩戶鄰居也搬來了；家裏已經安排得齊齊楚楚。

他娘見他進來，喜的說：『你們走了，周毛旦老漢幫我搬過來的！』停了一下又說：『真想不到能住這樣的房子，這下娶媳婦可甚也有了！』張有義說：『不要說那些吧！』

已經開始收夏了。張有義種着二畝麥子，那時民兵每天出去活動，保衛羣衆夏收，他晚上回來：就在月亮底下去收割自己的莊禾；李村長要給他派人幫工，張有義說：『這點點營生，我掙也把他掙了，羣衆也忙得很！』就這樣，二畝麥子擠時間都收割回來了。打完麥子以後，他向中隊長請了一天假，說去靠山堡看他姨姨，他娘特意蒸了些新麥子麵饅饅。

隔了半個多月，村裏傳說張有義要結婚了，這話是從他娘口裏說出來的。晚上，張有義到了中隊部裏，民兵們便開始『審』問他，李有紅拉着張有義的手說：『好傢伙，真是瞞的好，連老子也瞞過了！聽說是靠山堡你倆姨姊妹，是甚麼時候鬧上的？』馬保兒說：『怪道張有義和我們在靠山堡養傷時，成天不見出來一下。』民兵們都叫喊着說：『後生，坦白吧！』張有義笑着和衆人扭打了一頓，便把前後情形都講了，最後說：『她也查訪見我改好了。那天去，她說願意了，他爹娘也都樂意！』武二娃說：『甚時喝喜酒呀？』張有義說：『七月十五。』人們算了一下說：『剩上五天了，這可要趕快準備哩？』老武也高興的笑着說：『這不賴！毛病也改了，愛人也有了！劉巧巧我見過，那可是個好女子，挺進步，勞動也很好。』民兵們高興的叫着說：

『張有義這下可發了！沒花錢就找下個對象。』康明理說；『我看不要轎子娶，來個文明結婚吧！』張有義說；『我們也商議過了，她不願意坐轎子，我也不願意。』民兵們都說；『這可鬧好了，文明結婚吧！』大家七嘴八舌的計劃了一陣，都說；『非喝你的喜酒不行，好容易咱民兵有個結婚的了！』張有義說；『那還能少了你們！』

連着幾天，張有義和他娘忙着籌備喜事，把他姑姑也叫來了，忙着做被子，推麥子，磨糕麵……臨時又請了周毛且當媒人，兩頭跑着傳了傳話，送了定禮，女家的回禮是一個子彈帶，一個手榴彈帶，上邊綉着『英勇抗日』，『保衛家鄉』八個紅字，這是巧巧親手做的。村裏人說張有義要娶媳婦了，人們想起張忠老漢活着的時候，和村裏人都很好，又爲了救全村人，犧牲了自己的性命！都搶着送禮，有送帳子的，有送錢的，各色各樣的禮物都有。

李有紅和康明理，早兩天就被請去幫忙，收禮物，籌劃一切事情。

到了十五這天，民兵們、鄰家、和親戚們都來了，就在以前樺林霸的這個大院子裏，撐起了天棚，擺着桌椅，掛着羣衆和民兵們送來的兩幅帳子；按照康明理的主意，把娶媳婦用的斗、弓箭等『鎮』物，都取消了，門上貼起了紅對聯，寫着：『男耕女織稱模範，殺敵保家是英雄。』民兵們一清早就來了，老武和李村長也請來了，雷石柱和他婆姨吳秀英也來了，老武看了看這排

場說：『要防備敵人呀！』雷石柱說：『都安頓好了，今天輪桃花莊民兵警戒！』放孟二楞過來說：『不怕，吃了飯我也去放哨，保證咱張有義好好結婚！』衆人都笑了。

早飯以後出發娶親，預先借下的四匹馬，頭上都掛起紅綢綉球；一班鼓手，四個民兵；民兵們槍上都掛着紅花，雷石柱陪着張有義起身了。半下午，娶親的回來了。村裏人沒見過文明結婚，都來看熱鬧，大院子裏站滿了人。鼓手吹打着，四匹馬到了門前，吳秀英和康明理家婆姨，把新媳婦扶了進來，劉巧巧不戴鳳冠霞披，穿着花洋布衫，海蒼藍褲，頭上罩一塊印着紅花的白手巾，露出短短的剪髮……新郎新娘到了院當中，樂器吹打了一陣，便開始舉行結婚儀式。司儀是康明理，讀了婚書以後，給親友們行了禮，讓主婚人講話。張有義娘喜眉笑眼的走到桌子跟前，說：『我也說不了，我們還是親上加親，……多虧村裏人幫助！』人們又讓介紹人講話，周毛旦被衆人推到了桌子跟前，他笑着說：『我沒個講的，人家倆口子甚也鬧好了，才拉了個我；咱這是聾子的耳朵：樣子貨。我只管吃油糕！』說的全院子的人都笑了。人們又讓新郎和新娘講話，張有義忸怩了半天說了句：『我們是自由……』便笑的說不成了；李有紅打趣的說：『你們看張有義那高興樣，就知道自由結婚好！』逗的人都笑了。新媳婦講話很乾脆，她說：『我們在共產黨毛主席領導下翻了身，我們是自由婚姻，不是買賣婚姻。以後我們要好好勞動，堅決

抗日！」講完還向衆人鞠了個躬，全院子的人都拍手叫好。人們亂紛紛的議論說：「你看人家多開通，到底是老根據地的婦女！」「人家這自由文明結婚就是好！」有一個老太婆和周圍的人說：「我們那時候出嫁，和個不認識的男人住在一塊，自己不願意也不敢說！」……

最後老武講了話，說了說買賣婚姻的害處，和自由結婚的好處。鼓手們便吹打着把一對新人送進了洞房。晚上，民兵們又鬧了一氣洞房。

第二天大清早，區上送來緊急通知：調村長、中隊長、指導員去開會，老武、雷石柱、李村長三個，飯也沒吃便起身往區上去了。

第四十八回

趙得勝單身救民伕
康家寨大擺地雷陣

這天吃下午飯時分，康明理突然接到一封情報，外面批着四個大字：「急如星火」，康明理打開一看，原來漢家山暗民兵們送出來的。說水峪鎮和漢家山敵人，都增加了，現在四村抓民伕，準備秋季大「掃蕩。」

康明理看罷，立時渾身一緊，連忙去到村公所；村公所只留下書記和通訊員。康明理有點着

急，心想：他們都走了，這叫誰負責任呢？隨又想：不管七長八短，先給各村寫上幾封情報再說。便吩咐書記給各村連夜轉送情報，他自己找了塊紙，也給老武他們寫起一道信，出去找見李有紅，吩咐道：『你去區上跑一趟，把這信交給指導員。就說情況緊了，叫他們趕今黑夜無論如何回來！』李有紅接過信，裝好，把鞋子拴綁了一下，帶了三顆手榴彈便連夜往區上去了。

到黑夜，康明理正在和孟二楞等幾個民兵小隊長商量工作，老武們回來了，康明理把桌子一拍高興的說：『哎呀，你們一回來，可就把我的愁帽給揭啦！快！我退位，指導員快給咱想辦法吧！』說着便把今天暗民兵送來的情報，從身上裝的日記本裏取出來，遞給老武。

老武坐在燈下，把情報展開連看了幾遍，沒有說話。手自然而然地托住腮巴沉思起來。這當兒，人們根據經常的經驗，知道老武又在思考問題，便也都坐在一邊，默不作聲。

屋裏沉默了一陣，孟二楞耐不住了，說道：『指導員，你們今天開會，還有什新消息，先給咱報告一下吧！』康明理也掏出了鉛筆和日記本，坐在燈跟前。老武猛的放下手來，見屋裏的人都眼巴巴的瞅住他，便說道：『三分區九月一號，敵人開始了「掃蕩」，敵人就在白文鎮紮了據點。根據最近周圍各據點增兵的情況看來，敵人這次的「掃蕩」，規模可能很大，日子也會長一些，我們得有充分的準備。區上開會估計敵人「掃蕩」的主要目的，是搶糧破壞秋收：』康明理急問道：『你

們討論了咱們民兵的任務沒有？」雷石柱從旁插進來道：「討論了！」說着伸手豎起兩個指頭，搖晃着道：「兩大任務：就是箝制敵人，掩護羣衆秋收。區上佈置趁這陣敵人還沒出動，先積極活動，打破敵人抓民伕！」屋裏所有的人，馬上全都興奮起來！孟二楞把包頭手巾往下一扯，了顆疙瘩，打着大腿說道：「對的！老子的傷口好了，肚裏這股仇氣還沒出淨哩，這回可該美美的和敵人算賬啦！」馬保兒也說道：「咱村地雷運動鬧得這麼起勁，這回敵人『掃蕩』，也該試一試咱們的本事啦！」正吵嚷着，通訊員做熟飯來叫老武們吃，老武站起來向大家說道：「大家快回去，把村裏羣衆召集起來開會，我們吃了飯就有人去。」說完，康家寨的民兵小隊長們都走了。

老武、雷石柱、李村長三個，一邊吃飯，一邊研究工作，飯吃罷，工作也商量好了：老武便連夜去望春崖，李村長去桃花莊，剩下雷石柱在康家寨，開了個羣衆大會，把敵人『掃蕩』的消息向大家講過，就提出『快收快打快藏』的號召，全村人個個響應；於是便按戰爭情況組織起來，突擊連夜搶收，民兵婦女抽空就埋地雷。

老武連夜到了望春崖，找到分隊長趙得勝，因爲這裏離漢家山據點近，先派了兩個民兵去探消息。村裏便召集羣衆開會，趕佈置了保衛秋收反『掃蕩』工作，散會時，鷄已『咯兒咯兒』的叫了。老武因爲這天跑多了路，身子十分困乏，正想睡一會，剛朦朧了眼，探消息的民兵回來

了，說：『夜天敵人，在水峪鎮和漢家山中間的中澗村抓了四十多個老百姓，都在村東頭有土牆的那個場子裏圍着，還沒有走。聽那村逃出來的人講，天明就要往漢家山送哩！』老武聽了，好像迎頭澆了一瓢冷水，打了一個寒戰，瞌睡早沒有了。忙集合起望春崖的民兵，把敵人在中澗村抓民伕的事一講，就問大家：『我們去把這些羣衆救出來，大家願意不願意？』民兵們一聽說打仗，那真比打山的碰見金錢豹都高興，馬上揹掛了武器，半頓飯功夫，一切準備停當，跟着指導員往中澗村出發了。

爬上汽車路西面的山頭，看見啓明星亮亮地從山背後露出來，估計到天亮，還要兩個時辰。老武便把趙得勝喊到身邊悄悄說：『你派兩個人，下到村邊上確實探一探，看究竟有多少民伕！』趙得勝說：『不用派人，我自己去，行不行？』老武扯了扯他掉在左肩上的空袖筒疑慮道：『你這手行動方便？』趙得勝道：『這不碍事！』于是老武答應了他，趙得勝便揹了一支槍，單人下了山坡。

到了村邊上，突然一陣吵吵嚷嚷的人聲，從村拐角那面傳來。趙得勝急忙把身子一縮，輕手輕腳，沿地壠屋背慢慢移了過去，到了一堵土牆跟前，聽着裏面人聲嗡嗡。他心裏想：這就是圍民伕的那個場子了！隨又蹙回來，跳到對面一條地塆跟前，慢慢爬到地塆上，站起身子伸長脖子

看。雖然這條地塆和對面那個土圍牆場子只隔一丈多遠，但因為圍牆過高，還是只能聽到裏面人說話，看不見一個人。趙得勝有點着急起來，看看天色：東邊已慢慢發起了亮。正焦急得無法可想，一扭頭，看見塆下地裏，長着滿地棗樹，趙得勝馬上高興起來；跳下地塆，爬在一棵靠地邊的棗樹上，伸長脖子一瞭：妙極了！迷迷糊糊見場子東角上，黑壓壓聚着一堆老百姓，西邊門口上，有兩個黑影來回走動，肩上有個什麼東西，也跟着擺動。趙得勝暗暗尋思：『這一定是兩個看民伕的敵人了。我最好能想法現在就救這些民伕出來！可是圍牆這麼高，怎樣救法呢？』正在一個人胡思亂想，只聽得場子裏有人兇聲兇氣的罵道：『媽拉個巴子！那個再嚷嚷，老子揭了那個的腦袋瓜子！急什麼？再待一陣天大亮了就走，這陣出去碰上土八路去送你們的命是不是？』接着又一個聲音說道：『老王，算啦！算啦！生這些閒氣幹什麼！天冷的要命，來吧，掏出「三砲台」抽兩支吧！』趙得勝在樹上留神聽着。眼睛轉都不轉的看着，只見門口那兩個黑影蹲在一邊，突然火柴光一亮，趙得勝看清了場子裏就只有這兩個僞軍；他心裏一動，馬上把上了頂門子的槍，提起架在一枝樹杈上，瞄準看穩『砰』的一槍打出去，一道紅光越過土圍牆，抽煙的兩個僞軍，便有一個栽倒了。另一個嚇得丟魂失魄，從門口跑出來，邊跑邊喊：『有八路！八路……』趙得勝又打了一槍，那傢伙也啞然無聲的倒在當村路上了。

圍在場子裏的民伕，聽着響起了槍，又聽着喊『有八路』，高興得不顧生死，從圍牆口上往出跑！一剎時，滿村子響起了脚步聲。趙得勝也趁民伕們亂跑時，跳下樹走了。

睡在家裏的敵人驚覺了，拿上武器出來追擊時，民伕們早已跑光了一大半！這時天也朦朧了，敵人又氣又恨，吩咐偽軍，押着沒有跑的民夫，往漢家山走去，不料走到中途，又被老武領導的望春崖民兵分隊，截住一陣打！敵人摸不着頭腦，慌亂的只顧逃命，民伕們趁機又逃了十多個。趕回到漢家山據點，四十多個民伕，只剩下了七八個，還都是些腿膀不靈的老漢們。敵人老羞成怒，便又四下出動，到處抓人。

只說康家寨的人們，自從那天開過動員大會以後，不分晝夜的搶收莊稼，男人婦女白天集中力量割，夜晚往野場裏措、打。溝裏梁裏到處是搶收的人們。『劈利啪啦』的打場耨耨聲，從天黑響到天亮！康家寨的民兵們除一部分參加搶收莊稼外，其餘的便是每天輪流到據點跟前放坐探。情報一封不斷一封的往後轉送，敵人還是沒有動靜，人們依舊緊張的收割、打場。

九月二十的下午，轉來一封情報，村當中掛的鐘立時急遽的響了起來。這聲音把人們的心響亂了。正在吃飯的人家，飯也不吃了，在地裏的人們，也都回來了；知道是情況緊了，家家戶戶不約而同的行動起來；埋糧食、封窰子、藏農具、捆鋪蓋、送牛羊……街上，人們緊張地亂

哄哄的跑着，都是揹着扛着東西，往山溝裏送。誰見了誰也顧不得說話。

民兵們更是十分緊張，武器一刻也不離身上，一個個顯出就要上火線殺敵的神情。一部分民兵幫着軍屬和沒男子的人家往山溝裏搬送東西。不大功夫，各家的東西差不多都藏完了，牛羊也送到了山溝裏，老人娃娃也搬到山溝裏新挖的窖洞裏去住；村裏只留下一些年青人，各人都有一點當天吃的熟食，準備敵人來時埋雷；如情況緊了，隨時就可以走脫。

雷石柱領導民兵們，把村外要路口的雷坑挖好回來，留在村裏的民兵，也已幫軍屬搬完了東西，大家說說笑笑正往村公所走，迎頭碰上康明理婆姨張翠魚和雷石柱婆姨吳秀英，正挾着包袱揹着鋪蓋往外走，張有義悄悄地一步跳上去，把槍拴『嘩啦』一響，喊道：『花姑娘的，站住！』吳秀英嚇得打了一個冷戰，一看，是張有義，便啐了一口道：『把人嚇死啦！看那灰樣子，成天油嘴滑舌的沒句好話，活到八十歲也是那股勁氣！』這時康明理上前問道：『你們那裏去？』張翠魚說：『那裏去？往溝裏送東西去。你把家丟下不管，好像就都是我的事，要不是秀英幫我，今輩子也鬧不出去！』武二娃上來指住她的腳說道：『怨你媽給你把腳纏的太好啦，看那雙三寸金蓮，圪蹬圪蹬，要是敵人來了保險當花姑娘！』說着就學着張翠魚走路，引得大家哄然大笑。康明理斜了婆姨一眼說：『自家的事老那麼當緊，你們先招呼婦女們把地雷埋上！你們平常誇

口，說你們婦女學的好，這可到了考真本事的時候啦！」吳秀英把張翠魚拉了一把說：「走吧，別和這些人多磨牙！我們婦女的事不用你們操心！」笑着過去了。張有義在後面說道：「哎呀，看把你們婦女提高得連男人都瞧不起啦！」說笑着便一齊回到村公所，商討晚上放哨的事。

這一夜，情報不斷送來，不斷送走，看着看着情況一陣比一陣緊了！天不明，民兵們就把村外要路口都埋上雷，回來又到各家檢查了一遍，見家家屋裏院裏都「堅壁」得一乾二淨；有的人家把地雷埋在糧窰上，有的埋在門洞裏，有些埋得不好的，民兵們就幫助起出重埋；這樣一家挨一家的檢查，到了康明理的門上，大門閉得緊緊的，李有紅指住康明理說道：「哈！你婆姨真是個勇敢的，敵人還沒有影兒，就不知道跑到那一國啦！」孟二楞跑上去推門，康明理忙一把拉住，用手比了個圓圈圈，往嘴巴前送了兩送，衆人知道是門頂上掛了雷，這才又往下一家過去。到了雷石柱家門上，有幾個民兵打趣的說：「這是咱中隊長太太的家，大家可得仔細檢查哩！查出缺點來，中隊長可是不好看呀！」說着笑，都進了院裏，四周一看，「堅壁」得挺乾淨！大家正要誇獎吳秀英模範，忽然武二娃跑來說：「你們快跟我看去，我查出缺點啦！」衆人都跟武二娃走到草房門口，見地上放着個花布包袱。忽然李有紅笑着叫道：「看那個窻子上還放着個酒瓶子哩！」民兵們一看，就都圍着雷石柱嚷叫起來：「中隊長真糟糕，盡缺點！」雷石柱笑道：

『你們不清楚，那是人家丟下有用意哩！』張有義道：『哈，你想包庇啦！黑夜包庇可以，白天可不行！』雷石柱又笑道：『你們別亂嚷，這是人家埋的雷。』隨即把埋法給大家一講，民兵們都拍着手說道：『哎呀，真是個稠心眼兒人！想出這麼多辦法！』張有義說：『婦女們真是有兩下子哩！以後不能小看啦，要大看哩！』民兵們又哄然笑開了。猛然，村前面山梁上，『轟』的一聲手榴彈響，雷石柱忙把手一擺道：『快！信號響了，趕快出村！』

第四十九回

地雷聲震天動地
日僞軍粉身碎骨

民兵們聽得信號響了，剎時跑遍全村，把沒有走的人都督促着起了身，又搜來許多柴草麥稭，亂紛紛撒在街上；這才分開兩夥，提槍揹雷，出了村，繞着往兩面山頭爬上去。

這天——九月二十三日，各據點的敵人同時出動了。水峪鎮漢家山據點這一路，日本人、僞軍、民伕、馱驛馬匹，共六七百人馬，沿着康家寨這一道山梁，直往靠山堡前進，一路上，進一村，搶一村，燒一村，來勢十分兇殘。

早飯時分，敵人到了康家寨，只見村口當路，有兩塊石頭，挾着一塊木牌牌，上面有寫着的

四句話：

此物生來性子強，

十字路口把哨放，

鬼子要把毫毛動，

送他地獄遊一過。

獨眼窩翻譯官上前端詳了一陣，心裏想這裏可能有地雷。但望望木牌下面，只有兩塊石頭挾着，並無埋過地雷的痕跡。正在半信半疑，忽然有個日本兵過來，伸手就把牌子拔起來，又一個日本兵去搶，還沒奪到手，挾牌子的石頭『轟』的一聲爆炸了！在騰空的煙霧中，日本兵倒的倒，爬的爬，地上的鮮血，好像殺過豬一樣。獨眼窩翻譯官僥倖沒有炸死，只頭上劃破一綻，滿臉鮮血直淌，跟跟踉踉從地上爬起來，慌忙下令停止前進。

敵人的大隊人馬，通通聚到村口上了，好像一條毒蛇似的，盤成一團，眼巴巴的望着康家寨，却不敢前進半步。

又過了有半頓飯功夫，敵人才派工兵前面開路，向村裏慢慢爬行。

進了村，只見家家的大門都鎖着，街上連隻狗也看不到！一攤一攤的柴草麥稭，被風吹着，

滿街旋舞，情景十分清冷。

敵人進村後走了一截，見沒有甚麼危險，這才大起胆子，逢門便搗，搗開便進，進去便翻箱倒櫃，搜尋財物。富農李德泰的大門，被搗開了，家裏的磁瓶瓦罐打碎了，水缸打爛了，敵人給裏面拉了尿；五六個敵人用鑿頭在院裏亂刨，埋在牆角糞堆前地下的五甕麥子，被刨開了，敵人把麥子裝的裝了，剩下的把牲口牽來吃，往院裏撒，一陣就糟蹋了個乾乾淨淨！鬧完了，一個日本人提個洋鐵筒筒，把裏面裝的油往門上一抹，劃了一根火柴，三間瓦房，霎時冒起了熊熊的火焰！黑煙飛捲着，昇上高空，和村裏別處敵人燒了房子的黑煙，溶成一片。剎那間，康家寨變成了一片烏煙瘴氣的黑暗世界！

這時，另一夥敵人，來到了丁字路口場子裏；場子上空蕩蕩的，只有兩條板橈放在那裏。有幾個敵人，一湧上去搶着往板橈上坐下休息；屁股還沒坐穩，板橈便在響聲中隨着黑煙塵土飛起來！敵人的屁股、腦袋、胳膊飛開了，落下來，變成了一塊塊血糊糊的肉塊！

這響聲好似一根導火綫，震天動地的地雷爆炸聲，滿村響起來！敵人慌亂了，刨窖的不敢刨了，搶東西的不敢搶了，搶到的也嚇得丟了，滿街亂竄，嚎叫！爆炸聲越來越響，被蹂躪的康家寨，好像變成了一隻兇猛的老虎，大聲怒吼起來。敵人看着不可能久站，於是吹號集合了人馬，

把炸傷不能走的和炸死的屍首，通通用火燒了；又引火點了幾間瓦房，就翻山往靠山堡內地區而去。

兩面山上的民兵，向着敵人的後尾打了一陣排子槍，見敵人去遠了，這才慌忙跑回村裏，一部分人救火，一部分人查各處地雷爆炸的情形。

救火的民兵們在全村看了一遍，唯有富農李德泰的東西，被糟蹋得比那一家也厲害！糧窖刨開了，家裏院裏，糧食、衣服、傢具丟得滿地，房子有的在着火，有的在冒煙，孟二楞一見這般光景，立時氣得眉飛眼瞪，頓足大罵道：『這些頑固坨蛋，天生下挨磚不挨瓦！宣傳叫他埋雷硬不埋，這一下可受用啦吧！叫他受點教訓，不屈！』雷石住斜瞪了孟二楞一眼，急道：『看，又隨便亂講！快，大眾先動手救火！』民兵們忙卸下武器，尋鋤找鏟，分頭挑水上房救火，挖的挖，澆的澆，忙得不可開交。村裏藏到山溝裏的人，牽着牲口，揹着鋪蓋，都陸續回來了。李德泰回來一看，見家裏糟蹋得不成樣子，心裏一氣，爬在院裏，兩手捶着地，號啕大哭起來！李有紅正熱得滿頭大汗，在房上救火，聽見有人哭喊，一看見是他遠房叔父李德泰，就氣得從房上跳下來，吵架似的對他叔父喊道：『你哭甚哩？房子也燒了，這你心可平靜啦吧！』，『呸！』李老漢睡了李有紅一口說：『老子滾油澆心哩，你還來給老子加火啦！』李有紅說：『哼！當初千說萬

說，叫你把雷埋上，你不聽；看，這可鬧美啦吧！我不是日本人，我要是日本人的話，非連這幾間窰也給你毀了不行！」李老漢更生氣了，抱住頭，蹲在一邊流淚。民兵們把火撲熄了，張有義從房上跳下來，瞟了李德泰一眼說道：「你以為騙住我們就對啦！看看是誰吃了虧！自家找苦吃，可不能怨別人！」正說時，聽見丁字路口那邊人吵得一哇聲。忽見武二娃跑來擺着手說道：「你們快去看吧，村口上咱中隊長的兩顆石雷，炸死十幾個敵人，馬保兒在丁字路口場裏埋的板礮雷，也把敵人炸壞了，中隊長婆姨的酒瓶包袱雷，也炸了！快去看，村裏人都去啦！」李有紅一聽，拔腿就走，張有義、武二娃上去把李老漢拉上，一同來到丁字路口場上。場子裏早站滿了人，雷石柱站在一塊石頭上，給大家講石雷的好處，和做的辦法，人們聽着，看看滿場子的黑血、爛肉、破帽子、爛皮鞋……不由得連連讚好！老漢們摸着鬍子裂着嘴說：「還是咱中隊長有辦法！」張有義，李有紅等七個民兵，後悔得踩着腳說：「你整天給我們說石雷的好處，我們還以為石雷不頂事；早知道這樣厲害，咱們這裏有的是石頭，準備他幾大車石雷，把村子用石雷壘起來，看他敵人還能進來！」正說間，一羣婦女笑着從前面過來，大家推着雷石柱婆姨吳秀英，到了場子裏，張翠魚尖起嗓子說道：「這是我們的爆炸模範！你們看看。兩條妙計，炸死不少敵人，他那院裏的血，就像開了殺房一樣！」這麼一講，一羣人便往雷石柱院裏去看，不多一陣，

一個個回來說道：『厲害！厲害！吳秀英真不愧是咱們中隊長的婆姨！』吳秀英聽說，紅着臉往人後面鑽，張翠魚拖出來說：『你謹嘛，把你的好辦法也讓衆人知道一下。』吳秀英被推的沒辦法，便把她埋雷的辦法說了一遍，講完，有幾個人拍起手來，羞得她趕快鑽進人堆裏。雷石柱見羣衆情緒很高，便又說道：『大家看見了吧，全民爆炸就是這樣厲害！要打日本，不一定用洋槍洋砲，地雷挖蛋就是我們的好武器！只要我們家家埋雷，人人爆炸，不愁日本打不走。可是我們村還有一些人，沒認識地雷的用處，我們埋雷，他們還罵我們；今天大家可以親眼看見，埋了雷的人家，一點沒受損失，沒埋雷的人家，糧食被敵人刨了，房子也點了。你們說，到底埋雷好，還是不埋好？』很多人接上說道：『這還用問啦，自然是埋雷好！這次的事實，誰又不是瞎了眼，還看不見！』張有義說：『那爲什麼這回就有人不肯埋雷呢？』孟二楞接住道：『狗日的，咱們的工作，那一回都要被這些頑固挖蛋破壞了！』李德泰聽到這些話，自悔過去自己不應當看不起地雷，馬上擠上前來，含着淚說道：『我老漢過去腦筋舊，看不清地雷的好處，這回鬼子來，可把我教訓好咧！以後我老漢也學埋雷！』這時，有人喊着要出錢買地雷，雷石柱說：『買地雷的辦法雖然好，可是太費錢；不如我們把石雷開展起來，什問題也解決了。這事我們過兩天有了空，再好好討論。』衆人都同意，當下便各司各家，收拾打掃敵人糟塌的房院。過了兩天，

全村開了個大會，把開展石雷運動，具體組織了一下：馬保兒負責打造石雷工具，雷石柱負責指揮，雷石柱又吩咐康明理，把這次石雷的作用，給報上寄篇稿子。

不到半月工夫，康家寨、望春崖等幾村，都搞開了石雷運動，走到處，都能聽見鋼鑿鑿石頭的『叮噹！叮噹』聲。

第五十回

暗民兵送出情報
鑽地道去抓漢奸

敵人向內地地區掃蕩去了，漢家山據點裏，只留下少數偽軍把守碉堡，白天黑夜都不敢動。

老武見這是個活動的好機會，便和雷石柱、李村長商量，從三個村的民兵裏，抽出一部分，集中到一塊，成立了一個民兵戰鬥隊，經常到漢家山據點跟前活動，同時趁這好機會，把漢家山村暗民兵工作好好作一下。雷石柱和李村長讚同老武的意見，三個人馬上就分頭下鄉，趕第二天半前晌，便都帶着民兵回來了。三個村，一共挑選了二十五人，都是年青力壯，腿腳靈便的俊後生。編了三個小隊，老武便給大家講這次下去活動要注意的事項。

正說中間，前面放坐探的李有紅回來了，只見他滿頭是汗，進來一句話也沒說，叫上指導員

和中隊長，又從大門外出去。

滿屋的民兵，一個個莫明其妙。老武和雷石柱也不知道出了什麼事，跟着李有紅走到外面一個僻靜處，李有紅才悄悄說：『漢家山暗民兵孫生旺來了，在前面山凹裏等着。他說他不好來，怕暴露了目標，他讓你倆快去一下，有要緊事要說！』老武、雷石柱聽了，又回到村公所把民兵們安頓了一下，便跟着李有紅走了。

爬上老虎山梁，轉了一個彎，果然看見前面地畔上坐着一個人，正是孫生旺，身上還穿着他那掏炭時又爛又髒的衣裳。兩下一見，彼此都親熱的問候了幾句，孫生旺便說：『我們的暗民兵，已經發展了四個人，開過兩次會，最近我們做了一件大工作！』雷石柱急問：『甚工作？』孫生旺說：『從前咱們兩面聯絡，很不方便！我就想了個辦法！我們村子西南有座爛了的煤窖，我們幾個又挖了一下，和我家裏打通了；以後咱們出入送信，就可以走這條路。今天我就是從這個地道裏出來的。』老武們三個人聽了，高興得不知該用什麼話來誇獎孫生旺！孫生旺馬上又用小心的口氣說過：『噯！這可不能走漏消息！要是被敵人發覺了，我父子倆的腦袋長不住，咱們的工作也幹不成了！』老武拍了一下孫生旺的肩膀說：『這你可以放心！』便又問起據點裏的情形，孫生旺說：『據點裏就剩下邱得世的兩小隊偽軍了，整天守住碉堡不動！到黑夜，街上只

有偽聯合村公所的人，領着自衛團巡夜；要活動，這可是個好機會！」老武聽了，手在下巴上搓了一陣，然後對雷石柱說：「那咱們今黑夜就開始幹吧！趁這機會，先把狗日的聯合村公所收拾了再說！」雷石柱高興的笑道：「對！把那兩個偽村長抓出來就能除一大害！」孫生旺忙說：「偽村長王懷當可是早該殺啦！偽村副郝秀成，那和我是親姑表弟兄，人可不錯，沒有幹過甚壞事！」老武問道：「他從前是幹甚的？」孫生旺說：「他從前在本村完小當教員！」李有紅聽了接住道：「這人我也知道點，是個好人！我老婆是他的外甥，聽說他這次幹村副，也是被逼沒辦法！」孫生旺聽李有紅說起了郝秀成當偽村副的事，便把他的前後情形講了一遍。

原來這偽村副郝秀成的媽媽，是孫老漢的親姐姐，孫生旺和郝秀成是親姑表兄弟。郝秀成比孫生旺年歲大，家裏是中農，日本人未佔這裏以前，在本村完小當教員，對人不拿架子，誰有事求他，他都肯幫忙，威望很高。以後日本人來了，他不當教員了，本想和父親一同勞動種地；可是日本人打聽到他在村裏有點威望。爲了欺騙老百姓，便強迫他當村副；他知道這是當漢奸，不幹！但日本人拿他全家的性命威脅，他就終於接受了。他接受了之後，他很懊悔！他看過許多歷史古書，知道從古至今亡國的痛苦，因此他對偽村副這差事，只是敷衍敷衍的幹。

孫生旺最後說：「這人留下，以後咱把工作做好，一定能爭取過來抗日！」老武們三個人聽

了，便說道：『對！今日黑夜就單抓王懷當！』當下又計議了一陣，才分手回來。

民兵們見老武和雷石柱李有紅三個回來，著急得都問出了什麼事，老武笑笑，說道：『沒有什麼，剛才接到個情報，咱們今黑夜就下汽路上活動去！大家趕快準備一下！』李村長於是忙著秤來麵，給民兵們鬧飯，民兵們有的擦槍，有的磨刺刀，各人忙各人的。

天黑，吃過了飯，老武便把民兵集合起，個個扛地雷揸步槍，別斧子帶鑿頭，向著汽路出發了。

原來今日黑夜的任務，有兩個，一個是老武和雷石柱帶領崔興智、周丑孩、馬保兒等四五個人，進據點抓王懷當，另一個是趙得勝領導其餘民兵，破汽路割電綫。

民兵們翻過老虎山梁，天早黑得伸手看不見五指，空中佈滿烏雲，連一點星光也看不見。走了不多遠，隊伍忽然在一個山凹凹裏停住了，雷石柱從隊前走過來低聲叫道：『李有紅！李有紅！』叫了兩聲，沒人答話，便問孟二楞道：『李有紅那裏去了？』孟二楞還沒來及張嘴，旁邊有人便說道：『回家找去吧，一定是又睡着了！』雷石柱生氣道：『這人真是——唉！快快，快去找來！』孟二楞氣得一邊罵，一邊返了回來。

二楞回到村裏，推開李有紅的家門一看，果然不出所料：李有紅正躺在炕上，『呼嚕呼嚕』

的打鼻鼾。孟二楞氣得火星直冒，照腿搗了幾拳，大聲喝道：『你狗日的睡死啦！快，有了任務！』李有紅迷裏迷糊，爬起揉了兩下眼，照例沒吭氣，揩了槍，拔腿跟上孟二楞便走。

二人出了門，話都不說一句，只是往前趕，趕到了老虎山山凹裏一看，隊伍不見了，孟二楞大吃一驚，急嚷道：『壞了，壞了，他們已經走了！』於是撒開腿，颶風似的直追下汽路。兩人正跑得汗如雨下，忽見前面有十幾個黑影在蠕動，孟二楞猜定是老武他們，不管三七二十一，放開嗓子，便大聲說道：『哎呀！可算把你們追上了！』只見黑影那邊有一個人跑上來，壓往嗓子說道：『甚時候也是那股猛勁，你就不看這是甚地方？大喊大叫的！』孟二楞不高興的回道：『那你們爲甚不等我一陣呢？不怨我！』康明理說：『你又來了，你……』李有紅見康明理生了氣，想到這全怨自己睡覺的原故，趕快把孟二楞拉上，鑽到隊裏。孟二楞到隊裏前後一看，發現少了幾個人，便又跑過去問康明理道：『老武石柱幹甚麼去了？』康明理說：『他們摸據點去了，叫咱們在這裏割電綫！』還沒等康明理講完，孟二楞早已氣得『通通』的躲腳讓道：『爲甚麼不讓我去？爲甚麼不讓我去？』康明理忙說：『等不來你，老武同志就分配叫你也參加割電綫，他說今天要完成三百斤電綫的任務哩，還說李有紅會爬電桿，讓他多拔些磁瓶，回去把裏頭的硫磺取出來，造爆發管用。』孟二楞聽了，肚裏急得像着了火。這時大家都散開去刨電桿、割電綫，

孟二楞却蹲下不動。康明理心裏急了，說：『你是小隊長，不起模範還成！』孟二楞一聽，猛的往起一站，跑到一根電桿跟前，用斧子就砍！不料李有紅早已爬上了這根電桿，用鉗子剪線拔磁瓶，忽然聽見電桿根上有人用斧頭『通』『通』的砍，身子也隨着震動起來，他往下一看，看不清是誰；想叫又不能大聲，只壓着嗓子叫道：『誰？不要砍，上面有人！』這時的孟二楞肚子裏裝滿了氣，腦子裏只想着摸據點，那裏還能聽見人喊；用力砍了幾下，只聽『圪噠』一響，電桿便倒將下來，隨着電桿倒處，有人『哎喲』的叫了一聲，孟二楞一驚，忙過去看時，才知道是李有紅摔下來了！幸好下面是塊沙地，人還沒有跌傷。李有紅爬起來罵道：『直叫上面有人，你耳朵裏就像塞了毬毛一樣；要是跌到石頭上，把老子的命也要啦！』孟二楞又想起他沒有參加摸據點的事道：『不是因爲你，把老子的大事也就誤了！』一時火勁上來，正想再發作他幾句，忽想起自己已是小隊長，不該這樣！也就一口唾沫嚥下肚裏。這時，張有義跑過來拉着他，直往西面去了。

老武雷石柱帶着進據點的五六個人，輕手輕腳，一陣小跑，轉眼便來到漢家山村外。這時正是夜靜更深，伏在外圍牆邊往裏一聽，靜悄悄的沒一點聲音，一片黑暗，只有東西兩個碉堡上的槍眼裏，透出了幾星微弱的燈光。街上偶而有巡夜自衛團的燈光閃動。雷石柱這時看着方向，心裏思謀着孫生旺今天給他們說的進地道的那個路線；向西南，離圍牆有半里路進溝，見一塊大石

頭，就到了。於是，他領着大家向西南走，走了一陣，果然有一條小溝，進了溝走不多遠，就看見了一塊很大很大的石頭，雷石柱叫衆人停下，他去四處找煤窰口子。忽聽石頭那面的亂草裏，有人拍手，原來是孫生旺來接他們。大家一見，便跟着孫生旺，彎下身子，順着黑洞爬了進去，裏面窄的像蛇洞，爬了約有數丈遠，洞寬了，孫生旺擦着一根洋火，在牆上小窰裏取出一盞葫蘆燈，點着頂在頭上。這時，老武們才看見頂上和兩旁，都是有稜有角的炭，有的地方還頂着木柱子，大家又彎彎曲曲走了一陣，地道進入黃土洞了，順土台階往上爬，忽然沒路了，頭頂上露出一塊青石板。

第五十一回

抓漢奸目的未達
炸汽車繳獲軍火

老武緊跟着孫生旺，一見頭上堵着一塊青石板，沒有路了，正想發問，見孫生旺伸起手去，在石板上拍了三下。等了一下，『唵』的一聲，石板揭開了，孫生旺把上半個身子伸出去，兩手托住地一撐，便爬了出去，後面跟的人，也照樣一個個爬了出來。一看，地道的出口原來正是孫生旺家的爐炕。

屋裏點着燈，孫老漢見雷石柱來了，高興的道：『可把我等急了！』拿過煙袋讓衆人抽。衆人坐下少休息了一下，孫生旺到外面轉了一遭，回來說：『動手幹吧！』老武們幾個都低低的答：『幹！』便跟着孫生旺出了門。

他們穿過一條衚衕，入了正街，見前面有人唱着『打牙牌』，提盞馬燈，一搖一擺的過來。孫生旺悄悄告老武道：『這就是王懷當的勤務兵！』雷石柱把手一擺，大家便都躲在牆根下，端起槍，屏住呼吸。

那人漸漸走近了，到了民兵們隱蔽的牆根前，雷石柱一閃身撲上去，一脚踢翻了馬燈，狼勁兒把那人抱住道：『不准叫喊，我們是八路軍！』隨即拉進衚衕裏，老武上來見他手裏提個酒瓶，使用手槍逼住問道：『你知道王懷當在那裏住着，快引我們去！抓出他來與你無事，不然打死你！』原來這天王懷當正在料子館抽大煙，抽了一氣，想起了喝汾酒，便打發勤務兵回村公所裏取酒。老武見那人不說話，便故意把槍機一扳嚇唬他，那人見要開槍，便撒謊說道：『村長在村公所，我領你們去！』大家信以爲真，便跟着那傢伙，往西拐了幾個彎，來到一座很大的樓院跟前。老武把大家佈置開，便提着手槍，和雷石柱進去，催那人上去叫村長的門。那人便到邊上一間房門上搗了幾下，叫了幾聲。一刻便有一個人開門出來，老武以爲出來的這傢伙就是王懷當，

伸手過去，一把擒住了領口，對雷石柱說：『捆了走！』只見那人嚇得渾身打顫，變聲變調的說道：『我是個做飯的，你們抓我幹甚呀！』老武仔細一看，看不清面貌，早已聞到衣服上一股油腥氣味，忙回頭找叫門的那人，不料那傢伙乘老武雷石柱細伙夫的時候，已偷偷的溜開，慌忙爬上樓梯，從牆跳出去，一口氣往料子館跑去了。

老武見那傢伙不在了，返身出來問孫生旺，孫生旺說：『一定是，在料子館「十里麻」那兒過癮哩！』老武一聽，就叫孫生旺領路，飛也似的往料子館跑去。

王懷當正在料子館把煙癮過足，等了一陣，還不見勤務兵取酒回來，料子館破鞋『十里麻』，陪他坐在床上，拉拉扯扯只顧調情，兩人正樂得得意忘形，門子『砰』一聲，勤務員氣喘汗流的跑進來，上氣不接下氣的說道：『快，八路軍進村抓你來啦！』王懷當一聽，嚇得渾身打顫，往起一爬，被子把擺在身邊的煙燈打翻了，馬上屋裏一片黑暗。王懷當遭此一嚇，慌得不知東西南北，心跳着，摸起褲子往上面穿，抓起褲子往頭上戴，亂摸亂揣了一陣，還只穿了條褲子，便光着膀赤着腳，出來沒命的往礪堡上跑。

穿過大街，只聽得耳邊風呼呼的叫，眼前一片昏暗。

老武他們返到大街上，正好王懷當從前面跑過去：幾個人照着黑影緊追，轉了幾個彎，追了

一陣，黑影不見，雷石柱說：『追不上了！』孫生旺說：『狗日的跑到碉堡上去了！』今夜是不行了！以後找機會再抓吧！孫悟空跳不出如來佛的手，將來總有抓住他的機會哩！』說着，衆人便又灣到街上，剛走了幾步，突然山頭上碉堡裏：『咯咯咯』機槍掃射起來。老武見情況不利，便命令大家往出退！跳出圍牆，民兵們朝着碉堡打了幾槍，碉堡上去機關槍便打得更兇了。民兵們邊走邊笑着說：『你狗日的打吧！老子們沒抓住人，子彈也得叫你消耗幾顆！』一直走出二里多路，還聽見碉堡上機槍不停息的響叫。

老武們返回康家寨，天已明了，正好到汽路上割電綫的民兵們也回來了。每人身上揹着一大圈鐵絲，李有紅從頭到腳，掛滿了磁瓶。雷石柱一查看人數，不見孟二楞和張有義。問康明理，康明理也愣住說：『在汽路上集合的時候還在嘛！』隨即把昨夜二楞發脾氣的事一講，雷石柱說：『活到八十歲也是那個牛脾氣不變，保險又是闖禍去啦！』隨即對李有紅說：『昨天他叫了你，今天你跑了腿，去把他找回來，跑快些！』說罷，李有紅便把身上的東西卸下走了。

原來大家割完電綫，天已朦朧亮了。孟二楞爬上望春崖山梁，回頭瞭見水峪鎮通漢家山的汽路上，有十幾輛汽車，向漢家山飛馳而來。他走到張有義跟前說：『看！』用手指住汽路：『咱們別回去，等着炸敵人的汽車吧！』張有義說：『算毬啦！你敢保險人家今天過來。』孟二楞瞪

起眼說：『我敢保險！要是它不來，咱們就回去，這又不是做買賣，怕賠了本！』張有義看看天色又說：『操他媽，肚子餓得唱洋戲哩，要炸回去吃飽飯再來！』孟二楞急道：『吃了飯怕悞了嘛！』上去擰住張有義的耳朵，笑道：『你去不去？去也得去，不去也得去！』張有義耳朵被擰痛了，把孟二楞推開，撒腿便跑，孟二楞追上去，一撲抱住說：『你這傢伙，還沒打仗倒開小差啦！回去還不是窩窩稀飯，炸了敵人的汽車，紙煙餅乾保你吃個美！』張有義聽到『餅乾紙煙』，馬上勁也大了，把包頭的絲手絹一匝，袖子一挽，對孟二楞說：『要幹就幹，趕快下去挖雷坑！』兩個人一人掙了一顆地雷，飛快地下到汽路上，東瞅西看，只見靠山根的岔溝上，有一座小石橋，孟二楞高興的說：『就在這橋上埋吧，兩邊埋上兩顆帶火雷，旁邊埋上兩顆連環雷，狗日的們只要過橋，包他是一輛也跑不了！』張有義一看，只有兩顆雷，便說：『雷不夠嘛！』孟二楞傻了眼。正在這時，猛聽見身後有人跑來叫道：『你們在這裏幹甚麼？叫我好找呀！中隊長叫你們快回去。』二人回頭一看，見是李有紅跑來，孟二楞便說：『你看見漢家山村東口停下的那十幾輛汽車嗎？那是才從水峪鎮開來的，今天保險從咱這裏過，往內地區運東西。咱們埋連環雷炸狗日的！你們同意不？』李有紅往漢家山那面看了看，山遮着看不見什麼，便說：『炸是可以，地雷不夠嘛！』張有義對李有紅說：『要幹就幹！你腿長，快給咱們跑回去掙四顆雷』

去，我們先下去挖雷坑；石柱哥要問你，就告他說我們炸了汽車就回去了！」李有紅答應着，邁開腿，一溜風似的跑回去。孟二楞和張有義便動手挖雷坑。

約摸過了兩頓飯時分，孟二楞們兩個把雷坑挖好了，看看天色；太陽已升起三四桿子高；却不見李有紅轉來。兩人正等得心急，忽然一陣嗚隆嗚隆的馬達聲，由遠而近，由小而大，響着過來。孟二楞急得躁開了脚，氣得罵道：「壞了！汽車來了，李有紅這傢伙，除了睡覺毬也幹不成一條！」馬達聲越響越大，兩人便急忙躲進溝裏爬下往外看，可是看了半天，奇怪！汽路上空蕩蕩的，連個汽車的影子也沒有。孟二楞詫異起來暗想：「不是敵人有了看不見的汽車吧！」誰知他二人急迷了心，睜大眼只看汽路，不看天上；張有義猛把臉一仰，突然見一架塗着紅膏藥的銀灰飛機，響着從頭上飛過去。二人的心，這才一塊石頭着了地，哈哈大笑起來。

這時，山坡上李有紅揩着雷，滿頭大汗跑下來說：「剛才的飛機響，我以爲汽車過來了，可把我急了一陣子！」孟二楞和張有義一聽，想起剛才自己的情形，也一邊笑，一邊動手埋雷。忙了很一陣子，四顆雷都埋好，孟二楞把手一擺，三個人便進了溝、爬在山坡後面等着看。這時李有紅從懷裏掏出兩個窩窩說：「你們餓壞了吧？我給你們捎的拿了點吃的。」說着便把窩窩遞給孟二楞們。張有義接過窩窩，一邊吃一邊打趣的說：「你真是好同志，比我婆姨都關心我！」

李有紅笑了笑，兩眼照舊注視着汽路上。左等右等，三個人覺得時間很長了，可是汽路上還沒有汽車影子；看看太陽，也不過剛是吃飯時辰，張有義早有幾分不耐煩，起來說道：『回毬吧，說不定汽車今天不走。這要等到那一天呢？』正說間，見漢家山那面汽路上，颳旋風似的有灰塵飛起來，孟二楞心想：『可不是颳風吧！』正在心中左右猜疑，一股子風吹來，耳邊聽見了馬達聲響，接着見汽路盡頭，出現了許多小斑虫大小的東西。孟二楞好高興，直着頭、閉着氣，身上一陣緊張。睜大眼死盯住前面，樣子好似洞口等老鼠的貓兒一般。汽車像正月十五的走馬燈，一輛跟一輛，飛馳而來，漸漸由遠而近，第一輛進了地雷圈，後面的也跟進了地雷圈，可是怎麼看不見地雷炸呢？原來他們把地雷埋在兩邊，距離太寬；偏偏領頭的汽車剛從中間穿過去。後面的汽車因爲吃慣地雷的虧！老是跟着前面的車印兒走，當然也炸不上。爬在山坡上的三個民兵，看見汽車已過去了幾輛，雷還沒炸，真有點啞巴看失火，乾急說不成話。孟二楞早急得肝火飛冒，忍不住往起一跳，就大喊了一聲。汽車上的敵人，聽見山坡上有人叫喊，一看是幾個『土八路』，跳下車來，就向山坡上追過來。張有義見事不妙，立時心生一計，伸手從口袋裏掏出個哨子來，『唧唧唧』吹了兩聲，喊道：『準備好手榴彈！』那邊李有紅眼快，早已把插在腰裏的一顆手榴彈。『呼』的一聲扔出去，敵人見勢不對，以爲山後有埋伏，趕快調頭上車，不料西山頭上，突

然『叭叭叭叭』一陣排子槍，急雨般打了下來！鬼子着了大忙，『哇哩哇啦』的叫着，有的往車下鑽，有的往莊稼地裏躲。領頭的汽車，像一隻發了急的牛似的，加足馬力向前開，後面跟的沒有過了橋的七八輛汽車，慌得早忘記看前車的車印，亂開亂撞，正好引着了連環雷，一聲巨響，早已紅火黑烟冲天，有一輛汽車，翻在橋下，滿車的大米罐頭餅乾和子彈，撒了遍地。其餘的汽車，霎時間跑得不見了。原來李有紅回家取地雷的時候，把炸車的事告給了雷石柱，雷石柱帶了五六個民兵，便來山頭上配合。孟二楞正爲山頭上的槍聲發楞，忽見雷石柱帶着一隊民兵跑下來，才知道是他們配合的。趕快就去汽車上收拾東西。

第五十二回

敵據點民兵喊話
武得民舌戰偽軍

民兵們爬到汽車上，先檢自己心愛的東西收拾，武二娃找到一個日本大衣，抽出來往身上穿了一件，又檢起頂日本鋼盔戴在頭上，學着日本人的腔調，裂開嘴叫道：『八格牙魯的，東西的大大的有！』見雷石柱瞪了他一眼，忙吐了一下舌頭做了個鬼臉，扛着那一捆日本大衣送走了。張有義看見滿地罐頭餅乾，肚裏正餓的慌，抓過來，一股氣往嘴裏送，吃着餅乾，又拿起一桶

罐頭，正要用刺刀通開，雷石柱上來說道：『你什麼時候也悞不了吃！你不看別人都忙着搬東西嗎？趕快把子彈往後溝裏搬，這是咱以後打仗的本錢；不然待會敵人出來，一樣也搞不上了！』張有義笑着點頭答應，一邊收拾散了滿地的子彈，一邊往眼看雷石柱，仍往嘴裏不斷塞餅乾。忽然他在汽車上找到一條『三炮台』烟，高興得撕開就往口袋裏裝，可巧被孟二楞看見了。孟二楞見他這樣，肚裏早有幾分不舒服，上去用腳就把紙烟踏了個粉碎！張有義有點生氣。但想到自己無理，便怒恨恨的扛了一箱子子彈，往後溝送去了。

民兵們正搬的搬，扛的扛，收拾了一大陣，忽聽見山頭上放警戒的崔興智、馬保兒們喊道：『快！又打西面返回來一股敵人！』民兵們一聽，趕快每人扛了一包東西，往後溝裏跑去。

這天，老武因爲昨天黑夜進據點着了點涼，身上不爽快，一個人留在家裏休息。吃過早飯以後，接到漢家山孫生旺送來情報，老武看完了，心中正在暗暗高興；猛聽見街上人聲嘈雜，出去看時，原是雷石柱領着民兵們回來了，個個都是喜氣洋洋，唱着歌，身上揹着，掛着，提着很多東西。大夥一齊進了村公所，一查點勝利品，共有：四整箱子彈，十多件日本大衣，十幾袋大米、白麵、和一些雜七雜八的東西。當下民兵們討論了一下，把子彈交民兵山隊長收管，統一分配，大米白麵，送給烈抗屬，留一部份民兵們吃。張有義一聽說吃，喜得裂開嘴說：『我當大師

傅，蔥花花，油煎煎，雞蛋哨子大米飯，保險做得清香美味，來吧！」他兩隻手一拍，便叫周丑孩担水，武二娃燒火，張羅起來。孟二楞也要插手，張有義推開說：「你吃飯頂一把手，做飯門裏你可不頂我！」

民兵們忙着鬧飯，老武沒事，便把雷石柱拉到一邊說：「剛才據點裏送出情報來，說是夜天偽軍以爲咱們攻礮堡，嚇得打了一夜槍，今早上連礮堡也不敢下來了！民夫挑上水去都不敢開門，還是從圍牆上往進吊哩！」雷石柱奇怪的問：「爲甚敵人一下怕成這樣子呢？」老武說：「他爲甚不怕？日本人都出發走了，剩下些偽軍，他們摸不透咱們的情況，當然害怕！」雷石柱說：「那咱們趁這機會爭取這些人反正吧！」老武說：「我剛才也是這樣想，咱們今晚上先去喊一喊話，看這些人是甚態度，然後咱們再想法走咱的步數。」兩個人又商量了一陣，飯熟了，大家趕忙找碗尋筷，吃完了飯，雷石柱就叫大家抓緊時間睡覺，說晚上還有任務。大家都是熬累了一夜，身子疲乏透了，聽了這話，都各自找地方睡去了。一直睡到天黑，才都起來，連忙收拾的吃了飯，老武雷石柱便帶着民兵往漢家山來。

這天夜裏，天陰得漆黑，颳着風，下着濛濛生雨。天又黑，路又滑，十分難走。雷石柱和老武在最前頭探路，其餘的人一字長蛇跟在後面。一陣，前邊一個一個低低的傳下話來說：「上山

了，一個拉住一個！』一陣又傳下話來說：『下山了，一個扯住一個！』一路上誰也不談話不咳嗽，只聽得脚步聲沙沙地響；翻過老虎山，通過枯樹林，又渡過一條小河，便上了漢家山村後的梁上。大家都蹲在一個山坳後邊，這裏距碉堡只有二百來米遠。這時雲退了，天上閃着些星星，爬到地上，就可以看見前邊那兩個黑黑的碉堡。老武把民兵們留在這裏作掩護，光帶了孟二楞和李有紅兩個到前邊去。三個人像蛤蟆一樣的往前爬，直爬到離碉堡只有五十來米遠的個地壠壠跟前，這裏可以看到碉堡上偽軍哨兵躡來躡去的黑影，可以聽到哨兵的脚步聲。這時老武提高嗓子拉長聲音喊道：『喂，上面放哨的是誰？叫你們的弟兄們出來答話！』這一聲喊，嚇得那個放哨的偽軍，突然縮住身子，又是拉槍栓，又是叫喊：『什麼人！？什麼人！？』停了一陣，老武聽見碉堡上不響動了。才又喊道：『我們是八路軍，今天不是來打你們的。快叫你們的人出來！』哨兵不見了，碉堡裏混亂了一陣，又沒聲音了；這時，老武聲音很和氣、很慢、很清楚的一字一句喊：『偽軍弟兄們，你們都是中國人，爲什麼給日本鬼子當走狗？胳膊肘往外彎啦！日本鬼子終究完了蛋，你們落個甚下場？也該想想後路呀！』碉堡上還是沒一點響動；只有下邊村裏小河的流水，嘩嘩的響。一個長時間的沉默之後，老武轉了話頭說：『喂！你們這陣生活好不好？』只聽一個偽軍低聲說：『唉！好甚咧！以前還能吃上白麵，這陣一天兩頓高粱黑豆窩窩！』

老武趕緊說：『告訴你們吧，倒霉的日子還在後頭哩！』接着就把日本國內的困難，太平洋戰場上的失敗，八路軍到處打擊，各地偽軍反正的情形講了一氣。老武估計偽軍們聽起興趣了，又繼續說道：『八路軍抗日政府是寬大的，只要你們改邪歸正，絕不殺害你們。苦海無邊回頭是岸呀！你們爲什麼不反正呢？』這時，寂靜的碉堡裏，突然亂紛紛的說道：『誰還沒四兩紅肉？咱也知道咱是中國人，就是這陣上頭管得太……』正說到這裏，聽得碉堡裏樓梯上一陣皮鞋響，又聽得『拍拍拍』幾個耳光聲，接着，粗聲罵道：『媽拉個巴子，混賬王八蛋！快！各就各位，機關槍預備！』突然，碉堡上的機槍開火了，一道紅紅的火光向天空噴射上去。

老武喊話正喊的上勁，叫這傢伙潑散了場，氣的大聲喝道：『你是什麼人？』只聽得碉堡上答道：『你二老爺就是邱隊長，你們這些毛賊想怎麼樣？』老武一聽滿口京腔，油聲滑調，知道這就是偽軍中隊長邱得世，於是便叫着他的名字說：『邱得世，你仗上日本人的勢力胡作非爲，欺壓老百姓，你以爲我們八路軍不知道？你也應該識點時務！再要作壞良心事情，攻開碉堡你別想活！』邱得世冷笑了一聲說：『哼！吹甚麼牛皮！就憑你們幾支破槍想攻碉堡？回家蓋上十八層被子夢去吧！』老武火透了，強忍住說道：『姓邱的，你不要光顧目前得意，日本人遲早塌了台，看你還跑到東京去呀！』邱得世說：『大量你們這些毛賊也成不了氣候！二老爺沒有工夫和

你們磨牙。騎驢看賬本，咱走着瞧！」孟二楞本來記着老武臨來時不讓他開口的話，但這時實在氣逼得忍不住了，便放開嗓門罵道：「操你漢奸十八輩的祖宗，你狗日的有本事滾出來！」邱得世沒回答，只喊道：「目標正前方——五十米達，放！」隨即碉堡上又打起了機關槍。老武、孟二楞、李有紅三個人，趕緊爬到壩壩下；那槍聲一陣緊似一陣！但仔細一聽，子彈卻沒落在地上，都從天空裏「嘶——嘶——」飛走了。老武心裏喜的說：「這些偽軍士兵大概爭取得有點門路了！」這時，担任掩護的民兵，也向碉堡上打開槍了。老武連忙爬着退了回來，民兵們也就撤下了漢家山梁。

第五十三回

足智多謀訂計劃
裝敵騙敵抓偽軍

回來的路上，民兵們個個怒氣沖胸，有的大聲叫罵，有的心裏發狠，低着頭一言不發。走着走着，孟二楞氣得大聲吼道：「狗日的邱得世，好壞！老子拼上命也要出這口氣！」大家亂紛紛的說：「指導員，中隊長，給咱下命令吧，把這個王八窩攻下來！」「這些漢奸王八旦們，和他好說不頂事，非上硬的不行！」

老武見民兵們戰鬪情緒很高，心中很高興；但又怕這些猛後生們偷偷出去闖亂子，於是說道：『打是可以打；不過咱們硬攻碉堡是不好辦！咱們作的是沒本錢買賣，賺起賠不起，大家夥出個主意，想個計策才好！』民兵們聽了，氣才平了一些。一面走，一面開始討論。康明理說：『偽軍本來吃不住打，他就是憑了個碉堡，只要咱們想法子把他們誘出碉堡來，就好收拾了！』張有義說：『那還不好引誘？咱們再裝成大閩女小媳婦，到碉堡跟前搵去！』雷石柱說：『年時的曆頭今年看不得了。敵人那回踏響地雷，已經上了當，還能再上當？』桃花莊民兵分隊長崔興智說：『要是張有義的話，就是花姑娘誘的踏上一百回地雷，也得了教訓！』張有義說：『這也是照上年時的曆頭挑日子啦！姓張的已經學好了！』李有紅也補充道：『確實，張有義幾個月來，串門子毛病可改了。那天，他娘碰上我說：『俺有義自從醫院回來可收住心了，以前像匹野馬，每天不着家門邊，家裏甚事也不管，這陣手也勤了！有義我兒可是個好娃！』李有紅學着女人的聲調說完，衆人都笑了。張有義一面追着要打李有紅，一面也笑着說：『瞌睡娃，你又撩逗老子啦！』李有紅在黑暗裏跑的摔了一跤，張有義拍着手說：『好，好，報應！』』

老武說：『後生們，扯的又走了題啦！』人們都又安靜下來，只聽到『沙沙』的脚步聲。大家擁成一夥走着，靜了一陣，趙得勝說：『偽軍就怕日本人，日本人叫他們怎，他們就得怎。我

看咱們裝扮成日本人，就說從水峪鎮來的，把偽軍們叫下來，……」趙得勝的話還沒講完，周丑孩搶着說：「他，他，一下碉堡，咱就把碉堡燒，燒了狗入的！」衆人都說：「這倒是個好辦法！」

烏雲又遮滿了天空，時繼時續的濛生生雨，這時又下大了！淋濕了每個人的衣服，冰涼地貼在身上，但誰也沒感到冷，仍然熱烈的討論着。

老武聽着，心中已經有了個底子！說道：「真是衆人是聖人！我看明天各人把得下的日本東西齊拿來，咱們再詳細商量個步數，就好動手了。」衆人說：「湊起來，總能裝六七個日本人！」回到康家寨時已半夜了。村公所裏還點着燈，李村長正在燈下算公糧賬，見他們回來了，問了問活動的情形，又叫起通訊員，點起了柴火讓他們烤衣服。烤過衣服，民兵們就在中隊部、村公所炕上擠的睡了。老武湊在李村長的麻油燈下，聚精會神的寫計劃，想一陣，寫一陣，一直寫到頭鷄叫，李村長已睡了，他才也擠在人堆中睡下。

第二天出了猛太陽。半前晌，民兵們各回各家拿來了所有的日本衣服，鋼盔，皮鞋……。老武興高彩烈地對衆人說：「這回要鬧好的話，不打一槍，就能把偽軍和碉堡都收拾了！不過大家都要聽指揮，不准隨便行動！」說完看了孟二楞一眼，孟二楞笑着說：「你不要看！只要能收拾

了這些狗人的，你讓我二楞不出氣也行。」衆人聽着都大笑了。老武接着拿出計劃本本來說道：「咱們的人分成三路：第一路進據點，雷石柱裝日本軍官，我裝翻譯官，把咱們上次奪來的洋馬騎上，武二娃裝勤務兵，康家寨這個分隊民兵裝日本兵，每人帶兩條繩子，明天天快明的時候，從水峪鎮那條汽路上進漢家山東門，進了村，先到偽聯合村公所，讓偽村長去叫偽軍，就說：「太皇軍要給警備隊訓話，全體帶槍集合。」偽軍下來以後，石柱你就假裝說日本話，我就說：「太君說，讓你們把槍都架起來。」等他們架好槍，我一咳嗽，孟二楞和武二娃就把邱得世捆起來，馬保兒和張有義就把王懷當捆起來，其他的人就趕快把槍拴都卸了；然後我們給偽軍把話講明，不投降的就捆起來。望春崖的民兵算第二路，由趙得勝帶領，準備幾把砍刀、硫磺，柴草等點火東西，預先埋伏在礮堡附近，等我們把偽軍叫到村裏，你們就砍斷鐵絲網，進去去燒礮堡，把礮堡點着；就趕快到漢家山村西口上接應我們。崔興智帶領桃花莊的民兵算第三路，明天鷄叫以後，埋伏到水峪鎮通漢家山的半路上，水峪鎮的日本人一過來，截住就打。另外，李有紅今天多辛苦點，到漢家山和暗民兵聯繫一下，看是不是新去了日軍。天黑回來報告，不然咱們假日本碰上真日本就壞了！」老武說完，人們不由的叫起好來。張有義說：「老武思謀的太周到了，真是馬蹄刀瓢裏切菜。滴水不漏呀！」孟二楞說：「這保險是甕裏捉鼈，十拿十穩的買賣！」老武見

大家情緒很高，怕臨時出亂子，便又警告大家說：『這是危險事，誰也不能大意一點！這計劃不能走漏了，就是老婆跟前也要守秘密。現在趙得勝就帶上你的人，準備東西去吧。進據點的，都裝扮起來演習演習，免得臨時手忙腳亂出岔子。』趙得勝帶上他的人走後，剩下的人把大門關了，一齊動手裝扮起來。

按計劃演習了三四遍，各人把各人的動作都牢牢記在心中，雷石柱對老武說：『那些僞人員常和日軍接近，說不定也有懂日語的，我只口裏咕嚕，恐怕會被聽出來；你不是會說日本話，快先教我幾句吧！』老武點了點頭，又把每個人的扮像詳細檢查了一遍說：『日本兵都是光頭，張有義你的頭髮要剃了才像哩！』張有義捨不得剃。經過大夥說服也願意了。雷石柱又說：『嗨，日本人盡留仁丹鬍子和鑲金牙的，鬍子倒好鬧，咱們鬍子長的人，刮得空下鼻子底下一條條，再抹點黑就像了。就是金牙沒……』馬保兒搶着說：『金牙更好辦，我給咱們把子彈壳搗上些薄銅片片，按牙大小剪的包上就行。』人們齊說：『這上就鬧合適啦！』這時老武叫大家都想一想，看還有什麼該準備的。張有義說：『一人應該有盒紙盒，衣服上沒領章的，要趕快叫婆姨照樣做一些。』……大家談完，馬保兒去拿他的工具，孟二楞去找婦女們作領章，其餘的人刮臉剃頭，忙成一片，就像劇團裏要演戲一樣。晚上，李有紅回來說：『沒增加日軍，自掃蕩開始概沒來』

過。』衆人聽了，心才跌到肚

第二天，天剛濛濛亮，漢家山村東口上放哨的偽自衛團，遠遠看見從通水峪鎮的汽車路上，來了一隊穿黃衣服的日本軍，他一見是日軍來了，慌慌忙忙跑回偽聯合村公所，一進院子就上氣不接下氣的喊：『快！快！快！水峪鎮的皇軍來啦！』這時偽村公所的人還都在炕上挺着，一聽說皇軍來了，嚇得連忙起床，穿衣服找鞋子，亂成一團。不多一陣工夫，就聽得馬蹄聲在街上『托托』的響，王懷當趕緊領着村公所的偽人員去迎接。

剛出大門，日軍已過來了。只見前邊兩個騎着高大的洋馬，一個穿着黃呢大衣，黑漆漆的長統皮靴，腰裏帶着明晃晃的指揮刀，另一個是穿着長衫，戴着禮帽眼鏡，一看就知道是個翻譯官。馬後邊步行着八九個日軍，一律穿着黃大衣牛皮靴，戴着鋼盔，揹着步槍，腰裏還掛着皮子彈盒，王懷當忙迎上去，行了九十度的個鞠躬禮，說道：『太君的早安，辛苦的，辛苦！』日本軍官沒答話，只是鼻子裏『嗯』了一聲，便跳下馬來，帶着日軍進了村公所，偽村公所的人員也順屁股跟了進來。

大廳裏，桌子上早擺下了好多紙煙、瓜子……，偽人員們忙着點火倒茶。這時，坐在太師椅上的日本軍官，露出黃黃的金牙咕嚕了幾句日本話，戴禮帽的翻譯官對王懷當說：『太君問你

就是村長嗎？」王懷當連忙送着笑臉，恭恭敬敬的答道：「是的，太君。」那個軍官又咕嚕了一陣，翻譯官說：「太君說，你快去叫邱中隊長，讓他把警備隊集合下來，太君要訓話。」王懷當連忙應了幾聲「是！是！」。調轉屁股飛也似的往外就跑，忽然臉上「拍拍」挨了兩個耳光，抬頭一看，見是大門口放哨的個日軍攔住了，王懷當忙陪着笑臉說道：「太君讓我找邱隊長的。」那個哨兵好像懂了的樣子，嘴裏唔哩哇啦了幾句，擺了擺手。王懷當本來也懂點日本話，聽那哨兵說的不像日本話，心裏不由的一動，但也顧不得細心去想，拔開腿一溜煙的跑上了碉堡。

過了有半頓飯時，偽軍中隊長邱得世領着二十來個全副武裝的偽軍來了，還帶着兩挺輕機槍。一進院子，見日本軍官從廳裏走出來，邱得世忙喊了聲「立正」，自己跨前一步，行了個舉手禮，便直挺挺地站到側面，挺起胸脯，瞪大眼睛，故意裝出很精神的樣子，日本軍官站在台階上咕嚕了半天，翻譯官說：「怎麼人這樣少？」邱得世忙立正回道：「報告太君，西碉堡上還有一個小隊，王村長叫去了，馬上就會下來。」翻譯官很像翻譯的樣子，向日本官軍咕嚕了幾句，又回頭對邱得世說：「先把槍架起來暫時休息，」偽軍們便把槍架到了一邊，原地坐下。

裝日本兵的孟二楞和武二娃，早就站在邱得世的背後，單等老武使個暗號動手捆人，可是裝翻譯官的老武却只顧低着頭抽一，連看也不看一眼。原來老武是想等其餘的偽軍下來，一網打

盡！正在這時，突然礮堡上起了槍聲，一陣緊似一陣！裝日本軍官的雷石柱，一想事情不妙，怕是上邊出了岔子，便連忙把臉色一變，指住邱得世大聲喝道：『你混蛋，捆起來！』孟二楞早從褲帶上抽出了繩子，三把二下把邱得世捆了個緊礮礮！其餘裝日軍的民兵，一齊動起手來，有拿槍逼住偽軍的，有卸槍拴的；邱得世和偽軍們嚇得楞住了，不知出了什麼亂子。

第五十四回

衆偽軍紛起訴苦
邱得世逃跑喪命

老武見偽軍們嚇得怔住了，於是揚起手簡短的說道：『偽軍弟兄們！不要怕，我們是八路軍，解放你們來了！好好跟我們走，保證寬大你們，誰要反抗，那就不客氣！』

這下，嚇呆了的偽軍們，好像才鬆了一口氣，有的驚奇的看，有的臉上露出了笑容。偽軍中隊長邱得世，聽了老武的話，嚇得臉色更灰白了，兩條腿抖的就像數九天穿着單褲，『卜通』跪在了地上。孟二楞伸開手掌就要打下去，老武忙叫了一聲，二楞才停了手。

老武雷石柱忙指揮大家，把沒拴的槍給偽軍們揹上，民兵們前後押着，急急忙忙出了漢家山，剛到西堡們外，就看見趙德勝領着民兵隱蔽在一條土塋後邊，一個個滿身是土，趙德勝頭上

擦破了一塊，褲子扯開了一綻。老武急忙上前問道：「上邊打槍是怎啦？」趙德勝擺了擺右手說：「快撤退吧！出了岔子啦！」

這時，礮堡上機關槍還在不停的響，民兵們趕緊催着偽軍們走，緊走了有一里多地，已經退出了敵人的火力圈，這才走的慢下來。趙德勝走到老武跟前低低說道：「我們在頭雞叫就埋伏到礮堡跟前了，一直等到天大明，才見有人上來把偽軍叫下去；看着偽軍進了村子，我們剛動手砍鐵絲網，忽然東邊那個小礮堡上，朝這面開火了，子彈像雹雨一樣打得人頭也拾不起來，要不是就地滾上山來的話，命也送了！這這……不知是怎麼走露了消息啦！任務沒完成……」說着，臉上現出很難看的樣子，老武忙安慰他說：「這不怪你們，完全是情況變了，偽軍沒一齊下來。唉！這怪咱計劃的不周到！」

原來事情是這樣的：偽軍中隊長邱得世，聽王懷當說日本人叫集合隊伍訓話，他怕下去的遲了吃頭子，便先帶着西礮堡上的偽軍下來，讓王懷當去叫東礮堡上的那個小隊。

東礮堡上這個小隊的隊長名叫楊德，三十來歲，小個子，八字腿，走起路來一撇一撇的。抗戰以前在太原當過憲兵，日本人佔太原以後，便當了偽軍，這人疑心最多，也頂奸滑，聽了王懷當的話，仰着頭想了一下，問清來了多少日軍？怎樣穿戴？忽然把手一拍說：「不對！不對！往

日皇軍來都是坐汽車，今天爲甚步行！水峪鎮離這裏二十多里地，天剛明就來了，難道是黑夜起身的！？不對！不對！皇軍大隊人馬出發掃蕩去了，剩下的行動很小心，十來個人半夜絕對不走！』停了一下又說：『這陣天氣還不大冷，爲甚來的人，一律都穿黃大衣？』王懷當心中也有點疑惑起來，因說道：『對啦，皇軍每次來，門口都不站哨，這回却放了個哨兵，而且那個哨兵，好像能聽懂我的話，他却只是口裏咕嚕，聽起來不像日本人。』兩個人談了一陣，越想越不對勁，要往水峪鎮打電話問問，可是電綫被截斷了。楊德說：『八路軍的鬼計可多咧！咱不要上了他們的圈套，咱先看看風色，等他再派人叫時再下去；要是真是皇軍的話，把咱們剛才的想法告他，一定不會見怪，說不定還說咱們忠實可靠哩！』說着兩人便爬到礮堡頂上看動靜。這時，正是趙德勝領着民兵砍西礮堡鐵絲網的時候，東礮堡上看得清清楚楚。楊德一見吃驚的喊道：『弟兄們快打呀！中了八路軍的計啦！』於是機槍步槍一齊開叫，打了一陣，忽見偽村公所的一個人，滿頭大汗的跑上來說：『壞啦！八路軍裝成日本人，把邱中隊長和兩個小隊都活捉上走了！』楊德聽了，反而暗暗高興起來，心中想道：『這回我是有功的，中隊長的缺，還不是裝在我腰包裏？』連忙寫了一份詳細報告，派人往水峪鎮送去。

民兵們押着偽軍，一氣來到牛尾巴梁上，這時太陽已升起很高了，看看後邊沒甚動靜，大家

便停下來休息。雷石柱就派李有紅先回村裏去，動員老百姓給作飯。老武趁空給偽軍們講解抗日的道理和對俘虜的寬大政策，最後並安慰道：『大家不要害怕，人常說：放下屠刀立地成佛，只要大家改邪歸正，八路軍是歡迎的！但是對那些罪大惡極的頑固漢奸，只有堅決鎮壓！』邱得世坐在地壟邊，兩手抱着頭，氣也不吭。張有義走到他跟前譏笑的說：『哼！就是我們這些成不了氣候的毛賊賊，就把你這顆「紫微星」摘下來了！』偽軍們一聽，才想起前天夜裏喊話的，就是這些人。馬上有五個偽軍齊聲說道：『唉！好同志咧！你們這可是救了我們了，不然連今天也活不出去。』民兵們忙問怎回事？一個扛機槍的偽軍說道：『那天黑夜，我們幾個和你們答了話，中隊長下命令讓我們打你們，我們知道八路軍是堅決抗日的好隊伍，實在不忍心呀！我們齊是朝天放槍！可是第二天事情就壞了，中隊長說我們通「匪」，一下把我們五個一人打了二十軍棍，本來今天就要往「紅部」送咧……』邱得世忽然抬起頭來，狠狠地盯了剛才說話的那個偽軍一眼說：『李二丑，你胡說！』老武正要說話，偽軍中早站起來十來個人，大聲吼道：『你還抖甚威風？老子們不怕你了！』那個叫李二丑的偽軍，放下輕機槍，指着邱得世質問道：『誰胡說？操你娘的，難道老子們身上的傷是自己打下的？！』說着把褲子褪下來，露出紅腫的大腿叫衆人看。民兵們看了，都氣得罵道：『狗日的，真不是東西！』其他的偽軍們也都訴開苦了。有的說：邱

得世引上日本人強姦了他婆姨，又把他拉的當了偽軍，有的說：他哥哥不願當偽軍開了小差，叫邱得世抓回來槍斃了……民兵們正在聽偽軍們訴苦，忽見崔興智帶着放警戒的民兵回來了，有的揩着鐵絲，有的拿着磁瓶，另外還網着個偽軍，一個個跑的滿頭大汗。崔興智揩了揩頭上的汗水，對老武和雷石柱說：『我們半夜就去了，先割了一陣電線，天大明時分聽見漢家山礮堡上打槍，我們以爲計劃沒鬥成打起來了；趕緊跑步來參加打，跑到漢家山村跟前時，看見從礮堡上下來個人，順汽車路一直往水峪鎮跑，我們等他過來，四面一圍就活捉住了。』老武指了指網着了那個偽軍說：『就是他吧！搜查沒有？』崔興智從身上掏出一封信說：『搜出封信來！』老武拆開一看，原來是偽軍小隊長楊德給水峪鎮敵人『紅部』寫的信，報告今天的事，誇他的功勞。

衆人正在看信，忽聽幾個偽軍齊聲叫道：『快！邱德世跑啦！』民兵們吃了一驚，看時，那傢伙已順山坡滾到溝底了。民兵們又急又氣都『嘩啦啦啦』推上了子彈，正要亂槍往死打，趙德勝說：『不要浪費子彈，讓我送他回老家！』他不慌不忙的爬在地上，把槍放到土壟上，閉着一隻眼瞄準。

那傢伙正從溝裏爬起來往前跑，只聽『叭』的一聲，便像根折斷的旗桿一樣，直挺挺的跌倒。了。老武怕沒打死，讓康明理帶了幾個民兵下去驗看，見頭下穿了個洞，已經死了。民兵們就在

路旁挖了個坑，把屍首埋了；康明理檢了一塊長條石頭埋在跟前，用指揮刀刻了一行字：『大漢奸邱得世之墓』。埋了死人，他們又爬到梁上來，給衆人一說，僞軍俘虜們十分驚奇，互相說道：『民兵都是這樣厲害，八路軍就更不要說了！』

第五十五回

出火炕重歸祖國
聽講話傷心悲痛

民兵們沒槍的，每人發了一支摺上，押着僞軍俘虜們，談談笑笑向康家寨回來。

一路上，只見滿山滿凹的莊稼，一片金黃，有的地裏已經收割完了，有的正在收割，山坡上，一羣一夥的變工隊，唱着小調勞動着，每個路口上，山頂上，都有自衛隊拿着紅纓槍、手榴彈放哨，他們已經知道了打勝仗的消息，見民兵們押着俘虜過來，都笑嘻嘻的打招呼。

民兵們押着俘虜進了村，全村的婦女兒童都出來看了，指手劃脚的稱讚。民兵們看到村裏人這種驚佩的眼色，感到十分榮譽，胸膛挺起，步子也走的格外精神起來。

快到村公所門口時，先派回來鬧飯的李有紅和農會秘書張勤孝、李村長迎面走來，說道：『同志們辛苦啦，飯都準備好了！先到村公所院裏休息一陣！』接着李有紅走到雷石柱跟前，低

聲說：『動員作飯好難呀，誰家也不願給偽軍作飯，還是農會秘書和李村長各家做了解釋工作，才把大家的思想說服開！』說着，大家進了村公所。

院裏，擺着四五張桌子，放着好幾桶開水，李村長、通訊員、書記，笑嘻嘻的好像辦喜事似的，跑進跑出，讓俘虜們休息、喝水、洗臉，張有義又把那天得的幾盒日本紙煙，拿出來散給俘虜們抽。

不一陣，門外湧進一羣婆姨娃娃來；提罐子的，端盒子的，都送來了飯，這家是白麵條，那家白麵片，盒盒罐罐，擺下幾桌子，民兵們招呼俘虜們吃，一碗碗的給。正吃時，村主任周毛旦懷裏抱着兩顆大西瓜進來，他擠開婆姨娃娃們，高高的說道：『我正割穀哩，聽說你們又打了勝仗！嗨，這是自家種的瓜，慰勞民兵們吃吧！』他把西瓜放在桌上，用袖口擦着滿頭的汗。忽然看見桌子周圍，坐着一片穿草綠色衣裳的偽軍，民兵們招待吃飯，馬上變了臉色，噘起鬍子，粗聲粗氣的說：『這是怎啦！狗日的漢奸們殺人搶人有了功啦！我們的飯餵了狗還能照門哩！』站在周圍的婆姨娃娃，本來給偽軍們做飯就不情願，聽他這麼一說，也都嚷開了，康大嬸說：『他們都是咱中國人，爲甚麼跟上鬼子欺侮自己人？沒良心的鬼西！』康明理婆姨也罵起來，急得吳秀英過去拉了她幾把，才不說了。俘虜們聽着，都羞得低下了頭，臉紅到耳根後邊。這時，二

先生上前來說：『君子以德報怨、咱八軍路是以德服人嘛！再說他們也是出於無其奈，要是咱們叫敵人抓走，還不是一樣要給人家辦事！』周毛且老漢把頭一偏，眼瞪起說：『爲什麼要給敵人辦事？哼，老子殺他們幾個才痛快哩！』李村長見衆人嚷吵不停，趕忙解釋說：『這些僞軍當兵的，並不都是死心塌地當漢奸！原先也都是咱們老百姓的好子弟，都是被敵人強抓去逼住幹的！他們在那裏，也一樣受日本人和大漢奸的壓迫，有的家裏人也被敵人殺了，和咱們一樣受過敵人的害……』大家正聚精會神的聽村長講話，忽然僞軍俘虜們裏面，有人『嗚嗚』的哭起來。馬上人們都回過頭去看，見那個哭了的僞軍是個黑大個子，方臉盤，約有三十來年紀。有幾個僞軍在旁邊勸道：『別傷心了，這下咱們跳出了火坑，要報仇可不難了！』

這人叫王占彪，在僞軍裏當着班長，老家是山東。以前在濟南，靠拉洋車，養活母親和妹妹，日本打來那年，他引着母親和妹妹從省城逃了出來，出城走了不遠，就被日本兵捉住了。妹妹被強姦死，母親氣的跳了河，他便被拉去當了僞軍，糊糊塗塗過了幾年。剛才聽了李村長那番話，不由的想起了以前的事，痛心的哭了起來了。他站起來拭着淚對衆人說：『剛才村長先生講的對，我們也是叫日本人殺了父母兄弟，受够壓迫的人呀……』接着便把他妹妹和母親的死，當僞軍受壓迫的情形，哭叙了一遍，周圍的婆姨們，聽的都眼圈濕了。周毛且老漢的氣也早

消了，笑着對僞軍俘虜們說：『嗨，這又是我老漢說話粗，不要見怪！唔，再抱兩顆西瓜來大家吃！』說罷便急急走了。隨即，老武也過來向僞軍俘虜們說道：『那老漢是個心直口快的人，不知道你們的苦處，大家不必見怪難受！但是你們過去也不對，不該跟上敵人糟害老百姓，老百姓受盡了敵人的害，實在也是恨得不行！』僞軍們有的說：『我們並不是怪那老人家，人家說的也是實情話，將心比心嘛！誰沒個人心，實在是我們從前作的事太對不住人了！』二先生又插上話說道：『知過改過，爲國立功，將來還可成棟樑之材。』衆人也一齊勸說、開導，僞軍俘虜們這才安靜下來，繼續吃飯。

周毛且又抱來了兩顆西瓜，親自切開，請僞軍俘虜們吃，僞軍們感動的無話可講。接着又有幾家送來好多紅棗菓子。老武一面招呼，一面又對僞軍俘虜們說道：『大家願意回家的，我們給發路費換便衣，願意參加抗日工作的，留下送到後方去學習一個時期。大家願意怎就怎，絕不勉強！』僞軍們亂紛紛的說開了，這個說：『咱是罪人，參加抗日要立點功勞贖罪！』那個道：『日本人殺了我媽，非參加八路軍報仇不可！』一個大個子山東人說：『以前想開小差都沒法子，好容易出了火坑，那個還想回家去呢！』另一個河南口音說道：『家都是敵佔的地方，回去幹啥哩？抓住又是當僞軍。』老武怕他們不敢說心裏的話，又給解釋了半天，又一個一個徵求了

意見，他們一致要求參加抗日，戴罪立功。滿院子人的鼓掌歡迎，康明理興奮的跳到桌子上，伸着胳膊喊道：『歡迎僞軍弟兄們回到祖國懷抱裏來！』『參加抗日是最光榮的』……全院的人都跟着大聲喊。這時，康有富也擠在人羣中，跟着喊口號：一面却用袖子偷偷的擦眼淚，他看到僞軍們都這樣熱烈的要求參加抗日，自己過去却做了好多破壞抗日的事，心中十分難受！又怕別人看見，便低着頭溜走了。忽然剛才那個叫王占彪的僞軍站起來說：『我現在不參加八路軍，我還要回去當僞軍去！』馬上所有人的眼光，都轉到他身下，有幾個僞軍俘虜，圍住他說道：『王占彪，你還想跟上日本人做喪天良的事麼？不要忘了自己是中國人呀！』先前那個山東口音的僞軍俘虜氣憤的說：『奶奶孫！人家是班長，丟不下那個芝蔴官嘛！』老武忙說：『大家不要這樣講，八路軍不強迫人參加！這一位既是沒想開，要回去還是可以的。』只見王占彪急得頭上暴起青筋，滿臉的肉都在抽動，跑過去拉住老武的手，牽着到了房裏，對住老武的臉，聲音很沉痛的說：『日本人害得我全家失散，我以前還以為咱中國全成了日本人的天下，這仇報不成了；不想今天看見咱八路軍民兵堅持抗戰，中國還亡不了！我也要報我的仇！只要同志們憑信的過，放我回去，姓王的不是沒有良心的人，不為國立點功勞不算個人！要是我變了心，再抓出來剝成肉泥！』老武見他說的很誠懇，沉思了一刻，就問他回去是不是有人會懷疑他，王占彪說：『不

怕，我就說半路上偷跑回來的，敵人很相信我。再說，那個小隊長楊德和我也挺相好。」老武又順便打聽辛在漢的情形，王占彪說他還在漢家山，老武沒有露辛在漢的關係，並假意說：『那人是這村裏的，你回去了勸他少做點壞事！』兩個人談完，老武連忙派了一個民兵，把他送出警戒線放回去了。自己便帶了十幾個民兵往區上送偽軍俘虜們。

第五十六回

掃蕩敵被殲殆盡
康有富奮發立功

連着幾天，民兵沒有出外活動，每天只是派一個組，到漢家山左近放警戒。其餘民兵，白天都參加到變工組裏收秋打場，晚上仍然集中在民兵中隊部睡覺。

康有富自那天看了偽軍俘虜們熱烈參加抗日，戴罪立功的情景以後，心上就像被刀子扎了一下，說不出的難受，每天起來連話也不和人說，走着站着在想心事。

一天晚上，民兵們都睡熟了，康有富却像睡在針毯上一樣，翻過來倒過去睡不着，心裏亂想，想到自己過去被樺林霸勾引當了特務，破壞武器，害死民兵……不由得恨起自己來！又想到村裏人不但寬大了自己的罪惡，還給分下五垧地，變工隊給幫助耕種，沒口糧了，農會在供給，

衣服破了，婦女們幫助縫補……。想着想着，感動的偷偷哭了。忽然又想起一件更慚愧的事來：那天往區上送那些偽軍俘虜的時候，半路上，有兩個偽軍對他說：『你們真是勇敢！你立的功勞也不少了吧？』他當時羞得沒個說的，只『唔唔』了兩聲，便搶前走了。其餘的民兵們都常常叙說自己英勇戰鬥的故事，但自己却沒個說的，民兵們個個都是抗日的英雄，自己爲甚就是個鬆包！自參加民兵以來，沒辦下一件有臉的事！越想越睡不着，愈哭愈慟，忽然有了個偷偷出去立功的念頭，他想：『到狗日的據點裏幹一場去，抓不住野豬也搶他個兔子！總不空回來！』於是連忙起來穿上夜服，摸到槍和手榴彈，悄悄開了們，一溜煙向漢家山跑去。

這時正是九月十幾，藍蔭蔭的天空，掛着一輪明月，照得滿山遍野清清楚楚。康有富無心賞這些景緻，只顧低着頭走。他剛爬到牛尾巴梁上，忽見從西面半山上下來七八個人，月光下看見都是穿着黃衣服，還趕着幾頭牲口，康有富不由的吃了一驚，想道：『西面是根據地，敵人怎從西面來了？』看着看着，那些人走近了，他也顧不得細想，忙把子彈推上膛。爬在了地壟後邊。

原來這股敵人，是『掃蕩』興縣被打敗潰散下來的。上個月，敵人從各據點抽調了八百多人馬，浩浩蕩蕩向興縣進擾，一路上遭到八路軍和民兵的無數打擊，死傷了三四十個，剛走到興縣黑峪口，又碰上了八路軍的河防部隊，一陣砲彈，把敵人打得人仰馬翻，附近的民兵也順屁股

打，又死傷了四五十個。敵人見不是對頭，連忙退到趙家川口，殺了十來個老百姓，把房屋門窗都燒光，搶了好多財物，想往回溜；可是賀龍將軍下了個命令：要把這股敵人完全消滅，再來一個田家會戰鬥！八路軍、民兵都佈置好了，敵人的退路上埋下了伏兵。敵人剛溜到小善畔，就碰上了八路軍，兩面山上開火夾攻，敵人拚命衝了幾次，衝不出去，死傷了一百多人，敵人看看沒辦法了，就在小善畔築工事，準備死守，一面又打電報求救兵；可是等了兩天，救兵一個也沒來。敵人便在黑夜裏偷偷摸摸的衝出了包圍，死命奔跑，八路軍順屁股緊緊追打！一路上，敵人又踏響很多民兵埋的地雷，好容易逃到甄家莊，不想又陷進了包圍圈裏，這一回，四周圍的八路軍更多，把敵人圍了個緊繃繃。敵人就在甄家莊死守。八路軍民兵整整圍困了三天三夜，敵人三天都沒有吃到一頓飽飯，餓的實在支不住了，只好把沒成熟的秋莊稼割來胡亂燒的吃。每天雖然有三五架敵機助戰，但被包圍的敵人連一步也不敢向外走！到第四天頭上。八路軍開始總攻擊，槍聲砲聲打得震天震地的響，八百多敵人死傷得只剩下三百多了，屍首這裏一具，那裏一具，黑血這裏一灘，那裏一灘，眼看死守下去也是絕路一條，便準備輕裝突圍。這天晚上，把搶下的財物和武器都埋藏起，把尉官以下的傷兵都用火燒掉，傷兵的哭喊聲，燒死人的臭味，一陣陣傳到八路軍的陣地上來，八路軍已猜到敵人是準備最後突圍逃跑了，就更加嚴密的四面包圍起來，這

天半夜時分，敵人用磁盆、南瓜在陣地上假扮了好些人頭，又點起明亮的燈火，隊伍却悄悄向鄭家岔逃跑，一點鐘跑了二十里路，剛好又鑽進了八路軍新佈置下的圈套中。這時，北面山上的伏兵扔手榴彈，南面山上的隊伍拉預先埋好的地雷，『轟隆隆』的爆炸聲，震得山搖地動。敵人大亂了，哭爹叫媽，滿溝亂奔，接着山頭上吹起了衝鋒號，八路軍像猛虎一般的衝了下來，刺刀明晃晃的左閃右晃，直刺斜劈，直殺到第二天下午，溝裏橫七豎八的躺下二百多具敵人的屍首，其餘的百十來個殘敵，三三五五逃入深山密林裏，八路軍和民兵就分頭搜尋，又打死活捉了好多。只有少數幾個敵人算是逃了活命。

康有富看到的這些敵人，就是逃出來的一小股。他們白天藏在山林山窪裏，夜晚偷偷摸摸從小路上走，整整走了三夜，才走到這裏。

爬在地壟後邊的康有富，看見敵人過來了，慌忙地開了一槍，大聲喊道：『捉活的！捉活的！』這幾個已經被嚇破了胆的敵人，以爲又是進了八路軍的埋伏圈裏，直嚇得顧不及還槍，驚慌的叫喊着，向漢家山方向逃跑了。康有富見敵人丟下一頭牲口，忙跑過去拉住，一看，是一匹大馱驢，鞍架上頭綁着好多牛皮鞋，一頭綁着個大木箱。康有富心中十分高興，拉上馱驢就往回走，回到村公所時，天已大明了。

民兵們一早起來要上地，不見了康有富，正在四處尋找，忽見他拉着一頭馱騾回來，大家一齊圍住問道：『你作甚麼去了？讓我們好找！這是那裏來的騾子？』康有富得意的說：『哈！日本鬼子孝敬的麼！』接着把前後情形講了一遍。孟二楞高興的說：『好樣的！好樣的！』雷石柱却正正經經的對康有富說：『好兄弟啦，不是我批評你，實在是這樣作法不對！臨走總要告人一聲麼，不然出了岔子連個尋處也沒有。』這時，衆人已把牲口身上的東西解下來了：三四十雙皮鞋，箱子裏是一百多個洋鐵盒子，張有義高興的說：『這一定是罐頭！』說着拿起一盒，揭開蓋子抓了一把就往口裏放，只覺得又鹹又苦，還有股腥臭味，連忙就往外吐，衆人見他這樣子，都來圍住看，原來是些黑灰麵麵。只見那盒子上還貼上一塊白紙條，上邊寫着一行日文，看了半天，誰也猜不透是甚麼東西。

恰好這時，老武從門外進來，張有義拿了一個盒子叫老武看，老武看了一下說：『這是敵偽的骨灰！敵人被打死以後，都要燒成灰，用盒盒裝上運回他們國裏去！』張有義一聽說他剛才吃的是死人灰，頓時一陣惡心，跑到牆角裏『哇哇』的嘔吐開了，民兵們看到他這情景，都忍不住的哈哈大笑。張有義嘔吐了一氣，鼻涕糊了一臉，吐的口乾舌燥，忙跑回窩裏找水喝，見爐台上放着半盆水，不問三七二十一，端起來就喝，剛喝了兩口，覺得那水氣味不對勁，正在細看，只

聽得武二娃在後邊大聲說道：『那是康明理的洗臉水！』張有義不由得『哇』的一聲又吐開了。李有紅笑着打趣說：『張有義今天可會了餐啦，又吃外國肉，又喝土造酒，真香美呀！』逗得衆人又大笑了。張有義也不答理，兩手卡住脖子只管乾嘔。老武看到他這股難受勁，忙忍着笑聲，給了他些仁丹，雷石柱又給找來些開水喝上，張有義這才不嘔吐了。他喘了喘氣，不好意思的笑着說：『這都是康有富害的老子！』康有富說：『罷罷罷，不說你嘴饞，還怪別人哩！』老武忙岔開話問道：『這些東西是怎麼鬧來的？』康有富又從頭說了一遍，並問道：『兩邊是咱們根據地麼，爲什麼敵人會從西邊下來？』老武想了想，把手一拍，高興的說：『是了！一定是『掃蕩』興縣潰散下來的。』民兵們急問是怎麼回事，老武說：『我正要告你們這個好消息哩。來看！這是剛來的報。』說着從懷裏掏出一張『抗戰日報』來，只見報上老大的標題寫着：『興縣地區反『掃蕩』大捷，七百餘敵寇被殲殆盡。』康明理忙接着過來大聲的讀，民兵們聽完興奮得臉都漲紅了，亂紛紛的談論了半天。老武說：『這些勝利消息，咱們要大大的向敵佔區宣傳！這些骨灰也可作宣傳品。』大家商議了一陣，決定康明理和老武在家準備宣傳品，其餘的人仍然去秋收。到晚上去據點宣傳。民兵們忙回家吃了飯，拿上鐮刀揹上槍走了，康有富也拉着奪下的騾子馱莊稼去了。

這裏康明理找來紙墨筆硯，老武請來二先生幫助寫傳單。二先生一聽說敵人『掃蕩』興縣被消滅了七百多，高興得摸着鬍子說：『燈蛾撲火，以卵擊石，能不自毀乎！賀師長，這是能征慣戰，名震華夏的常勝將軍麼！民國三十一年春天，田家會一仗，也是消滅了敵人七八百呀！要是全國隊伍都像八路軍的話，何愁敵寇不敗？何愁國土不復？』說完，就戴起他的硬腿老花鏡動手寫標語。他寫字在方圓村裏是有名的能手，這下精神更大了，挽起袖子，提起大抓筆，只見筆在紙上飛舞。康明理抄報上的勝利消息，老武編日文傳單。

三個人正在緊張的工作，門『吱——』的一聲開了，老武回頭一看，見進來的是區公所通訊員。這個通訊員從文件袋裏掏出一包東西來，對老武說：『這是馬區長給你捎來的。』老武接過來拆開一看，見是紅紅綠綠的傳單，有中文的，也有日文的，寫着甄家莊的勝利消息，另外還有馬區長寫的一個紙條，說讓把這些宣傳品，連夜散到敵據點去。老武看完，高興的對二先生、康明理說：『快不要寫了，上邊已經發來現成的了！』二先生過來看了幾張，摸着鬍子，高興的說：『新政權辦事真精細，甚也想的週到。』通訊員走了以後，康明理忙拿了幾張傳單，去村裏給人唸，二先生也拿了幾張，跟上出去了。

第五十七回

借屍首狠心敲詐
受欺侮無處伸冤

老武一個人在家想道：『傳單要散的好，非給暗民兵好好佈置一下不行！但是漢家山的暗民兵，自從發展了三四個人以後，只開過兩三次會。這回散傳單如果鬧不好，說不定會被敵人發覺，把這個組織破壞了！』他想來想去，於是決定自己親身去一趟。吃過黑夜飯，他和雷石柱商量了一下，叫他照應家裏的事情。又叫來李有紅，把傳單和『骨灰』盒盒兩個人分攆上，帶上武器，往漢家山去了。

一路走得很急，趕二更多天，便來到漢家山村外。兩個人爬進了地道，鑽了足有一頓飯工夫，才到了頭，老武記着規定好的暗號，用手在青石板上搗了三下，不一刻，石板揭開了，老武和李有紅鑽出來，把東西放下。一看，孫生旺家裏炕上點着燈，窗子用被子蒙着，燈周圍坐三個人，都是面孔很生。老武正在暗暗吃驚，見孫生旺笑着說：『你們真來了個巧，我正和我們村的暗民兵開會哩。』這時，炕上坐的人也都站起來，叫老武們上炕，老武和李有紅便坐上去。孫老漢也早喜歡的遞過烟袋來，便到門外瞭哨去了。老武抽着烟，聽孫生旺繼續說道：『你們都還不認

得吧？」便指住老武和李有紅道：「這位就是咱康家寨的民兵指導員老武同志，這位是康家寨的民兵叫李有紅，常來咱這裏跑。」說完，又把那三個暗民兵的名字：郝明珠、辛有根、劉三丑一個個介紹了一下，老武一一和他們握了手，便問道：「你們開什麼會哩？」郝明珠說：「我們討論了一下以後的工作，又選了個組長，就是他——」孫生旺有些忸怩的說道：「我可幹不了！」老武笑道：「可以！要是叫我選，也投你一票！」大家都低聲笑了。老武又問討論了什麼工作，孫生旺便說：「最近漢奸們作惡可兇啦！我們大家正討論對付他們的辦法，計劃用紅黑賬警告他們！」老武又問紅黑賬是怎麼回事，孫生旺使用嘴朝辛有根那面指了指，辛有根說道：「這辦法是我想的，不知行不行。我想，以後這些大漢奸小漢奸，誰幹了惡事，就給他寫個白紙帖，這叫黑賬，貼到街上叫衆人看，那些做惡太多的，看見自己的帖子多了，怕將來沒好結果，也就不敢再多幹惡事了！要是誰幹了好事，也給他記一筆賬，寫個紅帖子貼在街上。這法子你看好不好？」老武高興極了，連說：「好辦法！不錯！不錯！只是這紅賬怕不能在街上貼。要是貼出去讓敵人看見，知道了誰幹好事，那不是就壞啦？」大家一聽老武說的對，於是說：「紅賬不要貼，留到咱們肚子裏！」說罷，孫生旺便給他講了一件最近漢奸敲詐人的事情。

這街上，有個掌櫃的叫劉善道，夫婦倆口，五十多歲了，沒有兒。兩口子全是天主教友，家

中沒有一塊地，就靠開個小舖過活，這小舖已經開了二十多年了。日本人佔了漢家山以後，雖然捐稅重，災害多，日僞軍常來白吃白喝，行兇打架，可是因爲這劉善道慣會應酬人，見人常是哈哈一面笑，僞軍漢奸頭目跟前，也常送點吃喝東西，因此生意馬馬虎虎還能維持下來。

一天黑夜，兩口子已經睡了，忽聽一陣急促的打門聲，以爲又是警備隊查夜來了，趕忙起來穿衣點燈，出去把門開了，只見進來的是『密諜』。巴三虎和三毛且兩個人。劉善道忙陪着笑臉說：『哈哈，天氣冷得很，你們辦公事的人可辛苦啦！快上炕來暖一暖吧。』又回頭對他老婆說：『趕緊篩壺酒，切一碟子豬頭肉！』不料巴三虎却冷冷的說：『不要來這一套啦！哼！想不到你這樣個老實人，作的倒是不老實的事。』劉善道聽了：摸不清是說甚，只是覺得事情不妙，急忙問道：『三虎子，是怎麼啦？』巴三虎把手向門外一指說：『你自己作的事還來問我。』劉善道急忙點了個蘸桿火，抖抖索索出門一照，嚇得連忙退進來說：『啊喲喲！上帝呀！這是誰打死了人，傷天害理的！』他老婆一聽說打死了人，忙着在胸脯上劃十字，口中喃喃的禱告：『主啊，接他的靈魂入天堂吧！』巴三虎把臉一翻，睜起三角眼，指着劉善道說：『姓劉的，你不要裝葱賣蒜，你打死了人還賴誰？走！上碉堡見太君去！』這時三毛且也裝腔作勢，找繩子、找帶子，要細！要綁，吼三嚇四亂詐唬。劉善道倆口嚇得臉變成了白紙，一點血色也沒有了。女人一

把鼻涕一把淚的哭着，口裏上帝冤枉喊個不住。

正在這時，偽村長王懷當進來了。劉善道忙求告說：『村長呀！快救一救吧，咱實在冤枉呀！』王懷當裝着沒事人一樣，故意驚奇的問：『哦！這是怎啦？半夜三更出了甚事啦？』巴三虎忙接着說：『出了人命事啦！』王懷當說：『真的？不能吧！』巴三虎說：『可不是真的。屍首還在門前放着哩，剛才我們查哈查住的。哼！反正殺人的償命，借債的還錢。沒說的，上礮堡去！』劉善道聽了只是叫屈，分辯道：『這一定是仇人給栽的贓！我這個土快埋到脖子裏的人，還能作出這傷天害理的事？村長你推情測理麼！就是打死人，也不能把屍首明擺在自家門前作幌子呀！這真冤枉死人了！』巴三虎聽了，大聲的吼道：『打死人你還叫冤枉！到了礮堡上一頓夾棍板子！看你還叫冤枉不？走！冤不冤你和太君說去。』說着拿繩子就要捆，劉善道嚇得跪到地上就磕頭，他知道一上了礮堡就沒活路，於是求告道：『好三虎爺爺哩，你叫我怎也行，千萬不要送礮堡呀！好村長哩，替我說句好話吧！死了也不忘你的恩典？』他老婆也跪到炕上求情。這時，王懷當才慢吞吞的說道：『你們也就太狠了，眼裏沒有王法！打死人是要頂命的呀！你說不是你打死的，可是屍首現就在你家門前！送到礮堡上，你全家人別想活一個！』停了一下，聲音又和緩了點說：『不過話又說回來了，已經死了一個啦，再死兩個對誰也沒有好處。如今只

能顧活的不能顧死的。俗話說，人不親土親，河不親水親，都是鄰家鄰舍，一出門就見面的人，胳膊肘折了總要袖子蓋，事情已做到這步田地，大家商量着辦吧，怎好怎來。」劉善道也是久經世故的人，一聽這話，忙開箱子取出二百塊錢來，雙手遞給巴三虎說：「包涵點吧！只要你三爺高抬一下貴手，我就過去了！這點孝心，請……」話還沒說完，巴三虎已經把錢奪過去，「拍」的一聲甩在地上，罵道：「瞎了眼啦！誰要你這幾個臭錢？三老爺再窮，三百五百還掬的出來。這是人命關天的事，公事公辦，哼！說不下個長短，非上礮堡不行！」王懷當也說：「你這老漢也太不識好歹了，頂着鵝毛不知輕，壓着磨盤不知重。二百塊票子就想買條人命！就是打死條狗也不這樣便宜吧？」兩個人軟一頓，硬一頓，逼得劉善道把一千來塊本錢都拿出來了，巴三虎還是不依，王懷當估計再迫也沒油水了，便給巴三虎使了個眼色，說道：「不看僧面看佛面，也給劉老漢留點本錢，以後賺下來再補報吧！」巴三虎這才轉了口氣，劉善道倆口千恩萬謝，把三個人打發走了以後，氣得大哭了一場。

巴三虎三個出來便把錢分了。

孫生旺講完，老武問道：「到底那屍首是那裏來的呢？」劉三丑說：「還不是日本人殺了的老百姓！這些漢奸王八旦們不整治整治，老百姓都不能活啦！」這時，孫生旺看見老武們搯來的

兩包東西，問道：『你們搯的是些甚？』老武見問，便道：『這是傳單和打下的敵人的骨灰盒子！』劉三丑奇怪的問道：『你們把日本人的骨灰盒盒搯上幹甚？』老武便把敵人這次『掃蕩』內地區，在興縣甄家莊打了敗仗，被咱們消滅了六七百人的勝利消息一講，大家都高興得在炕上跳起來，老武又繼續說道：『這些骨灰，就是在甄家莊被咱們消滅了的敵人的骨灰，昨天黑夜，我們民兵在康家寨山上截下的。』辛有根說：『好狗日的日本鬼子，打了敗仗，回來還要說他們是大大的勝利。聽偽村副郝秀成說，後天日本人要開慶祝勝利大會哩！』老武驚笑道：『啊！後天要開會哩！那明天黑夜就要趕緊幹這件工作！』邊說邊打開搯來的包袱！把裏面放的骨灰盒子和傳單都取出來，說：『這些傳單，就是宣傳我們在甄家莊怎樣消滅了敵人的，趁敵人要開勝利大會，散出去，揭破敵人這些陰謀詭計！……』正說中間，孫老漢在門外咳嗽了兩聲，跑進來神色緊張的說道：『巡夜的自衛團來了！』孫生旺『呼』的把放在當炕的燈吹熄，屋裏一片黑暗。

第五十八回

暗民兵開會談玉貴
散傳單公所遇秀成

老武和大家在黑暗裏坐着，心有些跳動起來。一會，聽見街門外有脚步響着近了，慢慢又響着遠了。這時，孫老漢從門外走進屋裏說：『點上燈吧，過去了！』孫生旺又把燈點着。

老武剛才好像要說什麼，突然被這意外的驚擾弄得忘了。他皺着眉頭思索了半天，這才又繼續說道：『敵人的力量，一天比一天弱；從今以後，你們應該加緊在敵人內部活動，用一切辦法和敵人漢奸鬥爭！第一是要壯大自己的力量，現在你們只有四個人；還不够，還要繼續發展。但發展時，一定要忠實可靠的，成分好的，因為你們在虎口裏活動，隨時都有性命危險。第二，要機動靈活。我們幹這種秘密工作，要幹得快，還要幹的好，就全靠靈活。瞅好機會，要幹，就非幹成功不行！千萬不可拖泥帶水；看到幹不成，就不要動手，等待機會。不然，頂容易被敵人發現你們。第三，要好好的聯系羣衆。我們作的一切工作，都是爲羣衆服務；因此，就要好好的聯系羣衆，用羣衆的力量辦事情，我們和羣衆站到一條綫，羣衆就會保護我們的。工作也好作。以上這幾條，是我們幹這個工作起碼要作到的！』孫生旺們幾個聽了，心裏都很佩服，親切的說：

「你真是有辦法！謀什也謀得周到。你剛才說的這些話，可給我們指出路來了！」李有紅說：「老武以前在我們村就是幹秘密工作的！」「啊！難怪這麼內行！」衆人都說着笑了。

老武見大家再沒什說的，時間也不早了，便起身要走，剛到了地洞口上，又想起了什麼似的，回過頭對大家說道：「散傳單這工作，要幹的快！但千萬不要鬧出亂子來！」衆人答應着，老武和李有紅已從地道鑽了進去。孫生旺把洞口蓋住回來，坐到炕上，四個人又商量散傳單和發展暗民兵的事。郝明珠一連提出五六個對象，劃了劃條件，有的是成分不好；有的是和漢奸有聯系；有的是不可靠。都不能用。最後辛有根想起一個人來，高興的說：「你們看我「拜識」杜玉貴怎麼樣？這人出身可好。從小就在街上三盛園飯舖當小伙計，當了十幾年，日本人來那時，三盛園關了門，他沒幹的了，就在街上賣飯，這些你們都知道；再說，他婆姨是被日本人糟蹋死的。只要我去跟他一說，他保險願意！」郝明珠搖着頭道：「不行！他在碉堡上給警備隊做飯，昨天，日本人回來了，又給日本人做飯。咱們辦的這事要是被他知道了，咱的腦瓜亮也長不牢啦！」辛有根急着說：「你把人家看成什麼人啦！你放心，玉貴跟我是拜把子兄弟，他的心事，我什也清楚。他給碉堡上做飯也是沒法子才幹的。那可是個好人哩！我說什他都聽！」劉三丑也說：「那人我也知道，不錯！真要能把他拉進來，日本人碉堡上的事，我們就什也能知道了！」

孫生旺聽了，一時拿不定主意。考慮了一會，決定讓辛有根先去探一探杜玉貴的口風，並好好的從各方面再了解一下，以後作決定。

燈裏的油，又點乾了。發展暗民兵的事情商討完，孫生旺便把傳單和骨灰盒取出來，給每人帶了一些，順便又安頓了些話，便各自回去了。

第二天黑夜，自衛團裏湊巧輪上孫生旺巡夜。原來孫生旺和郝明珠幾個暗民兵，在自衛團裏編的是一組。這天吃過黑夜飯，孫生旺早早去到聯合村公所報了到，領上巡夜的武器，回來穿了件布袍子，腰裏紮了根腰帶，把傳單都塞在腰裏，便上班去了。

太陽一落，人們便不出門了。街上格外清冷。孫生旺們轉到二更多天，見各家各戶窗紙上的燈光都熄了，才到了一塊動手幹起來。劉三丑抱着漿糊桶子，辛有根和郝明珠揹着骨灰盒盒，大街、小巷，他們把傳單牢牢貼在牆上，撒在路上，骨灰盒盒便擺在傳單下面。

鬧到三更多天，骨灰盒都散完，傳單還剩下一部分。孫生旺說：『我給咱把這幾張散到村公所裏去！』衆人說：『可不就碰上王懷當給咱闖下禍！』孫生旺說：『不怕！聽說那狗日的這幾天搬到礮堡上住去了，村公所就剩下我表兄郝秀成。我有辦法！』正要走，忽然辛有根拉住他說：『噯，壞了！敵人明天發現傳單，一定要追問咱這些巡夜的，這怎辦呀！』劉三丑和郝明珠

也吃驚起來，說：『啊呀！這可是個問題！』孫生旺躊躇了一下便說：『有辦法！劉三丑，你家裏不是有兩顆手榴彈嗎？你回去拿來，到圍牆跟前把它打了！明天敵人要問，就說八路軍黑夜又摸進來啦！這不就哄過去了？』大家都覺得這辦法不錯。劉三丑返身跑着回去拿手榴彈，孫生旺一個人往村公所來。

村公所的大門還沒有關。孫生旺進了院裏一看：樓上、正房，燈都熄了，唯有村副郝秀成的屋裏，燈照得明晃晃的。他把傳單往院裏散了幾張；忽然聽見村副在房裏惡恨恨的罵道：『哼！抓不住老虎，在貓身上出氣哩！好你王懷當，欺侮到我頭上來了！你狗日的有本事再在這村公所住幾天！上了碉堡，照你那麼作惡，住到碉堡上就保險啦嗎？說不定那一天，總要讓八路軍倒了你那西瓜水！』孫生旺聽了半天，聽出是郝秀成對王懷當不滿；但不知爲了什麼。於是又趕緊返出大門外，假咳嗽了一聲，放重脚步，重新走了進去。村副聽見門響有人進來，在房裏喊道：『誰？』孫生旺答道：『我！是孫生旺，巡夜哩！』村副說：『是生旺子，你回來！』孫生旺推門進去，撲鼻一股酒味，只見桌上放一把酒壺，一隻酒杯。村副穿一身普通便衣，但收拾得很乾淨；瘦而發白的臉色，這陣喝得通紅了，走路也有點東歪西倒的倒子。他斟了一盞酒，遞給孫生旺說：『來！表弟，喝一盅！』孫生旺有點驚異的問道：『六月裏下雪哩，真是稀罕事呀！從來也』

沒見你喝酒，今天這是怎啦？」說着接過來「吱」一口喝了。郝秀成把酒壺又送過來說：「自己倒吧——」人心上不舒服，想喝兩盅！」說着便在地上走了幾圈，又擊着手心自言自語道：「好你，嘿！看着吧——」孫生旺莫明其妙，又問道：「你喝醉啦？」郝秀成走過來，笑道：「沒醉！誰敢說我醉了？你再打二斤來，看我喝了喝不了？」孫生旺看他說話有些醉意，馬上想起古人說的「酒醉吐真言」的話來，因又問道：「今兒到底爲什麼事這麼不舒服？」郝秀成嘆了一口氣道：「唉！我這口氣也真够受了！生旺子，你不知道，那天黑夜八路軍摸到咱這村裏，要抓王村長，沒有抓住，今早上，日本人回來了，他就在翻譯官跟前奏了一本，說我知道八路軍來，也不給他通消息！老天爺，八路軍來我怎能知道呢？再說，八路軍爲什麼不抓旁人，單抓你呢？還不是你幹的好事太多啦！他這本一奏上去，翻譯官就打了我幾耳刮，你說這冤枉不冤枉？這還不是檢軟的欺侮嗎？天老爺！要是我真和八路軍有連系的話，就是再打我二十個耳刮我也不冤枉呀！恐怕咱想和八路軍連系，人家還不要咱這些給敵人辦事的人哩……」孫生旺一聽他的話音，好像很願意做點抗日工作，有心拉他幾句，又怕他是喝醉了胡說。便只隨口附和着，郝秀成又說道：「反正我看他們也兜不了幾天啦！表弟，你看這回出發，走時三十多個，回來只剩下七八個了，怕是被八路消滅了！看這幾天八路軍活動的多兇，三天兩天進據點。我看，日本人快完了！我當了

這麼個漢奸村副，將來可怎呀！」孫生旺聽他老這麼講，估計他是愁自己將來的出路，於是便說道：「對的，八路軍可力量大啦！可是我聽從西山裏回來的人說，那裏八路軍講寬大哩：對待給日本人辦事的人，除了罪惡大的，一律不殺。」郝秀成說：「好！好！那咱們這些——」正說中間，突然街外遠遠的「轟隆」「轟隆」響了兩聲。郝秀成打了個冷戰，吃驚道：「這是那裏砲響啦？」孫生旺也裝作驚慌的樣子道：「準是八路軍又進來啦！快，我要回去啦！」剛一出門，就聽見碉堡上的機槍，「咯咯咯」的叫起來。孫生旺說：「是哩，八路軍又進來啦！聽碉堡上也打開啦！」他出了門，走了兩步，從身上又摸出一把傳單，往院裏一撒，然後站住喊道：「成秀哥，你們院裏，誰丟下這麼多票子？」郝秀成聽說，忙出來問道：「什麼票子？我看！」過去把頭一低，果然滿地白花花的都是方紙塊塊，他拾了幾張，進家在燈下一看，不禁驚得大聲叫起來：「噯呀！是傳單嗎！這是那兒來的？」

第五十九回

吃敗仗吹噓勝利
看傳單揭破陰謀

偽村副郝秀成看到傳單，驚訝的叫了起來，酒都變成了冷汗。孫生旺也進來說：「你給咱唸唸，上邊說的是甚？」郝秀成唸道：「八路軍反「掃蕩」輝煌勝利，甄家莊戰鬥殲滅日寇七百多

名——」剛唸到這裏，便停住了，扭過頭來驚惶的對孫生旺說道：「這是八路軍的傳單呀！怎就到了這院裏啦？你剛才進來的時候，院裏有沒有？」孫生旺說：「沒有哇！」郝秀成不安的皺着眉頭說：「這就怪了！這就怪了！」孫生旺說：「說不定就是剛才咱們在家裏談話，人家悄悄地散下的！」郝秀成恍然大悟的說道：「對！保險是。八路軍可真厲害！」接着又用驚喜的聲音說道：「咱們剛才說的那些話，人家一定聽到了。」孫生旺說：「聽見更好！咱們說的是抗日，八路軍聽見也是歡喜的！」郝秀成沒答話，低着頭想了半天，忽然說道：「村公所院裏有了傳單，街上一定也散下了。今天是你們巡夜，明天日本人知道了，你可吃罪不起！我也得跟上受連累！」孫生旺說：「你聽！外邊還打槍，八路軍一定進來很多，日本人也沒毬辦法，我們幾個老百姓頂甚事？明天要殺要剮由他吧！」說完便走了。郝秀成呆呆地坐了好一陣，聽着外邊槍聲停了，這才上炕睡下，心中盤算明天日本人要查問起來，該用什話對付。

碉堡上的日本人，就是原先在這裏住的那個小隊，上次隨大隊敵人到內地區「掃蕩」，這一小隊三十多個人，死傷得就留下獨眼窩翻譯官，和六七個士兵了。那晚逃回來路過牛尾巴梁，被康有富打得丟了馱子，跑回漢家山據點時，天已經明了。一個個垂頭喪氣，有赤脚的，有光頭的，有的臉上手上綁着綳帶，衣服都扯破了，滿身泥土，像一羣叫化子一樣。獨眼窩翻譯官，想到臨

出發時那種威風，看到現在這個模樣，心中又羞又氣。他怕被老百姓看見了丟人，沒有敢進村，情稍從後山上繞回了碉堡裏。

碉堡上的偽軍中隊長楊德，自邱得世和那兩個小隊被民兵們抓走以後，楊德便接連給水峪鎮敵人去了好幾份報告，誇他自己的功勞。日本人見他能幹，便委他當了中隊長，又把各村的自衛團給補充足人數。從此，楊德便抖起來了。這天，見『掃蕩』興縣回來的日本人，成了這個模樣，心中明知道是吃了敗仗，但他却故意說：『皇軍剿匪勝利，一路辛苦的辛苦的！』又忙叫偽軍們燒水做飯，親自侍候日本人洗澡換衣服，點烟倒茶，端菜端飯。日本人換了衣服，吃了個酒足飯飽，精神又大了。獨眼窩翻譯官胡謔亂扯的對楊德說：『皇軍「掃蕩」興縣，大大的勝利！大大的勝利！消滅匪軍一千多。後天要開慶祝勝利大會，皇軍的赫赫戰果，叫順民的都知道。』楊德最會溜翻譯官的勾子，一邊聽，一邊連連點頭答應，等獨眼窩翻譯官講完，就連忙寫了個條子派人送到聯合村公所，讓準備開的『慶祝勝利大會』的事情。

民兵們散了傳單的第二天，天一大亮，聯合村公所的村警，就滿街『噹噹』的打鑼，通知吃罷早飯開大會。這天，偽村長王懷當也特別起了個早，帶着三四個村警，拿着標語，去關帝廟裏佈置會場。下了碉堡剛到街上，忽然見對面磚牆上大一塊小一塊到處都貼起紅紅綠綠的標語，他

以爲這是楊德派人來貼的，走近一看，不禁大吃一驚！原來是八路軍打勝仗的捷報。一轉身，又見路上不幾步遠就放着一個『骨灰』盒盆。王懷當慌了，撕了一張捷報，拿了一盒『骨灰』，趕忙就往碉堡上跑去報告。

獨眼窩翻譯官正在被窩裏睡大覺，聽得叫喊，慌忙爬起來，一見是把他們吃敗仗的老底子翻出來了，又急又氣，一把把那張捷報揉了，趕快就命令王懷當再去打鑼，禁止老百姓上街，又派了四五個偽軍。到街上撕傳單收『骨灰』。

村裏老百姓，剛聽見打鑼通知開會，馬上又聽見打鑼禁止上街；人都有幾分好奇心，本來不想上街，現在偏要偷偷的溜出來，看看街上到底出了什麼事。一見牆上地上到處都是八路軍散的傳單，拿起來就圍下一堆子唸。偽軍們一面撕傳單趕老百姓，一面也偷偷的拿着傳單看。恰好辛在漢也在裏頭，他剝下幾張傳單來，假裝着趕老百姓，又一張一張散到了各家院裏，最後留下幾張，就帶回碉堡上散給了偽軍們。這一下，日本人吃敗仗的消息，連偽軍也知道了。

獨眼窩翻譯官見弄成了這般光景，知道再開什麼『慶祝大會』也遮掩不了事實真像，因此又下命令說不開會了。並且馬上派人把郝秀成找來，查問夜裏是那些人巡夜。郝秀成數唸了一遍人名說：『黑夜八路軍進了村裏很多，光他們幾個自衛團可沒法子抵擋。不過準算是他們沒盡到了

責任，我已經訓了他們一氣，一人記了一大過。』獨眼窩聽了，也沒說什麼，『唔唔』了兩聲，把手一灑，郝秀成便退出來了。

當天黑夜，老武來檢查工作。孫生旺便把郝明珠、劉三丑、辛有根叫來，把怎樣散傳單怎樣遇見偽村副喝酒等情形講了一遍，老武聽了，臉上露出笑容，說：『那麼這個人，我們可以馬上爭取過來給咱們做點工作呀！你去和他說：八路軍要給他捎信，咱們就先送封信，看看他的表示。』大家說可以。老武便從身上掏出水筆，從日記本上撕了一頁紙，寫了一封信，讓孫生旺瞅空送進去。老武又問新發展下幾個暗民兵，辛有根便把那天討論的杜玉貴的出身、成分、脾性、以及給日本人做飯等情形詳細講說了一遍，老武聽了，說：『你把你和他談話時，他是怎麼個態度講一講！』辛有根說：『那天我們開了會，第二天前晌，我就在街上碰見他買菜，我把他叫到我家裏，那陣我家裏人都不在。我就對他說：『玉貴，這陣你可是高昇啦！成了碉堡上的人啦！』他說：『毬！還不是成天受狗日們的洋氣！』他就把他怎樣不願意幹，怎樣想走的話告了我。我們兩是拜把兄弟，處得最對脾味，他甚話也敢和我說。我又問他：『你準備到那裏去？』他說：『聽說西山裏八路軍上可好啦！要走就是參加八路軍打日本。你還不清楚我那底子？四零年咱這裏新政權在的時候，你當農會幹事，給我增加了工資，娶了婆姨。後來婆姨被日本人糟蹋死了。這陣

八路軍在西山裏抗戰，我真想去參加，報我這個仇！就是不知道人家要不要？我是怕跑出去了，人家當漢奸把我辦了可就壞了！」我說：「你也不用出去，咱們這村裏就有八路軍！」他一聽高興得一把抱住我問道：「誰是？誰是？」我說：「你就是！」他楞了，問道：「爲什我就是？我沒有參加嘛！」我說：「你以後只要幹出抗日的事，八路軍自然就找你來啦！那不就會當上八路軍麼？」他這人性子可急啦，低頭想了想，悄悄的對我說：「我能幹什麼抗日事呢？要是咱八路軍打礮堡的話，我保險能叫他們不打一槍，把西礮堡上的日軍都活捉了！」我問：「真的？」他說：「我作了兩個多月飯，把狗日們的脾氣可摸透啦！礮堡上的什我也知道！」我和他談到這裏，我家裏的人回來了，杜玉貴也就走了。

老武聽了這個報告，好像人乏了抽了一袋煙那麼精神！忙問道：「這個人說的話都可靠嗎？」辛有根說：「這人我清楚。一句都不說謊！」劉三丑也補充道：「這人不賴。」老武聽了，低下頭，用手托住腮巴想了一下，又問道：「這人明天下來不下來？最好我能見他一下！」辛有根說：「這不難。你今黑夜別回去了，就在這裏住着，有了危險你就鑽地道；等明天我給咱把他叫下來，咱再和他詳細商討好不好？」老武同意了。當晚就住在孫生旺家，又特別向孫老漢問了問杜玉貴的情形，孫老漢說：「是個好後生，性子直，不說虛。前二年給三盛園受苦的時候，是

那裏的頭一個好伙計！好後生！」老武又詳細問了問杜玉貴的家庭情形，孫老漢都一一講了。兩個人在被窩裏一直談了半夜。

第六十回

拉關係定出捉鼈計
巧安排暗中佈羅網

第二天吃過早飯，老武在孫生旺家等着。天氣已經不早了，却不見辛有根領着那人來。老武一會爬在門縫上看看，一會在地上走走，等得十分心焦。

又過了一會，聽見街外人聲嘈雜，他怕萬一要是進來個敵人，便打算鑽進地道裏；剛把石板抽開，孫生旺從外面回來了，小聲對老武說：「老武同志，辛有根把杜玉貴叫到他家裏了，你現在就去和他談一談吧！」老武答應了一聲，正準備走，忽然又收住腿說：「這大天白日，要是碰上日偽軍盤問，該說個甚？」孫生旺一聽也愣怔住了。想了一下說：「那你不要去了，把他叫到這裏來談吧！」老武想了一下說：「你這裏是咱們的秘密根據地，常把一些人叫來開會不好；會引起敵人的懷疑，萬一暴露了，以後咱們連個站腳處也沒。以前我也沒想到這一步，以後你們也要注意啦！」孫生旺說：「那麼我們白天先和他談一下，等黑夜你再去行不行？」老武沉思了

片刻說：『這樣我又得住一天！』孫生旺說：『多住一天就多住一天吧，反正康家寨的工作有雷石柱、李村長他們領導。你在這裏領導我們把這事鬧好，把這個人發展起來，說不定真能把日本人搞掉呢！』老武手搓着腮巴又想了一會，點了點頭說：『好吧，我再住上一天。』隨即又湊到孫生旺耳朵上，把如何同杜玉貴談話，談些什麼，囑咐了一遍。正說間，外邊又進來一個人，原來是劉三丑。一進來就說：『怎你們還不去？人家等了好一陣啦！』孫生旺向他擺了擺手，沒說話，先開了櫃，給老武尋出條布袍子，說：『有了事情，你就穿上坐到地洞裏，裏邊太陰。』說罷，拉了劉三丑一把，相隨着到辛有根家去了。

辛有根把杜玉貴叫到以後，杜玉貴不知道是什麼事，緊追着問道：『有根哥，叫我來幹甚麼？』辛有根說：『等一等你就知道了！』杜玉貴便抽着煙坐下等。等了一會，又問道：『到底是幹甚麼？快說了我還要到街上買菜去！』辛有根說：『你再等一等！』這時杜玉貴坐在辛有根面前小聲問道：『有根哥，那天你和我說的話，到底是怎回事情？我回去想了幾天也沒想開。你怎說我就是八路軍呢？』辛有根說：『你不是？我先問你，你老婆是怎死的？』杜玉貴說：『這件事你又不是不知道。』辛有根說：『我倒也知道，就怕你忘了咧！』杜玉貴說：『你今天怎啦，盡出囫圇題？咱弟兄們有什事只管直說！日本人把我婆姨糟踏死，我死也不會忘！』辛

有根說：『不會忘頂個甚？除仇不報，倒給人家做起飯來啦！』杜玉貴聽了，臉紅到了耳根後，心中難受極了！想起婆姨死時候的情形，眼裏不由的湧出了淚珠。連忙說道：『給仇人做飯，這也是沒辦法的事。當初三盛園倒場了，我連個吃飯處也沒有，我……』杜玉貴正要從頭往下講，辛有根忙接着道：『那些事我也清楚。咱弟兄們今天說句知心話，你要是願意抗日報仇，可是有個好機會哩！』一句話把杜玉貴說得跳起來，說道：『呵！你那天和我說的就是爲這事呀！』辛有根說：『是哩！八路軍要打咱村這據點，咱們要幫助咱們的軍隊打日本，看你幹不幹？』杜玉貴急忙說道：『幹！誰不幹不是人養的！』辛有根因爲和杜玉貴很相好，倆個誰也能摸着誰的心事，知道他不會出賣朋友，又見他十分堅決，於是便把參加暗民兵抗日的事全講了。杜玉貴聽完，心裏又高興又難過。高興的是辛有根把他還當弟兄看，告訴了他知心話，難受的是嫌他們不該現在才和他講。於是埋怨辛有根說：『早些告我那多好！』辛有根說：『要是咱們不够朋友，我還信不過你，今天爲甚還跟你說？你不要急，抗日工作遲早沒關係，只要能做好。你要死記住一條，千萬不要暴露了秘密！今天咱們說的這話，誰也不能告訴！要是一個人露了目標，把大家都害啦！』杜玉貴說：『你放心！我的心不是黑的。』說到這裏，却好孫生旺和劉三丑進來了，杜玉貴剛才聽了辛有根說，知道孫生旺和劉三丑都是自己一夥夥，見他們來，格外感到親切。他

想到這些人都是一塊長大的，這陣人家早就參加了抗日工作，自己却還在礪堡上侍候敵人；想到這裏，好像自比別人低了半顆頭；對孫生旺們，心中又暗暗欽佩。

孫生旺坐到炕上，笑着對杜玉貴說：『玉貴，礪堡上這差事幹得還痛快吧？』杜玉貴不由紅了臉，苦笑着說：『唉！你還不清楚？』孫生旺想了想老武安頓的辦法；要先了解一下杜玉貴對日本人的認識。看他的思想變了沒有，然後再談參加工作的話。於是又問道：『玉貴，日本人對待咱中國人怎說？』杜玉貴站起來說：『你不要繞彎子問我這些了。你們早就參加了抗日工作，不給我講，讓我一個人賠受罪！今兒有根哥給我全講了，我也堅決參加抗日，你們叫我做甚我都願意。』孫生旺沒想到他已經都知道了，就看了辛有根一眼，辛有根知道是在問他，忙說：『等不來你們，我已經都和他談了。怎老武沒來？』孫生旺說：『老武說先讓咱們談一談，白天他行動不方便。』

孫生旺見杜玉貴很堅決，心中十分高興，大家都坐在炕上，十分親熱的談論。孫生旺給杜玉貴講起八路軍的力量。根據地老百姓的事情，以及準備打據點的事。杜玉貴聽得非常興奮，忙說：『你們都有功勞，將來要打據點，我非立點功勞補一補不行！』接着便給大家說起了最近礪堡上日本人的情形。

杜玉貴正在說得上勁，辛有根打斷他的話說：『你不是還要買菜給敵人鬧飯嗎？快晌午了，改日再告訴吧！』杜玉貴向窗口看了一眼，果然日頭快正了，提出籃子便要走。孫生旺說：『你黑夜能出來不能？』杜玉貴說：『那可困難！黑夜吊橋吊起了，日本人不讓出來。有什事？』孫生旺說：『下不來就算了，改日再談吧！』

杜玉貴匆忙走了。孫生旺也便回來給老武彙報。一進院，見他爹不在院裏，心裏抱怨道：『不放着點哨，讓生人撞進來該怎辦！』走進家裏一看，不見老武，他爹也不在，忙揭開洞口蓋叫，叫了一氣也沒人答應；孫生旺急壞了，不知出了什麼事。正在這時，他爹從外面回來說：『老武回去了，剛才康家寨李有紅來找，說村裏有事叫他回去。』孫生旺這才放下心。

黑夜，老武又從地道裏來了，孫生旺忙問回去做什麼。老武說：『區上通知叫回去彙報工作，我安頓讓石柱去了；我等把這件任務完成以後再回去！』接着便問今上午和杜玉貴談話的情形。孫生旺從頭說了一遍，最後又說：『杜玉貴黑夜沒辦法出來。只有每天白天買菜才能出來，你要和他談話，只有白天才行。關於打碉堡的事，他願意拚上命幹！』老武說：『白天談要有個合適地方才行！』孫生旺說：『我想在三丑家談最適合，那地方僻靜，他又是光棍漢，常也沒人去。』老武說：『可以！』當時趁夜靜街上沒人，孫生旺便把老武引到劉三丑家裏去睡。

第二天半前晌，辛有根把杜玉貴領來了，劉三丑忙到門外去放哨。老武見他個子不大，胖胖的，圓臉，笑起來一隻眼有些大，一隻眼有些小。他對坐在炕上的老武笑了笑，便把手裏的菜籃子擱在爐台上，坐在炕沿邊。

辛有根說：『這就是剛才我和你說的 武工隊那老武同志。』杜玉貴好像見了多年沒見面的朋友：兩隻眼一隻小一隻大，一隻小的笑着，老武也親熱的和他招呼。杜玉貴往老武跟前坐了坐，說道：『老武同志：咱們初次見面，你是不知道我這人的脾性，有根他和我拜把弟兄，最清楚我的底子。我從前是在三盛園飯館——』杜玉貴正打算把他的全部身世和遭遇告訴老武，辛有根打斷他的話說：『你那些過去的事，老武早知道了。不用說那些，你截近些說碉堡上的事吧！』老武也接住說：『咱們計劃要打碉堡。聽他們說你願意出力完成這個任務，你先把碉堡上的情形詳細講一講吧！』杜玉貴搔了搔頭皮說道：『對！咱先說碉堡上的事吧。如今西碉堡上住着八個日本人，我就在西碉堡上做飯。今天翻譯官到水峪鎮去了，帶走了兩個日本人，這陣只剩下五個人了；有一條大洋狗，和個狼一樣，可兇啦。我初到了那裏怕得不行——』杜玉貴是個愛說話的人，說東就扯到了西，一讓他自由說開就沒遠近了。這時他見辛有根瞅了他一眼，忙又說到了正題上：『看我又說得走了題啦！碉堡四週有鐵絲網，鐵絲上邊有刺，那次把我的衣服扯：

唔……，鐵網裏邊是外壕，上邊有吊橋，過了外壕就是圍牆，有一丈來高，上邊也有鐵絲網，院裏當中是碉堡，日軍就住在裏頭。靠西牆是倉庫，靠東牆是飯廳，飯廳的窗子和圍牆門斜打對，在飯廳裏吃飯，從窗口上，一眼就能看到圍牆外面。這就是碉堡上的情形。從前日軍多的時後，白天不撤吊橋，光黑夜撤；這陣除過每天清早送水的來，和我下村裏買菜，成天吊橋都不放。放吊橋那可麻煩啦，上邊有滑車，還有——」杜玉貴忽然發覺自己說得又走了題，忙閉了口。

老武把杜玉貴講的情況，都記在了筆記本上，隨後又翻開一頁，畫了個簡單的地形圖，向杜玉貴說：「你看這個形勢對不對？」杜玉貴看不出個門道來，老武指着告他那裏是碉堡，那裏是飯廳……杜玉貴點了點頭說：「對，都對！」辛有根思索了一陣說：「照你說得……工事這樣多，這可不好打哇！」杜玉貴說：「你說難處在那裏？」老武說：「大隊伍是來不了，小隊伍沒有砲；只有想辦法沖進碉堡裏邊，可是這困難就多了。」停了一下又說：「隊伍就是到了跟前，吊橋不放也是個進不去。就算能進去，敵人在砲台上，院裏又有洋狗；鬧不好，自己就先受損失！」杜玉貴忽的站起來說：「你只要有了決心打，定上個日子，保險能把日本人全活捉出來！」老武聽得很奇怪，忙問道：「你把你的計劃說一說，看看行不行。」杜玉貴說：「我昨天思謀了半夜，可想了個週到，白天不能打，黑夜不能打，只有天明以後送水的上去，吊橋一放，那就

是個空了！」接着便把他的計劃，詳細講了一遍。隊伍從那個方向來，在那裏埋伏，洋狗怎辦，進去以後，怎樣捉敵人……老武聽完，不由得稱讚道：「這計劃很好！不過放吊橋時候是不是日本人正吃飯？」杜玉貴說：「日本人早晨飯吃得很早，我可以做得再早些。」老武思索了好一陣，又說道：「飯廳上的窗子可得想個辦法，不然敵人在飯廳裏就能看見隊伍運動！」杜玉貴說：「這我早想好了。我回去用麻包釘了，告日本人，就說天氣涼了，風大的很。你說隊伍那天來吧，最好就在這幾天，趁翻譯官不在，敵人少。」老武說：「就今天晚上隊伍來吧，明天天明時分動手。」杜玉貴說：「一言爲定！我準備我的，你們準備你們的。唔，我趕快要買菜去了。哎，還有一句要緊話：等我在圍牆門口擺手你們再進來。」說完，提起籃子走了。

老武對辛有根說：「按這計劃，明天早上住礮堡送水的是個要緊人！這……」辛有根搶着說：「這好辦！敵人的水是自衛團用牲口馱上送，明天輪上孫生旺了，這正好。」老武忽然又想起一件大事來，吃驚的說：「壞了！壞了！這是兩個礮堡，咱們的人進西礮堡，東礮堡上僞軍哨兵看見就糟了！」這一說，辛有根也吃了一驚。想了半天說：「這事用得辛在漢，明天早上能讓他放哨就可了！」老武是：「你去想辦法找他來一下！」辛有根說：「我不好去叫他，我去讓孫生旺找他去！」說完匆匆走了。

約莫摸過了一點多鐘，辛在漢和孫生旺來了。辛在漢一見老武，就說他要回康家寨。老武問他爲什麼，他說：『聽說咱村這陣甚也鬧好了，我要回去當兩天民兵，痛痛快快打幾仗！在這裏苦的不行。自從這回日本人掃蕩敗回來，僞軍們生活更苦了，每天喝高粱糊糊。』老武安慰勸解他說，爲了抗日，要忍耐幾天，過不了半年十個月，就能把敵人擠走。隨即又把這次活捉日本人的計劃講了一遍。最後問道：『東礮堡上，明天天快明時，輪誰站崗？』辛在漢低着頭想了想，又搬着指頭劃算了劃算說：『半夜是第二班接哨，一人兩點鐘，嚶嚶！輪我上班就九點了。』老武搖了搖頭說：『那可不行，最好你能五點鐘上崗！你看能不能想法子換一下。』辛任漢抓着头皮想了半天說：『五點來鐘是王志功的班。我看我買上點巴豆，等吃晚飯時給他悄悄放到碗裏，他拉肚子拉得不能上班了，我去替他。』大家想了半天，再也想不出個更好的辦法，老武說：『那只好這樣辦，不過千萬要小心！』

第六十一回

入虎穴活捉日寇
得勝利未打一槍

老武打發走辛在漢以後，又告了孫生旺明天一早去送水注意的事，讓他帶些乾糧，進去以後，把狗引在個角裏去餵。孫生旺說：『這任務保險能完成了，』大家又詳細研究了一下，天氣

已經快中午了，孫生旺繞道把老武引回了他家裏。孫志强老漢正在做飯，讓老武吃了飯再走，老武一時也等不得了。馬上就從地道鑽出去走了。

老武一口氣跑回康家寨，連忙召集戰鬥隊的人開會，把在漢家山定下活捉日本人的計劃，詳細講了一遍，民兵們高興得叫道：『噯喲，你出去一天半，給咱攪回這樣大的買賣來！』老武說：『任務是不小，要是鬧好了，這個勝利就很大；要是鬧不好，損失也就不小！』停了一下又說：『咱們的二十多個人，要分成兩隊：挑十幾個有戰鬥經驗的摸碉堡，其餘的在碉堡對面山上作掩護，萬一任務完不成，也好掩護往下退！』老武剛講完，大家都要求摸碉堡，康有富說：『咱不作掩護，咱要摸碉堡去！』老武見大家都不願作掩護，說道：『大家都要求打仗，這種精神是好的，不過用不了這樣多人，人多了反而目標大。再說沒掩護怎行？萬一搞不成，退也退不下來！大家要聽指揮，分配幹甚就幹甚！』大家聽了老武的話，都說：『好！分配吧！』老武和雷石柱研究了一下，共挑了十個有戰鬥經驗的民兵。說道：『摸碉堡的要把刺刀和手榴彈準備好，說不定要打白刃戰！去了以後，絕對不准說話，沒命令絕不准開槍，咱們要打啞巴仗！』老武講完，大家便分頭準備去了。

約莫到了後半夜，老武先打發李有紅從地道進去，和送水的孫生旺連絡。隨後帶着二十幾個

戰鬥隊，出發了。

快到漢家山的時候，老武把担任警戒的民兵，留在礮堡對面的山頭上，自己和雷石柱，帶着挑選下的那十幾個民兵，向礮堡那座山上運動。天氣很黑，星星閃着眼。民兵們順山坡往上爬。老武提着手槍走在前面，彎着腰爬一陣，就停住，聽一聽四週沒有動靜，再往上爬，爬到半山的時候，有一段石子路，老武對背後的人低聲說：『脫了鞋！』一個對着一個的耳朵，把這句話傳給了最後一個人。大家都把鞋子脫掉，屏住呼吸，繼續往上爬。

隱隱約約，可以看見山頂上黑黝黝的那座礮堡了。老武又低聲傳下話來說：『停一停，爬下！』後邊一個跟一個爬下了。老武把手槍插在腰裏，兩手托着地，一個人爬向前去了。

礮堡看得很清楚了，老武又慢慢向前挪了幾步，爬在一個低土塆下邊，向礮堡觀察了一陣，也看不出有什麼動靜。這時，他想起杜玉貴說圍牆門斜對面有一塊凹地，可以埋伏隊伍。他調過頭來找那塊凹地，向右前方爬了幾步，果然在外壕不遠處，找到了一塊凹地，長着一些將要枯乾的雜草。這裏距圍牆門約有二三十步遠。老武心裏非常高興，急忙退下來，引着民兵們像地老鼠似的，一個個爬進了凹地，伏在亂草裏。

山野靜寂得很。夜風吹着野草，發出輕微的響聲。間忽空中飛過一顆流星，在深藍色的天

上，劃下一道白光，很快又消逝了，雷石柱抬頭看了看天空，對住老武的耳朵低聲說：『星剛偏了，天氣還早啦。碉堡上的哨兵大概還沒撤！』老武在黑暗裏點了點頭。心裏一遍又一遍的想着天明以後怎樣動手。

時間慢慢地挨過去了。拂曉的風，吹得人身上有點發抖，草上的露水，把民兵們的衣服都印濕了，褲子緊緊貼在腿上，冰涼地。孟二楞前兩天就有些感冒，夜裏又着了涼，喉嚨裏癢得直想咳嗽，但他不敢咳嗽，怕壞了大事；只好不時的嚥唾沫。過了一陣，實在忍不住了，悄悄拉了爬在旁邊的老武一把，對着老武的耳朵低聲說：『老想咳嗽的不行！』老武在他臉前把手擺了擺，掏出自己的手巾給了他，低聲說：『塞在嘴裏，千萬不能咳嗽！』二楞把手巾接過來，塞進嘴裏，逼得眼淚鼻涕直往出流，但總算把咳嗽忍住了。

又等了有一個多時辰，東面山頂上慢慢泛起了白色，山下漢家山村裏，混鷄叫了。面前黃色的圍牆，白色的碉堡，逐漸顯得清楚，只見碉堡門緊閉着，吊橋高高地懸着。

老武從亂草裏抬起頭，向山下瞭望，忽然發現順山坡小路上，有人趕着頭馱水的毛驢上來了。老武看那人走的樣子，便認出了是孫生旺，一時心裏說不出的高興；但又壓制不住的緊張。他眼不轉睛的盯着孫生旺；只見他跟毛驢後面，一搖一擺的上來了，眼睛不斷的向凹地這面

隙。老武撿了一塊小土塊扔過去，孫生旺知道隊伍來了，忙走到外壕邊上。向圍牆裏邊喊道：『太君的放橋，苦力的送水來了！』過了一會，就聽得吊橋『吱吱咯咯』的放下來了，剛好搭在外壕上。碉堡門也開了。爬在亂草堆裏的老武，從圍牆門看進去，只見飯廳窗子上蒙着塊麻包。他右手緊緊地握着手槍，渾身的血流得更快了，心好像要跳出來一樣。他使自己鎮定了一下，向爬在旁邊的民兵們使了個眼色，大家都感到一種說不出的緊張。單等着杜玉貴出來門口招手。

孫生旺把馱水的驢趕進去以後，杜玉貴忙出來，和他把水桶拾下來，放在廚房門口，兩人緊張的對看了一下。孫生旺點了一下頭，杜玉貴便把頭往倉庫那面擺了擺，孫生旺忙把驢拴在倉庫門口，蹲在地上，一面抽煙，一面掏出身上帶來的乾糧饅頭那隻洋狗。杜玉貴忙着把做好的菜飯，端進了飯廳裏。

爬在凹地裏的民兵們，忽然看見杜玉貴站在飯廳窗口前，向圍牆門外望了一眼，很快又不見了。大家猜不透他這是什麼意思，每個人握槍的手心裏都滲出了冷汗，不知道是怕，還是因爲過度緊張，人們的心都跳得壓也壓不住。老武見杜玉貴沒有擺手，也不敢輕舉亂動，只是耐着性子等。

一會，聽見碉堡上，一陣『木板』鞋『堤搭堤搭』的響聲，通過圍牆門。老武看着日本人從

碉堡上下來了，他數着五個日本人都進了飯廳。現在，就等杜玉貴出來招手。這時大家緊張極了，可是總不見杜玉貴出來。雷石柱心裏想道：『不會是這傢伙不可靠吧？』其餘的民兵也在胡思亂想。正在這時，杜玉貴跑着出現在圍牆門口，他拿着塊手巾揚了幾揚，好像打閃一樣，又飛快的進去了。老武向民兵們把手一擺，民兵們個個可似兔子上山一樣，三兩步跳出凹地，從吊橋上飛跑過去。一進圍牆院子，二楞因為跑得太急，忍不住咳嗽了一聲，飯廳裏的日本人喊道：『什麼的？』老武們急了，一下湧到了飯廳門口；正在吃飯的敵人，有的剛端起飯碗，有的正挾起肉菜往嘴裏送，忽然看見從門口伸進五六把明晃晃的刺刀來，一下都驚呆了！盤着腿坐在炕上，活像廟裏的泥菩薩。其中一個滿臉絡腮鬍的老鬼子，忽然把碗一丟，想從窗口上往外衝，這時，從蒙在窗子上的麻包外面，又伸進了幾把刺刀。老武把手槍擺動着，厲聲的喊了幾句日本話，那個老鬼子便嚇得又坐下了。其餘的也都馴順的舉起手來。張有義端着槍擠進了飯廳裏，打着日本腔調說：『不咪稀了，開路的！』民兵們有的用槍比着，有的上來用繩子把日本人一個個細了起來。雷石柱帶領着另外幾個民兵，跟着杜玉貴跑上了碉堡，把一門小砲和兩挺機槍、步槍、子彈等都拿了下來。大家正要押下敵人往外走，忽聽後面『嗚！』的叫着，那條洋狗撲上來了。原來餵洋狗的孫生旺，見民兵們進來完成了任務，很快就趕着毛驢走了。孟二楞一見洋狗，喊道：

『來，把這狗日的打死！』說時幾個民兵一齊撲上去，一頓亂刺刀把洋狗通死。

老武覺得時間不短了，忙催大家說：『快走！快走！』民兵們押着敵人，扛着勝利品退了出來，杜玉貴從碉堡上邊掙了一些敵人的行李銀錢，也跟着民兵們退了出來。老武拿着手槍親自斷後，過了吊橋剛走了不遠，忽聽駐守偽軍的那個大碉堡下，『叭』響了一槍，老武心中暗喜，知道是辛在漢放哨，看着民兵個完成了任務，打槍催他個快走。於是大家順山坡衝到了溝底。這時，山頂上碉堡裏的偽軍，和這面山上警戒的民兵們對打開了。張有義說：『你們聽，這就叫馬後砲！』民兵們笑着，走得更有勁了。

老武他們爬上碉堡對面這座山，和擔任掩護的民兵會合了。這時太陽剛出山，大家一路上說笑着回到了康家寨。全村人又是一場說不盡的喜歡。趕忙招待吃了飯，當天就派民兵押着俘虜，扛着機槍和大砲，送往軍分區司令部。司令部首長們一見康家寨民兵這樣勇敢機智，當下按繳獲敵人武器辦法，給他們發了獎；另外又獎給他們一個擲彈筒，一挺機槍，和一面紅旗，上邊綉着『有智有勇』四個大字。軍分區首長們，還給康家寨行政村民兵，寫了一封親筆信，嘉獎他們這種英勇機智的行動，勉勵繼續發揚這種精神。民兵們看到這封信後，高興極了。大家集體給分區首長們寫了一封覆信說：『我們一定聽你們的話，不驕傲不自滿，堅決把漢家山敵人擠走！』

從這以後，民兵們有了新武器，練兵習武的情緒比以前更高了。好在秋收已完畢，每天一有空空，便由老武和趙得勝，教民兵們學打機槍和擲彈筒。

杜玉貴跟着民兵出來以後，就在康家寨安了家，村公所給調劑了些口糧和土地，羣衆又借給了一些日用傢具。他也參加了民兵，經常跟着大家出去活動。

第六十二回

敵人胆寒假增援
百姓流淚過除夕

康家寨民兵戰鬪隊，自從活捉了漢家山全部日軍後，因爲快過年了，便解散了，望春崖和桃花莊的民兵，都各回了各村。康家寨只留下了本村民兵，也再沒去敵據點活動，每天只是放警戒。閒下的時間，便練兵習武。有時晚上讀讀報紙。

漢家山據點裏，敵人又從水峪鎮調來一小隊日軍，分住在東西兩座碉堡上，東碉堡的偽軍，被趕下來，又住在關帝廟裏。

臨過年的前幾天，老武調回了區上去總結工作。這時，忽然從漢家山傳出一股風聲，說據點裏增加了幾汽車敵人。康家寨羣衆，因爲去年過年受了那樣大的損失，聽到這個消息，都惶惶不安；有些胆小的，就開始準備搬往山溝土窖去。

臘月二十八晚上，雷石柱派了李有紅去據點探消息。自己便到了中隊部。只見民兵們都在那裏，爐台上點着盞麻油燈，杜玉貴挽着袖子，正在煮南瓜。民兵們七橫八豎的擠在炕上，正聽康明理講紅軍二萬五千里長征的故事。康明理見雷石柱進來，便停住了，問道：『石柱哥，聽說據點裏增加了敵人啦，裏邊也送不出情報來，咱們該派個人去探探！』雷石柱說：『剛才已經派有紅去了。唔，你還是講吧！』說着也擠在了炕上。康明理又繼續往下講，正講到紅軍過金沙江時，李有紅回來了。雷石柱說：『你怎倒回來了？好快呀！』李有紅說：『走到半路上，碰上孫生旺來了。』這時，孫生旺已跑了進來，和認識的民兵們打招呼。杜玉貴見了本村人，更加親熱，忙讓到熱炕上說知心話，說得別人插不上嘴。孫生旺因為有要緊事，無心聽他講來了康家寨的這許多流水賬，急插口說：『早就想往出送個消息，怎也抽不出個人來。這幾天據點裏可緊啦，自衛團都集中了，又是出操，又是放哨。老武那天給郝村副寫的信，我也送去了，他說願意參加抗日工作。』雷石柱說：『這下咱們更好辦了！』

這時，南瓜已經熟了，大家一面搶着吃瓜，一面探問情況。雷石柱說：『人們傳說漢家山據點增加了敵人，是不是真的？』孫生旺搖了搖頭說：『沒有的事，是日本人搗鬼啦！日本人以前時常派密諜出去探消息，這陣被地雷炸得也不敢出去了。密諜組長巴三虎，就指使自衛團出去給

他們探消息。二十三那天，派上了我，我鑽到家裏睡了一天。半後晌去給他胡謔了一氣。我說：「西山上開來八路軍一個團，還帶着好幾門砲，說要攻漢家山哩！」巴三虎當成真的了，馬上就報告了日本人，日本人一聽，嚇得連忙給水峪鎮「紅部」打電報，求救兵；可是水峪鎮的兵還不够哩！這下，敵人就要開把戲了，他們見人就說：「皇軍多多的有，多多的來。」把自衛團也集中了。二十五那天，真的從水峪鎮開來四汽車日本人，故意在大街上穿來穿去遊了四五趟，可是到半夜又偷偷的開走了。那天黑夜輪我放哨，甚都看清了。昨天下午，還拉來一汽車木箱子，上面寫的又是砲彈呀、子彈呀，讓老百姓往碉堡上指。劉萬清老漢攆的一箱砲彈，剛上到半山坡，被冰滑得摔了一跤，把箱子跌爛了；原來裏面裝的是石頭坭蛋！日本人見露了餡子啦，氣得把劉萬清老漢可打了一個敗興！這幾天，日本人輕易連碉堡也不下來。村子圍牆門也封了，不讓老百姓出去，怕走露了風聲，我今天還是請了個病假，才溜出來！」

停了一下，又說：「我看，今年過年日本人保險不敢出發！你們最好起碉堡上的日本人打一下，這是剛調來的，還沒吃過民兵的虧哩！」孫生旺的話還沒有講完，民兵們就高興的亂吵開了，亂紛紛地說：「這下可鬥美了！今年可能平平安安過個年啦！」康明理興奮的站在炕沿上，亂擺着手，像講演的一樣，說：「同志們，今年不但要保衛全村平平安安過年，還要去襲擊敵

人，叫他們過不成來！』孟二楞首先站起來，口裏還嚼着一塊南瓜，連吃帶說道：『我打頭一陣！』其他民兵也同意康明理的意見，雷石柱說道：『這意見很好。咱們可以商量商量。』於是大夥一面圍住鍋吃南瓜，一面討論新年下襲擊敵人的事。

第二天已是臘月二十九，這個月小建，二十九便是年除夕。大清早，漢家山密課組長巴三虎就急急忙忙跑到偽村公所，找着王懷當說：『王村長，明天就是大年，慰勞皇軍的肉啦、麵啦，還沒鬧好，要讓皇軍說了話，可就難辦了！』王懷當滿不在乎的說：『不怕，我心裏有數哩！老百姓都是賤骨頭，挨磚不挨瓦。你早點向他要，他就裝窮；等他把過年東西準備好了，來個突擊，甚都是現成的。楊中隊長昨天也打發人要肉和麵來了，一共算起來，至少得幾百斤。』停了又說：『咱倆分一下工，花姑娘是你的事，肉麵是我的事。』巴三虎答應着走了。王懷當忙點動他的人馬，帶着村警狗腿，拿着籬頭口袋，挨門挨戶搶慰勞品。

這村西頭，有一戶人家，男人叫張武，四十來年紀，從小鬧莊戶，憑汗水熬起一份家業，一家人有吃有穿。自日本人佔了這村以後，三日捐兩日稅，二年光景，把一份家當快搜刮光了！每日起來，攪糠拌菜填肚子。臨過年了，好容易才向親戚家借了幾斤白麵，割了二斤肉。這天吃過早飯，他老婆和媳婦，剛和起麵要蒸饅饅，忽聽得街上吵吵嚷嚷，他十一歲的小女子，上氣不接

下氣的跑回來說：『媽媽，村公所的人出來啦，挨門門搜查哩！把各家蒸下的糕，捏下的餃子都拿走了。』全家人聽了，嚇得手忙足亂。張武急得催老婆說：『快！快！把那些東西藏了！快點噯！』老婆却亂抖得站也站不穩了，端着麵盆放到箱子裏，覺得不穩當，放到櫃子裏，又覺得不穩當。最後放到柴堆裏了。剛收拾完，只聽院裏一陣雜亂的脚步聲，王懷當領着四五個村警進來了。王懷當一進門就大聲吼道：『慰勞皇軍的東西準備好了吧？快點拿出來！』張武陪着笑臉說：『唉！村長，你知道咱是個窮人，甚也沒。』王懷當說：『知道你們這些賤骨頭！』回頭說了聲：『搜！』幾個狗腿便翻箱倒櫃拾翻開了，最後從柴堆裏搜出了和下的幾斤麵，和二斤肉。王懷當頓時把臉一變道：『這是甚？這是甚？』張武還沒來及分辯，臉上早挨了幾個耳光，乾瞪眼不敢回嘴。看着人家拿上東西擰門走了，才『唉』了一聲，倒在炕上。村東頭吳金福老漢家，臨過年時，求哥哥拜姐姐借下幾個錢，秤了一斤白麵，包了幾個素餃子，也被王懷當帶着狗腿們搶去了。全村沒一家沒受害的。可是王懷當見搜來搜去東西不多，就帶上狗腿們又出來搜第二次。他們一直撞進了張武家，張武見這些人又來了；正不知道是要幹甚，還沒來及開口，只見王懷當朝着牛圈呶了呶嘴，便有幾個狗腿撲過去，把圈裏的母牛拉上就走！張武急得奪住纜繩說：『村長，這可不能呀！這是我全家的命根子！』王懷當說：『什麼命根子命梢子？這牛非殺不行！』

張武聽了，抓住牛繮死也不放；偽村警們就拿着棒子亂打，打得張老漢頭破血出，幾個人扯開繮子，把他推倒在地上。張武更急了，抱着王懷當的腿連哭帶罵道：『你們這是捨人啦！明火啦！要殺牛連我殺了吧，反正我也不能活了！』王懷當見張武拉扯他，氣得把眼一瞪，亂踢亂打，大罵道：『媽的屁，你要賴，押起！押起！』馬上就上來幾個村警，把張武五花大綁起。全家人嚇得大哭，跪下一地求告。王懷當罵了一頓，把人放了，把牛拉走了。帶着村警，又到別的養牲畜人家去拾翻，豬羊牛見甚拉甚，把全村僅留下的三隻叫明公雞，也都捉去了。老百姓好不容易熬到個過年，好容易東併西湊才辦下點年貨，一下都被搶光了，家家氣得啼啼哭哭。

到半下午時分，巴三虎領着十來個日本人下了砲台，村裏家家嚇得亂作一團。青年婦女們嚇得到處藏躲。可是巴三虎是本地人，誰家有女子，誰家有媳婦，那個長的好，那個長的醜，他都清楚。他引着日本人，把劉萬慶家十六歲的女子拉走了，把王二保新娶的媳婦拉走了……一共拉了八個婦女。女人們嚇得直抖索，臉無血色，眼哭成了紅桃。日本人狂笑着、拉着、扯着、往碉堡上走。劉萬慶家老婆追出來了，王二保也追出來了，這些人像瘋了一樣，又是痛哭，又是傻笑，日本人用皮靴踢他們，用槍托打他們，劉萬慶家老婆的頭被打破了，血流下一臉，但還是追，還是罵，日本人朝着追來的老百姓開了幾槍，才把人們嚇得站住。眼看着自己的女兒被拉上

碉堡去了，劉萬慶家老婆，氣得一頭撞在牆角上碰死了！這天村裏鬧的鬼哭神嚎，從早到晚沒斷了哭聲。

第六十三回

民兵槍雷大鬧碉堡
抗屬過年全村賀節

康家寨的民兵，前幾天就計劃好過大年要來擾亂敵人。這天晚上，雷石柱領着五個民兵，一直摸到了碉堡跟前；這地方，上次來過，地形很熟悉；大家一齊爬上了山坳坳後邊，這裏離碉堡只有二百來米遠。天黑、夜靜，往山上看，村子裏黑燈熄火，不時有悽慘的哭聲傳來，實在不像個過年的樣子。對面碉堡上，却從槍眼裏透出了明燈亮燭，不時傳出了日本人的狂笑聲，『唔哩哇啦』的說話聲，還夾雜着女人的哭嚎聲。

民兵們聽了一陣，氣恨的低聲罵道：『狗日的們，一定是欺侮女人哩！看你們還能好活幾天！』雷石柱說了聲：『瞄準槍眼！』只聽一陣輕輕的槍栓響，雷石柱又喊了一聲：『打！』一聲排子槍打了過去。馬上碉堡裏亂成一團，只聽得日本人亂叫喊，桌子椅子撞倒了，碟子碗『噹啣噹啣』的摔碎了……亂了一陣，碉堡上的機關槍朝四面八方亂掃射開了，槍口吐着紅紅的火舌，子

彈打得像下雹雨一般。民兵們緊緊的貼在地上不動。打了半個時辰，礮堡上槍聲剛停止；民兵們又打了一排子槍，礮堡上便又打開了，這回還夾着小鋼砲聲音，砲彈在遠遠的山頭上炸開了，冒起一朵一朵的火花。打了一陣停了。民兵們又向着礮堡打了幾槍，敵人就又打開了。這樣斷斷續續一直打到頭鷄叫，忽然礮堡裏打出了一個照明彈，像閃電一樣，晃得民兵們睜不開眼；大家只是貼在地上不動，只聽一個日本人咕嚕了幾句，礮堡上便不打槍了。民兵們又打了幾次排子槍，敵人只是不還槍，反而在礮堡裏唱起日本歌來了。雷石柱說：『敵人看破咱們的計了。好！他不打就不打，咱給他門上埋個守門雷，明天是大年初一，叫他來個開門見喜。』說完便叫武二娃、杜玉貴去和他埋雷。杜玉貴高興的說：『對！數我去合適啦，我在那上頭閉住眼，要到那裏就能到那裏。從前日本人多的時候，我一個人當——』雷石柱道：『少說兩句吧，快揹東西走！』雷石柱把地雷用手巾包住，用牙咬着手巾；杜玉貴把鐵鍬別在背後腰帶上，三個人像蛇一般的爬到了外壕跟前。那壕有七尺來深，一丈來寬，雷石柱原先沒計劃好，到這時乾瞪眼過不去，想了半天，想不出個辦法。忽然杜玉貴湊到雷石柱耳朵上說：『用腰帶吊吧！』雷石柱說了聲：『好！』三個人便把腰帶解下來結成一條，雷石柱先把他倆吊下去，又把地雷和鍬吊下去，自己調過身子慢慢往下溜，杜玉貴在下面用手托着他的腳，便輕輕的下去了。三個人到了壕底，雷石柱讓杜玉貴蹀

着自己肩膀爬上去，杜玉貴垂下腰帶來，又把他兩個吊上去。爬了幾步，便到子鐵絲網跟前。隔着一道丈數高的圍牆，只能看清碉堡的上半截；這裏離碉堡只有五六丈遠近，連敵人的咳嗽吐痰都能聽到。他們面前的鐵絲網有五尺來高，每隔一尺就是一道帶刺的鐵絲，跳是跳不過去，鑽也鑽不進去。雷石柱看了半天，湊到武二娃耳朵上說了一氣，便把最底下的那一道鐵絲網扶起，把地鏟低了些，讓武二娃爬進去；他又把地雷和鐵遞進去，武二娃接着，脫了鞋襪，赤着腳輕輕走到圍牆門口，用手在地下一摸，硬硬的；原來都是石頭子砌起來的！武二娃摸了半天，見沒法挖雷坑，真急壞了！坐在地上直想哭。忽然摸到門旁栽着根電線桿，心裏立刻有了個主意，便把地雷綁在了電線桿上，把火線拴在圍牆門上，這才退了出來。雷石柱問說：「埋好了？」武二娃喜的說：「綁好了。」

三個人照原路退了出來，找到那幾個民兵，相隨上便往回走；但武二娃却不願意走，他要在這裏等着看地雷炸。雷石柱沒法，只好把他留下；又怕他一個人出亂子，便把張有義也留下了。又給了他們一顆地雷，叫他們埋在前面攔路，防備敵人發現目標追過來。說完帶着其餘的民兵走了。張有義和武二娃把地雷埋好，兩個人披着老羊皮襖，坐在山峒口後等着。

夜靜得沒一點聲音。碉堡上燈已熄了。人心裏越有事，越覺得時間過的慢，從鷄叫等到天

明，從天明等到太陽出山，日本人還不來開門。武二娃急得數指頭，隔一陣就對張有義說：『我再數一百下保險出來。』可是又數了二百下，敵人也沒出來。張有義躺在地下瞌睡得連眼也不想睜，心裏甚事也不想，只想美美睡一覺。

又等了一陣，忽然武二娃高興的說：『開門來了！開門來了！』張有義猛的爬起來，細細一聽，真的碉堡裏有些響動。兩個人心裏縮緊了，四隻眼不轉睛的盯着碉堡門。又過了一陣，只見門動了，剛開了一半，便是『轟隆』一聲巨響，一個日本人狗吃屎般的栽了出來，爬在地上不動了。武二娃高興得差點喊出聲來。地雷響聲，把碉堡裏驚亂了，馬上擁出來六七个敵人，圍在屍首跟前察看。張有義見那麼許多敵人，心裏癢癢，不管三七二十一，『叭』的一槍打了過去，一個敵人按着肚子蹲在了地上，其餘的敵人發現了目標，馬上端着槍向他們撲來，張有義急了，叫武二娃說：『快退！』是敵人槍打的得緊，兩個人爬到溝邊上，抱着槍，拿皮襖裹着身子，順山坡滾下去了，剛滾到溝底，就聽得山頂上『轟隆』一聲，兩個人心裏十分得意，知道這是攔路雷炸了。也顧不得回頭看，爬起來一氣往回跑。走到離村還有三里路光景，忽然從路旁枯草裏，兀的站起個人來，他倆忙停住脚步，定睛一看：原來是放哨的自衛隊員劉拴拴。劉拴拴說：『哈呀！你倆才回來，幹甚去啦？』張有義說：『過年啦，給日本人送了點小小禮物，』劉拴拴

說：『又是埋地雷去啦？』張有義說：『那是自然的！今年開市大吉，給叔叔拜個年吧！』劉拴拴說：『呸，你倒是我孫子。』說笑了一陣，張有義和武二娃，便繞開大路，從荒草亂石坡上往回走。他倆知道這一帶大小路上，昨天民兵都用地雷封鎖了。

他倆回到村裏，左右一看，家家門上貼着鮮紅對聯，有的寫着：『鋤頭換來飽暖福，地雷打出太平春』，有的寫着：『男耕女織生產發財，勞武結合保衛家鄉』……一些男女娃娃們，穿着新衣服滿街蹦跳。武二娃走到家門口時，正遇他媽站在台階上瞭他，見他回來了，又喜歡又抱怨的說：『怎這才回來？真急……』想說個『真急死人了』，後來覺得大年下不該說不吉慶話，於是把下半句話嚥下去了；改口說：『快回家吃飯去吧！』武二娃撒嬌的說：『偏不！我還要找石柱哥去哩！』張有義忙插嘴說：『先回去吃飯吧！吃了餃子再找他們也不遲。』說完他先回去了，武二娃也跟着他媽回到了家中。

窑洞裏打掃得一乾二淨，米麵甕甕揩抹得黑光油亮，雪白的窗紙上，貼着紅綠紙花；鍋裏的水沸騰着，捏現成的餃子整整齊齊的擺在木盤裏，……一切都是過年的新氣象。武老婆忙着給武二娃換了新衣服，又忙着搗蒜煮餃子。武二娃見家裏整理的齊齊整整，不由得這裏翻翻，那裏看看，忽然看見竪櫃裏放着四五斤豬羊肉，上邊還貼着紅紙，忙問道：『媽，這是那裏來的？』武

老婆回頭看了一眼說：『嗨，村裏人慰勞的麼！昨天快黑時分，你不在，村長和農會秘書親自送到家門上，還送來十斤白麵，說是全村人慰勞抗屬的。自你哥當了八路軍，村裏人真是把咱抬舉到天上了！』

原來武二娃有個哥哥，二十九年上就參加了八路軍。自前年春天他父親給敵人修碉堡，被洋狗咬死以後，家中就留下了他母子倆口；武二娃又參加了民兵，經常不在家；虧了村裏人幫助，政府扶持，變工隊給代耕地，政府撥給優待糧，每逢過年過節，不是請吃飯，就是送慰勞品。武老婆雖說五十來歲的人了，身子還壯實，推米磨麵，紡花織佈，樣樣都能行，因此，日子過得還可以。

餃子已經煮好了，母子倆個坐在炕上，一面吃餃子，一面說閒話。正在這時，忽聽街上響起了一片鑼鼓聲，武二娃以爲是鬧秧歌咧；忙放下飯碗，靜耳細聽，聽着聽着走近了。剎時鑼鼓聲已經敲打進院裏來了。母子倆不由得放下碗開門去看：只見進來一大羣人，領頭的是村長，農會秘書，中隊長，後面跟着大大小小三四十號人，有穿長袍子的，有穿短襖子的，一個個打扮得像新女婿一樣。這夥人一進院子，雷石柱就大聲喊道：『武大媽，給你拜年來啦！』衆人都朝她拜年，有作揖的，有鞠躬的，有敬禮的。武老婆喜得合不攏嘴，忙着還了幾拜，說道：『這可勞駕

不起呀！這可勞駕不起呀！」衆人們齊說：「你家是抗屬，有功勞的！」

雷石柱一眼看見了武二娃，忙問道：「二娃你回來了！守門雷炸了沒有？」武二娃得意的說：「連攔路雷也炸了！」衆人問是怎回事，武二娃比着手勢從頭講了一遍。衆人高興得亂嚷開了，有的說：「二娃真有出息！」有的說：「這可應了出門見喜那句話了！」這時，武老婆端出一大盤紅棗來，一把一把往小娃娃懷裏裝。又招呼衆人說：「都到窰裏暖一暖吧！」李村長說：「不了，我們還要給別家抗屬拜年去哩！」說完引上拜年的隊伍，敲着鑼鼓，又給抗屬康大嬸拜年去了。武二娃母子倆，這才回到窰洞裏繼續吃飯。武老婆高興得不斷的唸道：「抗屬真光榮呀！給你哥捎上道信，把這事都告給他。叫他安心打日本！」

第六十四回

偽軍官兵起矛盾
「曲線救國」當漢奸

漢家山據點裏的偽軍們，平素生活很苦，頓頓是高粱麵糊糊山藥蛋。過年了，人們只以為會吃頓好的，二十九下午，又見偽村公所送來好多白麵；夜間，只聽得廚房裏「乒乒乓乓」的刀案響，滿關帝廟院子都充滿了撲鼻的油香。

初一清早，天還不大明，僞軍們就都起來了，只等吹開飯號。等來等去總是不開飯，有一個等得實在不耐煩了，說道：『我拼着挨上士一頓罵，給你們探探消息去。』衆僞軍齊聲說：『好！』那個僞軍去了一陣，跑着跳着回來了，還沒進門就高興的大聲叫道：『你們猜吃甚哩？吃席哩！』僞軍們聽了都不相信，有的說：『你夢去吧！頂多吃上頓白麵。』有的說：『你不要騙人了！』那個僞軍鄭重其事的說：『要騙你們我是你們的灰孫子！我從破窗子上看的清清楚楚，做現成的肉碗子，滿滿擺下幾桌。我悄悄問伙伙班長說：『開飯快了還是早哩？』他說：『把燒肉燒出來就開飯。』這還不是吃席是吃甚？』這一講，把僞軍們的興頭都提起來了，一個個喜得裂開嘴笑。但是越等越覺得時間長，口水直流，喉嚨裏都快伸出手來了；好容易等到半上午，只聽哨子『吱——』的響了一聲，僞軍們一齊衝了出去，叫着，笑着，朝伙房院子裏奔跑。有的把鞋子掉了，有的絆倒把膝蓋擦破了；也顧不得疼，爬起來又跑，跑到伙房院子裏時，只見兩個伙伙抬出一個大木桶來，冒着熱騰騰的氣。

僞軍們擁擠擠圍上去一看，不由得身子都涼了半截，原來又是高粱麵糊糊煮山藥蛋，不過浮上漂了幾星星油花。馬上僞軍們亂吵亂罵成一團！有的把碗摔了，有的賭氣回去不吃了，有幾個班長，跑到廚房門口大罵道：『媽他屁，這是過週年啦！』『操他媽的，當兵幾年，過年連頓

餃子也賺不下！』『那席是給誰做下的？媽的，把上士拉出來！』接着都吼喊起來了：『拉出來！』『拉出來！』一湧都擠到了廚房門口。

上士自己出來了，朝着憤怒的偽軍們掃了一眼，求告似的說道：『弟兄們！不要錯怪了好人！上級沒命令我就敢作主？席倒作下幾桌了，那是楊中隊長請客用的。今天飯裏的油還是我偷放上的哩！』說得偽軍們都撅起了嘴。

辛在漢自言自語的說道：『哼！還是要當官哩！』一句話，把大家的火氣又挑起來了，亂紛紛的罵道：『他媽的！老子們賣命他們享福！』『沒有老子們當兵，他們當個屁官！』『……』人們都餓慌了，一面亂罵一面盛上高粱麵糊糊喝，故意半碗半碗往地下洒，洒得這裏一攤。那裏一攤，好似拉下稀屎一樣。

這時，楊德的勤務兵慌慌急急跑來了，一路高喊：『上士，席做好了沒？』他跑的太急了，一腳踏在洒下的飯上，『卜通』摔了一跤，把嶄新的衣服都弄髒了。氣得爬起來朝偽軍們大罵道：『媽的屁，你們瞎了眼啦！飯就往路上洒！』偽軍們知道他是偽中隊長楊德最寵愛的人，年青漂亮，『小白臉』，平時仗上楊德的勢力，想罵誰就罵誰，因此誰也不敢回嘴。『小白臉』見衆人怕他，罵的更兇了。

有個班長叫趙自新，河南人。本來就有一肚子氣沒出處，聽他亂罵，不由得火上加油，把碗往地下一擡，跳起來罵道：『小白臉你罵誰，婊子養的，再罵，老子揍你！』小白臉一下撲到跟前罵道：『就罵你了，你敢怎麼樣？』趙自新擺開手『拍拍』打了他兩個耳光，小白臉哭着喊道：『你厲害！你厲害！』返身就跑了。

偽軍們知道惹下禍了，有些胆小的，已偷偷的溜走，有的勸趙自新趕上去說幾句好話了事，趙自新說：『屁！大量他搬來後台老板也砍不了頭！好漢作事好漢當，決不連累你們。』

一陣，聽得皮鞋響，楊德氣兇兇的來了。偽軍們嚇得只顧吃飯，連頭也不敢抬。楊德站在台階上，喝道：『趙自新，你竟然欺侮到我頭上了！記你二十軍棍，今天大年初一，明天開銷你。三班長，把他禁閉起來。』三班長答應了聲：『是！』就把趙自新關到禁閉室去了。這天夜裏，禁閉室放哨的是辛在漢，趙自新就是他的班長。辛在漢悄悄回去拿了張被子，給送了進去。趙自新正蹲在牆角裏冷的發抖，一見辛在漢給他送來被子，跑過去拍着辛在漢的肩膀說道：『够朋友！够朋友！奶奶個雄，小白臉也欺侮老子。老弟，你放我出去，我去毀了這個王八操的，出這口屈氣！』辛在漢說道：『班長，那事做不得！你走了我坐臘，再說人家手多，事做不成，枉折了本錢。依我說，好漢不吃眼前虧，你明天低個頭，給小白臉賠個情，大丈夫報仇三年不遲。』

再說刨樹要尋根哩！小白臉憑誰抖威風？還不是憑的隊長？隊長又憑誰？還不是憑的日本人。這是咱弟兄們瞎說哩，咱們幹這份差事，圖名咧？圖利咧？依我看，咱們這是老鼠鑽到風箱裏，兩頭受氣！老百姓罵咱們是漢奸黑狗子，日本人待咱們不如洋狗。操他媽，到那裏還吃不了這份口糧！』趙自新說：『這可說到我心上了！俺出來當兵，不是爲了當漢奸呀！』接着就講起他當偽軍的經過。

他家是在河南東部，民國三十年秋天，家鄉遭了水災，全家人淹死的淹死，失散的失散。他攆着他娘往山西逃荒，剛逃到河南林縣，就遇上了日本飛機，他娘被機關槍掃射死了！他氣得爬在他娘死屍上大哭，正哭之間，來了幾個中央軍，原來是龐炳勳的二十四集團軍；二話不說，就要拉上他去當兵，他求告說：『老總，行行好吧，俺娘叫日本飛機掃射死了。』老總們說：『那好呀！你更應該當兵抗日，替你娘報仇。』趙自新一想說得有理，含着眼淚，把他娘掩埋了，跪下磕了四個頭，起來拍了拍膝蓋上的土，就當了兵。每天起來出操拔慢步，挨了的耳光也不知有多少。後來隊伍開到了西山陵川一帶，名義上是打日本，實際上是專門和八路軍鬧摩擦，襲擊八路軍的後防，活埋八路軍的傷兵，缺德事都幹了。官長們說，這是蔣委員長長的命令：『剿共第一，抗日第二。』到民國三十二年春天，他們就和八路軍大打起來了，四月間又聽說日軍出動

了，弟兄們惶惶不安，可是官長們說：『不怕，日軍也是配合咱們剿共的！』沒幾天，和日本開火了，三天工夫，隊伍就被打了個四零五散，投降的投降，逃跑的逃跑。

他們這一連住在個小村村裏，一天，半夜裏，連長下了命令，說找團部去，第二天隊伍就向陵川城出發，快到陵川城的時候，天已黑了，隊伍在個山溝溝裏停下來。連長又下了命令，叫大家把槍拴下了，說是怕走了火。連長收了槍拴，帶着一個排長，親自到前邊偵察去了，隊伍在山溝裏死等。等着等着，連長不回來。快到半夜的時候，四面山上手電亂閃，原來是被日本人包圍了。剎時機關槍步槍亂打了起來，子彈在頭上『嘶嘶』的飛叫，漢奸們高喊：『繳槍不殺！中央軍弟兄們快過來吧！』弟兄們端着槍想抵抗，但是沒有了槍拴，乾着急，沒辦法。馬上，敵人從四面八方圍攏來了……。

被俘以後，一直押進陵川城，天已經明了。一到敵人『紅部』，只見連長排長都在那裏，營長和團長也在那裏，團長還是那般神氣：『中正劍』還在武裝帶上掛着。他和敵人的翻譯官給大夥訓話，他說：『弟兄們！那不要怕，在邊幹什麼，到這邊還是幹什麼。龐總司令如今也到了這方面，奉到蔣委員長長的命令，已經和友邦合作了。我們的敵人只有一個，就是『共匪』。今後要同心合力，進行大東亞聖戰！……』

隔了幾天，汽車把他們拉到太原，換了服裝符號，編成了『和平救國二十四集團軍』。以後又派來了日本教官，經常受日本人的打罵，見了日本人要敬禮；晚間和日本人的洋狗睡在一起，洋狗屙在炕上，還得給收拾屎尿，……真是從惡水缸跳到毛坑裏，越鬧越臭了！弟兄們私下議論說：『媽的，當了漢奸啦！』可是長官們講話說，這是蔣委員長定下的妙計，叫做『曲綫救國。』

講到這裏，趙自新忽然怒沖沖的說：『媽的！老子不當漢奸。』辛在漢忙把他的嘴一掩說：『低聲點吧，別人聽見了不得！』接着，辛在漢把自己的遭遇也講了一遍。又勸他團結班裏的弟兄們，將來瞅機會報仇，殺敵立功。趙自新感動的說：『老弟，你這可是給我指下明路了，俺不聽你的話不算人做的！』

辛在漢看看錶已經下一點了，忙出來，關了禁閉室的門，剛一回頭，突然被一個人抓住了胳膊，說道：『我都聽見了！』嚇得辛在漢往後直縮，那人笑了一聲說：『不要怕，跟我來！』辛在漢聽出是小隊長王占彪的聲音，心中不由得亂跳；也不知他是好意，還是惡意。無可奈何地跟在他後邊，向操場裏走去。

原來這王占彪，就是上次康家寨放回來的一個俘虜，他回來說是在半路上跑回來的，楊德和他

是拜把子弟兄，所以也很相信他；以後楊德昇了中隊長，便把他提昇成小隊長。

第六十五回

圖報復敵寇吃敗仗
防反正漢奸耍陰謀

兩個人來到操場上，王占彪便把他被俘以後，怎樣接受寬待，老武雷石柱怎樣對他好，他爲甚要回來，詳細講了一遍，最後說：『剛才我去礮堡上開了個軍事會議，明天要去康家寨報復「掃蕩」，還從水峪鎮增調來兩小隊日軍，和一個工民組。我急得沒辦法，正想叫趙自新開小差，給康家寨送個信；不料你在裏邊給他宣傳哩！』辛在漢聽了，高興的說：『原來都是自己人呀！不怕，情報我有辦法往外送。』兩個人又談了一陣，辛在漢便去交了班，悄悄從後門溜出去，找到孫生旺，寫了一封短信，連夜送到康家寨去了。

第二天，天不大明，漢家山敵人出發了。最前邊是四五個工兵，隔開四五十步才是大隊，工兵在前邊路上四處搜索，走一陣便停住了，蹲在地上詳細瞅看；一見有高起來的新土，便慢慢的從四周往開刨，走了沒一里地，一連就刨開二十多個坑；可是連一顆地雷也沒有。敵人便放心的往前走。又走了半里路，忽見路當中堆起很高的一堆新土，從旁邊露出了黑黑的一塊東西，兩個

工兵馬上跑過去察看，用手在那塊黑東西上輕輕摸了摸，真的是地雷，馬上便往開刨土，一陣，一顆黑黑的地雷全露出來了，兩個工兵高興得又笑又叫：『地雷的，大大的無用。』叫着便往起拿；不料這個地雷是口兒朝下埋的，爆發管的火綫釘在了地上，敵人剛往起一拿，『轟隆』一聲炸了，把兩個工兵炸出了丈把遠，腿胳膊都飛散到四處。後面的敵人嚇得一齊爬倒，隔了有半點鐘，才起來又往前走。這下，敵人更加小心，工兵碰上可疑的地方也不刨了，只是在跟前壓一塊白紙條，上邊寫着：『地雷的小心』。可是大路上到處是可疑的地方，這裏是一堆新土，那裏露出半截繩子；工兵就儘管壓紙條，後邊的敵人只敢踏前邊敵人的脚印走。過了牛尾巴梁，大路上可疑的地方更多了：簡直沒插腳的地方！敵人不相信有這許多地雷，又叫工兵往出刨；可是剛刨了幾下，便露出了黑黑的一塊。工兵們剛才吃了虧，不敢再刨了。其實這一路上除過剛才炸了的那顆雷以外，其他不是虛坑，便是圓石塗着黑的假雷。

敵人見大路上沒法走，便折入了小道。這條小道是從半山腰通過去的，只有二尺來寬，左邊是懸崖削壁，右邊是萬丈深溝，幸好路是石底子，沒法埋雷，敵人便放心走。

離康家寨只有二里多路了，遠遠便能看到村邊上的房子。忽然前邊的工兵報告說：『路的斷了！』敵人擁下一堆正在躊躇，猛的從山上滾下兩三塊圓石頭來，滾到敵人隊裏『轟隆轟隆』炸

了，一下炸倒了五六個。原來這是望春崖民兵滾下來的石雷。接着，對面山上桃花莊的民兵打開了排子槍。敵人大亂了，到處躲藏；可是這地方是個絕地；左邊是懸崖，右邊是深溝，沒有可隱蔽的地方；只有靠崖底有一個大巖洞。敵人急了，顧不得細看，一齊往那洞裏鑽；誰知道洞裏埋着五顆連環雷，火線却結在當中的一顆踏雷上；這二十來個敵人鑽進去，一下踩響了踏雷，五顆地雷一齊爆炸了！鐵片炸開去，石片石塊從頂上碰下來，爆炸聲，哭喊聲，黑煙，塵土混成一團，沒有死的敵人連爬帶滾往外逃，後隊變前隊，一齊順原路往回退。

這時兩面山上排子槍打的更緊了。路窄，敵人人多，擠擠擁擁，跌跌撞撞，各各爭先逃命，人摔到溝裏了，馬摔到溝裏了，東西摔到溝裏了。好不容易才退出小路，爬到了牛尾巴梁上，一查點人數，連死帶傷二十多個。敵人又氣又恨，整頓了一下人馬，分兩路向剛才打槍的地方包圍過去；可是到了那地方一看，連個民兵的影子也沒有，只有一些腳印子手印子。敵人的指揮官，拿望遠鏡四下瞭了半天，也沒有一點動靜。春天天短，這時太陽已快落山了，敵人乾着急沒辦法，只好架起機關槍擲彈筒，向四面八方亂打了一氣，抬着屍首退回據點裏去了。

雷石柱領着康家寨的民兵，早就埋伏在漢家山出來的兩面山上。他們看着敵人出來，沿路壓下很多紙條子，等着敵人走遠以後，雷石柱便帶着四個民兵，下到大路上，把敵人壓下的紙條子

移開了，又在一個拐彎的地方，埋了兩個拉雷。到半下午時分，聽得前邊槍聲雷聲響成一片，又等了有兩個時辰，只見敵人一長串退下來了；山上的民兵把子彈推上膛，目不轉睛的盯着。敵人見壓下的紙條沒有了，料定有民兵搗鬼，便逼着十來個偽軍在前邊探路；民兵們放過了偽軍，等敵人大隊人馬走到拐彎的地方，用力把繩子一拉，兩顆地雷一齊爆炸，敵人又被炸倒了三四個。敵人也顧不得還槍，拉扯着屍首，慌慌張張退回碉堡去了。

此後半個來月，敵人鑽在碉堡裏沒有動靜。

到二月初，一天上午，老武、雷石柱、李村長從區上開會回來，馬上就召集來全行政村羣衆，開了個羣衆大會。會上老武說：『我們這次在區上開會，區委傳達毛主席的指示，說敵人在全國的據點，許多都被咱八路軍民兵擠掉了，叫咱們加緊努力鬥爭，準備反攻！最後的勝利越來越近了！因此這次我們在區上主要是多研究，想辦法，把漢家山據點的敵人擠走！』人們一聽說準備反攻和擠漢家山據點，都高興的叫開了說：『這可是大事情啦！得好好幹一下，準備反攻力量！』有的高聲喊道：『這個釘子早該拔了啦！』有的說：『快擠吧！擠走了咱們就能好好生產啦！』老武說：『大家都願意擠；可是光說句話敵人走不了，我們要大家出力！加緊圍困！』人們說：『對！只要能擠走敵人，要咱幹什都行！』這個會雖然開的時間不長，但各村的人，聽了

都非常高興。散了會，羣衆們都回去了，留下各村民兵，討論圍困的工作：決定分成三個圍困組，在據點周圍活動，同時開荒種地；統一由民兵中隊部指揮。各圍困組的地區也分配了一下：康家寨民兵爲第一圍困組，在據點西面；望春崖民兵爲第二圍困組，在據點北面；桃花莊民兵爲第三圍困組，在據點南面，一切佈置妥當，以後連着幾天就看地形；各村民兵變工組也忙着修理農具，送糞出牛。

一天，雷石柱帶着民兵，到漢家山村西山頭上去開荒；一面監視敵人，到太陽快落山時分，正要收工往回走，只見從山下爬上個人來，民兵們端着槍吼道：『什麼人？舉起手來。』那人聽了便把手舉起，一步一步跑上來，雷石柱一看，原來是漢家山暗民兵孫生旺。雷石柱親熱的拉着他的手說：『是你呀！你怎出來的？』孫生旺說：『從地道裏出來的。我來和你商量一件重要的事情！』雷石柱說：『這可鬧好了，老武還計劃今晚派人進去和你通訊哩！你來了咱們就當面談一談吧！』說完馬上就派了兩個民兵，到山上去找老武，一面拉孫生旺坐到地上，告訴他毛主席指示準備反攻和他們外面佈置擠敵人的情形。

一陣，老武和李村長滿頭大汗的跑來了，孫生旺還沒見過李村長，雷石柱給他介紹了一下，四個人便坐在一塊談話。

孫生旺說：『你們以前放回去的王占彪，那人抗日還真心；私下裏給弟兄們宣傳抗日，宣傳八路軍的寬大政策，拜把子、交朋友，已經組織起二十來個人了；他還想把偽軍中隊長楊德也拉上，一齊反正。誰知事情沒鬧成，反落到那傢伙圈套裏了！』三個人急的齊聲問：『怎啦？』孫生旺接着說道：『原來情形是這樣：敵人正月初二報復掃蕩，吃了地雷的虧，回去以後，就疑心偽軍裏邊有人露了消息。日本人暗叫楊德調查，楊德一肚子陰謀鬼計，他想起那次出發的消息，事先只有三個小隊長知道；又想起王占彪是被八路軍俘虜去，跑回來的；又常見王占彪和手下的弟兄們談話。楊德越想越疑心了，便在王占彪身上打主意。經常拉王占彪一塊喝酒、打麻將，並且假意露出不滿意日本人的話。今天早晨，楊德又拉王占彪去喝酒，楊德裝着悲觀的樣子說：『老弟，這是咱弟兄們說知心話哩，眼看日本人不行了，將來有個山高水低，咱們可該怎呀？』王占彪也早有心思把他拉上，一塊反正。於是接上說：『是呀！咱們都是中國人，作這些喪良心事，弟兄們也都不願意，趁早反正抗日立功吧！』楊德聽了，就追問他是不是和八路軍有關係？弟兄們願意不願意反正，王占彪見他追問的緊，也起了疑心，便吱吱唔唔用的別話岔開。楊德已經看出了，想馬上扣起他來，又怕把他手下人逼炸；便沒動聲色，吃喝完，說笑了一陣，各自散了。

到晌午時分，楊德忽然帶着另外兩個小隊把王占彪這一小隊的槍都收了，一齊軟禁在關帝廟

的後院裏，並派了一個班監視；準備明天押到水峪鎮「紅部」詳細審問。担任監視的恰好就是趙自新這個班，辛在漢也在這個班裏，他見鬧成這個樣子，就連忙偷偷溜到我家，叫我出來報告消息。」

老武們聽了這些情形，忙問道：「王占彪的思想怎辦？」孫生旺說：「辛在漢和他已經偷偷商議過了。他想趁今夜防備不嚴，把隊伍帶過來，可就是沒槍了；非外邊的隊伍接應不行。」老武說：「這好辦。只要有決心，接應不成問題。」

老武又問了一些據點裏的情況，四個人商量了一下，決定老武進據點，一面和辛在漢接頭，一面開圍牆門，雷石柱帶三個村的民兵接應，計劃完畢，孫生旺引着老武到據點去了。

這時天已經黑了，他們從地道鑽出來，見孫生旺家裏點着燈，辛在漢正和孫老漢站在爐台跟前。見他們上來了，辛在漢高興的說：「可把我等急了！能行不能行？」老武說：「隊伍半夜就能來。裏邊怎樣？」辛在漢說：「弟兄們都願意！放警戒的這一班人裏頭，班長趙自新是咱的人。」幾個人又低低的談了一氣，規定了接頭的暗號，辛在漢便急急忙忙的走了。老武在孫生旺家吃了飯，又談了一陣今後的工作，約莫有二更多天，估計隊伍快到了，他倆便收拾停當，相隨着去開圍牆門。西門上放哨的兩個自衛團員，一個是劉三丑，一個是辛有根。他兩到了西門上，

和辛有根們接了頭，把門打開；外面雷石柱帶着民兵已來了。老武叫留下幾個人守出路，其餘大部分民兵，都隨着孫生旺往關帝廟來。

這時月亮早已落了，四週黑黑的。大家輕手輕腳，拐彎抹角，直摸到關帝廟的後門上，隊伍隱蔽到牆角裏，老武找了塊石頭，一扔扔進了院裏。

第六十六回

月黑夜偽軍反正
清明節公祭烈士

王占彪這一小隊人，雖然槍被收了，人還可以自由；就是不能出院子。這天晚上，辛在漢回來，把消息暗暗傳給衆人，大家就悄悄準備東西，不脫衣服躺在炕上，耳朵聽着外面的動靜。王占彪更是急得不行，隔一陣就假裝小便出來一瞭瞭。

趙自新這個班，也住在這個院裏。這時却好輪上辛在漢和另一個偽軍放哨，那個偽軍是大烟鬼，發癮發得直打呵欠。他正靠着牆打瞌睡，忽然院裏掉下一塊石頭，把他驚了一跳，正想說話，冷不防辛在漢的槍口對準了他的胸脯，壓低聲音說：『不准喊！把槍放下，把門開開！』那個哨兵嚇得乖乖地把槍靠牆立下，抖抖索索開了門。雷石柱見門開了，馬上領着民兵衝進院裏。

王占彪這一小隊人，聽得院裏一陣雜亂的脚步聲，知道是老武按計劃進來了。急忙都爬起來，摺上東西，跑到院裏站隊。老武握了一下王占彪的手說：『好！你的第一大功。』王占彪也興奮的說：『你救了我們了！』

這時，辛在漢早已引着隊伍，包圍了監視他們的那一班偽軍的房子。辛在漢站在門口，大聲喊道：『快起來集合！八路軍來了！』那些偽軍正睡的模模糊糊，聽着叫喊，慌慌張張爬起來，抱着槍走到院裏，見王占彪那一小隊人都站好了，另外還有好多黑影，持着槍站在在兩旁。偽軍們見了這個情形，都驚得出了一身冷汗，腦子裏一亮，已經知道是怎麼回事了；順手往下一摸，發覺槍拴早已不在了。正在猜疑，只見班長趙自新提了個沉重的包袱走出來，掂了幾掂，發出叮叮噹噹的響聲，說道：『不要發昏啦！槍拴早給你們下了！』偽軍們聽了，都悄悄的不敢做聲。趙自新又和氣的說道：『弟兄們！我們都是中國人，當了幾年漢奸，今天八路軍解放我們來了，我們要重新作一個中國人……』偽軍們齊聲說：『好班長哩，這幾年罪也受够了，誰還沒個人心！』趙自新又領着王占彪那班人進到房裏，點了個火，用斧子砸開套間的門，把兩挺機關槍，和十幾枝步槍都取了出來。老武叫王占彪的這一小隊，押着這一班偽軍前邊先出村，他自己帶着隊伍作後衛，提防敵人追來。這時人多了，走的又很急，引得全村子的狗亂叫起來。魁星樓上的

偽軍哨兵，起先隱隱約約聽得後院有響動，只當是偽軍們賭博哩，也不十分在意，隨後聽得街上有雜亂的脚步聲，全村的狗亂叫，這才急忙去報告楊德。楊德馬上起來集合起隊伍，跑到後院一看：只見後門大開，房子裏人和東西都不在了，料想是偽軍『譁變』了，忙帶着隊伍出來追趕，追到村口圍牆門上時，兩扇門大開，靜靜的沒一點響動，放哨的劉三丑和辛有根，蹲在哨房裏抽煙。楊德喊過來問道：『什麼人把門開了？』這兩個自衛團員用預先商量好的話回答道：『剛才警備隊王小隊長，領着三十來個弟兄出去了！』楊德又急問：『誰讓你們隨便放走了人？』『好楊中隊長哩！王小隊長和趙班長說是奉了命令出去剿匪的，我們兩個老百姓還敢擋住！』他們還說誤了時刻要砍我們倆的腦袋哩！』『出去多大時候了？』『不多一陣陣，頂多有半頓飯工夫。』『先前有人進來沒有？』『沒有！』……楊德盤問了半天，見兩個人答對的很好，便都信以為真，直氣得大罵道：『媽的屁，王占彪！抓住非刀剛你不行。趙自新你也壞了心啦！』恨得又是咬牙，又是跺脚。一面派人去報告日軍，一面帶着偽軍往村外追。

反正的偽軍和民兵們，出了村以後，老武估計敵人可能追趕，就叫一部分民兵和反正的偽軍前頭先行，留下來一部分打埋伏。可是民兵們都說：『人多力量大，咱一塊打了仗再回去吧！』反正的偽軍們也要留下打，王占彪說：『這是將功贖罪的好機會，今天開槍才是對的！』老武見

大家很堅決，也就答應了。馬上在村外的土堰後把人佈置開。

等了一陣，果然見敵人追出來了。王占彪下令他那個小隊的弟兄們一齊開槍。楊德以爲前邊光是『譁變』的偽軍，所以也不十分放在心上，就指揮他手下的偽軍一齊向前衝。

民兵是埋伏在最前面的，看着敵人快衝到跟前了，一齊扔出十來個手榴彈，一片連天聲響，炸倒了四五個敵人，偽軍們受了突然的打擊，嚇得手忙腳亂，掉轉屁股就跑，楊德拿手槍逼住吼道：『誰跑先槍斃誰，媽的屁站住！』偽軍們又被逼回來，爬在地上不敢動。楊德見硬來不行，就用軟辦法，大聲喊道：『王小隊長！趙班長！咱弟兄們在一塊幾年了，你們就忍心拆我的台！？我有甚對不住你們的地方，咱回來好商好量嚒！只要你們回來，王小隊長昇你副中隊長，趙班長昇你小隊長，弟兄們發雙餉……』王占彪回答道：『楊德！我勸你不要作漢奸了，一塊抗日來吧！』楊德見勸說不頂事，罵道：『你們真昧了良心啦，抓住非……』還沒罵完，雷石柱朝着說話的地方『叭』的打了一槍，只聽楊德『啊喲』叫了一聲，接着，民兵們一齊開槍，楊德按着臂上的傷口，忍着疼，指揮偽軍還擊。兩面機關槍步槍打的像炒豆子一樣，還夾着兩家的對罵聲。正在打的熱鬧開，老武忽然看見左面山上壓下一羣人來。原來是碉堡上的日軍，剛才得到王占彪『譁變』的消息，追出來了。老武見敵人增加，怕再打下去吃虧，就和雷石柱商議了一下，邊打邊

退走了。

山上的日軍下來，和楊德的偽軍會合到一起，只見楊德右臂受了傷，疼得直噁。日本小隊長見賠了夫人折了兵，氣得跳腳亂罵，有心追趕，又怕半夜三更踩上地雷；只好忍着氣轉回碉堡。偽軍們扶着楊德，抬着屍首垂頭喪氣的回去了。

民兵和反正過來的弟兄們，見敵人沒敢追來，便往康家寨走。一路上，反正的弟兄們，真像飛出籠的鳥一樣，高興的又說又笑，有的拉開嗓子唱小曲，有的和民兵同志拉話。辛在漢路上解了個手，掉了隊，等他趕到康家寨時，太陽已出山了。他回到自己離別了三年的故鄉，看到這些熟悉的房屋街道，心突突亂跳，也不知是高興，也不知是悲哀。村裏靜悄悄的沒有人，走到康家祠堂門口時，見門上掛一塊牌子，上寫：『康家寨行政村村公所』，聽得裏面人聲嘈雜，不時發出歡笑聲。辛在漢走了進去，只見滿院子的人，民兵和反正的弟兄們，坐在台階上喝開水，跟前擺着兩三担冒熱氣的水桶。馬區長正拉着王占彪的手說：『咱們這是第二次見面了，可算是老朋友了。你們都是有功勞的！』靠右邊站着半院子老鄉，男的、女的、老的、少的一大羣，嘖嘖咕咕的說話。見他進來，都扭轉頭盯着看他。辛在漢一眼認出了康大嬸，忙跑過去說：『大嬸！你好呀！』一下把康大嬸楞住了。別的人也都楞住了。康大嬸細看了半天，才驚喜的說道：『啊喲，

是在漢吧！孩啦，你可回來了，你可是回到咱本鄉本土了。」人們聽說是辛在漢回來了，一下都擠了過來，有的拉着手，有的扯着衣服，親熱的不知該說甚好。這個說：「幾年不見面，變得認不得了。」那個道：「看在那鬼地方瘦成個甚了！嘖嘖……穿的像個叫化子，誰能認得？」……康天成老漢擠進來說：「孩啦！你知道你媽……」話還沒說完，辛在漢「哇」的一聲哭起來了。衆人忙用寬心話解勸他，康大嬸急的盯了康天成一眼說：「你這老漢！再沒個說的了！孩回來了，這是喜事嘛，這些傷心事情，以後還不能告訴！」辛在漢哭着說：「這事我早知道了，日本人害的我全家好苦呀！」反正過來的弟兄們，不知道這是怎回事，都急得過來問。雷石柱便把敵人抓走辛在漢，火燒死他妹妹，亂刀刺死他母親的前後情形講了一遍。大家聽着也都傷心起來，王占彪和幾個弟兄眼裏掛着淚花說：「我們的媽媽也是被日本人害死的！」這時，老武們過來勸解辛在漢，李村長端來水讓大家喝。辛在漢喝了幾口水，向康大嬸說：「大嬸，你家有現成香表沒有？」康大嬸知道他是要上墳去，忙說：「孩子不要急，後天就是清明，到清明節再給你媽去燒紙！」老武也猛然想起一件事，說道：「對啦！前回我們到區上開會，佈置下今年過清明節，各村開追悼會，還要給抗日英勇犧牲的民兵羣衆立碑！」辛在漢一聽要開追悼會，也就不去了。

第二天，康家寨開了個歡迎大會。望春崖、桃花莊的民兵羣衆都來了。縣政府、區公所、武委

會，也派了代表來參加，還帶着獎旗，馱着新衣服。各村羣衆送豬送羊，鼓手響器十分熱鬧。會上各村代表都講話歡迎，王占彪小隊的人也紛紛上台控訴敵人的罪惡，宣誓堅決抗日到底。當即成立了個『抗日獨立游擊隊』，王占彪當了隊長，辛在漢當了副隊長，便開到後方整訓學習去了！

下午，李村長領着村裏男女幹部，籌備明天清明節開追悼大會的事情。會後，張勤孝、周毛且便找來石匠王師和康師刻石碑；吳秀英、康大嬸領導婦女做紙花、紮花圈；康明理、二先生、和村公所書記，寫輓聯；雷石柱引着一夥民兵，栽桿子、搭帳棚。忙了一下午一早晨，到第二天吃過早飯，一切都鬧就緒了。

靈棚搭在村公所門口的場子上，頂上滿插着青松翠柏，綠葉裏襯出素淡的紅白紙花。棚裏面，放着三張祭桌，正中擺着靈位，上寫：七年抗戰英勇犧牲之烈士靈位。

靠前擺着香爐祭品，瓜菓、鮮菜，兩面燭台上插了兩支大白蠟燭，桌子周圍，各種式樣的花圈，疊成一座小花山。風吹進來，四面的輓聯飄擺，香煙繚繞。人們走進去一看這情景，心裏就難受的想哭。

不一陣，祭奠的人們一羣一夥的來了。場子上，鎖呐笙管，把人們的心都吹亂了。人們披着

紗、戴着孝、端着祭品、抱着水酒香紙，一批批的走到布棚下面，等不到把祭品擺上，想起烈士們生前的情形，便難受得淚珠止不住地簌簌落下來。

鎖呐不停的吹，祭奠的人，川流不息的進出。一會，張有義和他婆姨穿着一身白孝，端着香表紙張來了。走進布棚，雷石柱剛給他把紙點着，張有義便哭得瘋了一般，嘴裏不住的「爹呀，爹呀」叫！張有義哭了一大陣，還沒有起來，辛在漢也來了，燒過紙也慟聲大哭，搖着身子，捶着地，哭一聲「媽媽」，罵一聲「日本鬼子」，鼻涕眼淚糊下一臉，誰去拉也拉不起來；拉的人也傷心的哭了。

第六十七回

暗民兵機智捉密諜
紅黑賬警告僞人員

人們一直祭奠到上午。村裏家家都燒過了紙，便全體動手，把紀念碑立在當場壘好的石頭台上，接着便開追悼大會。主席李村長沉痛的講了幾句話後，全場人都脫了帽解了手巾，肅靜的立着。康明理走到前台，深深向靈位鞠了一躬，轉過身用悲哀的聲調讀祭文：

「中華民國三十四年三月十一日，康家寨全體群眾和民兵，僅以素酒色花，致祭於諸烈士靈位之前：

你們爲了保衛咱們的村莊不讓敵人侵佔，你們爲了保衛咱們的群眾不受敵人的欺侮，冒着性命危險，和敵人英勇鬥爭，終於達到了你們的志願，把維持反掉了！把敵人打跑了！把群眾解救了！這是你們的功勞呵！

爲了中華民族解放，打跑日本帝國主義，你們英勇的犧牲了，你們是爲群眾而死，死得光榮！你們從前爲全村人出生入死的事情，我們一件也忘不了，想起來，我們便會傷心難受！烈士們！永別了，但是你們堅決打日本鬼子的精神，却永遠留在我們心上，就如同你們的名字一樣，我們永遠不會忘記。我們要學習你們的精神，繼續和敵人幹，一直把漢家山敵人擠出去！並準備反攻力量，一直到把敵一打倒，最後勝利！烈士們！安息吧！

康明理讀的哭了，哭得肩膀都抽動起來，沉靜的場子裏，立時起了一片唏噓的哭泣聲。這時，天空烏雲密佈，冷風吹着飄洒的細雨。人們哭泣，天也『沙沙沙』的下起雨來。

一會，康明理停住了哭，用手帕拭了一下濕潤的眼睛，聲音很悲憤的說道：『報仇！報仇！我們要爲他們報仇！』會場裏，民兵們激動得把槍舉起來，隨着喊道：『對！報仇，堅決把漢家山的敵人擠出去！』羣衆也喊起來了。人們把沉痛化爲力量，追悼會變成了擠漢家山據點的動員會。場裏有很多羣衆，馬上都擁到前面，要求參加民兵。雷石柱說：『好！大家願意參加民兵，

保衛全村，很好！康明理把名字登記下來！」康明理便在祭桌上，把圍在身邊報名的人，一個個都登記起來，一看，共有十幾個人參加民兵。

到半後晌，會議結束。大家便把花圈、紙幡、輓聯都拿到碑前燒了，這才各自散了回去。

再說漢家山暗民兵孫生旺，自上次老武進來給他們佈置了工作以後，第二天黑夜，他就把辛有根、郝明珠、劉三丑、和偽村副郝秀成找來，在他家裏開會。孫老漢給他們在門外瞭哨。孫生旺說：「外面民兵已經佈置好了，要實行長期圍困的辦法，堅決擠掉咱村的敵人。老武說，叫咱們組織動員村裏的人，往外搬家，老百姓都搬走，把敵人圍到這個空村子裏，餓也餓死他。」郝明珠說：「這可是個好辦法！我們村東頭的人，早就想往外搬；在這裏實在受不行了，每天光支苦差就吃不住，前幾天李老四家已經搬走了。」辛有根接着說：「窮人家好動員，沒房沒地，拍屁股上的土就能走。財主們可就難說了，捨不得這呀，捨不得那呀！……」劉三丑搶着說：「毬！他不搬就不行！咱們就說，這是抗日政府的命令，誰不搬按漢奸辦，看他狗日的搬不搬？」孫生旺搖了搖頭說：「不能那樣！老武說過，不能強迫，要好好開導咧！搬家有好多困難，也要想法子給解決。咱們先發動願意搬的人家，偷偷往出轉運糧食，用不着的東西暗暗埋藏了；村裏只要有一半人願意搬，剩下的就好辦了。你們想，村裏人一少，敵人的負擔還不是都放到他們頭

上？……』正說到這裏，忽聽外邊孫老漢咳嗽了一聲，孫生旺忙對郝村副說：『來了人了，你快躲一躲，我們幾個老百姓不怕！』郝秀成一聽，驚得臉上變了顏色，抖抖擻擻的說道：『往、往、往那、那裏躲？……』孫生旺一把拉住他，跳下炕便把他送進通地道的爐炕裏。這時，聽得門外有一個兇狠狠的聲音說：『你咳嗽甚？你咳嗽甚？』又聽見孫老漢的聲音說：『你管我哩！還不叫我咳嗽！』說着，門『砰』的一聲踢開了，撞進來的是密諜組長巴三虎。孫生旺忙陪着笑臉說：『三虎哥，來吧。』巴三虎沒答理，朝四周圍掃了一眼，冷冷的說：『是你們四位呀！開抗日會哩？』孫生旺說：『三虎哥，不要要笑了。我們是商量種地的事哩！』巴三虎鼻子裏哼了一聲說：『商量種地還要放哨嗎？我早就看出你們幾個的鬼了！』辛有根說：『三老，你不要血口噴人！我們有甚短頭私弊被你抓住了？』巴三虎說：『你們別嘴硬了！不是姓吳的說大話，你們放個屁，就知道你們要拉甚屎。上幾回八路軍進來，是那些王八且勾引的？今晚你們鬼鬼祟祟幹甚？哼！我早就操心你們了。』說着便在家裏上下左右打量。劉三丑揜着說：『操心我們要怎？你抖甚威風？咬不了毬！』巴三虎突然返轉身，兩隻三角眼一瞪，臉上的麻子都顯得漲大了。一把拉住劉三丑說：『媽的皮，你還罵人，作下有理的了，走！上正經地方說去！』辛有根郝明珠齊聲說：『巴三虎，你要怎？』說着都跳下炕來。巴三虎見他們人多，忙放開劉三丑說：

『好！好！好！你們厲害，等等再見。』轉身就往外走。孫生旺見巴三虎要走，知道他是要報告的人去。猛的撲過去把門關了，說道：『巴三虎，你想到那裏去？你的罪惡已經够了，我們給你留的一本賬哩！早就該收拾你，今天是你找上門來的。』巴三虎看勢不好，一面往門外衝，一面大聲喊道：『你們反……』話還沒說完，劉三丑撲上去攔腰一把把他抱住。藏在爐炕裏的郝村副，先前聽見巴三虎進來那股兇勁，嚇得渾身打戰，進來聽見孫生旺們把巴三虎拿住了，也高興的一下從爐炕裏鑽出來，巴三虎一見郝秀成也在，忙哀求道：『郝村副！快救命吧，我——』後音還沒發出來，郝明珠過去兩手卡住他的喉嚨，巴三虎一時出不上氣來，逼得臉通紅，手脚亂動，死命掙扎。孫生旺急道：『弄死！快弄死！不弄死終久是咱的害！』辛有根找了根繩子，套到巴三虎脖子裏，讓郝村副抓住另一個繩頭往死拉，郝秀成平常看見家裏殺雞殺羊，都要把臉掉過去，現在叫他親自勒死人，就有點抖的，不敢下手。辛有根見他躲躲縮縮的不動，便喊道：『抓住嘛！這號大漢好不處死留他幹什？』郝村副一聽，馬上也想起巴三虎過去一連串的作惡事實，若不弄死，放虎歸山，必有後患。便很快把繩頭接住，背過臉，用力一拉，只見巴三虎的臉由紅變紫，由紫變黑。兩隻眼珠子，像雞蛋一樣突了出來，『卜啞』一聲，拉下一褲襠稀屎，便沒氣了。

把屍首放倒，五個人長長吐了口氣，齊說：『這下可給村裏人眼裏拔了個大刺！』孫生旺

說：『早就應該收拾他啦，不把敵人的這些耳目挖掉，咱們的工作就沒法開展。』接着五個人又討論處理屍首的辦法，咕咕噥噥講了半天，只聽孫生旺說：『郝村副你寫吧，你筆桿上還可以，我們先鬧我們的去。』說完分頭動起手來。

第二天清早，偽村公所的村警，起來一開大門，只見門前電線桿上，掛着個血淋淋的人頭，地上躺着個沒頭身子。嚇的大叫一聲，跑回去就吼人，一時偽人員們都爬起來，披上衣服跑到門外，隨後偽村長王懷當也跑了出來。大家見了這個情景，嚇得舌頭伸出來半天縮不回去！王懷當一回頭，只見牆上貼着八路軍的一張佈告，開頭寫着巴三虎的罪狀：『某月某日詭詐了誰家多少錢，某月某日引上敵人強姦了誰家女人，某月某日報告敵人把誰殺了……大家看了，才知道被殺的是巴三虎。佈告後邊，還寫着所有偽人員的名字，那個人那天作了壞事，一條一款都寫的清清楚楚。並寫着：『誰作了好壞事，我們八路軍都知道。作了好事的寫在紅賬上，作了壞事的寫在黑賬上，黑賬記的多了，就是巴三虎的下場。』偽人員們看完了嚇得滿頭冷汗，悄悄的議論，這個說：『噯呀：好怕人，八路軍的耳朵真靈。』那個道：『以後可不敢作壞事了，也該留點後路。不要拿上人肉換的吃豬肉吧！』唯有王懷當是另一個想法，他想：『外邊八路軍怎樣會知道的這樣詳細？一定是村裏有抗日分子了。』一低頭，忽見地上有好多血印子，頓時高興的說道：『有

辦法了，非找出這個老根子不行。」於是叫了幾個偽村警，跟他按血印去找，找來找去，一直找到西頭圍牆跟前，見圍牆上有挖下的個大窟窿，這才信了是外面進來的人。只好沒精打彩的返回去，指揮偽人員們收拾屍首，洗刷佈告。

其實這些血印子，圍牆上的窟窿，都是暗民兵們佈置下的疑陣。

自這事發生以後，偽人員們都嚇得不敢作壞事了。有些訛詐了錢的，也找到原主退了。全村老百姓，都高興的說：「這可把個貼骨疔瘡挖了！」有的還對偽人員說：「你們再欺侮人，給你們上一筆黑賬！」暗民兵趁着這機會，就分頭宣傳搬家的事情。沒有十天工夫，陸續就搬走了四、五家。

漢家山村南頭，靠殺人場那裏，有座破場的觀音廟，正殿裏擺着幾付棺材，西房裏住着個獨身老漢，這老漢名叫任長命，年青時給地主攪了幾十年長工，連個老婆也沒有，到如今仍然是房無一間，地無一壠。任長命老漢上了年歲，當長工沒人僱了，就到本村關帝廟當了看廟的，偽警備隊紮到關帝廟裏，便把他攆到這裏來。這老漢性子善的像綿羊，又忠厚，又和氣，又會說書說戲，村裏老的小的都歡喜他。閒暇無事的時候，受苦人們常來這裏遊串，一面聽老漢說書，一面幫老漢削柳條編籃筐。

一天上午，孫生旺到這裏串來了，他知道：村裏有錢有勢的人從來不到這些地方，凡來的都是些受苦人。他來是想看機會宣傳宣傳搬家的事。孫生旺走到廟門口，見兩扇廟門虛掩着，院裏好像有人在談話，推開門進去時，只見西房石階上坐着十多個人晒太陽，一個個都是穿的破破爛爛，有脫下衣服捉虱子的，有幫長命老漢削柳條的，有低着頭只顧抽煙的……大家正談的上勁，聽得門響，便都閉了嘴，眼睛朝門上看，見進來的是孫生旺，這才都鬆了一口氣。任長命老漢說：『是生旺呀！來，晒太陽來。』孫生旺擠到任命長老漢跟前坐下，一面幫他在那條條絮絮的棉襖上找虱子，一面說道：『怎我一進來，你們都閉了氣啦？』一個叫劉拴拴的年青後生開玩笑的說：『咱們怕你是日本人的密諜咧！』任長命老漢說：『生旺當密諜還不够資格，要把心掏出來到染房裏染一下；染成黑的才行啦！』說的衆人都笑了。

第六十八回

催糧款激起衆人忿
拉閒話組織大搬家

孫生旺扭頭問一個四十來歲的人說：『張武叔，往年價一過正月十五，你就上地動彈上了，怎今年驚蟄也過了，還有閒工夫串咧！』張武說：『唉！過大年時牛也叫人家殺了，拿甚動

彈？再說動彈不動彈一毬樣，年時倒動彈來，滿共打了七石糧，讓日本人要了個光打光；一家四口人，不用說稠飯，喝稀飯也喝不開了。剛才就是議論這事哩！」別的人也說開了，這個說：「種上地也是個沒吃的，不種也是個沒吃的，反正是絕路一條。」那個道：「光咱村，就被殺了四條牛。」另一個說：「唉！這村裏是活不下去了，家家窮得都沒吃的了，討吃也尋不上個門來。這幾天村裏人都吵着搬上走啦咧，我看咱們也開路吧！」張武說：「咱是打定老主意搬上走呀，死活不在這村住了。走到那裏還不是個憑苦水吃飯！」孫生旺說「我看也只有這辦法！全村人齊了心都搬走，看他們糧款向誰要？」任長命老漢道：「古話說人怕齊心，虎怕成羣！可就是齊心難呀！再說出門三步遠，又是一層天；也許搬出去碰上一層好天！」另外幾個老漢也點着頭說：「這是實情話！」一個年青後生却站走來說道：「要齊心就能齊了，誰家願意老受日本人漢奸的欺侮？」正說間，忽聽得廟門外一陣脚步聲。孫生旺忙跑到門縫裏瞭了一眼，朝衆人伸了個小姆指頭，大家都明白是狗腿子來了，忙站起來想躲，任長命老漢低聲說：「都坐下，不要怕。」接着高聲說道：「……王小砍了一細柴，剛走到一座山神廟跟前，忽然起了一股黃風，颳得黃天黑地，把王小颳到半天空，等風停了，王小睜開眼一看，到了一座樓房院裏……」這時，偽村公所的人狗腿已進來了，一手拿着一長條紙單單，一手提着根鐵絲扭下的棍子。這些人，自從巴三虎死了

以後，也不像以前那樣兇狠霸道了，一進來就笑着說：『都在這聽講古咧！我說怎麼盡是不在家的。』任長命老漢說：『四娃，又出來甚的公事啦？』四娃說：『還用問？總離不開糧款二字。又派下春秋糧來了。我把各家的數數唸一下吧：張武六十四斤，劉拴拴五十斤，任長命二十斤，孫生旺三十五斤……』四娃看着院裏的人，一個個挨着往下唸，每個人的心都捏成了一把，眼睜睜的望着那條紙單單，好像在大堂上聽讀判決書的一樣。唸到誰，誰便『唉！』一聲低下了頭。四娃唸完，掃了衆人一眼，又向廟門外看了一眼，低聲說道：『誰不知道村裏這幾年都叫搜刮窮了？誰家是個有存糧的？可是人家不管這些呀！限下半個月就要交清，交不上的就要送到水磨鎮作苦工。』劉拴拴有氣沒力的說：『我看全村人都得去作苦工咧！』四娃說：『誰不是那樣說？噫！沒法子呀！』說完轉身就走。任長命說：『不坐一坐啦？』四娃說：『咱這靠跑腿吃飯的人，還有坐的工夫？唉！』一面說，一面走了。

廟院裏的人都在嘆氣，任長命老漢兩手撐着頭，蹲在台階上，口中喃喃地說：『不能活了！這還能活？連咱個光棍老漢都派了二十斤糧，把窮家當賣光也不够！唉！填不滿的枯井！』孫生旺接着說：『這是逼着老百姓往火炕裏跳呀！大家看吧！要不就是搬出去另找活法，要不就是坐等死，只有這兩條路子。』大家都低頭不吭聲，各人在想各人的心事。滿院子靜悄悄地。幾

隻麻雀飛到院子裏『吱吱喳喳』亂叫。任長命老漢怒氣沖沖地罵道：『家敗鳥叫喊甚？心煩死了！』拿起削柳條的刀扔了過去，麻雀呼的一聲，又飛到房簷上了。

一個叫吳金福的老漢說：『你們說搬家，雖然都窮了，可是一家人家，傢傢具具，人畜牲口，一下出去那有那麼合適的個地方呀！』張武搶着說：『你們不搬算了！咱就是搬上走的老主意。今天就給地主退地去，三兩天就起身！』劉拴拴說：『毬！咱也開路，搬到桃花莊我姑姑家去。』另有幾個人也說：『要走咱都走吧！出去避荒也是一幫子。』

說着，幾個要搬家的起來拍了拍身上的土，就往外走。院裏的人看着他們走到大門口，突然又慌慌張張的都返回來，低聲說：『壞了，壞了，郝村副來了！』這一下，坐在院裏的人，除了孫生旺，都驚慌起來。有的往窰裏去，有的趕緊脫下衣裳裝着捉虱子，聽見郝村副從大門上進來；但誰也不敢抬起頭來。

郝秀成原來是找孫生旺的，進來一見這麼多人，知道他是在動員搬家的事，便笑着對衆人說：『這地方倒不賴，暖和和的！』衆人都笑一笑，算作回答。任長命老漢見郝村副坐在旁邊一塊木板上，趕快放下手裏的營生，起來到屋裏提出個麥秸編的『草墩』說：『村副，那上面涼哩，坐到這上頭！嘿！』衆人本來以為稍避一避，村副就會走；不料他也坐下了，有幾個人從

屋裏出來，便圪溜着想走。這時郝秀成向孫生旺示了個眼色，孫生旺忙起來說：『咱們這裏都是自己人，打開窗子說亮話吧！郝村副也是咱一鄉一土的人，自己人到了難中，他能說不關照一下！』郝秀成也忙從草墩上站起來道：『什事情？什事情？我能辦的盡力給大家辦！』其他人沒敢說話，還是孫生旺說話：『村副！你看這幾年咱村被敵人鬧成甚啦！受告人就是憑個地活，日本人把糧拿走，把牛殺了，到這陣地裏不能動彈。衆人的意思是想搬上走哩，不在這村住啦；等這裏太平了再回來！』郝秀成說：『衆人要這麼作，也是萬般出於無奈！衆人要想活，我不能叫衆人死。要搬你們就搬，反正這日子我也看出來是活不了；搬家的事我不管，我也不給日本人報告。我郝秀成村裏人也知道，不是那號賣良心人！』院子裏的人，聽了都高興的笑起來，齊聲說：『啊，郝村副，你真是個好人！』孫生旺說：『這下衆人可明白啦吧，連郝村副都說搬家是好事。這還能不搬？只要咱全村人齊了心，都搬走，把敵人孤孤的困在這裏，沒人給他接濟糧草，八路軍民兵再來一打，看他滾蛋不滾蛋？』吳金福老漢說：『這辦法是不賴；就是咱們搬出去想活呀？』孫生旺說：『這不愁！抗日政府會幫助咱想辦法的，住處更不用愁！』郝秀成說：『你們只管放心幹。不論什事，瞞過敵人的眼窩就對啦！』衆人一聽，心又放平了張武說：『搬家這事，光咱們幾十家願意不抵事，要把全村人都動員走才行！』郝秀成也插嘴道：『對，張武叔

說的對。我看你們要搬，就來個大搬，大家出力動員，一下搬他個淨打光！」孫生旺也說：「只要村裏多一半人願意搬走，剩下的就會跟上來。西山上的事，我給咱跑腿，那面我有熟人。」聽了這些話，先前不大願意搬的吳金福那幾個人，也積極起來了，吳金福老漢說：「這事要悄悄幹咧，不能敲鑼打鼓驚動人！再說還得有個人領頭哩，古話說：蛇無頭不行，鳥無翼不飛。我看生旺子年青力壯，敢說敢幹，西山上又有熟人，推他當頭目吧！」眾人齊聲說：「對！這就更合適了。」孫生旺說：「爲衆人的事，我多跑點腿沒關係。不過咱們要幹就幹到底；還有一說，這裏還是日本人的天下，可不要把我抬起來……」吳金福老漢搶着說：「怕把你抬起來摔了啦，是吧？觀音娘娘在上，誰作那昧良心的事全家瘟死。」眾人齊聲說道：「一個村裏的人，誰還不知道誰的心眼是直的彎的？在坐的人，誰家沒受過日本人的害？不怕，誰當了密諜咱就把誰除滅了！」

孫生旺剛才說那話，本來是試驗衆人的，如今見衆人決心很大，高興的說：「我也知道這裏沒有兩條心的人。搬家這事要幹就得快，咱們每人都要動員幾家，東西能帶走的就帶走，帶不走的就藏埋了。」郝秀成也說：「我也能給你們動員哩！我家裏也叫他們搬。」眾人高興的說：「那可鬧好了！」又談了一陣，把那個人動員那幾家都分了一下，大家才散了。

第六十九回

退租地洩露搬家事
巧說道遮掩不透風

第二天前晌，因為要搬家，佃戶張武便找大地主吳士舉退地去了。

原來這漢家山的窮人，大部分是租種大地主吳士舉，吳士登的土地。吳士舉和吳士登是叔伯兄弟，各家都有三四百垧地，每年就靠吃租過活。吳士舉做事圓滑，善於籠絡人心，佃戶們租子交不夠也好說話。他兄弟吳士登可就完全兩樣：心毒眼小，一個麻錢都能看到眼裏，外號人叫『鐵公雞』，意思是指他一毛不拔。

這天，吳士舉吃了飯，正在院裏邁着方步踟躕，忽聽得大黃狗『汪汪』叫了幾聲，回頭一看，見是個戶張武進來了。吳士舉順嘴說道：『張武，出牛啦？』張武心：『沒！財主，你家的那三十垧地我今年不種啦！』吳士舉瞪起吃驚的眼道：『這是出了什麼事啦？種了十年來了，怎好好地又不種啦？打春不論地，如今驚蟄也到啦！』張武聽：『種不起了，反正咱是不種了！』說完這句話，從懷裏掏出約來，放到了階上。

吳士舉正要開口時，張武已經轉身走了。接着又有三四家佃戶來退地，也不說長道短，把租

約一扔就走了。吳士舉全家老小都猜疑不定，不知道是發生了什麼變故。

天黑時，他叔伯兄弟吳士登過來了，一進門就說：『士舉哥，你家的佃戶退地來沒有？』吳士舉說：『退來，差不多都退了。也不知是怎啦，我正發楞哩！』吳士登說：『我的佃戶今天下午也把地退了。後來我出去一打聽，哼！原來是夜天又派下糧來了，村裏人出不起都要搬上走哩！吳士舉吃了一驚。吳士登接住又說道：『村裏人要都搬走，咱們可怎活呀？地誰給種呢？雖然這幾年災害出得多，可是總還能過得去；要是咱們也跟上搬出去，唉！活受罪。』吳士舉說：『可是村裏人都搬了，光咱不搬走也不行呀！要走，你看這審院地土……』吳士登搖搖頭說：『不能搬。咱們不能和村裏那夥子人比，他們沒甚牽掛，拍拍屁股就能走；咱們一大家過活怎能搬走？當財主憑的房和地，這些東西搬不走，空人出去還不是個受悽惶？惹惱日本人，一把火把房子給你燒了！』吳士舉說：『可是村裏人要都搬走了，日本人還不是什事出來都找咱們，也是個沒法活呀！我看咱也走吧，這年頭要隨衆哩。』吳士登想了一下說：『我不走。你能丟下你的東西，我丟不下！我看鬧得叫他們搬不成就可辦了。』停了一下又問道：『日本人知道村裏人搬家的事不知道？』吳士舉說：『你不是和王村長熟嗎？去和他拉閒話中間露上點風聲，讓他們防備防備；也不要講誰家要搬走，免的得罪人。』吳士登說：『我也是這麼想，我這陣就找王村長去。』說

完返身走了。

第二天清早，孫生旺父子倆正在家裏燒火做飯，忽聽門「吱——」的一響，村公所的四娃子提着根鐵絲扭的棍進來了。孫志强老漢說：「四娃子早早呀！催糧來啦？」四娃子搖了搖頭沒說話，只顧滿窖亂看。孫生旺說：「四娃哥，看甚咧？」四娃笑了笑說：「怎你家還沒動靜？」說着跑到門口朝外看了一眼，又跑進來低聲說：「聽說村裏人這幾天鬧着要搬上走咧，日本人下了命令叫全村巡查巡查。」孫生旺吃了一驚，連忙說：「沒有的事吧，沒聽說麼！」四娃說：「我也是昨天黑夜才聽說的。」孫生旺問道：「誰說的？」四娃說：「昨天黑夜，二財主吳士登和王村長一塊喝酒時拉起閒話來了。二財主說，佃戶們把地都退下不種了，也不知是爲了甚？王村長就疑心是要搬上走。後來王村長到礪堡上走了一趟，回來就傳下這樣的命令來。查出來要重重的辦幾家示示衆。」孫生旺故意開玩笑的說：「你這是查我家來了？我就是搬家頭目，你把咱辦一下吧！」四娃也笑着說：「把你斯拉斯拉了的。」又正經的說道：「吃了人家的飯，就給人家幹。人家讓咱作甚還不是個作甚。不過都是街隣街舍的，該關照的先關照一聲，免得出了岔了，對誰也不好。」說完走了。

孫生旺飯也吃不在心裏了，胡亂吃了幾口，放下飯碗就跑到街上。只見偽村公所的村警，警

備隊，三三兩兩滿街亂串，有的爬在這家門口隙隙，跑進那家院裏看看。遠遠隙見，圍牆門口也加了雙崗。他走到十字街口，迎頭碰上了郝村副，便低聲說道：『壞了！消息露了。這該怎麼辦？』郝秀成說：『日本人叫我們到礮堡上開會哩。你先通知各家，搬家的事，暫時先緩一緩！』話還沒完，忽然從旁邊院裏走出一個偽軍來，郝秀成忙改口道：『那二十斤春糧你家準備好趕快交！』孫生旺也看見偽軍過來了，接着說：『對！鬧好了，我就送去！』一面說，一面溜了；轉身去西頭通知那幾家開會，最後又通知了三個暗民兵。這時，已到正午時分，街上的偽村警們都回去吃飯去了。他連忙往觀音廟走，趕他走到時，人已到齊了。

衆人見孫生旺來了，都焦急的說：『這是誰露了消息啦。這該怎麼辦呢？』孫生旺先讓劉三丑到廟外放哨，然後才說道：『怎露了消息啦？退地退露了。』接着把四娃的話講了一遍，衆人這才恍然大悟，恨得都罵起來了。孫生旺說：『預先咱們沒估計到財主們的這一手，事情已經作壞了，商量一下該怎麼辦吧？』有幾個年青後生說：『怎辦？搬上走嚟！管他巡查不巡查，走了再說。』有幾個老漢說：『不行，雞蛋碰不過石頭，要硬搬吃虧呀！』吵吵了半天也沒說下個長短。孫生旺說：『剛才我碰上咱郝村副，他說把搬家的事暫遲一遲。他到礮堡上開會去了，等他開完會回來，看是甚樣子再說。』衆人說：『就這樣辦吧！』說着便很快都散了。

郝秀成被日本人叫去開會，一到碉堡上，見村長王懷當已經坐在獨眼窩翻譯官房裏等着。他一到，獨眼窩翻譯官便劈頭訓導了一頓。王懷當說：『翻譯官，一定有共匪搗亂！現在找不出來，我看只有這樣：把鬧搬家的殺他幾個，就把其他人鎮住了！』郝秀成聽了，吃了一驚，忙對翻譯官說：『可不能！翻譯官。你在咱這裏也住的時間不短了，我把這搬家的原因一講，你就大大明白。年時冬天，皇軍征了一百大石糧，老百姓很快都交了；到今春，又派下春糧，有些沒糧人家，交不起，就想躲上走。那裏是什麼共匪搗亂，就是春糧交不起，怕的要走哩！』王懷當聽郝村副不同意他的說法，馬上兩顆眼珠子瞪的銅鈴大，嚷道：『你說不是共匪搗亂？說不定村裏就住着人家的人哩！』郝成秀說道：『王村長，你不用那樣氣大。我給你說一說這些要搬家的人你就明白；一個是任長命老漢，一個張武老漢，一個吳金福老漢，這些都是多年受苦人，平常三棒都打不出個響屁來。這些人還會受了共匪的活動？再說既是共匪活動，他們就不該退地去，難道他們就是故意叫咱們知道哩？依我看，就是因爲春糧交不起。如果你要把這些人殺了，其他交不起糧的戶看見，本來不準備搬走，嚇也把他們嚇走了！』獨眼窩翻譯官聽郝村副講的很有道理，連連點頭道：『你講的對！不能殺，不能殺，春糧的可以遲交！』郝秀成高興極了，忙道：『只要皇軍的春糧能遲交幾天，我敢保險一戶也搬不走。』獨眼窩翻譯官把郝村副的肩拍了一拍，誇

獎道：『很好，很好，快快的去宣傳！』說完，王懷當和郝秀成就相跟着從碉堡上下來。

王懷當一肚子不高興，快步走着回村公所去了。郝秀成滿心喜歡，順路就跑到孫生旺家裏來繞了一遭，告訴了碉堡上見翻譯官的情形，讓趕快通知那幾家，先把地要回來，該耕的耕，該種的種；暗中往出倒運東西。過上個把月把敵人癱瘓住，請老武們的民兵來掩護，一下就都搬走了。孫生旺聽了，趕快就去通知劉三丑們，分頭去安頓各家。連着幾天，佃戶們把退了的地又租回來了。吳士舉吳士登一肚子的愁悶又解開了。佃戶們送糞的送糞，出牛的出牛，有的人還故意在村公所的人員們跟前說：『唉！前幾天咱還思謀搬上走咧，看來搬出去更沒活法。如今皇軍把糧遲收幾天，咱還是安心種地吧！』這樣一來，敵人以為老百姓真的不搬了，慢慢也就不注意了。這時，孫生旺就發動大家打地窖，埋藏東西，另外把一些衣物等貴重東西，讓老百姓偷偷送到他家，從地道裏往出轉送。

第七十回

破壞圍牆打通出路
挖敵耳目奸偽落網

過了有一個來月，到五月二十幾，漢家山羣衆暗地準備的差不多了。

一天，孫生旺去康家寨，和老武們聯絡了一下。當天傍晚回來，就召集那十幾個積極分子開會。人們都偷偷溜到孫生旺家裏，孫生旺見人來齊了，說道：『外邊也準備妥當了。今天我出去接了接頭。康家寨、望春崖、桃花莊，各村都成立了移民招待所，人家給咱們把房子都騰下了。咱們的人也要分成三組，一組去一個村，有親友的找親友，沒親友的招待所幫助！』吳金福老漢說：『我看先要想法子打倒圍牆，把出路鬧通；要不，只從兩個堡門上走，可不方便！』衆人都說：『出路是要緊的。』孫生旺接着說：『這個問題也計劃到了。今夜那三村的人來，先把圍牆打倒；咱們也準備好鋤鏟，動員些人，聽到外邊有行動，就去幫助刨，把圍牆刨上十幾個口子，就好搬了。』衆人都說：『這事不愁！人家還能爲咱出這大的力，咱還不能幫工！』『一打通圍牆，就得快搬，再遲又會出岔子。』衆人正在亂紛紛的議論，村副郝秀成說：『低點聲吧！』人們互相看了一眼，有的吐了一下舌頭，房子裏靜了下來。

孫生旺說：『今夜創開圍牆，明天黑夜就往外搬。有隊伍來掩護，三村的老百姓都來幫咱的忙。』人們都顯出一副興奮的面孔，低聲的說：『這可鬧好了！』當下就把往外搬的家戶劃分成三組，每組都指定負責的人，叫通知各家，暗暗打點帶的東西，並動員人準備晚上創圍牆。郝秀成囑咐道：『可要小心秘密一些咧！走露一點消息，全村都得受害。』大家應承着，一個個分開溜走了。

最後只留下了暗民兵，和村副郝秀成。孫生旺說：『今晚上，咱們要把偽村公所的人全部扣走，把敵人的耳目先挖掉。這事主要靠咱們負責任。』郝秀成說：『自巴三虎被咱們處死以後，偽村公所的人可小心啦！大門關的很早，四週牆很高，可怎進去扣人呀！』郝明珠說：『你還不能開一下門，把我們放進去？』郝秀成說：『我早不在那裏睡了，今夜突然又去睡，怕人家猜疑。這工作你們鬧吧！我給咱去招護挖圍牆！』孫生旺點了點頭說：『可以。扣人的事，我有個辦法：我早點溜進去藏下，等他們睡了把門開開，你們帶上武器和繩子夜裏來，咳嗽爲記號。』四個人點了點頭，商量停當，就都走了。

孫生旺父子倆吃了夜飯，天已黑了，孫老漢出院裏看了看天色，進來說：『天陰的墨黑，恐怕要下雨呀！今夜能不能鬧成？』孫生旺說：『下雨更好，敵人不防備。』說着，往懷裏揣了個

手榴彈。孫老漢說：『小心些！』孫生旺說了聲：『知道。』便走了出來。

風颯的很大，十字街口的兩棵大槐樹，被風吹得左右搖擺，孫生旺走到偽村公所門口時，見左右靜悄悄地沒人，便溜了進去，院裏也靜悄悄地，只是上房裏有幾個人在說話。孫生旺溜進旁邊個牛圈裏，等了沒半柱香工夫，雨下起來了，從大門外走進幾個人來，聽着王懷當的聲音說：『早點把門上了吧！現在可要小心哩！』另外幾個人答應着，『圪吱嘩喳』把大門關了。又聽王懷當說：『媽的皮，一下雨連個大小便處也沒有了。』另一個說：『牛圈裏還不是好地方。』孫生旺一聽說要來牛圈裏大便，嚇得爬到牛糞裏一動也不敢動，身子盡量往糞裏擠，又用手抓起糞來往身上洒了一些。這時王懷當已進來了，正好電光一閃，看的清清楚楚，拉開褲子蹲在地上大便，幸好他是臉朝外，屁股離孫生旺的頭只有二尺來遠，把孫生旺臭得縋住眉頭，連氣也不敢吮，心裏氣得真想跳起來，按倒拿手榴彈打他幾下。但又怕壞了大事，盡量忍着。

一陣，王懷當回上房去了，孫生旺這才站起來，吐了口唾沫，換了一口氣。朝上房一看，見從玻璃窗上，透出明亮的燈光，說笑聲、麻將聲，十分熱鬧。孫生旺耐着性子，一直等到上房裏熄了燈，又過了好一陣，估計他們睡着了，這才溜到大門洞裏，輕輕咳嗽了一聲，外邊也咳嗽了一聲，孫生旺慢慢把門拴抽開，往開一拉門扇，響聲很大，孫生旺想了一下，便拉開褲子，往門

軸上尿了一泡，再拉門時果然不響了。只見台階上站着五六個人，辛有根說：『外邊已經開始刨圍牆了。老武怕咱們人少，又派來三個同志。』孫生旺說：『好！進吧！』他在頭前領着，一直摸到上房門口，聽了聽，裏邊『呼嚕呼嚕』打鼻鼾。輕輕把門一推，門沒有關，孫生旺便進去了。一手握着手榴彈，一手掏出根洋火劃着，把燈點上，只見炕上睡着五個人，像死豬一樣，一點也沒覺着。劉三丑過去把牆上掛的兩支破步槍收了，大聲喊道：『呔！』這下把僞人員們都驚醒了，嚇得摸褲子抓襖子，擠成一團。

王懷當定睛一看，認出了是本村的幾個人；又看見只拿着兩顆手榴彈，胆子便壯了起來，說道：『孫生旺，你們反了！還不給我滾出去！』說着就要往地下跳。恰好這時窗子『碰』的一聲，玻璃打碎了，伸進三個槍口來，一個很粗的聲音喊道：『不准動！不准叫喊！誰不聽命令先揍死誰！』王懷當嚇得又縮回了炕角裏。幾個僞人員跪到炕上求告道：『生旺，咱們可沒作壞事！幹這營生也是爲了吃穿二字呀！』孫生旺說：『不要怕，誰作了好壞事我們都留着賬哩！決不冤枉人。今天暫時都得把你們帶走。』辛有根郝明珠一齊動手，一個一個都捆起來。又把一應公文賬簿……都收拾上，押着僞人員出來。

這時雨下得更大了，路上泥濘滑得很。他們一直來到圍牆門洞底下，碰到老武領着民兵在那

裏，老武問道：『都抓出來了？』孫生旺說：『都抓出來了。圍牆怎麼樣？』老武說：『破下七八個口子；雨太大，讓老鄉們先回去了，要不下雨，明天晚上就……』話還沒說完，只聽劉三丑叫道，『跑了！跑了！』原來是王懷當趁人不注意，咬斷繩子跑了，老武說了聲：『打！』四五個民兵一齊開了槍，把王懷當打得狗吃屎般爬到地上，有兩個民兵跑過去，亂刺刀通死了。

敵偽軍聽到槍響，一齊開了槍，朝四面八方亂掃射，這時雨下的慢慢小了，老武說：『咱們任務完成了，回！由他們打去吧！』又回頭對孫生旺說：『雨停了明天晚上就大搬家』。說完，帶着民兵，押着偽人員，回到了康家寨。

第二天出了猛太陽。上午，老武召集各村幹部開會，把幫助漢家山老百姓搬家的事，詳細分了工；又從區上調來四個武工隊員，到天黑時分，雷石柱領着三村民兵和武工隊，前頭出發了，隨後老武和李村長領着三個村的二百多民衆，浩浩蕩蕩向漢家山而來。模模糊糊看得這一長串行列，拉毛驢的、打扁担的、拿擗繩的……遠遠看去，好像是一支正規軍隊。走到離漢家山有一里來地的個地方，忽然前面走來個人，老武忙迎上去一看，原來是民兵分隊長趙德勝。趙德勝說：『這陣敵人還沒睡，隊伍不好運動，都在圍牆外隱蔽着哩。等一陣再幹吧！』老武點了點頭，一面派人去和暗民兵聯絡，一面讓後邊的老百姓都隱蔽下，大家都蹲在靠崖的陰暗地方，悄悄地，

不說話，不抽煙。忽然周毛且家的驢叫了起來，急得周毛且抱住驢嘴死命不放，半天驢才把聲音噎回去。別的人也忙着照顧自己的牲口，恐怕再叫起來壞了大事。老武跑過來說：『我想起個辦法來了，你們把驢尾巴上吊塊石頭，就不叫了。這是趙家莊老百姓的經驗。』大家聽了，都把自已驢尾巴上吊了塊小石頭，真靈驗，有幾個驢噉噉嘴唇想叫喊，可是尾巴擺不動，又噎回去了。

人們眼睜睜地望着月亮，恨不得把它拿塊布包住，足足等了有一個多時辰，碉堡上的燈都熄了，每個人都鬆了一口氣，隱蔽在圍牆外邊的民兵和武工隊，馬上抖起精神，整理武器，雷石柱帶着康家寨的民兵和武工隊，悄悄摸進了村裏，爬到關帝廟週圍的民房頂上，架好機關槍和擲彈筒，把偽軍包圍了起來。崔興智和趙德勝領着他兩村的民兵，繞到村後的山坡上，在碉堡通村子的路兩旁埋伏下，又在路上佈置了三道地雷封鎖網。隨後老武和李村長領着三村老百姓，也摸進了村裏，在圍牆碰口上到了暗民兵和三個搬家組長等在那裏，馬上分頭領着幫助各家搬運東西。

村裏家家戶戶都已準備好了，行李網成捲，日用傢具都裝在籠頭內，全村開始行動了，先把老人、小孩、病人扶攆出去，然後搬運食糧、用具。街道上來來往往盡是人，空着手進來，背着東西出去。全村亂了，狗亂叫，脚步『踏踏』的響，把關帝廟的偽軍都驚動了，帶着槍跑進了工事裏，一個尖嗓子大聲叫道：『老百姓，幹什麼？你們幹什麼？』一個武工隊員學着南方口音

回答道：『那個要你多管閒事，回睡去，要開槍沒你們的好處。』馬上工事裏的偽軍們，『唧唧咕咕』的議論開了，聽不清是說甚，只聽見一句『老八路進來了』。接着又聽見楊德兇狠狠的聲音說道：『媽的還不開槍！』工事裏的槍剛打響，房頂上的機槍步槍早已回過去了，武工隊的那挺機關槍像條火龍，打得偽軍們爬在工事裏拾不起頭來，民兵杜玉貴拿起擲彈筒，瞄準魁星樓打了三砲，一顆接一顆中了目標，打得磚頭石塊『嘩啦嘩啦』往下塌，火花四面飛濺，引得民兵齊聲叫好來，打了一頓飯時，工事裏的偽軍叫道：『好同志們哩！停了手吧！中隊長騎進防空洞裏去了』。雷石柱忙叫大家停了手，趁機會就向偽軍們進行宣傳。

第七十一回

積極協助大搬家
熱情招待移來戶

碉堡上的日軍，起先聽得村裏雜雜亂亂，狗亂咬，隨後又聽得槍砲連聲。日本小隊長帶了十幾個日軍追了出來。

埋伏在碉堡外邊的民兵，聽見放吊橋的聲音，知道是敵人出來了，緊握着拉雷繩伏在地上，看着敵人到了第一道封鎖雷跟前，忙把雷繩用力一拉，三顆地雷『轟隆隆』齊聲炸了。崔興智又指揮民兵開槍射擊，敵人受到這突然打擊，嚇得連槍也顧不得還擊，炸死的兩個屍首也顧不得

拉，慌慌張張逃回了碉堡，再沒敢出來，只是在碉堡上亂開槍砲。

在開火中間，村裏搬家一直沒有停止。人們搬上東西走得更快了，人揹的，牲口馱的，老婆婆抱着雞，娃娃們牽着羊，順着槍打不到的牆根急促的走。那三村的民衆，好像搬自己的東西一樣積極，一回又一回的搬運。周毛且幫張武家搬，毛驢馱着糧食，人還揹了個箱子，頭上的汗水流到了脖子裏，也顧不得擦一擦；搬出村外放下，又回去搬，一連跑了三趟，張武感激得眼裏含着淚水說：『這可勞累你老了，我可怎報答呀！』周毛且說：『咱們老百姓都是一家，這也是爲了打敵人呢！』

吳士舉睡得正甜美的時候，他老婆把他推醒了，急促地說：『娃他爹，快起！快起！你聽外邊這是怎啦！』吳士舉『呼』的爬起來，聽得街上雜雜亂亂，脚步踏得地皮『通通』響，又是娃娃哭，又是狗叫……一陣，關帝廟那頭開了火啦。聽得槍砲響，全家大人小孩都起來了，女人們嚇得呆呆地擠下一炕，不知是天塌了，還是地裂了。吳士舉壯了壯胆子，跑到大門外瞭了一下，跑回來急得說：『壞了！壞了！全村都搬上走了，都搬上走了，地也沒人給咱種了！這，這……』急得跑出來跑進去，兩手搓着。

這時，忽聽一陣打門聲，吳士舉忙跑出去看時，原來是他堂兄弟吳士登，吳士登忙說：

『哥，村裏人都搬走了，咱們該怎呀！』吳士舉說：『大家都走了，就剩下咱兩家，誰給咱種地呀！咱也搬吧。』吳士登說：『可是地搬不走呀？』停了一下，湊到吳士舉耳朵上說：『我看我上碉堡去報告一下日軍，把他們都逼回來吧！』吳士舉搖了搖頭說：『不行！不行！你聽關帝廟那裏槍打的很緊，碉堡一定也被八路軍包圍了。』正說間，恰好孫生旺走來了，孫生旺說：『我們都搬上走呀！你們是打甚主意，搬不搬？』吳士舉心中想：『村裏人都搬走了，咱要不搬，以後負擔還不是都落在咱身上？』於是說道：『我也想搬上走，可是這一家人過活，怎往出搬運呀！這，這……』孫生旺說：『不怕，只要你們願意搬，我們可以找人幫助。』吳士舉說：『那就好！』回頭對吳士登說：『你搬不搬？』吳士登繃着眉頭沒吭氣，半天才說：『我不搬。出去也是死，倒不如死在本鄉本土。』說完，就惱悻的往外走了。孫生旺也生氣的說：『搬不搬由你，不搬拉倒！』吳士舉忙叫家裏人收拾東西，孫生旺也出來去找老武。

這時街上搬東西的人，已經零零落落不多了。他一直跑到河灘裏，河灘裏像逢集趕會的一樣，好半天才找見老武，把剛才的事講了一遍，老武說：『村裏差不多都搬出來了，可以抽些人幫助他。』馬上就抽調了康家寨的二十幾個人，四頭驢去幫助吳士舉家，人們聽說幫助的是地主，都不高興去，有的說：『財主們平時就會剝削人，這陣讓他們也受受制吧！』有的說：『他

們有本事讓他們自己搬出來，咱不侍候財主，過去侍候財主傷着心了。」老武忙說：「大家講的都對！不過今天幫他們也是爲了抗日。凡是願意站到抗日這邊來的，咱們都應該爭取他過來，對咱們抗日總有好處。同時把村裏都搬光，敵人就更孤立了，留下幾家，他們就可能去當漢奸，對敵人有好處。」大家聽了，這才說：「說到爲了抗日這一層，咱就心裏不舒意也得去咧！」

孫生旺引着大家回到村裏，去幫助吳士舉搬家。吳士舉全家人正在窩裏整點東西，聽得院裏進來一羣人，又是高興，又是就心。高興的是有人幫來了，就心的是怕這夥受苦人趁空偷東西。於是忙跑出來攔住衆人說：「不要進來了，家裏亂得很，連個坐處也沒有；大家就在院裏息陣！我們細綁好往出遞吧！」他家的人把東西抬出來了，一網一網的行李包袱，一袋一袋的糧食、碗、碟子、瓶瓶、罐罐……裝了幾籠頭。衆人忍着性子一回一回往出措挑。吳士舉讓他大兒子到村外照料搬出去的東西，又叫他十三四歲的一兒，一次一次跟上監督，生怕半路上別人把東西偷了。來回跑了三四趟，東西還沒搬完。吳士舉把他家的紅油炕櫃、描金箱子、穿衣鏡、錫尿盆……都擺在院裏讓衆人往出搬，衆人氣得嘟嘟囔囔說閑話。吳士舉老婆見衆人不樂意搬，嚙嚙嚙的說道：「好鄉親們哩，搬一搬吧！這都是我娘家陪來的嫁妝。鄉親們不願意白搬了，那怕我出幾個工錢咧！」人們早就氣得不行，這一下說得更惱火了，把扛在肩上的東西往地上一

扔，這個說：『老子們是爲了發財來給你家搬家的！』那個道：『你家的錢多另僱人去，咱不賺這錢。』……有些脾氣躁的，空手就往外走。孫生旺也氣得不行，想了一下，忙勸住衆人，回頭對吳士舉說：『你家這是幹甚？我看你是想把房子地也搬走哩！這是什麼時候，出去不是當大老爺，要那些擺設作甚？挑離不開的要緊東西搬麼！』一頓說得吳士舉同意不搬這些傢具了，又給衆人說了幾句好話，大家這才平了氣，幫他把這些傢具藏的藏了，放的放了，把重要東西都搬了出來。九十來戶人家的個村子，半夜工夫，搬的只剩下了些空房子，空窖洞，和一兩家住戶。最後，老武又領着暗民兵，把兩眼水井填了，挨家逐戶檢查了一遍。這時雞已叫三遍，東方漸漸發白，碉堡上的槍聲還在不停的響。老武看看一切鬧妥了，這才掏出手槍，朝天連放三響，招呼警戒部隊都搬出村外，留下二楞等幾個民兵，在村子對面山上監視敵人。

漢家山搬出來的老百姓，分成三股，由三村羣衆幫着揹挑上東西，分頭向三個村進發。

康家寨這一股，有三十來家，男的、女的、老的、少的，有抱小娃娃的，有扛鋪蓋的，揹鍋的，提筐子的……牽着牛驢，趕着豬羊，一路上說說笑笑，十分高興。劉善道長長地出了一口氣，朝着漢家山吐了一口痰道：『呸！可算從這個漚麻坑裏爬出來了！』人們都自由的談論着。後邊民兵們也趕上來了，爭着替他們拿東西。到了康家寨村裏時，太陽已一桿子高了，家家門口

站着一羣女人娃娃，笑嘻嘻地迎着這些新來的客人。招待所把房子早準備好了，招待所主任張勤孝，忙得東跑西跑，引着一家一家安置。却好張武家分配在周毛且院裏，周毛且把張武一家先引回自己窩裏，周老婆忙鋪下毡子讓上炕坐，婆媳兩個又是燒水，又是做飯，像招待自己多年不見的親人一樣。張老婆過意不去，和他女兒一齊下地動彈，周老婆忙攔住說：『可不能，你們是客人，你們打鬧了一夜熬累啦，歇一陣吧！』張老婆感動的說：『這樣好心人，真難得！』周老婆說道：『咱受苦人都是一家人，要不爲了打日本，還能碰到一塊？』兩個老婆子就拉開閒話了，張老婆講據點敵人的罪惡，周老婆告訴她根據地軍民生活戰鬥的情形。兩個人談的很熱火。這時周毛且已把兩邊的一間空窩打掃乾淨，糊了窗子，鋪上蓆子，招待張武全家吃了飯，安頓住下。一陣，民兵們給担來水了，一陣，李村長又親自送來二斗米，說道：『這是政府前幾天給你們撥來的救濟糧。以後缺甚短甚齊提出來，咱們大家幫助解決。』張武喜的裂開嘴，不知該說甚好。

第七十二回

村子空空敵偽喪氣
逼上孤山困守砲台

關帝廟裏的偽軍，一黑夜沒敢睡覺。天明以後，聽得街上沒響動了，楊德的勤務兵小白臉，才把楊德從防空洞裏叫出來。只見他頭上綁着綳帶——原來是黑夜急急慌慌躲藏，把額頭碰破

了——渾身黃土，仍然帶着驚慌未定的口氣問道：『八路軍走了沒有？』偽軍們說：『走啦！早就走啦！』楊德馬上胆子壯了許多，拍了拍身上的土，挺了挺胸脯，大聲說：『出去搜查一下，看看有沒有隱藏下的！』說着，帶了一班偽軍就往外走，走到大門跟前，他停住了脚步，忽然想道：『說不定八路在門外埋下雷了！』於是退後了十來步，蹲在一個牆角裏點煙，讓偽軍們開大門，偽軍們心裏也都懷着鬼胎，相互推靠，都不想去開門。有的裝着蹲在一旁緊綁帶；有的裝着走到一旁擤鼻涕……老半天，沒有人去開門。楊德看到這種情形，罵道：『媽的屁！二班長，開門！』那個二班長正蹲在一旁假裝綁腿帶，向跟前的兩個偽軍說道：『劉德功、王元祿，開門去！』劉德功和王元祿兩個偽軍，見班長指名叫他倆開門，只好硬着頭皮去開，兩個人過去輕手輕腳把門拴抽了，把搭鍊去了，一人拉着扇門開向兩邊，人躲在了門後。其餘的偽軍們見門一開，都閃在了兩旁。等了老半天，沒聽見什麼響動，偽軍們這才提着槍，蹣手蹣脚的走到街上，都是放輕脚步，好像怕踩死螞蟻似的。偽軍中隊長楊德，走在最後邊，和大家隔開十幾步。

街上靜悄悄地，沒有一點響動。家家大門都緊關着，有的上了鎖。偽軍們打開了幾家的大門，進去察看，只見院裏扔着一些破爛的什物——爛鞋襪、亂草、垃圾……。有的連門窗也沒有了，剩下了黑黑的幾眼窰洞。窰洞裏爐台也搬場了，水缸也翻轉了，滿目荒涼景象，好像走進了

一座荒墳塋。

偽中隊長楊德，一面罵着：『媽的，都搬走了，抓住非槍斃不可！』一面爬上了窰頂，向全村瞭望。太陽已出山了。往日這時，家家煙囪裏都冒起一股一股濃煙，今天都冷冷落落的，在不遠處一家的煙囪上，落着幾隻烏鴉，朝着楊德『哇哇哇』叫了幾聲，楊德吐了一口唾沫，罵道：『媽的，敗興鳥，去！』他檢了塊石頭扔了過去，烏鴉又叫了幾聲，飛去了。

他一轉身，忽見村南面，有一家煙囪裏，冒起一縷縷炊煙，他想：『那一定是沒搬走的人家。』於是從窰頂上下來，對偽軍們說：『南街上有家煙囪裏冒煙，看是誰家沒搬走！把他叫來。』偽軍們正要走，從門外慌慌急急跑進個傳令兵來，到了楊德面前，『拍』的立正行了個舉手禮，說：『報告中隊長，太君在中隊部等你說話！』楊德說：『好！知道了』又擺了擺手對其餘的偽軍說：『你們去辦你們的！』說完，跟着傳令兵往關帝廟走，一路上低着頭，心裏想着見了日本小隊長說的話。因爲他心裏又急又氣，只顧低着頭走路，忽然前邊有人喊了聲：『敬禮！』把他嚇了一大跳，抬頭一看，見已到了關帝廟門口，原來是站崗的偽軍向他敬禮。楊德嫌他驚了一跳，狠狠盯了那偽軍一眼，說了聲『媽的』，便進去了。一進大門，就見偽軍們東房進西房出的整理東西，院裏站着四五個日軍，松本小隊長和獨眼窩翻譯官站在台階上說話；松本

小隊長的指揮刀，在磚地上敲的「鏘鏘」響。楊德看到這個陣勢，也不知出了什麼事，心裏禁不住打了個冷戰，料到是又要受氣了，慌忙整了整帽子，挺了挺胸，跑前幾步，「拍」的一個立正，行了個舉手禮，松本小隊長沒有還禮，嘴臉惱的怕人；朝着楊德「幾哩咕嚕」說了半天，一面說，一面用指揮刀在地上敲，楊德有聽懂的，也有聽不懂的，嚇得只顧「是是是」的答應。獨眼窩翻譯官瞪了他一眼說：「你是什麼？隊長說你們是幹什麼吃的！早就說老百姓靠不住了，讓你們注意；連幾個老百姓都看不住，一夜都搬走了！他媽的，你們爲什不打？想賣腦袋！」楊德急嘴拌舌的解釋說道：「敵人太多，把我們包圍了。我領着弟兄們左冲右冲殺了一夜，敵人死傷也不少……」又指了指綁着綳帶的頭說：「我也帶花了。打退了敵人，我就領着弟兄們村裏搜索了一遍。還有沒走的人家，我已叫弟兄們叫去了！」獨眼窩翻譯官向松本小隊長「咕嚕」了幾句，又對楊德說：「警備隊不要在村裏住了，都上碉堡去駐守。等大軍來「掃蕩」週圍村莊，再把老百姓趕回來。剛才已叫準備搬了！」這下，楊德才知道僞軍們整理東西是爲了甚，一塊石頭落了肚，忙說：「要多預備些水甕，人多了吃水是個困難。」獨眼窩翻譯官點了點頭。

正說中間，一夥僞軍從門外網進三個老百姓來，前頭的一個有五十上下年紀，後邊的兩個年輕，一個二十來歲，另一個有十六七歲，僞軍班長跑前一步說：「報告中隊長，全村沒搬走的

就這一家。』獨眼窩翻譯官問道：『你叫什麼名字？』那人說：『叫吳士登。』又指了指後邊兩個年輕人說：『這兩個是我兒子。』獨眼窩問道：『你的爲甚沒搬？』吳士登說：『搬出去更沒法活！村裏人讓我搬，我說不搬，到八路軍地區，不如在皇軍保護下平安。夜天黑夜看到他們搬家，我要來報告，槍打的緊，來不了！』獨眼窩翻譯官說：『你的，好良民。搬走的人，抓回來都要殺！唔！黑夜進來多少八路軍？』吳士登說：『聽說沒八路軍，都是些民兵。』獨眼窩翻譯官向松本小隊長說了幾句日本話，松本小隊長小仁丹鬚一噉，撲到楊德面前，當胸一拳，用半生不熟的中國話說：『你的，開西（警備隊）的，土八路的打不過，大大的無用！』楊德挨了一拳，臉紅了一下，仍然直挺挺地站着，應了幾個『是』。心中却罵道：『你們都不敢出來打，我們又不長的兩顆頭！』

松本小隊長又對吳士登說：『你的好良民，叫他們回來，皇軍優待優待的。你的搬，斯拉斯拉（殺）的！』吳士登也連着應了幾個『是』字。松本小隊長又對楊德說：『開西的，快快的搬，通通的搬。』獨眼窩翻譯官也說道：『趕快吃了飯就搬，分開住在兩個碉堡上。糧食都運到碉堡上，多拾幾個水甕，半山坡放上一個班，小心敵人襲擊！』楊德又答應了幾個『是』。

松本小隊長和獨眼窩翻譯官帶着日軍走了，楊德一直恭恭敬敬的送到門外。返回來時，見

吳士登還站在那裏；剛才因爲吳士登一句話挨了一拳，正一肚子惡氣，跑過去照吳士登臉上打了兩個耳光，罵道：『媽的屁，你怎知道沒有八路軍？你爲甚沒有報告！』吳士登沒敢回嘴，只是用手摸着熱辣辣的臉。楊德對站在跟前的僞軍說：『看管起來，叫他們往礮堡上抬東西！』吳士登父子三個，便被關在一個小房裏了。

楊德的氣還沒出完，前院跑到後院的找人罵；罵伙夫做飯遲，罵僞軍們收拾東西慢，看見誰也不順眼，整整罵了一清早。

吃完飯，派了一班僞軍到半山裏掩護；其餘的僞軍，和吳士登父子三個往礮堡上搬東西，吳士登的兩頭驢也被拉來了。僞軍們有扛行李的，有抬水甕的，有揩鋪草的，一回又一回的往礮堡上搬運。有些僞軍在村裏搜尋糧食和大甕，但各家東西都沒有了；最後把吳士登家的七甕糧食，一齊都運到礮堡上去了。

對面山頭上放監視哨的二楞們，看到漢家山通礮堡的山坡上，一羣一夥的人，揩扛着各樣的東西。他們估計是僞軍往礮堡上搬家了，於是便朝着人羣裏打了一排子槍，這一下，敵人大亂了，叫喊着亂跑，把東西也扔了，大甕順山坡滾下去了……民兵們看到這個情景，高興得亂喝采。忽然，礮堡上和半山坡上，朝着這裏打開了槍，兩三挺機關槍一齊亂射，打得民兵們抬不

起頭來。都慢慢的爬着退下來，躲在一個地楞後。這時已半上午了，民兵們搬走一夜家，又疲累，又飢餓，大家商議了一下，便向康家寨回來。

第七十三回

詳細討論準備戰鬥
具體組織圍困據點

放哨的民兵們走到半路上，碰到了李有紅帶着兩個民兵，來換他們的班。二楞說：『你們這陣才換來了，再遲一陣我們都餓死啦！』李有紅說：『回去只顧安頓搬出來的人家，把你們忘了。剛才石柱哥才想起來。』說着忙把手巾裏提的幾個米窩窩分給衆人，並說：『我就怕你們餓的支不住，給你們揀來點乾糧。』二楞們一邊吃，一邊把敵人的情形講了一遍。最後說：『你們去可注意點，不要露目標，敵人已經有佈置了。』李有紅答應了一聲，便帶着兩個民兵走了。

二楞們回到村裏已晌午了。先到了村公所，只見老武、李村長、雷石柱、張勤孝們正在開會，見他們進來，雷石柱忙站起來說：『餓壞啦吧！只顧忙村裏事，把換哨忘了，該受批評！』老武也忙過來問敵人有沒有變化？二楞說：『天明以後，碉堡上的敵人，到了村裏一股子。吃早晨飯時候，村裏偽軍往碉堡上搬東西，我們在對面山上看得很清楚，敵人把大甕都抬上去了，我們打了幾槍，敵人有掩護部隊，槍打的得緊，後來我們就撤下來了。』

老武把大腿一拍說：『我們正估計說，偽軍可能往礮堡上搬，果真應了。還是按咱們剛才談的那計劃圍困吧。』又回頭對二楞們說：『你們快回去吃飯，昨天鬧了一夜，都疲累了，今天休息半天，明天上午開個三村民兵、幹部大會，專門討論圍困的事！』

二楞們走了以後，老武等又繼續開會，雷石柱說：『就按咱們剛才的計劃，有一百多地雷就能把礮堡圍住；現在三個村鐵雷、石雷總共才有四十多顆，這可差的多了！』李村長說：『咱們砍下樺林山的木頭，還沒賣完；再賣上一部分，換上些地雷；再發動大家打些石雷，也就差不多了。』老武點了點頭說：『這可以解決。漢家山民兵的槍也要給解決。孫生旺剛才還又向我提。』雷石柱說：『他們有兩支。咱們這裏有五支壞槍，前些時交到區上修理去了，我看可以領回來。』老武說：『槍和地雷的問題解決了。李村長，那就趕快通知各村幹部和民兵，明天上午來這裏開會，把圍困的事再詳細討論一下；今天黑夜再派幾個民兵去漢家山探探，看填了的井，敵人掏開了沒有？把井跟前埋上幾個雷。』雷石柱說：『我帶幾個人去吧！孫生旺說還有些人家手頭用的傢俱沒拿出來，也準備去拿。』張勤孝說：『我也要去那兩村走走，看搬出來的人安頓的怎了！』老武點了點頭說：『好！』大家談完，都分頭去各幹各的事情。

雷石柱出來找見孫生旺，告他說偽軍已經都搬到礮堡上去了；今晚要去漢家山村裏探探。孫

生旺說：「我們村有好些年青的人想回去拿些東西，這正合適」。雷石柱說：「去的人多了也不方便，去上十幾個人就行了。」說完，雷石柱去找馬保兒準備地雷，孫生旺去找他村的年青人。

黃昏時分，雷石柱帶着馬保兒、周丑孩，揹着四顆地雷，到了村公所。一陣，孫生旺也領着他村的六七個青年來了，雷石柱說：「咱們還是從地道裏進去，到了村裏不准亂跑，恐怕敵人在村裏還留着人！」大家都答應着，便出發了。先到了漢家山村南溝裏，然後一個跟一個，從地道口爬進去；孫生旺前邊引路，到了出口地方，他先抽開石板，從爐坑裏伸出半個身子去看了看，又聽了聽，沒有動靜，這才爬了出來。其餘的人也一個一個出來。孫生旺家裏只留下個空窰洞了，地上有一些雜亂的垃圾。

孫生旺開了門，和雷石柱先到了院裏察看情況。這時太陽已落山了，颳着微風。兩個人爬在院牆上，只見街道上冷清清地，全村像死了人一樣的寂靜。忽然孫生旺推了雷石柱一把，指了指東面，低聲說：「你聽那面！」雷石柱也聽到隱隱有腳步聲傳來，兩個人忙把槍準備好，等了一陣，見從東面過來一大一小兩個人，滿身糊着泥，看看快到跟前了，孫生旺認出了是吳士登和他二兒，看看後邊沒有人，便提着槍從院牆上跳了下去，吳士登父子倆起先嚇呆了，隨後認出了是孫生旺，驚喜的長出了一口氣說：「是生旺呀，把我快嚇死了！」孫生旺忙問說：「關帝廟上的

僞軍……』吳士登搶着說：『都搬到礮堡上了。全村就留下我一家啦！生旺，快給我想辦法，我不搬不行了，不能活了。』孫生旺不高興的說道：『你不是不搬嗎？怎剛住了一天倒不想住了？你不搬我們也能把日本人圍困走！』吳士登好像要哭的樣子，央求道：『好生旺咧，不搬可不能活了！咱一時沒想開，受了這樣大的制！』這時雷石柱也開門出來了，孫生旺把吳士登父子倆引回家裏，吳士登見好多都是他村的人。忙說：『你們都來了，搬出去怎說？』衆人說：『人家村裏招待的再不能好了。』吳士登說：『我也要搬啦，不搬不能活，衆人幫我一下忙吧！』孫生旺問道：『你這樣糊下一身泥是怎來？』吳士登說：『唉，再不能提了！今天一早晨，幾個警備隊把我抓去，被楊德打了一頓，又抓上我父子三個給他們往礮堡上抬東西，臨完，把我的七甕麥子和甕也抬走了，還担去我存下的一車炭。隨後又讓給他們担水，不想水井你們昨天填了，就逼住我們下井掏，掏了一後响，才掏開一眼井，給他們担了幾回水，楊德要我們每天送十担水。不搬上走不行了，這還能活！』

雷石柱聽完，和孫生旺商量了一下，對吳士登說：『你果真要搬，我們可以幫助。你先回去整理東西去吧！』吳士登高興的說：『那就好，我先回去收拾東西去。』吳士登走了以後，天已黑了，雷石柱就派了兩個人，到通礮堡的路上放哨。漢家山的年青人們，都回各家把要拿的用具

刨了出來，拿到孫生旺家，着了兩個人，先從地道送走了。孫生旺去吳士登家借來兩付籬頭，別人有拿來鋏的，便相隨上去填水井，井跟前又泥又滑，人們低聲罵道：『咱們天天黑夜來填，讓狗日的們掏也掏不及！』

衆人搬石頭担土，不一陣，把兩眼井又填住了。馬保兒和周丑孩，把帶來的地雷，在井跟前埋了兩顆，又把那眼井上也埋了兩顆。馬保兒說：『地雷帶的少了，要多的話，把通礮堡的路上埋上幾顆，叫狗日的們連村也進不了！』雷石柱說：『那好辦，明天咱再來！』

說完，就和孫生旺領着衆人，去幫吳士登搬家。到了那裏，吳士登家的東西已經收拾得差不多了，結結實實的綁成了兩個馱子，衆人又幫助把些不帶的傢具埋藏了，幫着拉上牲口，揹扛上行李等物，從圍牆口上出來，一直回到康家寨。

第二天上午，各村幹部和民兵，都到了村公所來開會，研究進一步圍困敵人的辦法。老武講了講敵人的情形以後說：『現在咱們要更加努力！敵人都上了礮堡，咱們要把敵人困死在裏邊。

白天黑夜都得圍困；可是咱們還不能悞了自己的生產。我們幾個人昨天計劃了一下，桃花莊負責礮堡西南面；望春崖負責北面；康家寨負責西面。另外再抽幾個有經驗的民兵，和武工隊組織個戰鬥隊，負責漢家山通水峪鎮那條路，切斷敵人的聯系。戰鬥隊可以靈活行動，那面吃緊去那

面。各村要動員全體青年參加圍困，可以分成幾班，輪流監視敵人。今天已經是六月初一，夜裏快熱了，白天還可以在圍困的地方收割莊稼，大家看還有些什麼好辦法，同意不同意這樣作？」大家都說：『同意！』馬保兒說：『要圍困敵人，地雷少了不行，把礮堡周圍都埋上地雷才保險！』李村長說：『已經派了五個牲口，馱上木料到後方換去了，三兩天就能回來。』雷石柱說：『咱們還可以發動大家多打石雷，解決鐵雷不夠的困難。』趙德勝說：『敵人是兩個礮堡，相隔開有半里地，中間有交通壕，圍困住這個；圍困不住那個也不行。我看炸掉一個就好辦了！』衆人都說：『主意倒是好主意，就是怕辦不到！』孫生旺說：『說不定也行哩！東邊那個大礮堡是石底子，西邊這個小礮堡是土底子，掏一條地道到礮堡底下多放些炸藥就掀掉了。』衆人都說：『誰敢保險地道正好能掏在礮堡底下？』郝明珠指了指孫生旺說：『他爹掏了一輩子炭，沒這點眼力還行？從半山裏郝秀成地楞下掏，直直過去就是，敵人槍也打不到。』孫生旺說：『連半里地也沒，有半個月就掏成了。』老武把這事記在了本子上，說：『這個提議先擱下，等找些有經驗的人研究研究再說吧，這個工程大啦，計劃不好可不知要浪費多少人工。』大家都說對。接着又討論了圍困的具體辦法。和組織領導問題，最後決定全行政村成立個『生產戰鬥統一指揮部』，由老武、李村長、張勤孝負責。康家寨圍困組由康明理負責；桃花莊崔興智負責；望春崖

趙得勝負責。另外又抽出孟二楞、李有紅、馬保兒、孫生旺、郝明珠和桃花莊幾個民兵，組織了一個戰鬥隊，由雷石柱負責。幾個武工隊員，都分配到各圍困組內，幫助領導。

開完會的下午，各村都去積極籌劃自己的事情，漢家山又有二十多個青年，參加了各村民兵小隊，一齊參加圍困。

第七十四回

戰鬥隊進駐漢家山
日偽軍搶水遭痛炸

開完大會以後，戰鬥隊的人留下，和老武共同討論活動辦法。雷石柱說：『康家寨距漢家山十里地，每天來回跑上二十里，事情就就誤了。我看咱們不如住到漢家山村裡，隨時能活動。帶上些米麵，要怕敵人發覺，可以在夜裏作飯。只要咱們把井把守住，渴也渴死敵人！』孫生旺說：『這辦法最好。敵人多了咱還可以從地道裏跑！』大家都同意。老武說：『這辦法可以。你們的吃糧，村公所負責解決，你們去向李村長領上些。你們不要住在孫生旺家，免得被敵人發覺地道：『可以把各家的院牆挖通，好行動。』停了一下又說：『地雷要不夠，過兩天馱回給你們送去。』民兵們聽了，都非常高興。雷石柱說：『生旺和明珠先回去吃飯，吃了飯就進去，把那裏收拾收拾。我們把用的東西拿上就去！』孫生旺和郝明珠答應着走了。雷石柱又派人去向李村長

領米麵，準備地雷等武器，又對馬保兒說：『你把去時打石雷的工具帶上，抽空咱們還可以打些雷。』分配完以後，他就去找農會主任張勤孝說：『我們戰鬥隊出去了，難保十天半月不回來。我的莊稼都鋤耩過了，其他缺少勞動力的人家，你們經營給鋤一鋤。』張勤孝說：『這不用你們操心，我們已經計劃好了，保證荒不了民兵的一畝地！』

一切應用的東西準備好以後，雷石柱帶着戰鬥隊，從地道裏進了漢家山。他們從孫生旺家爐坑裏鑽出來，見孫生旺和郝明珠，正在院裏用石頭磚塊堵街門。孫生旺過來說：『院子都打通了；把我家這個門堵死吧，就是敵人發現了也不好進來。』說着領七民兵們到了北面牆角跟前，從剛挖開的一個洞裏鑽過去，便又到了一個院子。孫生旺說：『這是吳金福老漢的院子。』邊說邊領着大家進了西邊的個草房，草房後牆上也有個洞，從洞裏鑽過去，又到了另一個四合頭院子。院子很齊整，房屋都很好，只是空空的沒有東西了。北面有個小樓。孫生旺說：『這就是郝秀成的院子。開開樓上的後窗，就能看見東面那個大碉堡。』雷石柱說：『咱們就住在這裏吧！明天派人回去和郝秀成說一說。』郝明珠說：『來時候我們已經和他說過了。』

雷石柱把大家都安頓在北房裏，他和孫生旺爬到了樓上！原來這樓只是把一間高房子隔了成兩層，上層很低，伸起手去就能摸着房頂，四週堆着一些破爛傢具，和一些壞了的犁耙，後牆上

有個小窗戶，窻子已經破爛了。雷石柱爬在窗口跟前向外看時，只見對面山上就是那座大礮堡。這時太陽已快落山了，晚霞照在那座白白的礮堡上，閃閃的發光。從礮堡那裏有一條路，順山坡直直通到村裏來。雷石柱看了一陣問道：『礮堡上到村裏還有別的路沒有？』孫生旺說：『就是看見的這條路。另外西北邊有條小路，通到望春崖那條溝裏；自從修起礮堡以後，敵人把那條路挖斷不讓人走了。』雷石柱說：『咱們就在這裏放個瞭望哨，監視敵人的行動！』說着，兩個人下來，派了一個民兵上去放哨。

雷石柱又問孫生旺說：『這院子離井那裏多遠？』孫生旺指了指東南角上說：『從那裏過去就是張武的院子，張武院子出去，北邊二十幾步遠就是井。』雷石柱又留下一個民兵守家，吩咐說：『告一聲樓上放哨的，看見敵人出來就趕快來叫我們。』說完，領着其餘的民兵都鑽過去，開了街門走到街上，滿街靜悄悄地，他們向北走了十幾步，便到了井跟前，見牆壁上很多子彈洞洞，還糊着幾塊血肉；井旁邊堆着一堆泥土和磚塊，附近有許多膠皮底鞋踏下的花脚印。郝明珠說：『狗日的們，一定是今上午來担水，掏井把地雷掏炸了！咱們再給狗日的填住。』拿着鐵鍬就往過跑，雷石柱一把拉住他說：『慢些！你們看，敵人從井裏掏出來的土和磚塊，不扔得遠遠地，堆到那裏故意讓咱們填時候方便啦！這裏頭怕是有別的鬼！』人們都站住了，馬保兒說：

「怕是也埋上地雷了，你們看那一堆虛土上的腳印子，那麼淺，一定是故意偽裝上的。」他這麼一說，人們都看出破綻來了，都說：「一定是敵人埋上地雷了。」雷石柱說：「生旺，你帶幾個人去看看那眼井；馬保兒、李有紅、二楞，咱們留下起雷。」孫生旺帶着三個民兵走了。這裏雷石柱們就開始起雷，李有紅回去找來一把條帚，慢慢掃着路上的浮土，見都是硬硬的地皮，知道沒有雷，一直走到井邊，馬保兒在井旁那堆土上，起出了四顆火線連着的手榴彈。雷石柱在另一堆破磚亂石中，也起出了三顆連着的手榴彈。這時孫生旺們已回來了，說那邊井沒掏開，只是吳士登家院裏的東西被燒了。見這裏起出了手榴彈，都高興的說：「果真狗日的們埋伏下了。」

雷石柱低着頭想了想說：「這眼井不用填了，這兩堆土和磚塊也不要動，還是弄成他原來的樣子；把井跟前再埋上些雷。」民兵們都說：「這可是個好辦法。」馬保兒說：「最好把井裏攪上些大糞，就是他担上水也不能吃。」二楞說：「攪上大糞咱們不吃了？」馬保兒說：「咱們可以先多担下些。要不，就是炸死敵人一兩個，他還能把水搶走。你看昨天埋上的雷炸了，他還是搶了水。」郝明珠說：「攪上大糞把井水鬧壞啦，將來村裏人回來也不能吃了！」孫生旺說：「只要能把敵人擠走，將來再打眼井也值得。」衆人都同意。於是孫生旺和郝明珠去找來繩子桶，埋雷的埋雷，担水的担水。馬保兒在郝秀成家找到了一隻爛膠皮底鞋，把那堆土仍舊印了幾個印

子。共埋了三個踏雷；又把井裏攪了幾担糞。收拾完，天已經黑得甚也看不見了。

民兵們都回到了家裏，馬保兒最後把張武家大門前的脚印都抹掉？回來把門倒關了。

晚上，民兵們一面做飯，一面商量明天活動的事。正吃飯中間，忽然碉堡上向村裏掃了一陣機槍。起初，民兵們以爲被敵人發覺了，孫生旺說：『不是發現了咱們，是狗日的們故意驚嚇人啦！去年日本人「掃蕩」走了，偽軍們到了碉堡上，也是經常半夜三更向村裏打機關槍。』大家這才都放心了，

吃完飯，二楞說：『誰和我擾亂敵人去，讓狗日的們多費點子彈。』郝明珠說：『我去，我路熟。』好多民兵也要去，雷石柱說：『有他倆個就行了。去的人多了，反倒把咱們的人鬧疲累了！』回頭又對二楞說：『你們繞到碉堡東邊去打，免得讓敵人發現村裏有人。』郝明珠說：『東邊駱駝嶺上，和碉堡正打對面，那就是個好地方。』倆個揹起槍，轉到孫生旺院子裏，從牆上跳出去走了。

這一夜，碉堡上的機關槍響了七八次。剛一停止，就聽得東邊山上有三兩響步槍聲，碉堡上便又打開機槍了。

天快明時候，二楞和郝明珠才回來。民兵們也都起來，做的吃了飯。雷石柱讓他倆個休息，

又留下孫生旺和另一個民兵放哨，就帶着其餘的民兵去通水峪鎮的大路上埋雷。臨走，囑咐孫生旺說：『要是敵人下來担水，千萬不要打槍，不要暴露咱們的目標。』

太陽出山以後，碉堡上向村裏掃了一陣機槍，停了一陣，樓上放哨的那個民兵急促的叫道：『孫生旺！孫生旺！敵人出來了。』孫生旺慌忙爬到樓上，從破窗口向外看時，只見通碉堡那條路上，下來三四個端着槍的敵人，後面跟着四五個担水桶的。孫生旺忙從樓上下來，拍醒睡覺的二楞和郝明珠說：『敵人下來搶水來了，要聽到地雷響可不要打槍！』兩個人『嗯！』了一聲，又睡着了。

孫生旺慢慢溜到張武院子裏，從門縫向外偷看；街上仍然靜悄悄地，等了好一陣，聽得北面傳來了雜亂的脚步聲，又走遠了。只聽有個偽軍說：『你們看，井跟前還是那原樣，土八路夜天一定沒敢來！』又有個說：『沒來算他們走運氣！要是來填井，可炸個灰！』只聽一陣往地下放桶担的聲音，忽然『轟隆』響了一聲，接着是偽軍們的驚叫聲，奔跑聲，哭喊聲……亂成了一片。孫生旺乾着急看不見。過了很大一陣，聽着一個日本兵兇狠狠的大聲吼：『過去的，過去的，看看！』又有槍托打在人身上的聲音，一會兒，又聽着有人喊道：『李三小，李三小……死了。劉二娃的傷不要緊吧！』『這隻胳膊炸壞了！』『我的眼也炸壞了！』『你倆先回去吧！』『小心』

點，踩着那塊磚過去。』『咱們埋的手榴彈也給起了！媽的！狗日的們真鬼大。王元祿，給你繩子，你把水打上來一桶一桶往過遞吧！』過了幾袋烟工夫，又聽有個人驚叫道：『劉班長，水臭得不能喝。』『攪上大糞了！』『看，還有牛糞咧！』『這狗日的們真灰！』『造他娘的，這水担回去怎吃？』

孫生旺正聽敵人說話，忽聽得村南面向這邊開了槍。接着又聽見敵人亂喊：『快跑，土八路又來了！』一陣雜亂的脚步聲，慢慢遠了。

第七十五回

工事內觀察挖地道
碉堡中敵人受煎熬

孫生旺聽着敵人跑了，忙回到家裏來，却不見了二楞和郝明珠。爬到樓上去問哨兵，哨兵說：『我也沒在意。』孫生旺說：『大概剛才南面打槍就是他兩個了。我進來看槍也不在了。』說着走到窗口跟前，只見通碉堡的路上，有六七個敵人，挑着空桶，拖着個屍首跑回碉堡去了。

過了一陣，二楞和郝明珠才回來。孫生旺問：『剛才南梁上打槍，是你兩個吧？』二楞說：『就是。我們聽見地雷響，再也睡不着了，』郝明珠接着說：『我們怕敵人踏響地雷還不走，就跑出去打，看着敵人一溜煙跑回碉堡去了。』兩個人說完，倒在炕上又睡了。

孫生旺出去到井邊看了看，見有幾攤血；井跟前潑下一攤水，發着一股臭味。埋的三顆雷炸了一顆，還有兩顆敵人沒踏上。孫生旺重新把那兩顆雷偽裝了一下，又在敵人來路上，埋了兩顆踏火手榴彈。

天快黑時候，雷石柱們回來了，一人抱回一塊石頭。孫生旺把今天敵人搶水的情形，詳細講了一遍，民兵們都高興的說：『咱們這個計謀可定好了。』雷石柱說：『還要防備敵人夜裏搶水咧！馬保兒趕快把今天打下的這些石雷裝起來，今黑夜給擺到通礪堡的路上去。』孫生旺看着那些石頭說：『把那個圓窟窿裏裝上炸藥，按上爆發管就成了。』雷石柱說：『我們今天把那三顆鐵雷埋在汽路上，抽空打了四五顆石雷。』

天黑以後，民兵們吃過了飯，派了一些人去通礪堡的路上埋雷，另外又派了幾個人到礪堡東邊活動。

連着兩天，敵人沒有下來搶水。民兵們都很懷疑，都說：『這狗日的們吃那裏的水呀！』戰鬥隊住到漢家山來的第五天早晨，民兵們正要出外去活動，剛走到孫生旺院裏，見武二娃和村公所通訊員從地道裏進來了，一人揹着三顆地雷，村公所通訊員還提着幾斤肉。武二娃搶着說：『給你們送來六顆雷。總共換回二十幾顆來。老武說不够用可打些石雷，外邊各村羣衆已經

打下三十多顆了』。馬保兒說：『我們也打下七八顆了。』村公所通訊員說：『這是村裏老百姓慰勞你們的肉。老百姓因爲你們太辛苦了，昨天專門殺了一口豬。』說着把肉和地雷都交給了民兵們，民兵們高興的說：『羣衆這樣關心咱，咱們更要好好活動啦！』

武二娃對雷石柱說：『老武讓你去開會，有些討論的事情。』雷石柱吩咐了其他民兵出去活動，就隨着武二娃從地道出來，路上，雷石柱問道：『孫生旺提的挖地道炸西礮堡的事，不知道能行不能行？』武二娃說：『能行！連今天，已經開始挖了四天啦！你們走了的那天晚上，指揮部就召集漢家山有經驗的煤窖工人們開了個會，他們都說能辦到。當天黑夜就去測量了一下地形，計劃要用八十個工，挖二十五丈到三十丈長，就能到了礮堡底下。初二就開始動工了，組織了十六個窖工，孫志强老漢負責領導，白明黑夜換班挖。老武估計要不出別的問題，頂多再有半個月就能挖成。』雷石柱高興的說：『不怕挖得錯過礮堡？』武二娃說：『他們隨時都用羅盤定方向，大錯不了。』

說說道道，已經爬上了漢家山西面的山梁，只見滿山滿梁綠油油的莊稼，中間夾着灰黃色的稜麥，穀子也有尺數高了。三三五五的農民有的在鋤地，有的在收割稜麥。村公所通訊員說：『桃花莊的變工也鬧起來了。咱們張勤孝，整整去組織了兩天。』雷石柱說：『趕收完麥子能把敵

人擠走就好了！唔，就看這二十天內吧！」武二娃指了指南邊不遠處的一個土堆說：「那裏就是桃花莊的陣地，我們剛才已經去過了，佈置的還可以。就是離礮堡遠了一點。」

三個人順梁走了不到半里地，忽見有個端槍的民兵跑了過來，頭上紮着些亂草，到了跟前一看，原來是張有義。武二娃說：「老武在那裏？」張有義向前邊指了指說：「在那邊工事裏。來，跟我來，彎下腰，這裏敵人槍能打到。」大家都彎着腰跟在後邊，走了不遠，進了一條很狹的交通壕，彎彎曲曲又走了三十來步，便到了工事裏。工事好像地堡，上邊有頂子，地下鋪着些亂乾草。康有富和辛在漢正在草上睡覺。正前邊有機槍和步槍的槍眼，架着一挺機槍，周丑孩爬在那裏瞭望。張有義說：「康明理那裏去了？」周丑孩向北指了指說：「在……在……在……」張有義沒等他說完，領着衆人走進旁邊一條交通壕，走了有二十來步，又進了一個工事裏，和剛才那個工事一樣，地上草鋪上也有兩三個人，在睡覺；老武和康明理正爬在槍眼跟前瞭望。聽得有腳步聲響，回過頭來，見是雷石柱來了，忙向他招了招手。

雷石柱忙跑到槍眼跟前瞭望：從槍眼看出去，正對面山上就是敵人的小礮堡，礮堡上敵人的哨兵，看得清清楚楚。老武拍了雷石柱一把說：「下邊那不是挖地道的！」雷石柱順着老武的手望過去，見對面山的半崖裏，有一個小洞，洞口上蹲着兩個人，把洞裏推出來的土筐接出來倒

了，又把筐子遞進去。雷石柱說：『洪不怕敵人發覺了？』康明理說：『上邊崖頂上埋三層雷，敵人連崖邊也到不了。』老武也說：『這裏火力配備的強，萬一敵人發現了，也能掩護退出來。』

看了一陣，便都坐在了草鋪上。村公所通訊員和武二娃已經走了。這時，雷石柱才看出老武兩眼發紅，臉色黃瘦，忙問說：『你病了？』康明理搶先答道：『病是沒病，熬累的連着三四夜沒睡了！』老武笑了笑，問戰鬥隊活動的情形，雷石柱把這幾天活動的經過，詳細彙報了一下，並說：『連着兩天敵人沒下來搶水，這不知是怎了？』老武說：『今天早上望春崖報告說：『發現敵人從礮堡北面下去，到小河裏取水。』我已經叫他們注意防備了。』停了一下又說：『今天找你來，給你們個任務；你們戰鬥隊，要想辦法引誘敵人出來消滅它！一方面減少敵人對這裏的注意，另方面消滅一個他就少一個。』雷石柱點了點頭，兩個人又計劃了一陣，最後老武說：『你回去再具體研究一下吧，發動大家出主意。地雷不夠可以多打些石雷。』雷石柱說：『打石雷炸準備些炸藥！』老武說：『炸礮堡也要炸藥。區下批准給一百斤，恐怕不夠；有二百五十斤要藥就保險了。』雷石柱說：『自己也可以碾啦！這一帶打過山的人都會碾炸藥，用火硝，藤桿灰，柳木灰就能碾成。桃花莊就有很多人會碾。』老武說：『已經佈置下去了，李村長負責這事，

計劃碾二百斤，炸碉堡和裝地雷也就差不多了。」

正說中間，村裏人給送來飯了。四五個年青婦女相隨着，有提籃子的，有提罐子的。雷石柱說：「你們每頓飯都是送？」老武說：「來回跑路太悞事，婦女們也願意幹這工作，她們也要參加圍困哩。」康明理的女人也來了，笑着說：「擠走敵人我們也有一分功勞。」另一個女人看了看雷石柱說：「你也不回去看看，石柱嫂可急壞了！」康明理說：「低點聲吧，你怕碉堡上敵人聽不見咧？挖地道那些人的飯送去了沒有？」女人們說：「送去了，交給民兵們給送去了。」

睡着的兩個民兵也起來了。大家讓雷石柱一齊吃飯，雷石柱說：「我回去吃罷！」女人們說：「不怕，够吃了。」大家正在吃飯，忽聽北面槍打得很緊。老武說：「一定是敵人到小河裏搶水去了。」他匆匆忙忙吃了飯，打發雷石柱走後，就往望春崖陣地上來。

順山梁背，往東北走了有半里地，繞到了碉堡北邊，對面山上就是那座土碉堡，山脚下是一條小河，這條小河的水，從望春崖流過來，順着碉堡這座山轉了半個圈，又向東滾去了。

老武彎着腰到了望春崖民兵的工事裏；見有個偽軍坐在地上，帽子沒有了，頭上擦破了一塊，滿身是土，黃瘦的臉上，現出十分驚恐的表情。一個武工隊員正在問他話。老武說：「老周，剛才打槍是不是敵人又下來搶水？」老周忙說：「剛才敵人又下來搶水，還沒到溝底，就被

我們打跑了。這傢伙順溝跑，被我們埋伏在溝裏的三個民兵抓住啦，其餘的又退回碉堡去了。」老武聽了，問那個偽軍說：「你叫什麼名字？」那個偽軍忙站起身來立正說：「叫劉德功。」老武和氣的說：「坐下！不要怕。咱們隨便談談。」於是對他提寬大政策，當偽軍沒出路等道理講了一遍，劉德功臉色也慢慢自然了。老武又問他碉堡裏的情形。他唉了一聲說：「不能提了！村裏老百姓一搬走，日本人就叫我們上了碉堡。大碉堡共三層，日本兵住在上頭，中間住着小隊長和翻譯官們，我們住在最底下一層，半截在地底下，四週沒窗口，黑得白天都要點燈；沒有炕，我們就鋪了些乾草睡在地下，潮濕得很。四十多個人擠在裏面，又臭又熱，真比住了監也難受。」老武問道：「小碉堡上誰們住着？」劉德功說：「小碉堡上住着一班警備隊和四五個日軍。那裏沒灶火，吃飯要順交通壕到大碉堡上來吃。唉！吃飯！這幾天水也喝不開了。去村裏担了幾回水，死了好幾個，水也臭的不能喝了；就來担河水，前天昨天担了幾担，算是熬過去了，今天還沒到溝底，就被你們打回去了。」老周說：「你們爲什不退走？」劉德功說：「小隊長給水峪鎮打了幾回電報，上級不讓退，讓堅守，說漢家山是個重要地方，一失漢家山，水峪鎮就不好守了。」

第七十六回

爭水喝敵僞起矛盾
施毒手日寇大屠殺

正說中間，碉堡上又開了槍，輕重機槍朝着工事掃了過來，槍聲像炒豆子一樣，一陣緊似一陣，打得工事頂子上『嗖嗖』落土，打得槍眼跟前爬着的民兵們抬不起頭來。老武說：『工事被敵人發現了，得重新挖。』劉德功說：『一定又是搶水來了，今天做午飯的水沒有咧！』老周對槍眼眼前的三個民兵說：『你們在這裏，我到下邊幫助趙得勝他們去。』說完提着槍從工事側面，繞到了前邊山腰裏。這地方碉堡上剛好看不到。趙得勝和兩個民兵在亂草裏隱蔽着，老周也鑽了進去，說：『敵人下來搶水來了！』趙得勝探出頭去一看，見溝裏靜悄悄地，小河裏的水『嘩嘩』地流，又向對面山坡上一看，才發現有八九個敵人正往上爬。原來敵人已經把水搶上了。前面三個僞軍挑着桶，後面五個日軍拿槍押着，看看已快到山頂上了。趙得勝們急忙端起槍，瞄準最前面那個挑水的，連着幾槍，把左邊的水桶打穿了個雙窟窿，水一股勁的往外流，一霎時，左邊桶裏的水都流乾，輕得壓不住了，扁担往起一翹，担水的僞軍沒抓穩，一下把右邊的水桶擡在了地上，水順山路流了下來。第二個担水的，被流下來的水滑得摔了一跤。把一担水又都倒

了。後面押着的日軍，怕把第三担水也倒了，忙分開提上向上飛跑。民兵們趕緊開槍射擊，碉堡上的敵人，只顧朝山頭上掃射，沒注意山腰裏有人。結果，又被打倒一個提水的日軍，其餘的敵人保護着那一桶水，拼命的跑回碉堡去了。

碉堡裏的敵人偽軍，等水等得把眼也望穿了。見打回一桶水來，不管三七二十一，一窩蜂擁了出來，裏三層外三層，把水桶團團圍住，有的碗舀的，有用鋼盔舀的……沒有傢具的人，真是急得喉嚨裏伸出手來了，有的湊到桶邊上喝，有的用手盛上喝，滴滴灑灑，吵吵嚷嚷，擠了個一蹋糊塗。日本人因爲是在上層住，下來的遲，都站在最外一層，等人散開時，桶已空了，氣得亂吼亂罵，叫偽軍們把舀出來的水都倒回桶裏去。偽軍們乾渴了一天一夜，好容易得到點水，真比命也貴重，只顧大口喝，誰也不聽話。日本人氣得咬牙切齒，追趕着偽軍們又踢又打，硬逼着把舀出來的水倒向了桶裏。日本人把桶一下提到碉堡上層去了。偽軍們有的被打得嘴斜鼻歪，有的被踢的腿拐脚跛，班長劉全厚，剛剃了頭髮的光腦袋上，被打得腫起個大疙瘩。他兩手按着頭直叫：『造他媽的！你們是人，老子們不是人？你們渴，老子們不渴？叫人家擠上烏龜壳來了，還抖甚威風！』其餘的偽軍們也唧唧咕咕罵個不休。這個說：『老子們賣上命爲了個甚？連口水也賺不下！』那個道：『當警備隊是祖先們缺下德了！』

老周和趙得勝帶着兩個民兵回到工事裏，見老武還在。老周說：「緊打慢打，給搶了一桶水！」老武說：「漢家山村裏的井，已經把守好了，敵人沒法搶水。現在要想一切辦法，把這條小河把守住。你們這工事已經被敵人發現了，要趕快重修。」趙得勝說：「我剛才想了一下，山頭上這個工事往上移一移，留一兩個監視哨。主力擺在半山腰裏，那裏敵人火力探不到。再就是把敵人下來担水的那條小路挖斷，多埋些地雷。」老武點了點頭說：「可以。這裏火力也要加強。我看桃花莊圍困組不起多大作用，距敵人太遠；我寫個信，抽五個人過來，參加你們圍困組，由你們指揮。這裏一切工作，限明天上午完成，我要來檢查！」老周趙得勝說：「不成問題，保證能完成。」

老武走了以後，老周和趙得勝就分配民兵們重新挖工事，埋地雷。

一天早晨，天還不大明，一個日本兵出碉堡來小解，忽然瞭見漢家山村有的煙肉裏冒起幾股黑烟，他想一定是老百姓偷偷搬回來了，高興的一氣跑回碉堡，報告了松本小隊長，小隊長連忙穿上衣服跑出來觀望，其餘的敵人偽軍們聽到這個消息，也亂紛紛的湧了出來。一看，果然村子裏冒起幾股黑烟，隱隱約約還聽到有吵雜的人聲，狗叫聲。偽軍中隊長楊德高興的說：「一定是狗日的們搬出去熬不住，又轆司來了。老百姓們搬走，害得咱們柴也燒不上，水也喝不上，這回

可要把他們都突擊住哩！』獨眼窩翻譯官把這話翻給了松本小隊長，小隊長聽了，也覺得很對。馬上便親自領着十幾個日軍，二十幾個偽軍，帶着桶担繩子，向村中衝下來。

剛進吊橋走了不遠，只見路上這裏一個坑，那裏一堆土，這裏露出個繩頭，那裏露出半截鐵絲，敵人被地雷炸怕了，嚇得不敢在路上走，一齊轉到路旁地裏，從亂草怪石坡上下來，逢溝跳溝，過崖跳崖。看看快到村裏了，猛然村裏槍聲響成一片，子彈像飛蝗一樣的掃了過來。敵人偽軍受了這一驚，嚇得滿山坡亂跑亂竄，有幾個偽軍忙着往個小渠裏藏，誰知腳底下的兩塊石頭突然炸了，接着這裏『轟』的一聲，那裏『隆』的一響，石塊石片向四面八方迸裂，黑烟火光直沖天空，夾雜着敵偽軍的嚎哭聲，慘叫聲，混亂成了一片。

原來，雷石柱那天和老武談過話回來以後，給大家講了一下，說：『老武讓咱們引誘敵人出來，把敵人的注意力吸到咱們這方面；那面挖地道就更放心了。』民兵們早就想打仗了，大眾討論研究了好久，想出了這個辦法。又把這計劃報告了指揮部，指揮部也同意。於是就連明趕夜打地雷，準備了三四天，一切都安排好了。這天，先把戰鬥隊佈置在村裏各家房頂上，燒火冒烟，又學狗叫，裝成是老百姓回來了的樣子，引誘敵人下山來。恰巧敵人中了這個計。

這一仗，敵人死傷五六個，偽軍死傷了十來個，沒有死的也嚇昏了，顧不得還槍，拉着屍

首，攢着傷兵，在碉堡上的機槍掩護下，慌慌急急的逃回碉堡。

楊德跑的把鞋襪都掉了，松本小隊長跑得吐了兩口血，臉變成了白紙，沒有一絲血色。其餘的人更是狼狽不堪，有的把槍扔了，有的把水桶丟了，衣服都被樹枝勾針扯成了條條絮絮，一個個跑得氣喘的像搗風箱一樣。渾身衣服都被汗水浸濕了。受了傷的更是難熬，躺在地上哭爹叫媽，這個斷了腿，那個斷了胳膊，這個的頭被炸破了，那個的肚子被炸爛了，黑血黃土糊滿了全身。碉堡上只有一個日本軍醫，藥品也沒多少，松本小隊長，只讓給受傷的日軍上藥，包紮，對受傷的偽軍，連看都不看一眼。受傷的偽軍們疼得大哭大嚎，有的哭着罵道：『造你媽日本人！反正老子不能活了，你們也不得好死！』有一個咬着牙支起半截身子，舉起半塊磚頭朝松本小隊長砸去，小隊長腿上着了一磚，氣得立刻叫來六七個日本兵，七手八腳，把六個受傷的偽軍推到碉堡外面，一陣馬刀亂砍，受傷的偽軍們慘叫着都倒在血泊裏。其餘偽軍，一見這個慘景，不由得咬牙切齒，怒火沖胸，紛紛嚷道：『我們拼上命，就落這樣個下場？造他媽！』『這還有人活的路啦！』『走！找小隊長去！』馬上端槍提刀，一湧圍砸了堡門，大聲喊叫要小隊長出來答話。這時，日本小隊長見偽軍們來勢兇兇，急忙鑽到床下，嚇得渾身打戰。翻譯官怕把偽軍們逼變，便出來向門口的偽軍說了一氣好話，又下令禁閉了幾個日本人，給偽軍每人發了三盒紙煙，

才算把這場風波平了下去。

偽軍們回了碉堡，雖然心頭的氣憤消滅了一些，但仍不斷的祖宗三代的咒罵。

偽軍小隊長王元祿，一進碉堡，便拿大衣蒙住頭，一骨碌躺在地上。弟兄們叫他，也不答理，只顧獨自心裏難受。他想：『幾年來當偽軍，過着牛馬一樣的生活，老百姓罵我們是漢奸。到如今，鬧得人人不鬼不鬼，眼看着弟兄們被敵人殺死……』想到這裏，他心裏痛得真像萬把鋼刀亂扎一般。禁不住就嗚嗚咽咽的哭了起來。偽軍們聽見小隊長哭了，知道他是因爲今天這件事難受，都圍上來說道：『王隊長！你看我們這日子，說不定將來都要死在日本人的刀下！』接着，有一個偽軍說：『王占彪人家真是前輩子積了德，走了那麼一條好路！』王元祿一聽『王占彪』三字，心馬上動了一下，立刻想到走王占彪的路，反正到八路軍那裏去，立功贖罪，爲死了的弟兄們報仇。他想着想着突然坐起身來，正要把心裏的話告訴弟兄們，門外翻譯官帶着兩個日本兵進來了。偽軍們一見，馬上散開，有的背過身，有的低着頭，誰都不理。翻譯官看看無趣，講了幾句堅守碉堡的話，最後大聲威脅道：『你們再不准這樣鬧！我們的救兵就來了，小心自己吃虧。今天只有好好堅守碉堡，不准胡思亂想，也不准逃跑，跑出去八路軍會活埋你們！』這時，有一個偽軍忍不住的低聲說：『哼！說的好聽，羊皮膏藥，不靈了。』兩個日本兵聽見這不是好

話，一下撲過去，把那個偽軍亂踢亂打了一頓，口裏還不住的惡罵：『嗯——你的良心壞了壞了的！』翻譯官看了看其餘的偽軍們的臉色，只見每雙眼睛，都在怒恨恨的盯着那兩個打人的日本兵。他深怕又惹出是非，急忙大聲喊住那兩個日本兵，向偽軍們道歉了幾句，便退了回去。這一來，更激怒了偽軍們，雖然天早已黑了，但是偽軍中沒有一個人瞌睡，整整一夜都是蹲在那裏，低下頭，想着心事。

第七十七回

費心機發明自發雷
受挫折討論改河道

民兵戰鬥隊打了勝仗，看着敵人狼狽逃回碉堡去了。雷石柱馬上派了一個民兵，給指揮部送信，告訴這一勝利消息，自己便領着其餘的民兵打掃戰場，把日軍和偽軍的五六具死屍掩埋了，把敵人沒踏的地雷起出來，重新埋在要路口上，民兵們檢到四支步槍，和幾袋子彈，另外還有一些鞋、帽子、帆布水桶……等亂七八糟東西。收拾完，雷石柱留了兩個民兵在村裏看守，領着其餘的民兵，仍然到碉堡東邊活動。

他們到了駱駝嶺工事裏，朝碉堡上打了幾槍，碉堡上敵人沒還槍，又打了幾個排子槍，敵人

仍沒還槍。最後，他們向溝裏扔了兩個手榴彈，礮堡上還是靜悄悄地，雷石柱說：『看樣子，敵人已經知道咱們是引誘他們打槍了，咱們這辦法吃不開了。』民兵們有的朝礮堡上高聲叫罵，有的鑽到山林裏找吃野杏，有的談今早上打仗的事……

到晌午時分，忽聽得下邊溝裏『轟隆』響了一聲，過了一陣，馬保兒興沖沖地跑上來了，抱着一顆地雷。民兵們問道：『剛才那裏響雷？』馬保兒說：『我試驗了一顆。』雷石柱問道：『石雷都裝起啦？』馬保兒說：『石雷倒沒都裝起；一上午我可研究出個好東西來了！』民兵們都圍了過來，急問道：『什麼好東西？』馬保兒把手裏的一顆鐵雷舉了舉說：『就是這玩藝！』李有紅笑了笑說：『呸！我當是甚希罕東西，原來是顆地雷！』馬保兒說：『你們別小看，這可和別的地雷不一樣，我研究了三天，今天才鬧成！』二楞不耐煩的說：『不要說序了，快說有甚不一樣吧！』馬保兒說：『這地雷把爆發管擰好以後，過一陣自己就炸了，這叫自發雷。以前只是聽說過，最近我思謀了好幾天，今天上午裝起，剛才試驗了一顆，完全成功！不過這要想個辦法送到敵人手裏，才能起作用！』二楞搶着說道：『來我送去，就說半路上檢下的。』馬保兒說：『不行！你不會擰爆發管。』雷石柱說：『就是會擰也不行！敵人還能這樣傻？』李有紅說：『我看你教會我擰爆發管，我到礮堡跟前假裝埋雷，引得敵人出來，我就把雷扔下跑，你們打槍掩』

護着；敵人一定要檢地雷，這不就鬧好了！」大家都說這計劃好。馬保兒說：「恐怕一下教不會你，還是我去吧。就是敵人追出來用槍打，我也會利用地形地物。」說完，拿了一張鐵鍬，抱着地雷，彎着腰繞到溝底，又爬上了對面礮堡那座山，在一個小土堆前停下來，拿鍬裝出掏雷坑的樣子；不時伸起頭來，向礮堡上瞭瞭。這裏距礮堡只有二三百米遠，礮堡上哨兵看見了，打了兩槍。敵人見只有他一個，就出來五個人追來，口中直喊：「捉活的！」馬保兒看着敵人離他不遠了，忙把爆發管擰好，扔下地雷，順山溝跑下了溝底。敵人追過來見扔下了個地雷，高興的撿起正看，忽然「轟」的一聲，地雷炸了，隨着黑烟，三個敵人被炸死，另兩個嚇得逃回了礮堡。對面山上的民兵們大聲叫起好來。

馬保兒剛返回民兵工事裏，忽然看見從水峪鎮那個方向，來了一隊人馬。民兵們都吃了一驚，慌忙準備好武器。看着看着順汽路過來了，有四五十個穿黃衣的敵人，有六七個牲口馱着東西。民兵們都盼敵人踏響地雷，細細看時，敵人是順着汽路旁邊的地裏走。雷石柱急忙說：「敵人增援來了！有紅，你快跑去報告指揮部。南邊過不去了，繞礮堡北面，快點！」李有紅沒答話，揩上槍就走，走了幾十步，就聽得背後民兵和敵人打開了。他頭也沒回，順着崎嶇的山路，翻溝跳梁，只顧向前奔跑。從駱駝嶺北面下去，便到了望春崖這條溝裏，渡過那條小河，順溝繞

過了碉堡。正往前走，忽然半山腰的亂草裏有人喊道：『站住！』李有紅嚇了一跳，又聽得有個聲音叫道：『是李有紅？』李有紅聽出這是趙德勝的聲音，忙應了一聲說：『在那裏？』正說間，見從亂草裏鑽出個人來向他招手。李有紅從對面很陡的山坡爬上去，鑽進亂草堆，裏邊地方寬了，上邊也有頂子，原來是望春崖圍困組的工事。只見有五六個人，老武也在那裏，好像正在商量什麼問題。李有紅沒等人問，就急忙說：『水峪鎮敵人增援來了，有四五十個人，還有五六個牲口馱着東西，我走時已經和戰鬥隊接上火了。』趙德勝忙說：『是不是接應敵人撤退？』老武想了想說：『說不定。不過要是撤退，不會馱五六馱東西來；恐怕就是增援來了。現在還判斷不清。要是增援這麼許多敵人，他吃水更成問題。』武工隊老周也說：『敵人要搶水，這條河就是大目標。咱們趕快要加強活動。』老武點了點頭，對李有紅說：『你去康家寨陣地那裏，告訴康明理，讓把挖地道的工人先撤回來。李村長也在那裏，讓他通知各變工組注意點。你再去桃花莊陣地上，告一下崔興智，就說我叫他把民兵帶上，到你們那兒去，由老周和石柱指揮。萬一敵人是撤退，你們就截住打！』李有紅應了一聲，順交通壕，爬到梁上去了。

這裏老武和老周趙德勝，忙派人通知左邊工事裏，和山頂瞭望哨的民兵，注意敵人行動。派出的人剛走了，就聽得碉堡上，向他們上邊的山頭開了槍，輕重機槍一齊掃射，好像雨打在窗紙

上。不多一陣，對面山上敵人衝下來了。有四五十個人，一部分留在山坡上，另一部分挑着桶担、端着盆子茶壺等一切能盛水的傢具，往溝裏衝，快到溝底時，踏響了兩顆地雷，敵人都爬倒了。趙德勝們忙開槍射擊，隨着他們的槍聲，留在山坡上的那股敵人，也開了槍，火力十分強，小砲與擲彈筒也向這裏打來，打得工事周圍的石塊迸裂，工事內塵土飛揚。突然，工事頂上落了一顆砲彈，架着的門板和土塊塌下來了，老武的一條腿被壓在土裏，有兩個民兵受了傷。老武看看工事被敵人發現了，這裏無法支持，忙帶上民兵們，順着交通壕爬到了山頂上，山頂上的工事也被敵人打塌了。敵人的槍砲仍在不停的響，民兵們都撤到了山頭背面隱蔽。老武退下去後，就派了兩個民兵，爬到另一個山包上監視敵人。

過了一個多鐘頭，敵人的槍停止了，那兩個民兵跑下來說：『敵人都撤回碉堡上去了，搶了總有二三十擔水！』民兵們聽了都氣得說：『這還圍困個甚？人家戰鬥隊盡打勝仗，咱們連條河也守不住。』老武見大家情緒很不好，忙安慰說：『你們的任務比戰鬥隊大，戰鬥隊把守兩眼井，你們把守一條河。這不是個簡單事。再說，今天敵人火力太強，要加到戰鬥隊頭上，他們也吃不住。』趙德勝說：『把守河這任務完成不了，就不能困走敵人；敵人要隔四五天這樣大搶一回，咱們一點辦法也沒有！』老武說：『辦法是人想出來的，咱們慢慢思謀。先把工事收拾起

來，等鬧清這股敵人是常住還是臨時增援，咱們再商量辦法。」正說中間，望春崖村裏幾個老漢給送來飯了，民兵們一面吃飯，一面談論這事。幾個老漢聽了一陣，其中一個說：『我看把河挖得改了道，就好辦了。』有個民兵笑着說：『張源叔，盡說瞎話哩，把河挖得改了道？我看搬上座山把礮堡壓住更省事！』張源老漢說：『你曉得個甚？民國十六年，村裏就計劃過，從咱村山上邊順山跟挖一條渠，再在當河打一條壩，把水逼到渠裏，咱村那二百多坳坪地就都能澆上水。』另幾個老漢也說：『那時渠已經挖了一半啦，沒鬧成。』老武忙問說：『爲甚沒鬧成？』張源老漢說：『渠非經過德厚堂的墳地不可，人家不讓，後來打了官司，人家有錢，腿子硬，衙門裏派人來看了一回，斷下讓渠繞過墳地；一算要多花二百個工，人們也就沒心事修了。』民兵們聽了，都高興的說：『這倒是個好辦法！』『把水澆了地，這裏空成乾河槽，讓狗日的們再搶！』趙德勝也高興的說：『就從德厚堂地裏挖，爲了打日本，只好讓他不舒意些吧！』老武又問：『你們估計連打壩要用多少工？』幾個老漢算了半天說：『至少要三百個工。』民兵們都高興的說：『修！五百個工也要修！』老武說：『今天晚上我和李村長去你們村商議一下，這事也不簡單，要動員很多人哩。』又對那個老漢說：『農會主任張勤孝在你村，你們回去告他等我着。』那幾個送飯的老漢，等大家把飯吃過，拿着空罐子走了。民兵們就開始收拾被打壞的工事，

在對面山坡上又埋了好些地雷。

到半下午時候，李有紅又跑來了，見了老武忙說：『增援的敵人又退回水峪鎮去了。我們在汽路邊莊稼地裏埋了幾顆雷，敵人踏響三顆。我們和桃花莊民兵打了一陣，敵人死傷了四五個，咱們郝明珠也帶彩了。』老武忙問：『重不重？』李有紅說：『不要緊，胳膊上擦了一層皮。』老武說：『你再跑上一圈吧！告康明理，還是繼續挖地道；再告李村長，叫他到望春崖來，就說我在村裏等他，有事商議。你今天跑兩圈，總有三四十里地。』李有紅說：『三四十里算個甚？一天跑個百二八十也不在乎。』說完邁開腿走了。

老武把民兵們安頓好，便往望春崖村裏來。

第七十八回

大爆炸碉堡飛上天
緊圍困敵僞坐禁閉

接連三四天，敵人沒敢出來搶水。這時已到了六月底，莜麥都收割完了，秋莊稼也鋤耩過了。

一天下午，指揮部召集各圍困組負責人開會，接到通知以後，參加會的人都陸續到了康家寨

圍困組後邊的山溝裏，馬區長也在那裏。老武見人來齊以後，說道：『現在，兩件大工程都完了：地道已經挖好，望春崖的水壩也築起了。』趙得勝說：『今天清早河水就乾啦，讓狗日的們再來搶！不走七八里地沒水吃！』老武說：『馬區長來檢查咱們的工作，我已給彙報了一下。馬區長對咱們有什麼指示，現在就請講吧！』

馬區長說：『我是在劉家嶺一帶領導圍困寨上村敵據點。昨天回到區上，看到你們的報告，今天特意來看看。劉家嶺圍困辦法和你們這裏差不多；他們比你們好的地方是：他們利用偽軍家屬，和俘虜的偽軍向礮堡喊話，瓦解敵人，這辦法起的作用很大，不到十天工夫，就有廿多個偽軍逃跑出來了。恐怕你們這一點作的不够，是不是？』大家都說：『可不是！我們就沒作。』老武說：『這主要怪我沒想到。』馬區長說：『現在還來的及補救。不過你們完成了這麼大兩件工程，也是了不起的事！聽老武說，今晚上你們就要炸這個小礮堡，我也想等着看一看，要是成功了，把這個經驗也介紹給他們。』大家都說：『咱們都看一看熱鬧吧！』老武說：『我們剛才和李村長商量了一下，計劃是這樣：今黑夜就炸這個礮堡。一方面配合上向大礮堡喊話，讓辛在漢和那天望春崖抓住的那個偽軍喊。』趙得勝說：『那個偽軍不是送到區上了？』老武說：『已經派人叫去了，掙的把區上那喇叭筒也借來。雷石柱你們作掩護，天黑時候把戰鬥隊帶來。崔興智

你們還是留在駱駝嶺上警戒。炸礮堡的事，由李村長領導。炸藥拿來了沒有？」李村長說：「派人取去了。」

大家又討論了一下具體辦法，便各回了各家陣地。

圍困組長們走了以後，老武和李村長說：「馬區長，你不是要看地道？走吧！」三個人相隨着走出溝來，從康家寨圍困組佔的這座山繞下去，便到了通漢家山的溝裏。這溝很狹，一面山上是敵人的礮堡，一面山上是康家寨的圍困組，兩面山坡都很陡。山溝像一條小巷，上邊只有藍藍的一長條天空。李村長前邊引着路，三個人一個跟一個，順礮堡這面的山跟向北走，腳底下發出輕微的石子碰擊聲。走了有半里路，又順山邊爬到了半崖上，李村長彎下腰，把一堆綠色的亂草推開，便露出了了一個洞，孫志強老漢從洞裏伸出頭來，低聲說：「你們看來了？」李村長點了點頭，低聲說：「炸藥送來了沒有？」孫志強老漢也點了點頭。隨手把個油葫蘆燈點着套在頭上，前邊爬進洞去了。馬區長們也一個跟一個爬了進去。

洞很小，只能容一個人彎着腰爬。孫志強老漢在洞裏像走平路，很快就走出去老遠；馬區長爬了一陣，腰酸得實在不行了，想伸個腰，剛一抬頭，便碰在了洞頂上，忙又低下來，繼續往前爬。爬了有二十多丈遠，孫志強老漢回過頭來，摸着上邊的一塊石頭，低聲對馬區長說：「這就

是碉堡的根脚。挖到這裏，可費了大事啦，怕敵人聽見，不敢用鋤刨，就用鐵糞釵一點一點抓哩！」又爬了幾步，寬了一些，已經到頭了。隱隱約約聽到上邊有『通通』的脚步聲，左邊幾塊石頭底，塞着三個木箱。李村長低聲問：『那兩箱還沒拿來？』孫志强老漢說：『又取去了。』馬區長問：『多少炸藥？』李村長說：『原計劃二百斤，怕不保險，現在把所有的二百五十斤都放上，這大概不會有問題了。』馬區長又問道：『準備怎樣點法？』孫志强老漢說：『人沒辦法點，我們想下個辦法：把藥線都結在一齊，綁上個火香，香週圍綁上洋火，香着到洋火跟前，自己就燃着了。』

馬區長三個人從地道裏出來以後，又回到剛才開會的那個小溝裏。這時太陽快落山了。雷石柱已經把戰鬥隊帶來，俘虜住的那個偽軍劉得功，也從區上叫來了。老武對劉得功說明了今晚上讓他喊話，問他願意不願意，劉得功說：『願意！碉堡裏那些警備隊的名字，我都能背來。』接着又把他要向偽軍們講的話，說了一遍。

太陽落山以後，馬區長回到了康家寨工事裏。老武帶着衆人出發了。從望春崖陣地那裏繞過去，爬上了大碉堡東北面的山頭，這個山頭比碉堡高，離碉堡也很近，民兵們都伏在山頭後邊，挖了些臨時工事，前邊又埋了幾顆地雷。

月亮斜掛在天空，人們看得碉堡清清楚楚，西週靜寂無聲。老武拍了，一下劉得功的肩膀說：「喊吧！」劉得功便嘴對着喇叭筒向碉堡大聲叫道：「警衛隊兄弟們！我是劉得功，那天担水被八路軍俘虜了，八路軍待我很好，讓我到後方學習，優待我……」剛講到這裏，堡裏開了槍，把話打斷了。大家都爬在山頭後邊。過了一陣，碉堡上槍停了，劉得功又喊道：「王小隊長、王元祿、李丑且、劉大有……再不要給日本人當走狗了！過來吧，八路優待！日本人眼看完了，連水也喝不上……」又是一陣槍聲，槍聲一停，劉得功又喊：「看看因爲搶水死了咱們多少弟兄了！這是爲了個甚？」又是一陣槍聲。

槍聲停了後，老武喊道：「你們已經被包圍了！你們替日本人送命，日本人不把你們當人看待，把你們攆在碉堡第三層裏住，逼着你們拼命出來搶水，以後水也搶不到了……」他喊到這裏，突然見西南面冒起一大片火光，緊接着就是「轟隆隆隆」一聲驚天震地的巨響，山溝裏四處響起回音，好像山崩崖塌一般，火光映紅了半個天空，小碉堡炸倒了！火光中，半個碉堡飛上了天空，又跌在地上，發出巨大的聲響。這時，四面山頭上，響起了歡呼聲，鼓掌聲……大碉堡裏邊也混亂了，聽着一陣雜亂的脚步聲，驚叫聲，日本兵的咒罵聲……

停了一陣，老武繼續喊道：「我們已經把小碉堡解決了！你們這大碉堡也保不住！你們再不

要受敵人的欺騙了，八路軍是寬大政策，打死日本人反正受獎，逃跑出來寬待……」礮堡上又開了槍，槍聲打的很緊。槍剛一停，日本人便亂嘈嘈的叫喊。老武對民兵們說：「狗日的們怕偽軍聽見，故意破壞啦！」說完，就帶着民兵回到了原來的陣地裏。

礮堡上一夜沒有安寧。起初聽見喊話時，偽軍們都跑到礮堡院裏聽，立刻就被日本人趕回了礮堡裏。小礮堡炸了以後，整個大礮堡裏的日偽軍都嚇慌了！有幾個日本兵，抱着頭，哭喊道：「死了死了的，不能回國的！」偽軍們更加慌亂，低聲的罵着，抱怨着。松本小隊長和獨眼窩翻譯官也嚇慌了，不知八路軍用了什麼武器；連忙給水峪鎮「紅部」打電報，求救兵，一方面準備撤退。這一夜，四面山頭上不停的打槍，敵人一夜沒敢睡覺。

天明以後，小礮堡上沒炸死的一個日軍爬過來，才知道礮堡是被炸倒了。水峪鎮的電報也回來了，說馬上抽不來兵，讓再堅持三四天。但是這裏水已吃完了，糧也沒有了，怎麼辦呢？日本小隊長又派了幾個日軍押着偽軍去擔水，剛走到崖邊上，看見小河裏乾了；忽然迎面「叭叭」射來兩槍，前邊的一個日本兵，連人帶槍滾到了溝裏，後面的日偽軍，嚇得轉身跑回礮堡。

原來是昨天晚上老武回去以後，就把各村打槍有準的民兵，抽調了四五個，分成兩個射擊小組，守在大礮堡的前後兩面，專門射擊敵人。

敵人吃了這一嚇，一早晨沒敢出來，到半前晌，礮堡門忽然又開了，裏面剛伸出一顆頭來，便被民兵們一槍打得縮回去了。這下，礮堡裏的敵人，好像坐了禁閉一樣，更加惶惶不安，日軍哭、僞軍罵，因為沒水、沒糧，整整一天都沒吃飯。松本小隊長急得像熱鍋上的螞蟻，在礮堡裏跑上跑下，沒有一點辦法。給水峪鎮打了幾次電報，要求『援軍』，要求撤退，回電總是讓再堅持幾天！說這個地方很重要，一失守水峪鎮就受威脅，並說怕他們單獨撤退被消滅了。

到半下午，楊德想出了個辦法，和松本小隊長講了一下，便下命令殺了兩匹洋馬，把以前洗澡池裏的髒水，澄了澄，煮着吃馬肉。這才算把一天渡過去。第二天，仍舊是髒水煮馬肉。結果，日本人僞軍肚子都吃壞了，有的上吐，有的下瀉，礮堡裏一片『圪哇圪哇』聲。

第七十九回

宣傳爭取僞軍瓦解
合力圍困敵人竄逃

敵人自被擠進礮堡不敢出來，大小便都在礮堡院裏，這裏一堆人糞，那裏一堆馬糞，滿院子屎尿橫流。殺了的僞軍屍體就扔在礮堡附近，七月天，太陽毒晒，礮堡裏臭氣薰天，蒼蠅成羣集隊飛來飛去，比茅房都要髒。

這天下午，天氣忽然陰了，黑雲從西北面擁了過來，電光一閃後，接着便是滾滾的雷聲，一剎時雨來了，大雨滴敲打着碉堡。松本小隊長高興得跑出跑進，忙叫大家接雨水。這下忙壞了滿碉堡的敵偽軍，提小鍋，搬大甕、洗臉盆、鋼盔、茶杯……凡是能盛水的傢具，通通擺到院裏了。可是很不巧，雨淅淅瀝瀝下了幾滴，一股西風颳來，霎時又雲開日出，敵人滿心的歡喜，剎那又變成憂愁。偽軍們看看這日子再無法過，便思謀辦法逃跑，可是碉堡外面壕溝上的吊橋，白天黑夜都不放了。這問題愁壞了所有的偽軍。

吃髒水煮馬肉，又熬過了兩天，偽軍們因為碉堡陰濕，一夥夥正坐在院裏曬太陽，突然頭頂上天空裏，『轟』的一聲響，衆人大驚，仰頭看時，見是無數紅綠紙片，滿天飛旋着落下來。搶過來一看，原來是八路軍用傳單彈打進來的『告偽軍弟兄書』。上面最後寫道：『弟兄們冲破一切障礙，快快逃出虎口，不然八路軍強攻碉堡，你們就要替敵人做無謂的犧牲！』偽軍們看罷，正要向小隊長王元祿請求想辦法，忽見松本小隊長從上面出來，大家便趕緊丟了傳單，躲到一邊。松本小隊長過來檢起一張，見是傳單，一下撕了個粉碎，命令偽軍們收拾起，一火燒了，才又進了碉堡。這時，偽軍們便在院裏咯吵開了，吵了半天，誰也想不出妙法；王元祿也是沒有辦法，愁得用眼睛一掃，一下看見了當院栽的兩根電綫桿，他便對弟兄們說：『有辦法了，回碉堡

裏講。』衆人馬上都鑽回礮堡坐下，聽王元祿悄聲說道：『咱們要跑，沒有吊橋過不了外壕；我看到晚上，把院裏那兩根電綫桿拔下來搭上，不就能跑了嗎？』衆人一聽又問：『電桿栽得好好，怕日本人不讓拔！』王元祿說：『去兩個人和小隊長講，就說做飯柴一點的也沒有，電綫桿的大大能燒。保險他叫拔！』商量已定，馬上便去了兩個僞軍和松本小隊長講，果然小隊長同意，便把兩根電桿拔下扛了回來。

天慢慢黑了，星星閃開了，月亮上來了，就在這時候，王元祿領着僞軍們動了手；悄悄把礮堡門拉開，又把電桿扛出去搭到外壕上，僞軍們一個個背着槍彈，悄悄地出了門，到了壕邊，一手扶槍，一手攀電桿，鏈子似的一個跟着一個往過爬。約摸過去了有二十多個人，突然電桿一滾，兩個僞軍便翻身掉下外壕裏，槍碰着石頭，『圪噠』響了一聲。礮堡裏睡覺的敵人，聽到響聲，急忙就開槍打，子彈雨點子似的向僞軍射來。還沒有過去的十多個僞軍，一見子彈似雨點飛來，沒法再過，便退後躲在礮堡牆跟下。日本人打了一陣，聽見外面沒有動靜，下層礮堡的僞軍，也不打槍，小隊長便叫罵：『開西的！你們的睡，死了死了！』可是仍聽不見下面有什麼動靜。小隊長便跑下來，用手電一照，半個人影也沒有了！心內着急，忙集合了十多個日軍追了出來，一看，只有十幾個僞軍站在牆下，小隊長立時大怒，抽出馬刀，對準站着的僞軍，『圪噠』『圪

噤』，一下砍了兩三個，把其餘的趕回礮堡，拷打審問。

炸了礮堡的第三天上午，李有紅滿頭大汗，跑到康家寨民兵工事裏來了，老武忙問道：『有什麼事了？』李有紅喘了一口氣說：『今天天不明，從水峪鎮跑出兩個反正的偽軍來，說水峪鎮敵人要來掩護漢家山敵人撤退，剛才果真水峪鎮敵人出來了，遠遠看去，足有一百多，戰鬥隊已經準備打了。』工事裏的民兵們都興奮的說：『咱們快打吧！』有的把槍都握在手裏了。老武說：『不要慌！有紅你快去通知望春崖的民兵，讓他們攻礮堡。』又回頭對工事裏的民兵說：『把所有的子彈、手榴彈都帶上！』工事裏忙亂一陣，老武握着手槍，親自領着大家，飛快繞到漢家山南梁上，配合駱駝嶺上的戰鬥隊。

老武們走了不遠，聽見前邊槍聲一陣緊似一陣，估計是戰鬥隊和敵人開火了，便加快脚步往前趕。槍聲越來越緊，子彈從他們頭上『嗤嗤』飛過，遠遠看見對面駱駝嶺上一片塵土。

水峪鎮增援來的敵人，在駱駝嶺中了民兵的埋伏，被打得分成了兩三股，東跑西竄。有一股敵人，被戰鬥隊追着，也從南梁上翻過來，正好同老武們這一隊民兵碰了頭。老武們正爬到山梁上，忽見前面飛揚的塵土裏，跑下來一羣敵人，頓時吃了一驚，忙喊道：『敵人！敵人！』十幾個民兵四下散開，從身上掏出手榴彈來，一股氣的往前面投，『轟轟』的爆炸聲，飛揚的塵

土、煙霧，一剎時把個南山梁籠罩得什麼也看不清了。

打了一陣，民兵們把手榴彈都打完了；敵人見他們只有十幾個人，吶喊着硬衝上來，老武一看形勢不妙，急忙招呼大家退，敵人緊追過來……

漢家山礮堡的敵人，一早接到水峪鎮的電報，就準備好東西逃跑。聽見槍聲，知道是援兵到了，把早已收拾好的東西拿上，從礮堡裏出來，剛過吊橋，『轟』的一聲地雷響，把給敵人背無綫電機的偽軍中隊長楊德，一下炸得骨肉飛散。敵人怕了，忙繞道東南往下走，走了不遠，背後望春崖的民兵追來了，一陣急打，敵人死傷了幾名，趕快又繞到了南面山坡上。

這時候，正好是老武領着那十幾個民兵往下退，忽然又發現身後有了敵人，老武一見自己處的形勢十分危險，兩面的敵人，相距都不過三四十丈遠，再退也不能退了，於是便下了決心，喊道：『同志們堅決消滅這兩股敵人！』正在這時，突然後面的這一股敵人，繞過老武們，慌慌忙忙順溝竄下去了。緊跟着，看見山梁上衝下一夥人來，不住的吶喊：『同志們！衝呀！』老武一看，原來是老周和雷石柱帶着民兵戰鬥隊追上來了，說不出的高興，馬上把自己帶的十幾個民兵，和他們滙合到一塊，繼續追擊從漢家山撤退的這股敵人。

從水峪鎮來的這股敵人，看着礮堡裏的敵人退出來了，也忙下了溝裏，滙合在一齊，向水峪

鎮逃跑，老武雷石柱領着民兵在後面，集中火力追擊；子彈在敵人腳下，打得黃土一股股飛冒。敵人只顧拼命的跑，一個扛着擲彈筒的老鬼子，被打倒了，丟在後面，掙扎着往起爬。民兵戰鬥隊的杜玉貴看見了，說：『這老傢伙我認得，在漢家山殺人殺的最多，讓我把這狗日的處死！』說着，便上了刺刀，端着槍衝到跟前，用盡力氣向那個日軍刺去，刺死了那個日軍，他扛起擲彈筒正要往回返，突然前面的敵人開了槍，杜玉貴腿上中了一顆子彈，倒在地上。民兵們一見，跳上去幾個人，把杜玉貴扶下來。

兩股敵人匯合了，北山梁望春崖的民兵們也匯合了。民兵們兩面夾攻，溝裏的敵人邊打邊退，順着山坡石路，跌跌撞撞竄到汽路上，和另一股打散的敵人匯合一處，向民兵們佔的山頭上打了一排砲，才整起隊伍往水峪鎮退，剛走了不遠，突然又踩上了崔興智們埋的地雷，當場炸死十幾個。敵人着了怕，很快離開了汽路，從莊稼地裏竄回水峪鎮去了。

民兵們又追着打了一陣，路上拾到好多敵人丟下的東西：鋼盔、水壺、皮靴、揹包……。老武見敵人退了，忙讓李有紅去給李村長送信，又派了兩個民兵，把杜玉貴揹着送回康家寨，然後帶着其餘的民兵，進漢家山去拆礮堡。

第八十回

漢家山解放慶祝勝利
日本鬼投降民兵參軍

李有紅和另外兩個民兵，把杜玉貴送回了康家寨，把擠走漢家山敵人的消息一講，整個村子都掀動了！先聽到這消息的人，滿街奔跑着，大聲叫喊着，每個人都是喜眉笑眼地，說不出的高興。村公所通訊員敲着鑼，沿街高吼：『漢家山敵人被擠走啦！漢家山敵人被擠走啦！』全村男女女都跑到街上來了，女人們高興的拍着手說：『罷、罷、罷，可算擠走啦！可活出來啦！』尤其是漢家山搬來的那些人家，更是高興得按捺不住，正在鋤地的也不鋤了，正在打場的也不打了……都回來收拾東西，準備往回搬。一些年青人們，扛着鋤鏟，急急忙忙先跑回去拆碉堡去了。

住在周毛旦院裏的張武老漢，一聽到這話，高興的說：『聽了咱抗日政府話，再好也不能了。這一下我漢家山那十幾畝莊稼，也能吃上了！』趕緊吩咐婆姨收拾東西，往回搬。周毛旦老婆因為住慣了，不想讓他們走，張武老婆說：『這些日把你們也打攪够啦！』周毛旦老婆說：『說那裏的話！這也是日本人害的，沒法子呀！』說着也幫他收拾掇東西。

下午，拆碉堡的民兵，和漢家山的青年們回來了，漢家山搬來的那些人家，說武工隊民兵們出了大力，分別請他們去吃了飯。到第二天，揹着、馱着東西，都陸續搬回去了。張武老婆臨走，告周毛且老婆說：『你大娘！聽說還要開大會哩，你來串來吧，咱們這就和親戚一樣了！』周毛且老婆笑着說：『啊，有空了我去！』兩個老婆婆，一個前頭走，一個後面送，到村口，依依不捨的分別了。

張武一家回到了漢家山，見山頭上的碉堡早拆成個土屹堆了。街上人來人往的，任長命老漢揹着他的鋪蓋，劉善道引着他婆姨女子，劉福厚趕着毛驢、馱着東西……家家都回來了，彼此見了面，都是高興的說：『狗日的日本鬼子總算熬敗了，咱又回到咱這老家裏啦……哈哈……』

張武回到自己家裏，家裏冷冰冰的，亂得好像個破廟。老婆老漢急忙打掃、糊窗，忙得手不停脚不停。一陣，聽見街上牲口噠噠的過，鈴兒叮噹叮噹的響，一陣，又聽見人們說笑。張武高興的和老婆說：『都回來啦！真是重見了天日啦！當初多虧聽了政府的話，要不是搬出去，咱這老骨頭還不知活着不活着！』老倆口正在告訴，門外孫生旺進來說：『張武叔回來啦！』張武忙把孫生旺抓住，親熱的拉他上炕說：『你們可是出了大力啦！來，上來拉一拉！』孫生旺說：『顧不上！人都回來啦，咱們擠敵人填了的井，還沒挖開，我才叫人挖去呀！』張武老漢道：

『我也去！』孫生旺說：『你有工夫？』張武說：『你們把敵人都打走啦，咱挖下井還不能！』說罷，跟着孫生旺出來。

兩個人沿着大街走，順便叫人，一說挖井，人們都扛着傢具來啦。一帶就集合了二十幾個。路過地主吳士登家門口時，聽見院裏有個婆姨『啾啾嗚嗚』的哭，大家問：『這是怎麼啦？』孫生旺說：『活該他倒霉！那時叫他搬家，他不搬，咱們搬了後，留下他，日本人的苦差支不住。後來咱們帮他搬出來，有些東西沒拿，日本人下來把什東西都給燒了！心痛得哭哩！』衆人一聽，都說：『活該！活該！』說着便分頭去挖井。

過了幾天，漢家山的人們，差不多都回來了，有幾家買賣也開了門；民兵們都集中到這裏來警戒水峪鎮的敵人，老武和李村長、雷石柱，也住到了漢家山，籌備開慶祝勝利大會。每年七月七，漢家山關帝廟有古廟會，自從日本佔了就沒鬧過，老武們商量說：『現在敵人擠跑了，咱們就湊這天開慶祝大會吧。』幹部們都同意。康明理說：『我們民兵們想演個戲，就把咱們民兵團困據點演一下。』衆人都說：『這就更好了！』自此後連着幾天，康明理領導民兵們編排戲、放警戒，其他幹部們就積極籌備開大會的工作。

到七月初七這天，天氣特別清亮。附近各村的人們，男的、女的、騎毛驢的、步行的、穿紅

戴綠，都往漢家山來了。漢家山家家都擠滿了親戚朋友。周毛旦的老婆去趕會，就住在張武家裏，張武老婆喜得像見了親姐妹一樣，蒸下饅饅待客人，吃過了飯，梳洗了一下，兩個老太婆，領着孩子，便往會場裏來。

關帝廟的大門上，插着紅旗，貼着標語，進出的人，就像織布穿梭一般。兩個老太婆一邊走，一邊不住的指指這個，說說那個，看見這樣多的人，都不禁叫道：『真是紅火呀，三四年也沒有鬧過個會啦！』

廟院裏，人早擠滿了。正殿拜庭上，坐着穿紅戴綠的婆姨娃娃，廂房樓上，也都擠着黑壓壓的人頭。兩個老太婆正沒個坐處，忽聽拜庭上有人叫道：『大嬸，到這裏來！咱村的婦女都在這兒哩！』周毛旦老婆抬頭一看，見是雷石柱婆姨吳秀英叫她，忙跑上去，見康家寨的婦女們來了很多，便坐下說話。

正面台上，掛着一條紅布，寫着『慶祝勝利大會』，擺着桌子，掛着幕布。會場裏，到處飄動着慶祝勝利的紅綠紙旗。東面靠牆地方，擺着民兵們的勝利品：機槍、擲彈筒、步槍、子彈、鋼盔……在太陽下面閃閃發光。人們正擠着爭看，突然一陣鑼鼓聲，響着從大門外進來，原來是康明理領着民兵秧歌隊進來了。人們圍了個圓圈，秧歌隊便在場子裏扭起來，兩面樓上，不斷的傳

來喝采聲。人們看着秧歌隊拿的毛主席的像，笑得嘴都合不攏了，說：『毛主席真是咱們的大救星！咱們能在這裏開會，真是要感謝毛主席哩！』

門外，作爲大會禮砲的石雷『轟轟轟』響了三聲，大會就開始了。黑壓壓的人羣都抬起頭望着主席台，只見李村長首先登台，嘴角含笑的把手臂一舉說道：『鄉親們！咱們今天開的是慶祝勝利大會。咱們把敵人擠跑了，這是件大喜事，今天咱們開這會就是賀喜！』會場上的口號聲、鼓掌聲，把講話淹沒了，停了一陣，李村長又講道：『毛主席是咱們的大救星，他叫咱們鬧民兵，民兵就能鬧好；他叫咱們搬家，擠敵人，搬了家就把鬼子擠走了！擠走敵人，我們重見了天日，我們先要感謝咱毛主席！』台下喊道：『擁護毛主席！』『毛主席是咱的救星！』秧歌隊把毛主席的像高高舉到頭上，全場的視線都立刻集中到像上，發出了雷動一般的鼓掌聲，畫像舉得更高，掌聲也就更加猛烈，好久好久才漸漸停下去。李村長講完，請老武講話。老武一走到台前，全場響起了一片掌聲，台下人們紛紛議論道：『看老武同志瘦成個甚啦，眼窩都陷下去了！』康家寨的人們說：『老武剛到我們村時，滿面紅光。你想，白明黑夜爲咱們熬心費血，怎能不瘦！真够得上個共產黨員。』於是有一人就起來喊：『擁護共產黨！』全場都大聲喊了起來。

老武精神很大，講話聲音也很高，他從康家寨反維持鬥爭講起，一直說到擠走漢家山敵人。

他說到特務破壞，害得老虎山犧牲了好多民兵時，人們都氣忿得哭了，台下齊聲喊道：『給死了的同志報仇！』『澈底消滅漢奸！』他講到民兵力量一天天壯大，羣衆齊心合力擠走了敵人，滿場子人又都高興的笑了。最後老武說：『漢家山敵人被擠跑了；水峪鎮還在敵人手裏。咱們一方面要加緊生產，重建家園；另一方面要齊心協力，再把水峪鎮的敵人擠跑！一直到把日本軍隊趕出中國去！』老武講完，台下的掌聲、口號聲響成了一片，房子被震得都像在擺動。接着，又有幾個人講了話，民兵秧歌隊就在場子裏扭開了秧歌，唱着、扭着，滿場子充滿了愉快的笑聲。正在鬧烘烘的時候，忽聽台上李村長大聲喊道：『停一下！停一下！有件大事要說！』鑼鼓聲和人聲都停了，人們都轉向了台子，只見馬區長站在台口，流着一頭汗水，手裏拿着草帽不住的搥。馬區長見人們靜了，大聲說道：『我聽說這裏開慶祝勝利大會，剛才趕來，報告大家一個好消息：日本投降啦！』馬區長最後這一句喊的特別高，臉都紅了。這突如其來的消息，全場子的人一時都楞住了，互相看着，有的還好像有點不大相信似的低聲說：『日本投降了！？不會吧！』

台上馬區長繼續說道：『陽曆八月九號，蘇聯出了兵，幫助咱們打日本，一天功夫，就攻下了東北好多城市。日本人對咱們新四軍八路軍都招架不過來，又加了個蘇聯，看着沒辦法了，第二天就投了降！按陰曆說就是七月初四那天，到今天已經三天了！』這下，滿場子的人才像醒過

來一樣，爆發了一陣很大的亂烘烘的聲音，女人們也都站起來了，掌聲、口號聲，震天震地的響着，有的人把手拍紅了，有的人把嗓子喊啞了，有個賣菓子的，把筐裏的菓子，抓起來往衆人頭上亂撒，但沒有人去撿；人們興奮得像瘋子一樣，許多老漢們也像小娃娃一樣的跳着、叫着……等人羣稍安靜了一下，馬區長又大聲說：『朱總司令下了命令啦，叫咱們八路軍、新四軍去收復各城市，繳敵偽軍的武裝，號召咱民兵們、青年們，趕快參軍參戰，協助軍隊繳敵偽的槍去！願意參軍參戰的報名來！有血性的男兒們上前線去！解放全山西！解放全中國！』

台下一陣大亂，就有好幾個青年爬上台去，報名要參軍。雷石柱第一個報了名。康家寨的民兵秧歌隊也都爬到台上了，張有義還穿着女人衣服，就跑到了台前，大聲說：『我參軍去！最後再出一把力！』二楞舉着槍說：『現在就攻水峪鎮去！』孫生旺也報了名，桃花莊和望春崖的民兵也擠到台上了，數不盡的人頭、聽不清的聲音，大家都在喊着：『繳收敵偽軍的槍去！』

後記

這本書，開始寫於一九四五年春天。那時晉綏邊區剛開過第四屆羣英大會，晉綏大眾報上要介紹民兵英雄們對敵鬥爭的事蹟，因為報紙篇幅有限，幾百個民兵英雄們的英勇戰功，無法一一介紹；後來編委會決定由我倆挑選一些比較典型的材料，編成連載故事。當時並沒有計劃要寫成一本書，也沒有通盤的提綱，只是想把這許多生動的鬥爭故事，用幾個人物連起來，並且是登一段寫一段，不是一氣呵成。因而在人物性格的刻畫上，在全書的結構上，在故事的發展上，都未下功夫去思索研究，以致產生了很多漏洞和缺陷。比如：一些人物寫得沒血沒肉，性格不突出，沒有心理變化，故事發展不夠自然，沒過程，甚至有些前後矛盾的地方，這許多缺點，也說明了我們工作上的草率，不夠細心。

晉綏大眾報上連載的，共九十五回，四六年印成的單行本，只合編了前一部分，共三十七

回。後來我們就下鄉參加了土改運動，沒時間修改下一部，所以一直也沒有出版。上部出版後，不少同志給我們提出了寶貴的意見，指出了其中一些缺點與錯誤的地方，給了我們很多幫助。最近，我們又抽空從頭校閱、修改了一遍，共編成了現在的八十回。初版上部中所存在的一些主要缺點，也進行了一些修改。但由於我們能力的限制，缺點依然很多。我們誠懇的希望各位同志，各位讀者給予更多的批評指示，以便將來有機會再版時修改。

最後還有一點必須聲明，寫這本書，除了我們親自所搜集和邊區武委會所供給的一些材料外，我們還改編了報紙上的一些消息和通訊，比如六十一回寫民兵從礮堡內活捉出日軍，就是根據利潤戰鬥寫的。另外在寫作過程中和寫好以後，好多同志給予我們很多幫助和指導，特別是周文同志，盧夢同志和葉石同志，給我們校閱原稿，並給予很多指正，這裏一併誌謝。

這本書只能說是一本連續故事，作為一本小說看是很不夠的，同時，這本書實際上是一本集體創作，我們僅是作了一番整理紀錄的工作。

馬烽、西戎

一九四九年一月

於興縣高家村



書 碼
CALL NO.

693
7197
v.2

登錄號
ACCESSION NO

1569

中國圖書館用品供應中心製
TEL: 3216446, 3938875

國家圖書館



002329583



基本定價 5.60

籍